武俠世界
$2.00
816

## ◀編　後　話▶

今期猛稿又推出兩篇，都是相當夠份量和各位喜愛的作品，就是：秦紅的「一棒喝武林」、古龍之「失魂引」。以上佳作，可算是本刊在新春期間特別貢獻給各位最佳精神食糧，保証寫作和構思情節，俱屬一流水準，春郊漫遊之餘，漫漫欣賞吧！

***　　　***　　　***

「女客」與「天網」今期已告結束了。兩個故事內容都是表揚我們中華兒女對外侮侵犯的熱烈澈底反抗精神，淋漓盡緻，前者「女客」充滿鄉土粗獷氣氛，「天網」更具間諜鬥智，驚險刺激場面。朱羽君在下期繼續刋出他的新著：「大江南北」，編者保証不會令各位失望，萬勿錯過。

***　　　***　　　***

「無形劍」、「龍虎殺手」及小鬼子故事「神奇世界」都是高潮迭起的長篇和今期的巨型小說。小鬼子王小克在他的故事裏更番遭遇厄境，而且又潛下深海探險，要知他怎樣發揮渾身解數，鬥智鬥力嗎？請看本文。最後謹祝各位身心康樂，萬事欣欣向榮！幷祝各位新年快樂。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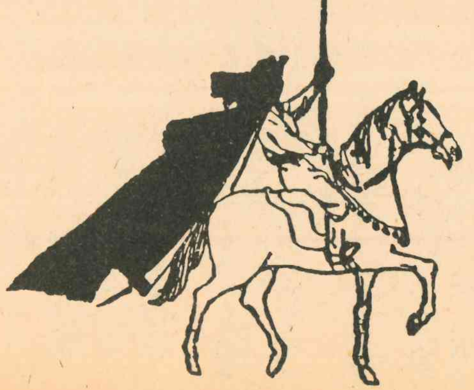

| 定閱價目 | |
|---|---|
|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 50.00 |
| 一年港幣 | $ 98.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57.00 |
| 一年港幣 | $112.00 |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武俠世界


第81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 神奇世界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 離奇命案　連續發生

陳警官手中捧着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向「探長室」走去，近日來刧案頻仍，周探長差不多天天當夜班，手中的熱咖啡是陳警官悉心泡製的，起碼可以振作精神，消除疲倦。

當他來到「探長室」門口時，房門突然「嘭」地一聲推了開來，一個人影自內衝出，險險把陳警官手中捧着的咖啡碰跌。

陳警官暗罵了一聲「冒失鬼」，抬頭望去，却發現自探長室中衝出來的正是周探長。

周探長緊皺着雙眉，上裝才穿了一半，却急不及待地往外走。

「探長，」陳警官追上前去，道：「你要的咖啡來了。」

周探長轉頭望了那杯咖啡一眼，舐了舐咀唇，道：「我沒時間喝。」

「探長，咖啡暖暖地，你——」

陳警官的話還沒說完，周探長已經向外衝了出去。

廣場上，停着一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車，十餘個警員已經爬上了吉普車。警車的車門也開着，周探長的代步小型房車也駛了過來。

周探長踏上車去，「嘭」地一聲把車門關上，車子怒吼一聲，向外駛了出去，吉普車和警車自後跟着。

陳警官跑了出來，望着絕塵而去的車子，捧着那兩杯咖啡站在當地呆出怔。

他想：喝一杯咖啡需要多少時間？爲何去得這樣急？以前不論發生什麼重大的案件，周探長也絕對不會連喝一杯咖啡的時間也沒有的啊！

周探長的車子駛上了通往郊區的超級公路，半個小時之後，來到了「市立科學館」。

「市立科學館」禮堂前的廣場上，停着幾輛巡邏車，七八個軍裝警員守在禮堂入口處。入口處張燈結綵，似乎在舉行着什麼宴會，周探長一踏下車來，望了那七彩繽紛，閃亮不停的電燈一眼，逕自向入口處走去。

「市立科學館」是政府資助的一間科學研究所，在國際上很有地位，裏面的研究員都是舉世聞名的科學家，其中有三個還得過諾貝爾金。

在H埠，「市立科學館」是一個比市立大學更高等的學府，那當然是因爲「市立科學館」卓越不凡的成就；它成立了已經三十年，對科學界的貢獻，却比外國許多著名的研究院更大！

這時候，「市立科學館」的禮堂裏燈光通明，人頭攢動，然而，每個人的臉上都罩着憂懼的神色。

周探長站在門口，向那些穿着整齊，打扮得高貴雍容的賓客掃了一眼。

一個沙展踏上前來，低聲道：「探長，請跟我來。」

當周探長隨着沙展向人叢中走過去時，賓客們紛紛讓出道來。

沙展在一個房門前停了下來，向內一指，道：「探長，死者陸教授的屍體在裏面。」

那是一間面積很小的儲物室，室裏堆放着不少傢俬雜物，在一張長方型木枱上，伏着一具男子屍體。

那男子五十歲左右，雙鬢灰白，正是「市立科學館」物理系的陸教授。

「有沒有移動過？」周探長問。

沙展搖了搖頭，道：「沒有。」

「是誰發現他的？」

一個穿着黑色禮服，打着蝴蝶呔的年輕人踏上前來，道：「是我。」

周探長望了他一眼，稱身的禮服，雪白的恤衫，修長的身段，一個翩翩佳公子。

「閣下是——」

「海洋生物學博士居浩然。」

周探長見他年紀輕輕，竟然是個博士，不由心下起敬，道：「居博士，你怎會發現陸教授的屍體？當時的房門是關着還是開着的？」

「虛掩着，」居浩然答：「當時，我們正打算玩一個遊戲，需要一張矮櫈，而我記得儲物室裏有，怎知一推開門，便發現陸教授的屍體。」

「當時你怎樣做？」

「我立刻告訴館長李兆東博士，並且禁止任何人踏進室裏。」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知道在發生命案時怎樣去處理。

周探長轉身望了陸教授的屍體一眼，發現頸頰間瘀青一片，顯然是被人扼殺的。

「今天晚上你們——」周探長望着禮堂中的賓客，問道：「慶祝什麼？」

「我們的物理學教授吳博士和遺傳學教授陳博士的訂婚宴會。」

周探長向站在居浩然背後的一對男女望去。男的氣宇軒昂，女的嬌艷可人，年紀大概廿八九歲，果然是璧人一對。

「你們是——」

「我是物理學教授吳伯泉。」男的答。

「我是遺傳學教授陳鳳美！」女的答。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示意便衣人員入房印取指模，搬開屍體。

李兆東館長踏上前來自我介紹。

周探長道：「李館長，我請求宴會暫時中止，可以嗎？」

「當然可以。」

「同時，我想查問一下宴會的賓客，」周探長道：「因爲兇手很可能在裏面。」

「很好，」李兆東道：「這裏一共有四十五名賓客，都是科學館的同事和眷屬，你儘管問好了。」

周探長皺了皺眉頭，要在四十五個「疑兇」中找一個眞兇，眞是談何容易啊！

他分別和賓客談過，衆人對命案的發生根本一無所知，兩個小時後，周探長只得收隊離去。

翌日上午，陸教授的死因驗出來了。

「根據驗屍報告——」陳警官翻閱着一叠文件，說道：「陳教授的死因，是被扼窒息而死的。」

「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陳警官道：「儲物室裏所有的傢俬雜物，都沒有因搏鬥而造成的凌亂情況，因此，兇手可能是孔武有力之輩，年邁的陸教授根本沒有抵抗之力。」

「也許兇手是在殺了陸教授之後，才把他的屍體移到儲物室的？」

「這也有可能。」

周探長雙眉揚了一揚，道：「死者平日和科學館的同事有過爭吵嗎？」

「根據盤問口供，地質學的賈德明博士日前和死者爭吵過一次。」

「爲了什麼？」

「據賈德明博士說，他們是爲了日本承認中共的問題而爭吵的，」陳警官道：「陸教授是親日者。」

周探長聞言坐直起身，倘若命案中滲進了政治成份，那可是十分棘手了。

「這樣說來，賈博士有嫌疑了？」

「可是，賈博士昨天晚上一直陪着同一系的劉志堅教授，」陳警官道：「劉教授替他作了證。」

周探長燃上了一口烟，道：「還有什麼値得注意的口供？」

陳警官翻着那叠文件，半晌才說道：「有了，生物學教授程晴博士欠了陸教授一筆巨債，陸教授大前天向他追討，並限定三日內清還，當時，兩人在科學館西翼的研究所中吵了一頓。」

「所欠的債務多少？」

「程博士不肯透露，」陳警官道：「他說，這是他和陸教授的私人事情，我們沒有權知道。」

「在清點陸教授的遺物中，有沒有發現什麼欠單之類的東西？」

陳警官搖了搖頭。

周探長狠狠地吸了一口烟，他腦中不斷盤念着：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舉凡謀殺案，兇手必定有其殺人動機，除非是神經錯亂的兇手，那自然另當別論。

陸教授之死，看來和賈德明，程晴兩位有關。

然而，身爲「市立科學舘」的成員，會爲了一點小小的政治歧見而殺人嗎？

同時，程博士也會因爲還不了一筆欠債而置債主於死地嗎？

兩位學者都是大有學問之人，他們和死者吵架時，旁邊有不少人聽到，難道會策劃下手殺人而被懷疑？

正因爲命案發生在「市立科學館」之中，而所有的疑兇，都是大有學問之人，所以，周探長覺得這椿案件特別棘手，不能以普通謀殺案來推理和處置。

不過，無論如何要親自查問一下賈，程兩位博士，因爲他們兩人是惟一的頭緒。

那天下午，周探長隻身來到「市立科學館」，在宿舍見到了賈德明博士。

「賈博士，我可以和你談談嗎？」周探長站在門口問。

「請進來。」

那是一個佈置得十分清幽雅緻的客廳，兩人分賓主坐下後，周探長問：「賈博士，你可以把當日和陸教授爭吵的過程說給我聽嗎？」

賈博士沉吟了一下，說道：「當然可以，不過，那只是大家的歧見而巳，我們都是讀過一點書的人，爭吵之後，仍然是好同事、好朋友。」

賈德明博士侃侃而談，把他和陸教授爭吵的前因後果說了出來，周探長凝視着他轉述時的表情，尋找他所說的話有可以懷疑的地方。

照賈德明博士所說的一切，除非他有「殺人狂」，否則，絕對不會爲了這一點意見的分歧而殺人的。

周探長決定去找程晴博士。

然而，程晴博士對他的坦白，也是出乎周探長意料之外的。

他首先坦白說，由於賭外圍狗馬，欠下一筆數萬元的賭債，陸教授不要分文利息墊借給他，可是期限在半年內清還。

在這半年內，如果他不再沉迷下去的話，大可以清還欠債，可是，他仍然繼續賭下去，文借了陸教授五千元，前後欠下陸教授三萬七千元。

程博士說，無論如何，他會在一兩年內，將這筆欠債還給陸教授的遺孀。

兩個惟一的頭緒，似乎消失了。

當周探長離開「市立科學館」的宿舍時，他感到面前一片白霧，一片迷茫……。

那天晚上，他一早爬了上床，一邊呷着龍井，一邊攤開報紙。

家裏靜得很，這是他惟一可以清靜一下，消除疲勞的時刻，白天在局裏，幾乎沒有一刻的安寧。

近來的匪徒動輒搶刼銀行，刺傷事主，僅是「箍頸黨」的案件，也够他忙得團團亂轉的了。

報紙上有一篇特寫，那是形容警方和法庭在演着「捉放曹」的活劇——警方千辛萬苦地追緝兇徒歸案，法庭往往輕判了事。

那是一篇相當精彩的特寫，周探長發覺報界的輿論很公允。

電話响了，周探長知道傭人會在客廳接聽，他繼續翻着副刋。

「老爺，你的電話。」女傭探頭進房說。

床頭櫃上有分機，周探長伸手拿了起來。

「喂？」

「周探長？」是陳警官的聲音。

「什麼事？」

「市立科學館又發生了兇案。」陳警官的語氣惶急：「這次發生在宿舍。」

「我立刻來！」周探長幾乎沒有猶疑便衝口而出。

半個小時後，周探長，陳警官和幾個警方人員抵達了「市立科學館」的西翼宿舍。

西翼宿舍住的全是外籍的教授。

周探長踏進宿舍，早有人將他迎到一個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單位。

死者柏德遜教授，醫學博士，是「市立科學館」醫學院主任，今年五十八歲，英籍，三年前自倫敦應聘來此執敎，並且參加「市立科學館」的研究工作。

柏德遜教授的屍體在露台，他穿着睡衣，胸部揷了一把七首，倒在血泊之中。

發現柏德遜教授屍體的是雜工阿明——他是柏德遜教授的私人侍應。

周探長呆呆地望着柏德遜教授的屍體，瓷磚上的血巳凝成血塊。

客廳裏整齊得很，沒有發生過搏鬥的跡象，柏德遜教授的睡衣雖然染滿了血漬，但却熨得挺貼。

直覺告訴周探長，柏德遜教授面對着兇手時，並不知道他蘊藏殺機，也即是說，兇手一定是和柏德遜教授稔熟之人。

周探長踏上前去，自露台上往下望，這幢宿舍樓高四層。

柏德遜教授，住的是二樓，前面有一塊草坪。

周探長向陳警官打了個眼色，道：「咱們下去看看。」

陳警官詫異地望住周探長，命案發生在室內，爲什麼要到外面查看？

周探長逕自下了樓，在露台前的草坪上蹲下地，一個軍裝警員趨上前來，把電筒遞給周探長。

周探長扭亮了電筒，像尋求着遺失的一顆鑽石一般，在草坪上搜索着。

良久，他站了起身，把電筒交給警員，緊皺着眉不出聲。

然後，他轉身奔上二樓，這時，指紋部的人員正在套取指紋，攝影員正忙着拍攝照片，許多記者也風聞而來採訪命案的新聞。

周探長望着那把直沒至柄的七首，抿住了唇……

× × ×

「那一刀刺得很好，」陳警官道：「剛好刺在柏德遜教授的心臟上。」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像在對自已說：「兇手倒是孔武有力之人。」

「兇器上沒有指紋，客廳中，除了柏德遜



自己的指紋之外，便是雜工阿明的，」陳警官也不禁皺起了眉頭，說道：「兇手倒是犯罪高手。」

「門柄上呢？」

「一樣，」陳警官答道：「只有死者和阿明的手指紋。」

「沒有人去找柏德遜教授坐談？」

「據阿明說，柏德遜教授性情孤僻，甚少和同事們來往。」

「案發前呢？」

「阿明剛好請了三個鐘頭的假回市區辦理私人事情。」陳警官答。

周探長抬起頭來，道：「你說阿明有沒有嫌疑？」

「根據證供，阿明有不在現場的證明，陳警官答道：「死者的死亡時間是晚上九時至十一時之間，而阿明八時便離開宿舍，乘搭火車回市區，他的朋友和家人可以證明，在這段時間內，他們在一間酒家共飮。」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兇手倒很會選擇下手的時間——」

「探長，你說這件命案和前天陸教授之死有沒有關係？」

周探長緊皺着眉，道：「很難說。」

「對了，草坪上有沒有痕跡留下來？」

周探長苦笑着道：「我們面對着的是一個犯罪天才，他根本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給我們追查。」

陳警官嘆了一口氣，自從辦案以來，甚少碰到如此棘手的案件。

「首先，我們一定要有幾個假設，」周探長道：「好像第一次：兇手必定是科學館的人，說不定是死者的同事，對不對？」

陳警官點了點頭。

「第一，兇手不會是一個年紀老邁的人，」周探長又道：「因爲如果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絕不可能在殺人之後，從十餘呎高的露台上跳下地來——」

「什麼？草坪上有脚印嗎？」

「很模糊的脚印，陷入泥土只有幾公分，」周探長道：「可惜那幾塊草坪十分結實，否則，鞋底一定會沾上泥土的。」

「不過，既是科學館內的人，自然有機會踏過草坪，就算鞋底上沾有泥土，也不能證明是兇手。」

周探長望了陳警官一眼，道：「可是，這一點却極爲重要，試想，科學館中的教授和博士，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有那幾個是年輕力壯的？」

「不錯！」陳警官一拍大腿，說道：「這樣說來，咱們偵查的對象和範圍，就可以縮小了。」

然而，周探長的雙眉並沒有舒展。

「第一椿命案的兇手肯定是科學館裏的職員，」周探長道：「第二椿却不能肯定，也許外面人做的呢？」

「這個——」陳警官道：「如果有跡象顯示兩件命案有着關連，那便好辦了。」

「是啊！唯一的關連，便是兇手殺人的動機，」周探長凝望着陳警官，道：「你說是不是？」

陳警官點着頭。然而對於兇手殺人的動機，却一點也摸不着頭緒。

「來吧，咱們去查查市立科學館的資料，看看四十餘個成員中，究竟有幾個是未超過四十歲的。」

陳警官雙眉一展，這畢竟是現在唯一的頭緒了。

× × ×

「吳伯泉教授，你認得我嗎？」周探長笑着問。

「認得，認得，」吳伯泉教授掠了掠披在額前的頭髮，道：「你是周探長。」

「我可以進去嗎？」

吳伯泉面上現出猶疑的神色。周探長心中一動：莫非他房裏有客人？

「你的未婚妻陳博士在？」

「不，不，」吳伯泉急忙道：「只有我一個人，請……請進。」

「對不起，」周探長一面踏進房去，一面道：「打擾你了。」

「沒關係，請坐。」吳伯泉有侷促不安的樣子。

周探長銳利的眼光望定了他，道：「吳教授，你對柏德遜教授的死有什麼感想？」

「太可怕了！」吳伯泉又掠一掠頭髮，道：「他是一個好人。」

「你平日和他有來往嗎？」

吳伯泉仰首想了一想，道：「很少，他是醫學系的主任，我們除了點頭招呼之外，很少談天。」

「那你怎知他是一個好人？」

吳伯泉赧然一笑，道：「探長，我和你只見過兩次面，可是我却知道你是一個很精明的幹探。」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過獎了。」

吳伯泉一雙深邃的眸子望定了周探長，道：「警方還查不到眉目嗎？」

「我們正在努力。」

「陸教授的死發生在我的訂婚宴上，眞是遺憾，」吳伯泉微蹙着眉，道：「希望警方快點把兇手捉到。」

「對了，柏德遜教授被殺的時候，你在那裏？」周探長忽然問。

「我在圖書館。」

「自己一個人？」

「是的，」吳伯泉歉笑着道：「那個時候，圖書館裏通常都沒有人，因此，我找不到不在場的證明。」

「吳教授，我並沒有懷疑你的——」

吳伯泉不等他說下去，便搶着說：「探長，我知道，可是我只是想帮助你，如果我可以提出不在場的證據，你便可以少一個嫌疑對象，節省不少時間，對不對？」

周探長只得由衷地向他點點頭。

「探長，歡迎你的光臨，如果沒有什麼特別事的話，我想——」

周探長站起身來，道：「對不起，我也該走了。」

離開吳伯泉居住的單位時，周探長在門口站了一會，腦中忽然閃出一個念頭，吳教授的態度有點異樣！

周探長腦中所以有那種念頭，是因爲當他踏進房去的時候，吳伯泉的舉止有點失措。

吳伯泉爲什麼會這樣？

難道在自己敲門之前，他關在房裏做着一件不可告人的事？

周探長踏進吳伯泉的宿舍時，曾經暗暗留意過了，宿舍裏只有他一個人。

忽然，周探長想起三角几上的那具電話——未曾擱好的電話。

當自己拜訪吳伯泉之前，他正在和人通電話，這個人是誰？

周探長猶豫了一下，決定到吳伯泉的未婚妻陳鳳美博士那裏去看看。

他已經有了一張宿舍的地圖，也知道陳鳳美的住處，向左邊的一條小徑走了過去。

這裏附近，全是四層高的小型洋房。屋前都有一塊草坪，望過去蒼翠一片，環境十分幽美。

「救命呀！救命呀！」一個尖銳的叫聲自遠處傳來。

周探長懍了一懍，循着聲音追上前去。只見前面一幢宿舍的騎樓底下，有個男子蜷伏在地，頭上鮮血淋漓。

周探長大吃一驚，急忙奔上前去，扶起那個男子，他額上瘀青一片，顯然是被硬物擊傷，鮮血汩汩而下。

「救……救命！」

周探長向他望了一眼，低呼道：「居博士，是你。」

原來那男子正是海洋生物學博士居浩然！

「探長！」居浩然叫了一聲，伸手向前指去，嘶聲道：「兇手向那邊逃去了，快……快追！」

周探長輕輕把他放下，循着他所指的方向追過去……

× × ×

「居博士，今天傷勢好多了吧？」周探長一踏進病房便問。

「謝謝你，」居浩然坐直起身，說道：「醫生說，幸好那一擊擊在額骨上，否則便糟糕了。」

周探長在沙發上坐下來，燃了一口烟。

「居博士，兇手的樣子你眞的看不到？」周探長問。

居浩然嘆了一口氣，道：「那時天色已暗，我低首正想着一件事，一邊踏上梯級，怎知迎頭有件硬物擊下，我根本來不及閃避，立卽被它擊中，抬頭去看時，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正在向前逃去。」

「他大約多高？」

居浩然仰首想了一會，才答：「大約五呎九吋高吧？」

「中國人？」

「頭髮是黑的，」居浩然點着頭，道：「我想大概是。」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既然居博士看清楚那兇手大約五呎九吋高，那就好辦了。

「市立科學館」中，有那一個成員是身高五呎九吋以上的？

「居博士，你近來有和什麼人爭吵過嗎？」周探長比一比手勢，道：「我的意思是，你可曾得罪了什麼人，因此使對方起了殺機？」

居浩然閉起了眼睛，想了一想，然後才說：「沒有，絕對沒有。」

周探長皺起了眉頭，又是一樁沒有動機的謀殺案！

然而周探長心裏知道，兇手接二連三地行兇，其中一定蘊藏着一個大秘密，或者說，一個大動機！

世界上除了瘋子之外，是絕對不會有人不爲什麼而接二連三地殺人的！

周探長看過「市立科學館」四十餘位學者的資料，全部是神經正常，精神飽滿的正常人，沒有一個有問題；同時，周探長也確定了兇手是同一個人，而且就在那四十餘人之中。

「居博士，請問你的同事中，有人身高五呎九吋的嗎？」周探長問。

「我已仔細想過了，沒有。」

「那麼，有那一個的人形和你所見的兇手類似的？」周探長又問。

「也沒有。」

「這樣說來，兇手是館外的人了！」

「我想不會，」居浩然說：「科學館的宿舍這幾天守衛森嚴，大門都有看更，可是那兇手擊傷我之後，並沒有發現有人逃了出去，我相信兇手一定還在科學館裏面。」

「可是，你說沒有身高五呎九吋的同事。」周探長疑惑地問。

「也許他穿了高跟鞋呢？」居浩然道：「現在男性的鞋子也有高蹄的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一個身高五呎六吋的人，如果穿上三吋的高跟鞋，是有可能予人五呎九吋高的錯覺的。

「探長，也許你來個突擊檢查，看看宿舍裏誰藏有三吋鞋蹄的皮鞋，可以帮助你破案緝兇呢？」居浩然忽然提議。

周探長擦着鼻子，要檢查「市立科學館」的宿舍，不但需要大量的人手，還要得到上峯的批准，的確不是簡單的。

然而，這是目前唯一的頭緒——雖然只不過是居浩然的假設而已。

周探長又想，也許那兇手眞的有五呎九吋高，而且是館外的人？他熟悉科學館裏宿舍的情況，因而很順利地逃了出去呢？

「探長，你怎麼說？」居浩然問。

周探長吁了一口氣，問道：「居博士，你幾時可以出院？」

「醫生說，如果傷口沒有變化的話，大後天便可以出院了——」居浩然頓了一頓，道：「不過我後天一定要出院。」

「爲什麼？」周探長愕了一然。

「科學館裏的一項研究，將在後天開始，」居浩然說道：「那是籌備計劃了一年多的事了。」

「什麼研究？」

居浩然沉吟了一下，笑道：「本來這是要保持秘密的，不過你既然是警方的人員，我也不怕告訴你。」

他停了一停，又道：「這是一項從來沒試過的海底生物研究，我們在海底建立了一個基地，十三個科學家將在基地中逗留一個月。」

「十三個科學家？」

「探長，難道你竟這樣迷信嗎，」居浩然笑道：「同樣的研究法國的科學家也做過，他們甚至潛下海底一千呎研究，可是我們這一次的計劃比他們更要深入，我們將潛下一千五百呎的深海！」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後天就要出發了嗎？」

「是的，這一次行動是政府資助的，由李兆東館長率領，」居浩然眉飛色舞地道：「我們的海底基地，就是一座小型科學館，所有的設備，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這樣說來，卽令我們找到兇手，你也不能認人了？」周探長問。

「這個簡單得很，我們的基地上面，有一艘補給船『旭日號』，它可以和我們保持廿四小時聯絡，」居浩然道：「如果你找到疑兇，可以叫他們通知我，然後安排認人手續。」

「好的，你休息一會吧。」周探長向他打了個手勢，道：「我走了。」

「探長，許多人的安全在你手中，」居浩然望着周探長的背影，說道：「你不要放過任何一條綫索。」

周探長轉頭望了他一眼，點頭說道：「我會的。」

× × ×

王小克抓着木槳，向海心划了出去。白小妹和小辣椒分坐小艇首和艇尾，手中都拿着魚絲垂釣。

「海中浪大，釣不到大魚的！」白小妹秀眉微蹙，說道：「你們怎麼不聽我的話？」

「可是要釣大魚必須到海心才行。」王小克道。

「對呀，要釣大魚一定要到海中心才行。」小辣椒附和着。

這時，小艇已經來到海中，從艇上望過去，岸上的情景已經十分模糊。



「小鬼子，你看！」白小妹忽然向海上一指，道：「那是什麼？」

王小克循她手勢望去，只見海面上有個銀灰色的圓筒在碧波間翻動，太陽光射在那個銀灰色的圓筒上，閃閃生光。

「是一個圓筒！」王小克道。

「划過去看看。」小辣椒叫道。

王小克猛吸了一口氣，朝那飄浮着的圓筒划了過去。

不一會已接近了圓筒，王小克定眼一看，低呼了起來，道：「是氧氣筒！」

白小妹和小辣椒也看得眞切，那銀灰色的圓筒正是壓縮氧氣筒，並排兩個，中間用一條鬆上了同樣銀灰色的纖維布帶繫着，一條管子通向下面。

「撈起來看看。」小辣椒俯下身去，伸手往那壓縮氧氣筒觸去。

忽然，小辣椒尖叫了起來，道：「是一個人！」

在一個浪潮打起來時，王小克和白小妹也看到了，一綹長髮在海水中飄動，顯然地，那是人髮！

王小克大吃一驚，用木槳把那人體一撥，人體側了側身，果然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女的。

不過那人面色白得像紙，雙眼緊閉，顯然已經死去多時。

「是一個女屍！」小辣椒尖叫着。

這時，三人看得更清楚了，那女屍身上穿着一套潛水衣服，氧氣筒的管子並不含在她的口裏，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遇事溺斃的。

那時間，三人一顆心怦怦亂跳，不知如何是好。半晌，王小克才道：「咱們去報警！」

「是，快划回岸上去報警！」小辣椒附和着說。

白小妹比較細心，道：「且慢，如果我們就這樣上岸，萬一屍體被海流冲出大海，豈非沒有證據？」

「依你說便如何？」王小克問。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咱們把屍體帶回去。」

「你說什麼！」小辣椒叫了起來，說道：「她……她死得這樣恐怖，怎……怎樣撈她上艇？」

「不要緊，」王小克道：「我們可以找根繩子把她綁在艇尾拖回去。」

小辣椒聽說不把女屍撈上艇來，這才不再出聲，白小妹已找了一條尼龍繩，遞給王小克，道：「小鬼子，你來綁吧！」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硬得頭皮把繩子繫在那氧氣筒的管子上，另一端則綁在艇弦上。

「回去吧！」小辣椒道。

王小克拿好木槳，向岸邊划過去。

一上了岸，王小克立刻奔到一間士多店借打電話報警，把自己在海中發現女屍的事說了出來。

半個小時之後，周探長帶着大隊警方人員趕到了，他一見了王小克，便問道：「那具女屍在什麼地方？」

「就在海灘。」王小克答罷領着周探長向那艘小艇奔了過去。

白小妹和小辣椒自後跟上。

衆人來到岸邊，王小克爬上了小艇，走到艇尾，指着浮在海面上的女屍，道：「探長，你看！」

周探長命人把那女屍拖近上岸，把她扳翻過來，只望了一眼，便失聲叫道：「是她！」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周探長，道：「探長，你認得這人嗎？」

周探長並不回答王小克的話，只是呆呆地望着那具女屍出不了聲。

半晌，他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是第四樁謀殺案了！」

「探長，她究竟是誰？」王小克好奇地問道。

「她是『市立科學館』的陳鳳美博士！」

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想不到這具女屍還是一個博士。

「她……她怎會浮屍海上？」

周探長兩道眉緊緊地鎖在一起，道：「三天之前，她才隨『市立科學館』的海洋研究隊到海底研究，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啊！前陣子『市立科學館』不是發生過幾樁謀殺案嗎？」王小克道：「難道這個女博士也是被人謀殺的？」

「不錯，」周探長吩咐工作人員把屍體撈上了擔架，送到黑箱車去，然後，他逕自向自己的座駕車走去。

周探長走到車子旁，忽然轉頭向王小克招手，道：「小鬼子，你有興趣嗎？」

王小克愕了一然，但隨卽明白了周探長的意思，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望去。

「你又要多管閒事了！」白小妹橫了他一眼。

王小克澀然一笑。

「我們就當搭周探長的順風車回市區吧。」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才向周探長的車子走過去。

上了車後，王小克問道：「探長，你現在想到什麼地方去？」

「市立科學館。」周探長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你有沒有興趣和我跑一趟？」

王小克心中一動，心想那「市立科學館」門禁森嚴，普通人很難接近半步，自己平日經過那宏偉的建築物門前時，常暗自猜忖裏面到底是怎麼一番景象，如今竟有機會進去參觀，這種機會豈能錯過？

「好啊！」

「我們也去！」小辣椒叫道。

周探長雙手搭在駕駛盤上，道：「可是我只能帶一個人。」

「胡說！」小辣椒呶起了小咀，道：「你是不想我們跟着。」

白小妹輕輕用手肘碰一碰小辣椒，道：「咱們還要去買菜，科學館有什麼好看的？」

「是啊，沒什麼好看。」王小克接口道。

「既然沒有什麼好看，你去幹什麼？」小辣椒不服氣地說。

「我——」王小克赧然一笑，道：「也許我可以帮帮周探長的忙。」

「哼！你帮得了什麼忙？」

「我是『福將』，」王小克得意地道：「以前探長碰到棘手案件時，不都被我帮忙破了嗎？」

「那是碰運氣！」

「雖說是碰運氣，可也要靠點眞本事，」王小克望着周探長，笑道：「探長，你說是不是？」

周探長似乎滿腹心事，並不回答，小辣椒嗤了嗤鼻，道：「臭美麼，你有什麼本事？」

王小克早已摸透小辣椒的脾氣，心想若是再和她鬥口，等一下必定吵得面紅耳赤，於是淡淡一笑，並不答話。

小辣椒見王小克並不答話，抓住他的膊頭，道：「喂，你怎麼不說話？」

「我無話可說。」王小克聳了聳肩。

小辣椒還要說話，白小妹却碰了碰她，低聲道：「小辣椒，你靜一靜好不好，人家周探長正在想東西。」

小辣椒向周探長望去，果然看到他雙眉緊皺，神情肅穆，雖在駕車，卻像在想着什麼重要的事一般，這才吐了吐舌頭，不說話了。

車子抵達市區後，周探長在一個巴士站停車，白、小兩女下車轉搭巴士回家，王小克向兩女道：「我很快會回來的。」

車子開動後，一直緘默着的周探長忽然問道：「小鬼子，有關『市立科學館』的命案，你知道多少？」

王小克先是一呆，然後答道：「其實我也只是看電視的新聞報導才知道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第一樁命案發生迄今，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但我們一點綫索都沒有，唉！」

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問道：「探長，剛才我好像聽你說過，那具女屍也是『市立科學館』的人？」

「不錯。」

王小克道：「你又說，這是第四樁謀殺案了，對不對？」

「是的。」

「可是我在電視新聞報導中，只看到兩樁謀殺案，」王小克說道：「這應該是第三樁才對。」

「有一個死不了，」周探長道：「他是海洋生物學博士居浩然，遇襲時只受了輕傷。」

「哦！原來如此！」

說話間，車子已經轉上了一個小斜坡，斜坡口立着一個石碑，上面刻着幾個金色大字——市立科學館。

不一會，車子來到一道大鐵柵前，守衛的職員已認得周探長，立即放行。

周探長把車子泊在科學館前的廣場上，向內走去。王小克左顧右盼，只見那科學館倚山而建，一列全是四層高的建築物，只有當中一幢樓高十幾層，門口有兩尊古炮，古炮旁豎着兩條大旗桿，上面有兩面旗幟迎風飄揚，大概是「市立科學館」的旗徽。

周探長來到了詢問處，出示了證件，道：「我可以見見李兆東館長嗎？」

「館長今日一早到『旭日號』去了。」職員回答。

「那麼，沈亦輝副館長在嗎？」

「在的，」職員拿起電話，按下一個鈕掣，向周探長道：「請等等。」

電話接通後，職員向沈副館長轉告周探長來見，然後向周探長道：「沈副館長有請。」

「謝謝你。」

職員推開櫃面，領着周探長和王小克來到一個玻璃門前。

那道玻璃門內有輕紗遮着，因此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兩位請進。」

周探長推開玻璃門，只見沈副館長正伏案在批閱一疊文件，他頭上那銀白色的頭髮，在枱上燈光的照射下，竟然發出一種光芒。

沈副館長年紀大約六十歲，臉色紅潤，身材瘦削，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一望而知是個學者。

「兩位請坐。」

周探長和王小克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沈副館長托了托眼鏡框，凝視着周探長，道：「探長，命案有了進展嗎？」

「不，又有一個遇害了！」

「哦？」沈副館長神色一變，道：「怎麼我不知道？」

「這次發生在海中。」

「啊！」沈副館長霍地站直起身，道：「是陳鳳美博士？」

「不錯，」周探長詫異地道：「你怎會知道？」

「今天早上，我們接到海底基地的電話，說是陳博士在海中巡視時，突然失了踪，基地立時組織搜索隊，展開搜索，可是，直到中午還找不到她，所以李館長親自趕去主持搜索工作。」

「她的屍體一小時前在本市西南端發現了。」周探長黯然地說。

沈副館長聞言黯然地垂下首來，緊緊地捏住拳頭，道：「她是一個很出色的科學家！」

「沈副館長，你們的海底基地和實驗室，究竟是在什麼地點？」

沈副館長轉身面對着本市一張地圖，指着西面一處小點道：「就在這裏。」

「唔，那和發現屍體的地點差不了多遠，」周探長走上前去，道：「沈副館長，聽說你們這次一共有十三個科學家參加研究工作？」

「本來是的，可是李館長臨時把領隊的責任交給地質學博士賈德明，因此實際上只得十二個。」

「工作人員呢？」

沈副館長拉開抽屜，取出一個文件夾出來，翻了一翻，道：「一級潛水專家四名，普通潛水員十名，還有補給船上的二十個人員，人數在五十個左右。」

「可以把名單給我看看嗎？」

「——好吧。」沈副館長把文件夾遞上前來。

周探長伸手接過，在那十二名科學家中，包括地質學博士賈德明，劉志堅，生物學博士程晴，方以華，馮裘，丁濟泉，物理學博士吳伯泉，何乃宗，海洋生物學博士居浩然，曹志豪，曾婉玲和遺傳學博士陳鳳美。

周探長把名單仔細地看了一遍，疑惑地道：「這次出動的科學家，大都和海洋科學有關，但遺傳學博士陳鳳美似乎和這次的研究工作沒有關係吧？」

「這個——」沈副館長沉吟了一下，道：「本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她是吳博士的未婚妻，此次的研究工作為期一月，所以特別申請參加。」

「其實即使她隨隊出海，也沒有實際上的工作分派給她，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

周探長正欲問話，枱面的電話響了起來，沈副館長立時拿起話筒，「喂」了一聲。

只見他連連點着頭，道：「是的，我知道了，警方的周探長，正在這裏——好，你等一等。」

說罷，沈副館長把電話交給周探長，道：「是李館長在『旭日號』打來的無綫電話。」

周探長接過電話，對方立時道：「是周探長嗎？聽說你們發現了陳博士的屍體？」

「不錯，」周探長道：「我想到你們的基地來一趟，怎麼樣？」

「好的，」李館長立時道：「我派直升機來接你。」

二十分鐘後，一架直升機從天而降，在「市立科學館」的廣場停了下來。

王小克和周探長趨上前去，機員已將機門打了開來，迎接他們的竟然是地質學博士賈德明。

「探長，你好。」賈德明面色沉重，和周探長握着手。

「這位是我的好朋友王小克，」周探長道：「他是賈德明博士。」

「你好，博士。」王小克和他打招呼。

登上直升機後，賈德明吩咐機員出發，直升機又慢慢地升了起來。

「賈博士，陳鳳美博士是什麼時候失踪的？」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問。



「是這樣的，今天一早，A組由吳伯泉博士帶領，打算潛下一百呎左右掘取巖石標本帶回基地化驗，陳鳳美博士也在其中，」賈德明道：「怎料歸隊時才發現陳博士失踪了。」

「那是什麼時候？」

「大約早上十時左右吧？」

「A組一共有多少人？」

「我們共分四組，每組三人，另外還有四個潛水專家隨行，一共七人。」

「那七人是誰？」

「除了吳伯泉博士之外，就是陳鳳美博士，何乃宗博士，」賈德明道：「那四個潛水專家是國際潛水會的會員，他們的名字我不大清楚。」

「他們是幾點鐘出發的？」

「九時正。」

「潛水用具在出發前有沒有經過檢查？」周探長又問。

「當然有，」賈德明道：「而且經過潛水專家再三檢查，相信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對了，陳博士的死因是什麼？」

「我還來不及看死因報告，不過據我看來，大概是溺斃的。」

「探長，陳博士是游泳健將，在美國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參加學校的比賽，得過女子自由式冠軍哩！」

「但那是在泳池裏，和大海不同。」

「我只是想證明陳博士的泳術不致溺水而已。」賈德明道。

「這樣說來，也許另有原因。」周探長說道。

「會不會純粹是件意外？」

當周探長接到王小克的電話趕到現場，發覺死者竟然是「市立科學館」的陳鳳美博士時，直覺告訴他：這不是意外。

這是另一樁謀殺！

周探長的感覺是這麼堅定，所以，他立時搖了搖頭，道：「不，這不是意外。」

「被人謀殺的？」

「不錯！」

「但當時只有七個人離開海底基地——」

周探長不待賈博士說下去，便接口說道：「正因為如此，我們也許比較容易把兇手找出來！」

「你的意思是在那六個人中，其中有一個是兇手？」賈博士道。

「應該是的。」

「可是吳伯泉博士是陳博士的未婚夫，他應該沒有嫌疑，剩下來的五個——」

「不論是誰，都有嫌疑。」

賈博士緘默了。這時，直升機已經飛到西邊海面，只見天那邊斜陽的餘暉在海面激起萬道金光，一艘貨船孤伶伶地泊在海上。

直升機向那艘船飛了過去，逐漸地，王小克看到船上的烟囪在冒着烟，甲板上也有人走動——那是一艘不小的補給船，船上甚至有直升機坪。

當直升機下降後，李兆東館長迎了上來，和周探長握了握手，道：「歡迎上船。」

周探長打量了那補給船一下，隨着李兆東館長向艙內走去。

衆人在客艙坐下後，李兆東館長道：「探長，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很有可能和幾天前陸教授，柏德遜教授之死和居博士的遇襲有聯帶關係！」

李兆東館長臉色一變，訥訥地道：「你……你的意思是說殺人兇徒現在正在我們的海底基地中？」

「事情擺得很明白，」周探長道：「陳博士是在出巡時遇害的。」

「你肯定了？」

周探長呆了一呆。照說，一個警務人員在沒有得到真正死因報告之前，是不能隨便下判斷的；可是，周探長不知那兒來的信心，肯定了陳鳳美的死亡是被謀殺而不是意外。

他立即點了點頭，道：「唔。」

李兆東館長向站在一旁的賈德明博士望去，眼光中充滿了恐懼焦慮之情。

「李館長，我可以見一見吳伯泉和何乃宗兩位博士，同時還有那四個潛水人嗎？」

「這個——」李兆東道：「好吧，賈博士，勞煩你把他們六人召上船來。」

「好。」賈德明說着，轉身向另一個艙房走去拍發電訊召六人上船。

## 借助神童　追查兇手

王小克走到甲板上，望着遠處的海面，只見夕陽西下，那萬道的金光逐漸黯淡了。

他靠在欄杆上，腦際間什麼也不想，吸了一口涼快的海風，只覺心懷舒暢。

忽然之間，船邊的海水起了一陣波動，一個圓型的艙蓋自水底下冒了出來。原來是一艘小型的潛艇。

那潛艇升上水面時，立即有幾個工作人員奔了過來，把一條尼龍繩吊梯拋了下去，同時船上的照射燈也開了，耀人的射燈照在海面上，恍若白晝。

小型潛艇離船三四碼外時，艙蓋打開，一個青年男子探頭出來，迅速地爬出，當潛艇接近船弦時，那男子抓住了尼龍繩上船。

王小克凝眼望着潛艇的艙口，只見跟隨着那男子的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皮膚黝黑的男子，然後是四個身材壯碩的男子，心想那四人大概便是潛水蛙人了。

六人上了甲板後，逕自向艙內走去，王小克沉吟半晌，自後跟上。

為首那青年正是陳鳳美的未婚夫吳伯泉，他神情悒鬱，踏進艙中後，只向李館長和周探長點頭打了個招呼，便在沙發上坐下來。

跟着吳伯泉背後的是物理學博士何乃宗，他也向李館長和周探長打了個招呼，在吳伯泉身畔坐下；那四個潛水蛙人則站在一旁。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朝着吳伯泉問道：「吳博士，今天早上的意外是怎樣發生的？」

吳伯泉眼眶一紅，道：「我們從基地出發，一直潛到海底一百呎左右，她緊緊跟在我身後，大概到一百五十呎左右，我們分散開來找尋岩石標本時，才突然發現她不在我身邊。」

「當時你怎樣做？」

吳伯泉沉吟了一下，道：「當時我以為她只不過為海底的奇景吸引過去觀賞，一點……一點都沒有想到會發生意外。」

「你們的潛水衣沒有通訊系統嗎？」周探長凝視着吳伯泉問。

「有是有的，」吳伯泉答道：「但那只是用來和基地保持聯絡而已，你知道海底經常有食人鯊游弋，我們也有很大機會碰到牠們。」

「陳博士有沒有和基地通過訊？」

吳伯泉搖了搖頭，道：「沒有。」

「你們發現失了她的踪跡後，是不是立即通知基地？」

「是的，而且還派了所有的潛水人員展開搜索，」吳伯泉嗚咽着聲道：「可是……可是找不到她。」

周探長掃了那四個潛水人一眼，問道：「你們可知陳博士已經遇了害？」

那四個潛水人不約而同地點着頭，道：「我們非常難過。」

「探長，她……她是怎樣死的?」吳伯泉突然問道。

「我也想知道，」周探長站了起身，道：「現在大概已經有了死因報告了，李館長，我可以打個電話上岸嗎?」

「當然可以。」李館長說着起身領了周探長向通訊處走去。

王小克站在艙口，觀察吳伯泉，何乃宗和那四個潛水蛙人的面色。六人神情黯然，似乎都為陳鳳美博士的遇害感到哀悼，尤其是吳伯泉，他取出手帕，抹拭眼眶裏的淚水。

過了一會，周探長和李館長自通訊處出來了!兩人神情沉重，一聲不發。

周探長抬頭一望，看到了王小克，向他走了過來，伸手搭着他的肩膊，來到甲板上，低聲問道：「小鬼子，你想不想在海底住上一個月?」

王小克愕了一愕，楞楞地望着周探長，納納問道：「為……為什麼?」

周探長轉頭望了一眼，低聲道：「你可想知道陳博士是怎樣死的?」

王小克點着頭，屍體是自己發現的，自然想知道她的死因。

「她的氧氣輸送膠喉被人割破，」周探長打了個手勢，道：「你當然明白這是在海底下謀殺人最方便的方法。」

王小克不由打了一個寒慄，當氧氣輸送喉被割破時，潛水人的死法如何難過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

「兇手自然是那六個人!」王小克道。

「不錯，但究竟是誰?」

王小克將六人剛才的神情想了一遍，却發現沒有可疑之處。

「同時，李館長剛才告訴我，海底基地還有十餘個研究人員，他們也有機會殺人的。」

「哦?」王小克詫異地道：「可是今天早上只有他們六人離開基地啊!」

「陳鳳美博士所屬的是A組，他們在上午十時左右出發，而B組和C組，也相繼出發，雖然，目的地和方向有異，但一樣可以伺機殺人!」

王小克贊同地點着頭，在沒有任何預兆之下殺人，的確很容易得手的。

「你想叫我和他們住在一起，暗中調查誰是眞兇，對不對?」王小克問。

「同時還要預防兇案會繼續發生，」周探長正色道：「既然已經發生了第四樁，難保不會繼續發生下去，對不對?」

「唔。」

「本來我可以派人擔任這個任務的，但我認為你是最適合不過的人選。」

「為什麼?」

「第一，你水性好，潛水的技術，我手下的人更是無一能及——」

「探長，別給高帽我戴了!」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笑着道：「小心壓死人!」

周探長淡淡一笑，又道：「第二，你年紀小，如果眞兇在海底基地的話，他看你是一個小孩子，一定不會着意提防，這麼一來，便容易暴露身份了。」

「第三呢?」

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你不是警方人員，任何人對你都不會有戒心，這樣調查起來，便可以得到不少意外的收穫。」

王小克點着頭，道：「還有沒有第四?」

「當然有，」周探長拍拍王小克的肩膊，笑道：「你的鬼精靈無人可及。」

王小克得到周探長的讚賞，不無飄飄然之感，然而他隨即想到切身的問題，道：「如果我查到眞兇，有什麼報酬?」

周探長仰首想了一想，道：「這樣吧，我回局裏去把這件事呈報署長，叫他懸獎緝捕兇手。」

「獎額多少?」

「起碼一萬。」

「唔，這倒不錯，」王小克忽然笑了起來，道：「如此一來，我豈不是變成西部片中專門捉拿兇徒的槍手了?」

周探長道：「哈哈，問題是你只靠智鬥，不能力敵!」

王小克若有所觸地點着頭，周探長說得不錯，如果自己接受這樁差使，的確要憑機智。

「你怎麼說?」周探長問。

「李館長認為怎樣?」

「他沒有意見。」周探長殷切的眼光望着王小克，道：「只等你的決定。」

「——好吧!」

周探長大喜，道：「好極了，我回去立刻通知白小妹和小辣椒，現在你和吳博士他們回基地去吧。」

「現……現在!」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

「當然是現在，」周探長道：「兇手殺了陳博士之後，可能會立即向其他人下手，因此咱們越早開始越好。」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這：「如果我有所發現，應該怎樣通知你?」

「你可以要求李館長和我通訊，」周探長道：「因為發生了這樁命案，李館長決定留在基地主持大局。」

就在這個時候，李館長自內走了出來，道：「探長，事情解決了沒有?」

周探長搭着王小克的肩膊迎上前去，道：「解決了，李館長，王小克決定跟你們去。」

李館長打量了王小克一眼，口裏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王小克却看得出他心底下懷疑。

周探長顯然也想出李館長在懷疑王小克是否可以擔當這個任務，於是說道：「他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李館長，你可以信任他。」

李館長望一望腕錶，道：「咱們應該出發了，基地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實驗正在等着吳何兩位博士去主持哩。」

周探長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小鬼子，這次全看你的了。」

李館長吩咐直升機的駕駛員把周探長送回岸上，然後問王小克道：「王先生我們可以下去了嗎。」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李館長領着王小克向船邊走去，從尼龍繩吊梯爬下小型潛艇，吳伯泉，何乃宗和那四個潛水員也先後下了潛艇。

那小型潛艇艙蓋蓋上之後，船身一震，緩緩地向下沉了下去。

王小克被李館長安排在一隅，坐在一張椅上，望着賈德明和何乃宗操縱着潛艇向下潛。

從潛艇的圓型玻璃窗向外望，海中黑漆漆地一片，看不到任何東西，那自然是因為沒有陽光的關係，若是在白天，必定可以看到海中瑰麗的景色。

想到自己將要在海底住上一個月的時間，每天都有機會看到海中的奇妙世界，王小克一顆心不由怦怦跳了起來，分不出那是興奮還是擔心。

其實王小克這時的心情是滲合着興奮和擔憂的。他為了可以大開眼界而興奮，却為了此行的目的而擔憂。

一個殺人兇徒混雜在十二個科學家之中，如果被他發現自己的目的，那時候，自己的處境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王小克在答應周探長的請求時，並沒有考慮到要怎樣去偵緝眞兇，他只是告訴自己：見



一步行一步吧，反正如果在一個月內查不到眞兇，周探長也不會怪責，就當體驗一下海底的生活而已。

忽然，王小克發現窗外有亮光一閃一閃，定眼一看，黑暗中有五彩紛繽的燈光閃動着，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

那小燈盤旋成圓型，不斷地閃動着，心想大概便是海底基地的所在了。

潛艇朝着閃動的燈光而去，當距離越來越近時，王小克看得更清楚了!

那海底基地就像一個大飛碟一樣座落在海牀上，底下有四條支柱，就像飛碟的降落架。

海底基地的四週都有透明玻璃窗，自內透出燈光，王小克甚至隱約看到裏面有人在來回走動。

潛艇的去勢慢了下來，朝着碟型的基地下面轉了過去。

王小克把臉湊近窗口，看到那四支降落架也似的支柱粗同大厦的支柱，由此可以想得出那海底基地究竟有多大了。

潛艇又緩緩地向上升了，賈德明博士看着儀表板，小心地操縱着。

不久，王小克發現潛艇已經停住了，李館長向他招了招手，道：「王先生，我們可以上去了。」

「是。」

潛艇艙蓋一打開，便領先爬上了一道小錫梯，王小克自後跟上。

上了錫梯後，王小克向外一望，原來潛艇停泊在一個眞空艙裏，四面的跳板上站着幾個穿着制服的男子，有的正拿着繩索把潛艇綁好在固定的位置上，有的拿着刷子在洗擦艇身。

李館長拉着王小克的手，向一道艙門走過去。

王小克心裏明白，一進那道艙門後，便算踏足「海底基地」，面碰着那個殺人兇手了。

穿過一條長長的通道，李館長在一個房門前面停下來，說道：「王先生，這是你的寢室了。」

說罷，他把房門打開，那是一間丁方五六十呎的房間，裏面除了一張小牀，一張小寫字枱和兩張沙發之外，再無其他的東西。

「你先休息一下，」李館長道：「等一下我來帶你參觀海底基地。」

王小克點了點頭，李館長轉身走了，還順手把門關上。

王小克在床坐了下來，打量這間小房間。

床頭有個玻璃窗，那當然是可以看到海中的景色的，可是由於當時是黑夜，外邊黑漆漆一片，看不到任何東西。

在書枱上，有一個小型電話機，大概是用來和基地中各部門通訊的。

王小克深深吸了口氣，只覺空氣清新涼快，就像在陸地上一樣，一點都沒有異樣。

想到要在海底生活一個月，王小克不禁身在夢中的感覺。今天早上出海釣魚之時，怎想得到會有這樣的「奇遇」?

然而，王小克是一個愛好冒險和刺激的人，他對於「海底基地」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只希望黑夜盡快過去，好讓自己飽覽一下海底的風光。

大約十分鐘之後，房門忽然「篤」地響了起來。

王小克心想是李館長來了，趨上前把房門打開。

然而，門口站着的却不是李館長。

那是一個廿七八歲的青年，長得眉清目秀，臉上露着溫和的笑容。

「你是王小克?」青年笑問。

「是……是的。」王小克答。

「我姓居，居浩然，」青年伸出手來，道：「是海洋生物家。」

王小克和他握着手，居浩然向內望了一眼，問道：「我可以進來嗎?」

「請進，請進。」王小克急忙讓身給他進房。

「地方很小，你習慣嗎?」

「還好。」

「對了，我差點忘記告訴你，」居浩然道：「李館長要主持一個會議，沒空來陪你，所以他叫我來。」

王小克見居浩然神態和藹，年紀又輕，心想倒比李館長親自來接待自己好得多了。

「你肚子餓不餓?」居浩然問。

「有一點。」

「來，我帶你去吃東西。」居浩然說着拉了王小克的手向外走。

兩人在一條長長的通道上走着，居浩然指着兩旁的房門，道：「這是基地的宿舍，我就住在你隔隣。」

「原來我們是隣居哩!」王小克笑道。

「聽說你將在這裏住一個月，對不對?」

「是的。」

「為什麼?」居浩然側頭望着王小克，道：「難道你也是這次研究計劃的一員嗎?」

「不，我是——」

王小克說到這裏，聲音戛然而止，他想到自己此行目的必須守秘，不能透露給任何人知道。

「你是李館長的貴賓，對不對?」

「啊!是的，是的。」

居浩然在通道盡頭向左轉去，一面道：「左邊是餐廳，右邊是實驗室，這方向你可不要弄錯。」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一面轉頭向右邊望去，只見一道木門緊緊關着，從門上的玻璃窗望進去，裏面燈火輝煌。

這時，居浩然已經推開了這一道門，道：「來，這兒便是餐廳了。」

那餐廳面積不大，大約只有兩百多方呎，所有的枱櫈都比陸上的小許多。

餐廳裏沒有人，只有一個伙記在櫃位後面閱報。

「居博士!」伙記一見了居浩然，急忙把報紙放下來和他打招呼。

居浩然向他微笑點了點頭，拉了張椅子，請王小克坐下。

伙記拿着刀乂和餐巾過來，望了王小克一眼，笑問道：「我們有了客人!」

「是李館長的客人。」

「吃什麼?」伙記問。

「這個——」王小克沉吟着，他不知道海底基地的餐廳和陸上有何不同。

「吃一客牛扒怎樣?」居然浩問。

「好，就來一客牛扒。」

伙記轉身離去了，居浩然道：「以後你肚子餓了便可自己來這裏吃東西，不論吃多少，都是不用付錢的。」

「眞的?」

「當然了，這海底基地可以說是政府部門，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得到優待，」居浩然笑道：「你已然是李館長的貴賓，自然也可以享受到一切的權利。」

不一刻，香氣噴噴的牛扒已端了上來，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據案大嚼。

「吃過東西後，你有沒有興趣參觀一下這海底基地?」居浩然問。

王小克急忙點着頭。

居浩然淡淡一笑，道：「你可知道現在處身在海底多少呎嗎?」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居浩然凝視着他，道：「我們現在是在海底一百二十呎左右，那怕等於十層樓了。」

王小克聽到自已竟然是在海底一百二十呎下面進餐，不由暗暗抽了口氣。

「爲什麼一點異樣也沒有？」王小克眨着眼，道：「我的意思是說，這和陸地上沒有什麼不同嘛！」

「這是因爲基地中的空氣壓力已經調節過的關係，」居浩然道：「因此，我們才感覺不出來，換作在深海實驗室，便不同了。」

「深海實驗室？」王小克詫異地問：「那是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住的海底基地是這次計劃的總部，在海底兩百呎及三百呎的地方，另外有兩個基地，叫做海底實驗室。」

「那……那裏面有人在嗎？」

居浩然點着頭，道：「是的，不過他們只住一個星期，然後便要回到基地。」

「不可以一直住下去？」

「當然不可以，」居浩然道：「你知道海底兩百呎以下的壓力有多大嗎？在那種深度之下，人們要靠儀器生存的。」

王小克眨着眼睛，忘記了吃東西。

只聽居浩然接着又說下去：「在深海實驗室中，空氣其濃如漿，人的動作慢了一倍，即令風扇，開到最快的速度也只有岸上一半，說話的聲音就像木偶聲一樣，那是因爲音波受到阻碍的關係。」

「爲……爲什麼要到那樣深的海底去住？」王小克不明地問。

「爲了試驗人類可否在海中居住。」居浩然道：「同樣想看看人的器官在那種深度之下，會產生什麼反應，這是我們這次研究計劃的重點問題。」

「居博士，你……你去過深海實驗室住過嗎？」王小克好奇地問。

「後天便輪到我了，」居浩然笑道：「你是不是有興趣下去看看。」

王小克由衷地點頭。

「可惜深海實驗室只容得兩個人，而且還要經過嚴格檢查，」居浩然道：「如果你眞的想下去試試，可以跟李館長說說看。」

「他肯答應嗎？」王小克問。

「那就要看情形了。」

王小克正想進一步查問端詳，餐廳的門忽然被人推了開來，一個穿着T恤牛仔褲，年紀大約廿四五歲的女子踏了進來。

那女子正是海洋生物學博士曾婉玲，她相貌娟好，身材十分惹火，尤其是穿上那裏得緊緊的牛仔褲，更把她的一雙修長的美腿顯露了出來。

「浩然！」曾婉玲趨上前來，道：「原來你在這裏，我找得你好苦！」

「什麼事？」

曾婉玲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便問：「他是誰？」

居浩然替兩人介紹過後，曾婉玲道：「你答應了我們的事，難道忘了？」

居浩然搖了搖頭，疑惑地道：「我答應過你什麼事？」

「你說過今晚要陪我到外邊看看。」曾婉玲含嗔白了居浩然一眼，道：「這會兒全沒有它的一回事了？」

「對！對！」居浩然連忙說道：「我記得，記得！」

「那麼還不快走？」

居浩然沉吟了一下，道：「你請示過李館長沒有？他批不批准？」

「咦！到外邊看看那兒用得請示他？」曾婉玲急不及待地站了起身，道：「來吧，我們去準備。」

居浩然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你會不會潛水？」

王小克點了點頭。

「有沒有興趣跟我們出去一趟？」居浩然又問。

「到海中去？」

「是啊，晚上出去常可以看到許多白天看不到的奇景！」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好啊！」

「那麼來吧。」

三人離開了餐廳，向一個側門走去，原來那是潛水用具收藏室，裏面擺滿了壓縮氧氣筒，海底推進器，潛水鏡和一些强力電筒。

居浩然揀了一套潛水衣給王小克，道：「你試試看。」

王小克望了那壓縮氧氣筒一眼，和陳鳳美屍身上的一樣，心下不由一跳。

側頭一看，只見曾婉玲已經脫下了T恤，裏面原來穿着比基尼，那豐滿堅挺的胸脯，隨着她的動作抖動着，似乎要突框而出一般。

王小克心中一蕩，可是碍着居浩然在側，却又不好意思多想。

曾婉玲的作風十分大膽，並沒有因爲兩個男人在房而矜持，她迅速地脫下牛仔褲。把她那雙粉光緻緻的美腿露了出來。

曾婉玲身上的比基尼實在掩不住她美好的身段，當她穿上了蛙鞋，配戴上壓縮氧氣筒後，王小克忽然想到占士邦影片中的「邦女郎」來。

以曾婉玲美好的身材，和影片中的「邦女郎」相較，實在並不遜色。

在居浩然的帮助下，王小克穿上了潛水衣和蛙鞋。居浩然並且將所有潛水裝備的用法解釋一遍。

王小克曾經用過世界上最精良的潛水用具，那是「凡文公司」製造的（詳情請參閱拙作「鬼棺材」。）「市立科學館」海底基地的配備雖然也十分精良，他一看便曉了。

「走吧。」居浩然道。

三人打開另一邊艙門，沿着一道螺旋形的鐵梯，向下攀爬下去。

那是一個可以容納六七個人站立的圓形艙房，房中心有個大鐵蓋。

居浩然俯下身來，扭開鐵蓋的開關，托了起來，下面便是碧綠的海水。

由於艙中氣壓的關係，海水並冒不進來，曾婉玲領先跳了下去。

居浩然向王小克打了個手勢，示意他跟着跳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跳下水去。

王小克身子一落入海中，耳鼓便覺得十分不舒服，他明白那是因爲水壓的關係，不一會便可習慣。

居浩然跟着下了水，扭開海底强力探射燈，向前照射。

三人這時正在基地下面，面前不遠處便是基地的支柱，柱上也安着幾盞紅燈，正一閃一閃地亮着。

居浩然手拿探射燈向前游了開去，王小克和曾婉玲緊緊地跟在後面。

王小克並非第一次置身海底，可是從來沒有潛下如此之深，若非特製的潛水衣和設備，他潛水經驗不多，可能已經頭漲心翳了。

居浩然撥動着雙脚，平穩地向前游去，不一會來到了一處珊瑚礁之前，王小克見珊瑚之間有幾隻顏色十分美麗的大魚，伸手去觸，那魚吃驚之下，身子一抖，向外游去，揚起了一陣浪沙。

居浩然向王小克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不可



亂動，曾婉玲俯身在珊瑚礁上捉了一隻小海馬，湊近眼罩前觀賞。

居浩然叫曾婉玲把海馬放下，示意要向前游去。曾婉玲依言放下了海馬，隨着他向前潛行。

王小克手中也持着强力射燈，四處照射着，只見海底長着許多奇形怪狀的海草，一隻重約五百餘磅的大海龜正伏在一塊岩石上瞌睡，牠身邊有不少魚來回游弋。像這種只有在電視記錄片才看得到的奇景，如今竟然親眼目睹，幾疑自己是在夢中。

不一會，三人面前呈現出一片海草林，那海草高與人齊，又闊又大，在海水中飄盪着，內裏漆黑一片，便像是鬼域一般。

居浩然領前向那片海草林游過去，無數的魚兒在內穿梭游動，三人經過之處，慌忙向外逃竄。

曾婉玲取出一把小刀，割下一小片海草，放在潛水衣上的小袋中。

這時，王小克發現居浩然頭下脚上，正向下面潛游下去，他生怕離羣，急忙跟上前。

由於王小克未曾受過嚴格的潛水訓練，所以越潛下去，呼吸便越來越困難。

望着曾婉玲浮凸玲瓏的身材，王小克心中想：已然像曾婉玲這樣的女流之輩也可以潛下去，自己難道便不能了？

他好勝心切，加快了速度，向居浩然追過去。

居浩然潛游了好一會，才在一塊海草牀上停下來，向不遠處一指。

王小克循着他的手勢望去，只見黑暗世界中，忽然有幾盞紅色小燈閃動着。

那紅色小燈的燈號十分模糊，也分不出究竟有多遠。居浩然打着手勢，王小克這才知道那是海底兩百五十尺的深水實驗室。

王小克暗自將距離估計一下，發現那深水實驗室離自己處身之地，起碼有七八十呎之遠，換言之，自己現在是在海底一百六七十呎左右。

即使在這種深海呼吸已感困難，耳際也傳來了「嗡嗡」聲，眞不敢想像生活在二百五十尺，甚至更深的海底下是怎樣一種滋味了。

居浩然拿着射燈四處照射一番，示意返回基地，但曾婉玲却搖着頭，示意還要多逗留一會。

居浩然的態度十分堅決，領前向基地的方向游了過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上。

曾婉玲這才無可奈何地跟了上來。游了好一會，眼看基地的閃燈在前，居浩然倏地停了下來，指住前面一條大魚。

王小克循着他手勢望去，原來是一條六七尺長的鯊魚，不由大驚失色。

那鯊魚發現了三人的踪跡，掉首向他們游了過來。曾婉玲大驚失色，游上前去，緊緊地靠着居浩然。

居浩然打着手勢，示意兩人不可慌張，跟着把射燈對正了向前游來的鯊魚。

王小克和曾婉玲，也抬起了射燈，射住鯊魚。

那鯊魚被强烈的燈光射住，搖了搖尾，向上游去，不一會隱沒在黑暗的海水中。

居浩然這才領前游去，却不斷留意四週的動靜。

不一會，基地已經在望，三人不約而同地加快了速度，游進了「防鯊閘」。

那「防鯊閘」是一道圍住基地支持四週的鐵柵，當中有一個出口。

三人進了「防鯊閘」後，立時把閘門關了上來，然後向後望去，赫然看到有三四條巨大無比的鯊魚，正在附近游弋。

居浩然向上指了一指，示意上去。

三人游上基地的壓力艙後，這才吁了一口氣，王小克覺得剛才那一幕實在有驚無險，那鯊魚看來似乎並無傷人之意。

居浩然解下面罩，道：「好險。」

「居博士，那條鯊魚好像並不兇嘛！」王小克道。

「不兇？」居浩然苦笑了一下，道：「那是最兇狠的吃人鯊！」

「可是剛才牠並沒有向我們展開襲擊哩！」王小克道。

「那是牠想召集多點同伴才採取攻擊，」居浩然道：「據我們研究所得，不但人類在進化，所有的生物也在進化，牠們都比以前聰明了，明白團結便是力量，而且，不打無把握之仗。」

他頓了一頓，又道：「剛才若不是我知道情勢有點不妙，提早回來，等牠召集了同伴後，我們就只有聽天由命了！」

「你……你怎知道情勢不妙？」王小克詫異地道：「那時根本還沒有鯊魚出現啊！」

「憑這個，」居浩然指着自己的頭腦，道：「第六感覺！」

曾婉玲脫下了潛水衣，站在花洒前淋一淋身子，一邊用毛巾擦着。

王小克望着她誘人的胴體，不由痴了。

他偶爾向居浩然瞥了一眼，見他目不邪視，對於曾婉玲美妙的身材，似乎一點都不動心，暗想他們大概對慣了，因此毫不覺得奇怪。

三人冲洗完畢穿上衣服，曾婉玲親熱地挽住居浩然的臂彎，膩聲道：「咱們去喝杯酒禦寒怎樣？」

居浩然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有沒有興趣？」

當居浩然向王小克問話的時候，王小克留意到曾婉玲臉上不悅的神色。

王小克何等聰明，他自然洞悉曾婉玲十分不歡迎自己這個「電燈膽」。

所以，他淡然一笑，道：「謝謝你了，我還是——」他話未說完，居浩然已經搭住他的肩膊，道：「來吧，我知道你可以喝的。」

王小克望了曾婉玲一眼，見她小咀微翹，顯出十分不高興的樣子。

剎那間，王小克不知答應好還是拒絕好，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居浩然已經拉着他向外走去。

三人來到了餐廳，伙記立時迎了上來，笑道：「回來啦？」

居浩然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道：「阿里，來瓶威士忌。」

「是。」

曾婉玲和王小克分別在居浩然左右坐了下來，伙記端上威士忌，還有一瓶沙濾水和一盤冰。

居浩然斟了三杯酒，拌了水和冰後，道：「來，大家乾杯。」

王小克舉起酒杯，從玻璃杯間望過去，只見曾婉玲深情無限地望住了居浩然，半個身子已靠在他的肩膊上。

然而，居浩然却毫無所動，和王小克碰了碰杯，道：「慶祝你第一次出海成功！」

王小克一仰而盡，忽然想起一事，道：「居博士，我……我可以抽烟嗎？」

「當然可以，」居浩然說着向阿里招了招手，道：「拿包香烟來。」

阿里拿了包香烟和火柴過來，王小克道：「居博士，你抽不抽？」

「不。」居浩然搖搖頭，笑着道：「在海底基地抽烟並不是種享受。」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

「由於氧氣比岸上多，因此燃燒的速度也快一倍，」居浩然笑道：「一根烟不一會便燒光了。」

王小克取了一口燃上火，果然只吸了一口，便燒去了幾公分。

居浩然淡淡一笑，道：「這樣一根香烟可以抽多久?哈哈!」

曾婉玲喝着悶酒，一聲不發。

「曾小姐，你的潛水技術很不錯哩!」王小克笑着說道。

曾婉玲淡淡一笑，凝視着居浩然，道：「我們不如入房喝吧•」

「房間太小，容納不下三個人。」

「這位王先生，可能要休息了——」曾婉玲說着，深意地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是嗎?」

王小克會意，連忙道：「是的，是的!」

曾婉玲這才向王小克感激地一笑，道：「你看，人家要休息了，到我房裏去吧。」

「今天不行。」

「爲什麼?」曾婉玲臉上，透着失望的神情。

「晚上我要做一個報告。」

「那可以留待明天才做。」

「今日事今日做，」居浩然道：「從事我們這種研究工作的，應該格守這個座右銘。」

說罷，他仰首乾了杯中的酒，道：「走吧，你也該休息了。」

三人離開了餐廳，居浩然朝着王小克問：「你認不認得路回自己的房間?」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我們不是隣居麼?」

居浩然「啊」地一聲，道：「對，我差點忘記了!」轉頭向曾婉玲道：「明天見。」

曾婉玲幽怨地望了他一眼，轉身走了。

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背影在甬道轉角處消失，詫異地問：「她不是住在宿舍嗎?」

「由於她是唯一的女性，李館長安排她在實驗室旁邊的一個房間住。」

回到房間後，王小克和衣躺到床上，眼前浮現出曾婉玲那美妙的身材和胴體。

像曾婉玲這樣漂亮年輕，身材美妙而且有學士學位的女孩子，應該是男人追求的對象。然而，她對居浩然的一切，却應了一句老話：神女有心，襄王無意。

爲什麼居浩然對這個美貌絕倫，深情欵欵的曾婉玲毫不動心?王小克實在猜測不透。

他替自己解釋：也許像居浩然這樣年輕而有成就的學者，已經把全副精神灌注在學術上面，無暇顧及兒女私情了。

× × ×

李館長站在馬蹄型餐枱的中間，神情十分嚴肅，道：「各位，我要向你們宣佈一個不幸的消息，陳鳳美博士已經證實遇難，她的屍體亦已撈上岸，並已由她的家人認領——」

李館長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王小克向在座十一位研究人員望去，只見人人臉上，露出驚詫的神色，只有吳伯泉一人垂着首，神情悲慟。

「李館長，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一個紅光滿面，半垂着頭，身材矮胖的男子站了起身，正是生物學家馮裴。

「馮博士，請問。」

「陳博士是因何遇難的?」

「關於這一點，警方正在調查中，」李館長道：「候調查報告送來之後，我會向各位宣佈。」

「陳博士的遇害會不會和陸教授，柏德遜博士一樣?」居浩然問。

「居博士?你爲什麼會把陳博士的遇難聯想到這方面去?」

居浩然換了個坐姿，道：「事實上，『市立科學館』這半個月來，接二連三發生了那種令人心悸的謀殺案，任何人都會把它聯想在一起。」

「居博士，我承認你的聯想有理由，可是，我相信陳博士的死是意外。」李館長正色道：「否則，在座各位都會成爲嫌疑犯了。」

此言一出，餐廳裏立時起了一陣哄然，衆人交頭接耳竊竊私議着。

李館長清了清喉嚨，道：「唯一可以安慰的是陳博士在我們這次研究計劃中，實際上並沒有擔任什麼重要的任務，所以，她的死對我們的計劃，將不致有什麼嚴重的影响——」

他說到這裏，深意地望了吳伯泉一眼，道：「吳博士，人死不能復生，我衷心希望你節哀順變，繼續你的工作。」

吳伯泉輕輕地點着頭。

李館長指着王小克，道：「這位是我們的特別貴賓王小克先生，他將在海底基地中，和我們一塊兒度過一個月的時間。」

衆人聞言眼光紛紛向王小克射去，眼光中充滿了疑惑之色。

王小克心底下明白，他們是在懷疑自己的身份;像「市立科學館」這樣高級的研究院，「特別嘉賓」竟然不是諾貝爾奬金得奬者或者博士教授之類，而竟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也難怪他們懷疑。

「這位王先生年輕有爲，對深海潛水很有……很有經驗，所以，我們決定請他和我們在一起，進行這一次空前的計劃。」

衆人的疑惑終於被李館長的解釋消除了一些，但仍然有人心存疑問。

「從明天開始，我們的深海探險計劃卽將展開，希望各位努力合作，創造一個嶄新的紀錄。」

接着，衆人提出了許多技術性和學術性的問題，王小克根本是個門外漢，對於那些專有名辭一竅不通，不由感到納悶。

幸好不一會立刻開始進餐，衆人的話題這才轉到其他方面。

王小克見沒有人理會自己，只好埋首吃着東西一聲不發。

吃過飯後，衆人紛紛散去，王小克上前想和李館長說幾句話，不料他匆匆忙地走了。一瞥眼間，只見曾婉玲跟着居浩然之後，向外走去，急忙跟了上前。

眼見曾婉玲似乎和居浩然談些什麼，王小克不好意思上前打岔，只是遠遠地跟在後面。

不久巳來到居浩然的房門前，兩人踏了進去，王小克正打算開門進入自己的房間，忽聽居浩然大喝一聲：「不要!」

那一聲充滿了憤懣和不滿，王小克心中暗暗詫異，像居浩然這樣有學問的學者，怎會對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這樣粗聲呼喝。

他左右望了一眼，見甬道上並沒有人，於是把耳朶湊近過去竊聽究竟。

「浩然，你——你爲什麼總是對我這樣子?」是曾婉玲微顫的聲音。

「婉玲，我早說過了，這是很重要的研究，」居浩然把聲音轉柔，道：「我們應該全心全力來完成這次研究，不該把時間精神花在其他方面。」

「我知道，可是……可是人是感情的動物，」曾婉玲幽怨地道：「你……你難道不知道我的心?」

居浩然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是目前在我心中只有海洋，研究和實驗!」



「你——」

「婉玲，快回去你的工作岡位吧，」居浩然道：「我要爲明天的行動準備一下了。」

「明天你要和賈德明博士乘深海潛艇下去?」曾婉玲問。

「是的。」

「你們將潛下多深?」

「照原定的計劃，一千呎，或許不止。」居浩然答。

「浩然，我——我有點擔心。」

「擔心?擔心什麼?」

「科學館近來發生了幾件莫明奇妙的兇案，尤其是陳博士之死，我……我看兇手一定在這基地中，說不定有一天他會向我們下手。」

「我也是這樣想，」居浩然猶豫了一下，道：「唉!擔心不了這許多的，還是專心研究工作吧。」

曾婉玲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那麼我走了。」

「唔。」居浩然只淡淡地應了一聲。

王小克發現曾婉玲要離房，急忙打開自己的房門，閃身入內。

他躺在床上，閉起了眼睛，想起周探長交托自己的任務來。

在這個海底的基地中，怎樣調查眞兇?向誰下手?如果未來的兇案發生在外面的深海中，那便如何是好?

不過，現在還是自己踏上這座海底基地的第二天，只有先瞭解一下身邊的情形，才是道理。

他一念及此，立時爬了起身，打開房門，來到居浩然房間門前。

在門前猶豫了一會，王小克才伸手去輕輕敲門。

然而，房裏沒有人應他。

幾分鐘之前，曾婉玲才從居浩然房中離開，照說，居浩然應該在房中的。

「居博士!」王小克叫了一聲。

房裏寂靜無聲。

王小克心下一動，伸手搭住門柄，房門沒有上鎖，一扭便扭開了。

他探頭進去一看，這才舒了一口氣，房裏床上被褥整齊，並沒有自己想像的伏屍床上的鏡頭。

然而，居浩然竟然不在房裏!

——他到那兒去了?

在一二分鐘之後，居浩然尾隨曾婉玲離去，看來他剛才是故意支開了曾婉玲，單獨出外的。

王小克眼珠一轉，決定看看居浩然會到什麼地方去。

他左右望了一眼，向前走去，來到甬道盡頭，先到餐廳望了一眼，裏面一個人也沒有，伙記正伏在櫃面上打瞌睡。

既然居浩然不在餐廳，那麼，他一定在實驗室中。王小克轉身向右邊走去。

沿着圓型的甬道向前走，兩旁隔不遠便有一道門，門上都裝着透明玻璃，使外邊的人都看得到裏面的情形。

王小克經過三個實驗室，裏面都有人在做實驗，但並沒有居浩然的影子。

「王先生!」忽然有個聲音自後叫住他。

王小克轉頭一看，是賈德明博士，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想幹什麼?」賈德明問。

「沒……沒什麼，我隨意走走而已。」

「這一帶是實驗室，只准許科學人員進入，」賈德明臉上雖然露着笑容，語氣之中却含着警惕的意味，道：「其他人等是不准踏進半步的。」

王小克困窘地一笑，道：「我在找居浩然居博士而巳。」

「他不是在房間裏嗎?」

「沒有。」

「也許到洗手間去了。」

「賈博士，他會不會離開基地，到外面巡遊去了?」王小克問。

賈德明望了望腕錶，道：「這時還不是出巡的時間，他不會出去的。」

「謝謝你。」

王小克說罷轉身離去，心中暗自詫異：「居浩然到那裏去了?」

他重新來到宿舍的甬道，忽見不遠處一道房門之前，有人背轉着身子，正自一個房間之內出來，輕輕地帶上了房門。

那人的動作是如此鬼祟，王小克心下一慄，急忙趕上前去。

可是，當那人抬起頭來時，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他是居浩然!

居浩然也看到了王小克，臉上露出尷尬的神色，向他一笑。

「居博士，我正在找你!」王小克不動聲色地迎上前。

「是麼?」居浩然緩應着，臉上神色閃爍不定。

王小克向那道房門一望，問道：「你來找人聊天?」

「啊，是的，是的，」居浩然的神態巳恢復正常，道：「你找我幹什麼?」

「聊聊天。」

「好，那麼到我的房間來吧，」居浩然親熱地搭着王小克的肩膊，說道：「我房間裏有酒!」

兩人進了房間後，居浩然替王小克斟了一杯酒，道：「小兄弟，如果你當我是朋友的話，我有幾句話想提醒你。」

王小克見他面色鄭重，心下暗自詫異，問道：「什麼話?」

「老實說，你這次下來這裏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目的是想查明殺害陳博士的兇手，是不是?」

王小克心頭一跳，他怎會知道?

「陳博士的屍體是你發現的，對不對?」居浩然又問。

「——不錯。」

居浩然斜眼打量着王小克，笑道：「倒瞧不出警方有你這樣的小偵探!」

「我並不是警務人員。」

「哦?那你爲什麼會來做這種事?」居浩然道。

王小克張大了口，却說不出話來，這件事有必要向他解釋嗎?

「小兄弟，你很奇怪我爲什麼會知道這些東西，對不對?」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剛才我從吳伯泉博士房間裏出來，」居浩然道：「是他告訴我的。」

王小克這才釋然，吳伯泉上「旭日號」見過周探長，又見自己和周探長在一塊，因此作了這個推斷。

「這是不是事實?」居浩然又問。

「是的。」王小克無可奈何地笑道：「現在基地中的人都知道了嗎?」

「我看還沒有，」居浩然凝視着王小克，道：「你是不是要把它保密?」

王小克無可無不可地聳着肩，道：「如果有可能的話，當然是保密的好。」

「那你放心好了，我絕不會向別人提起，」居浩然道：「你的身份只有吳博士，我和館長知道。」

「謝謝你了。」

「不過我有句話想跟你說，」居浩然忽然正色道：「那有助於你查緝眞兇！」

「哦？」

「首先，你要認識基地中所有的人員，包括那十幾個潛水員和雜工在內。」

王小克點着頭。

「這一點我可以帮你的忙，」居浩然又道：「然後，你要儘量和他們多接觸，暗中觀察，看看誰才是眞兇。我對偵探很有興趣，老實說，在科學館時，我已經暗中留意了，因爲兇手曾經襲擊過我——」

說着，居浩然摸了摸腦際，似乎那個被擊傷的部位仍然疼痛一般。

「你有沒有綫索？」

「我畢竟不是專業人材，」居浩然苦笑着說：「而且想來想去，也想不到誰有五呎九吋高。」

「哦？」

「你不知道嗎？那個襲擊我的兇手有五呎九吋左右的高度。」

王小克「噢」地一聲，腦際間迅速地想着自己所見的那十一個科學家，馮裴又矮又胖，絕對不會是他了，程晴，方以華和丁濟泉身材適中，也不大可能，惟一高度近五呎九吋的，只有海洋生物學博士曹志豪。

可是，曹志豪有沒有謀殺陸敎授，柏德遜博士，襲擊居浩然和殺害陳鳳美的動機？

王小克過目不忘，眼前浮現了曹志豪高大壯碩的身材和樣貌；他國字方面，皮膚黧黑，不苟言笑，在李館長主持的午餐會議中，根本未曾發過一言。

「你在想什麼？」居浩然問。

「我——」王小克正想將自己的感想說出來，房門忽然「篤篤」地响起來。

居浩然叫道：「進來。」

門開處，出現在門口的是吳伯泉，他一眼瞥見了王小克，神色一變，又縮回頭去，並且把門關上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吳伯泉爲什麼一看到自己便慌忙離去？

居浩然望了王小克一眼，起身打開房門，向外叫道：「吳博士，什麼事？」

「沒……沒什麼，」吳伯泉道：「我轉頭再來找你。」

居浩然這才把門關上，向王小克聳了聳肩，苦笑一下，道：「他對你沒有什麼好感。」

「在科學館這許多同事中，吳伯泉博士和你的感情算很不錯的了？」王小克問。

「大家還談得來，」居浩然道：「好吧，你回去吧，我也要工作了。」

王小克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他已經有了頭緒了。

## 海底基地　又生慘案

李館長神色莊重，站在儀表板前，凝視着四副閉路電視的螢光幕。

螢光幕上是「深海探險號」小型潛艇的傳眞，正停泊在氣壓艙裏，艙蓋打開着。

另一個螢光幕是「深海探險號」的內部情形，另兩個螢光幕便是海中的情形，鏡頭自動地作着一百八十度的移動。

王小克站在李館長身畔，注視着螢光幕，另外五六個科學館的人員，分別坐在儀表板前面，控制着複雜的儀器。

地質學博士劉志堅轉過頭來，道：「館長，時間到了。」

李館長答應一聲，拿起一具咪高峯，道：「你們可以上艇了。」

王小克向螢幕望去，出現了居浩然，賈德明和曹志豪三人。

三人先後下了潛艇，關上艙蓋。

「啓航吧，」李館長拿着咪高峯，道：「祝你們成功。」

潛艇逐漸向下沉去，氣壓艙裏的水面起了一陣波動，潛艇終於不見了。

跟着，第一塊螢幕上的潛艇內部情形，忽然一陣模糊，大概是發射的電波漸趨微弱的關係。王小克發覺背後有脚步聲傳來，轉頭一望，正是曾婉玲。

曾婉玲凝視着螢光幕，道：「他們成功啓航了？」

「唔。」李館長應了一聲。拉了張椅子坐下來，面對着螢幕。

王小克站在一旁，默默地望着螢光幕。李館長側頭望了他一眼，忽然問道：「王先生，你對我們這一次的探險瞭解多少？」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不多。」

李館長指着螢幕上三個模糊的人頭，道：「他們將潛下海底一千呎，掘取海底的岩石上來化驗，以證實地球陸移之謎。」

他頓了一頓，又道：「在地球表面，海洋和陸地所佔的比例是七對三，你明白嗎？」

王小克點着頭。

「海洋是連結的，陸地則分成幾塊。海洋最深處超過一萬公尺，平均深度爲三千六百五十公尺，陸地上最高峯爲八千八百四十公尺，平均高度爲七百三十五公尺，由此可見海底高峯要比陸上高峯多出兩萬公尺——可惜的是，人類從來不曾去過那麼深的深海查勘過。」

他燃上一口烟，又道：「根據『大陸移動說』，我們知道海洋底的結構是鹽基性岩；大陸的構造則爲酸性岩，其厚度各爲三點五及二點七，因此酸性岩在較重的鹽基性岩上移動和分裂，這種假說已經越來越被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證實，我們這次組織了這個探險隊的目的，便是想進一步瞭解這科學說。」

王小克點着頭，關於這科學問，他是一竅不通，但李館長的解說却令他聽得津津有味。

「在這次的計劃中，我們非但試行探究地殼的起源，金屬礦藏如何形成，以及海底火山活動情形，甚至想一窺深海下的動植物的生態情形。」

李館長才說到這裏，手中的香烟巳經燒盡了，他把烟蒂按熄，道：「這方面的研究，需要深海潛艇，要潛到普通潛艇無法到達的深度中去工作。」

「他們可以走出潛艇來嗎？」王小克插口問。

李館長搖着頭，道：「說來也眞奇怪，深海比太空更爲兇險，在太空中，太空人可以離開太空船四處走動飄浮，但在深海中，便不成了！」

「爲……爲什麼？」

「你試想想好了，一個人在一千呎海底之下，身上承受的水壓力會多大？只要一離開特製的潛艇，恐怕五臟六腑都要被壓碎成爲齏粉了！」

「可是我看在一千呎海底下一定有魚類活着吧！」王小克道。

「不錯，甚至更深的海底下，也一樣有生物的存在。」

「牠們爲什麼承受得起水壓？」

「這就是造物者的奇妙了，」李館長道：「總之我們人類做不到。」

「那麼深海探險者怎樣工作？」王小克道：「你剛才不是說過他們要掘取深海的岩石上來作化驗嗎？」

「深海潛艇上有機械臂，它甚至可以拾起



一根針。」

王小克這才釋然。

李館長又道：「在黑沉沉的海洋處，有一次被稱在『地球上最重要的地質學地區中』進行的三年計劃，三年計劃的全名是『法美中部海洋海底研究』，英文字每一字的第一個字母串成的簡稱是ＦＡＭＯＵＳ，參加工作的深水潛艇有美國的『愛爾文』號和法國的『阿基米德』號及『賽阿納號』，我們並不隸屬ＦＡＭＯＵＳ，但我們的研究工作和計劃，却要比他們更深入。」

李館長說到後來，神情極是自豪，接着又道：「如果我們這次有什麼特別發現的話，Ｈ埠的『市立科學館』，將會得到世界上最高榮譽了！」

王小克聳然動容，聽李館長這樣說，他所主持的海底探險的確是一樁偉大的舉動。

正因爲如此，王小克越發覺得半個月前的兇殺案，以及前兩天陳鳳美遇害的事，絕不能够再發生下去，那會影响人心，和整盤的計劃的。

說話時，深海潛艇不斷有訊息傳了上來，他們巳經潛到海底五百呎左右了。

「太奇妙了！」是居浩然的聲音：「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景色！」

李館長拿起了咪高峯，道：「居博士，你發現了什麼？」

「五光十色的海草，還有會跳舞的貝殼，啊！是一隻鷄冠魚！」

「把你所見的拍攝下來，」李館長道：「那對我們的研究也許有用途。」

「是。」

「李館長，他們要多久才上來？」王小克問。

「大約三個小時，」李館長答完又補充了一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我們巳經在七百呎深了。」賈德明的聲音自擴音器傳了上來。

「有沒有受到什麼阻力？」李館長凝視着螢幕問。

「沒有，一切很順利。」賈德明答。

「我們來到了沙漠地帶，」居浩然叫了起來，道：「全是一望無際的黃沙！」

王小克愕了一然，說道：「海底也有沙漠嗎？」

李館長點着頭，道：「這就是陸移學說的最有力證據之一！」

只聽居浩然繼續報告：「我們又開始潛下去了，八百呎，八百五十呎，九百呎……」

就在這個時候，擴音器傳來一陣「沙沙」聲，跟着，聲音中斷了。

李館長雙眉一揚，調弄着儀器，道：「深海探險一號，深海探險一號快回答，你們現在怎樣了。」

然而，擴音器一片沉寂，沒有回答。

「深海探險一號，這是海底基地，」李館長神色緊張，道：「快回答！」

擴音器依然一片死寂，螢幕上的影像也幾不可見了。

負責通訊系統的劉志堅道：「館長，我們和深海探險一號的訊息中斷了。」

「爲什麼？快查出原因來！」

劉志堅不斷撥着儀器，道：「我看是受磁場影响，他們潛得太深了！」

「不，這是不可能的。」李館長親自上前調弄着儀器，然而，通訊系統依然一片沉寂。

「他們一定是遭遇了意外！」吳伯泉霍地站直起身，神色張惶地道。

曾婉玲俏臉上也露出了驚惶的神色，望定了李館長，等待他的意見。

「別緊張，」李館長恢復了鎭定，道：「你們繼續嘗試和深海探險一號聯絡。」

「是。」劉志堅答道。

可是，經過半個多小時的聯絡，深海探險一號的踪跡仍然渺杳。

曾婉玲越來越是擔憂，瞪大了一雙美眸，凝視着螢光幕。

然而，螢光幕上影像模糊，根本看不到任何東西。

「李館長，我們非展開援救計劃不可！」曾婉玲向李館長望去。

李館長緊閉着唇不出聲，曾婉玲又道：「李館長，你要趕快下決定，他們的氧氣只够五個小時應用，現在巳經過了一半啦！」

然而，李館長仍然不出聲。

通訊控制室內鴉雀無聲，人人都望着李館長，等待他的示下。

「劉博士，從一千多尺的海底上來需要多少時間？」李館長忽然問。

「如果正常速度上昇的話，大概需要十五分鐘。」劉志堅答。

「那麼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可是萬一他們發生了意外呢？」曾婉玲緊握着拳頭，道：「我們不能坐視不救呀！」

「我們再等一會看看。」

「還等！」曾婉玲焦急地道：「我們必須爭取每一秒鐘的時間！」

「曾小姐，這裏的一切由我主持，」李館長道：「如果我認爲必須下去救援的話，不用任何人吩咐我！」

「可是——」

曾婉玲的話未說完，便被吳伯泉打個手勢阻止了，他低聲道：「曾小姐，我們都和你一樣焦急，可是這件事必須從長計議！」

「還用得着從長計議麼？」曾婉玲不悅地道：「我們還有深海探險二號，可以立即啓航下去救人。」

「當然可以，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深海探險一號遭遇了什麼意外，如果是機件方面的故障，這樣子貿貿然下去，必然會犯上同樣的錯誤，作了無謂的犧牲！」

「如果你們怕作無謂犧牲的話，由我單獨一人駕駛深海探險二號下去便了，」曾婉玲說道。

「曾小姐，你以爲我們都是貪生怕死之人嗎？」吳伯泉望了李館長一眼，道：「現在只是要靜觀其變，然後才決定採取什麼措施而巳，再說，深海潛艇必須由三個人合作操縱才行，你一個人濟得了什麼事？」

曾婉玲這才無話可說，可是看她的樣子，巳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王小克不是「市立科學館」的人，對於「深海探險一號」的行動計劃又一無所知，他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觀察各人的動靜。

「李館長，」劉志堅插口道：「如果再過半個小時後仍然沒有他們的動靜，我看我們是應該採取救援計劃了。」

李館長緩緩地點着頭。

操縱室的工作人員屏氣靜息，看着劉志堅不斷地向「深海探險一號」呼號。

半個小時就像一個世紀之久，但還是過去了，曾婉玲急不及待地道：「李館長，我們應該採取行動了！」

李館長緊皺着雙眉，沒有作聲。

「李館長，」曾婉玲情不自禁地大叫一聲，道：「你還在等什麼！」

李館長嘆了一口氣，道：「丁博士，方博士和程博士準備吧！」

「我也去！」曾婉玲叫起來。

「不，你留在基地中！」李館長道：「他

們三位可以勝任了！」

曾婉玲趨上前要和李館長據理力爭，又被吳伯泉拉住了。

「曾小姐，李館長的決定是對的，」吳伯泉道：「你太過關心居博士的安危，難保會作出不妥的決斷，所以還是讓他們三個下去比較安全。」

曾婉玲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這種道理一想便明，於是不作聲了。

當丁濟泉，方以華和程晴三人離去時，螢幕一閃，竟然現出「深海探險一號」的內部情形來。

跟着，擴音器傳出居浩然的聲音：「深海探險一號向基地呼號，你們聽得到嗎？」

李館長雙眉一揚，從劉志堅手中搶過咪高峯，道：「這是基地，我們聽到了，你們的情形如何？」

「很好，」居浩然說道：「我們現在正欲回航！」

衆人聞言大喜，李館長急忙命令丁濟泉等三人取消援救行動。

這時，螢幕上的「探險一號」內部情形越來越清楚，甚至可以分辨得出居浩然等人的面貌了。

「居博士，剛才的通訊系統，爲什麼會突然中斷？」李館長問道：「是否突然發生了故障？」

「不，」居浩然的聲音透着興奮，道：「我們的通訊儀器完全正常，沒有任何故障。」

「那麼爲什麼剛才我們接收不到你的訊息？」李館長問。

「我們同樣也接收不到你們的訊息。」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這個——」居浩然沉吟了一下，道：「李館長，有關其中原因，等我們上來後才向你作報告如何？」

「好吧。」

劉志堅望着一個儀器，一面將「深海探險一號」的深度報告出來。

十餘分鐘後，「深海探險一號」已升上四百多呎，眼看不久便可抵達基地了。

曾婉玲大爲興奮，轉身離開操縱室，出去迎接素心人平安歸來。

李館長見「深海探險一號」已逐漸接近海底基地，這才轉身進去，道：「讓我們去聽聽他們在海底有什麼奇遇吧！」

衆人聞言紛紛站立起身，隨着李館長向外走去，只有劉志堅仍然留在操縱室內和「深海探險一號」保持聯絡。

王小克也隨着衆人來到壓力艙，只見杏黃色的深海潛艇艙蓋，已經冒出水面。

當潛艇泊定後，艙蓋打開，自內冒出一個頭來，正是居浩然。

居浩然滿面驚喜之色，迅速地爬出了潛艇，跟着便是賈德明博士和曹志豪博士。

曾婉玲迎上前去擁抱居浩然。可是，居浩然輕輕把她推開，向李館長走去，道：「李館長，我們此行的收穫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他話才說到這裏，賈德明博士上前碰一碰他，並且向他打了一個眼色，居浩然聲音戛然而止。

「李館長，我們想和你單獨談談此行的收穫，可以嗎？」賈德明問。

「爲什麼？」

賈，居，曹三人對望了一眼，居浩然道：「我們的發現是不宜公開的，所以——」

李館長不待他說下去，便道：「好吧，那麼請到我的房間裏來。」

衆人見他們無恙歸來，均感快慰，擁簇着三人向外走去。

李館長領着居浩然等三人進入自己的房間，而且把門關上了。

「曾小姐，你猜他們發現了什麼？」王小克好奇地問。

曾婉玲迷茫地搖望頭，道：「我怎會知道？」她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深海下是第二個世界，即使他們有什麼令人意料之外的發現，也不足爲奇。」

王小克對海洋的認識不深，因此，他的幻想更加充滿了神秘和好奇。

曾婉玲深深地吁了一口氣，道：「只要他們平安歸來，那便行了！」

王小克見曾婉玲對居浩然一片情深，但居浩然對她却似乎冷冷淡淡地，那從剛才一幕可以看得出來，不由暗暗爲曾婉玲可惜，像這種單方面的感情，如果繼續發生下去的話，必然是個悲劇。

曾婉玲望了望腕錶，道：「他們已經關在房裏半個多小時了，爲什麼還不出來？」

「也許他們的報告，特別長呢？」王小克道。

「不會的，」曾婉玲說道：「每次出勤回來，最多只要十來分鐘，作簡略的報告，至於比較詳細的書面報告，才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書寫。」

王小克也站得有點累了，道：「曾小姐，我看咱們還是不必等下去了。」

曾婉玲白了他一眼，道：「你可以走呀，沒有人要你在這裏等！」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不陪着你等的話，你豈非悶死了？」

「誰要你陪？」

說話時，李館長的房門忽然打了開來，居浩然領先踏出房間，一面向內說道：「就這樣決定吧！」

「是的，」李館長道：「就這樣決定。」

曾婉玲迎上前去，抓住居浩然的臂胳，道：「決定什麼？」

「這是工作上的秘密，」居浩然神態十分輕鬆，笑道：「恕不奉告。」

「瞧你！」曾婉玲白了他一眼，道：「故作神秘，鬼鬼祟祟，莫非是些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王小克一直望着居浩然，見他聽罷曾婉玲那句話後，臉上忽然一紅。

李館長把三人送了出房後，立時又把房門關上了。

賈德明和曹志豪肩並着肩向宿舍那邊走去，居浩然看到了王小克，道：「喂！你在這裏幹什麼？」

王小克踏上前去，道：「等你。」

「哈哈！你對我眞好！」居浩然上前搭住王小克的肩膊，說道：「咱們喝一杯去，好不好。」

「好呀！」

三人在甬道的後面，站着一人，一雙烱烱的眼光，正望定了居浩然——那是吳伯泉！

居浩然當然看不到吳伯泉，只顧向前走着，不一會來到餐廳。

居浩然叫了一瓶酒，和王小克，曾婉玲喝着。

「浩然，你們在海底發現了什麼？」曾婉玲再也忍不住了，仰首問。

「你想知道嗎？」居浩然反問。

「我也想！」王小克搶着說。

居浩然搖着頭，道：「對不起，這是高度秘密，李館長關照過我們不許洩漏。」

「可是大致上可以說一說呀！」曾婉玲追問。

「不行，」居浩然的語氣才十分堅定，道



：「不能說。」

「哼！你不說我等一下問賈博士。」曾婉玲賭氣地噘起了嘴。

居浩然仰首哈哈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曾婉玲摸不着頭腦地問：「有什麼好笑的？」

「婉玲，是賈博士提議向李館長作私人報告的，」居浩然說道：「同時，暫時保守秘密的提議，也是賈博士提出來的，他怎麼會告訴你？」

「那麼我可以問曹博士。」

「曹博士是個聽話的人，他既然答應了我們，不向第五人提片言隻語，一定也會保守諾言。」

王小克的好奇心被他挑引了起來，但他心底下明白，無論如何都難以套出其中究竟了。

曾婉玲却俏起了咀，賭着氣道：「不說就不說，有寶麼？」

居浩然淡淡一笑，只是喝酒。

半晌，他眯着眼睛望定了王小克，道：「你的事有了什麼進展？」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說道：「一點也沒有。」

曾婉玲好奇地問：「什麼事？」

「這又是一個秘密，」居浩然朝王小克深意地一笑，道：「說不得！」

曾婉玲「哇」地一聲，站了起身，頭也不回地離開餐廳。

「居博士，她生氣了！」

「別理她，」居浩然舉起杯酒，說道：「她經常喜歡發發小姐脾氣，咱們來喝酒才是眞的！」

王小克和他碰了碰杯，腦中念頭忽然一閃，暗忖：倘若灌醉了居浩然，也許可以使他醉後說眞言，把他在深海底下的發現說出來？

然而，看居浩然的酒量，似乎又不是一時半刻之間可以把他灌醉的。

王小克心中轉着念，居浩然却伸了個懶腰，道：「不行，要去睡個午覺，昨天晚上記掛今早的事，沒有好睡。」

說罷，逕自站了起身，道：「走吧。」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站了起身，隨着居浩然離開了餐廳。

來到居浩然的房門前時，王小克道：「今天晚上再和你喝酒。」

「好！」居浩然一面答應着，一面打開房門。當他一踏進房時，王小克聽到他輕輕「咦」地一聲，跟着低呼道：「是你！」

王小克心下好奇，正想看看是誰在居浩然的房中時，房門已經關上了。

居浩然房中是誰？王小克腦際旋卽閃現出一個人來——吳伯泉！

從居，吳兩人的感情看來，似乎是最要好的朋友，也許吳伯泉也想聽聽居浩然在深海下有什麼奇遇吧？

一念及此，王小克心頭不由一動，暗想也許居浩然會對吳伯泉原盤托出呢？

他沉吟了一下，決定在外面檢個便宜，聽聽居浩然的深海奇遇。

他左右望了一眼，甬道上沒有人，於是俯身下來，把耳朵貼上門扉。

只聽居浩然問道：「阿泉，幹什麼？」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居浩然房中的人是吳伯泉。

「浩然，你知道嗎？當你們的訊息中斷時，我……我擔心死了。」吳伯泉道，聲音微顫，透着無限的感情。

「你也會擔心我？」居浩然冷冷地道。

「浩然，你……你爲什麼會說這種話？」吳伯泉聲音微顫，道：「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會擔心你的安危呢？」

「起碼還有個曾婉玲，」居浩然道：「我相信你看得出來，她很愛我。」

「——」吳伯泉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浩然，你不要騙自己了，你根本不愛她。」

「你怎知道我不愛她？」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吳伯泉道：「你不曾愛過她。」

「那是以前，不是現在。」

「什麼！」吳伯泉聲音微顫道：「你……你……」由於情緒的激動，下面的話竟是說不下去了。

「阿泉，但願你瞭解我當日的心境，」居浩然道：「我比你傷心十倍。」

「我明白，」吳伯泉輕輕地吁了一口氣，低聲道：「我明白的。」

「你明白就好了。」

「浩然，以前的事既已過去算了，」吳伯泉道：「我們以後誰也不要再提。」

「可是事實上並未過去。」

「我知道，」吳伯泉道：「只要我們有決心，它一定會成爲過去的。」

「有這個可能嗎？」居浩然嘆了一口氣，道：「尤其那人出現後，這件事更不可能成爲過去了。」

「不要怕他，」吳伯泉道：「相信我，我可以應付他的。」

「用什麼方法？」

「不論用什麼方法，我都要除掉他！」吳伯泉斬釘截鐵地道。

「阿泉，如果你這樣做的話，事情只會越攪越大，」居浩然道：「你不能這樣做！」

王小克聽到這裏，隱約猜到他們話裏的意思，可是，他們所提的「他」究竟是誰？

驀地，他腦際念頭一閃，一顆心跟着怦然而跳，那人會不會是自己？

在這個海底基地中，惟一突然「出現」的除了自己之外，還會有誰？

爲了瞭解他們究竟在談論着誰，王小克決定再聽下去，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了腳步聲，王小克站直起身向後一看，來人是賈德明。

賈德明臉上透着疑惑的神情，道：「王先生，你——」

王小克赧然一笑，說道：「賈博士，你好！」說罷，急忙趨前打開了自己的房門，閃身入內。

他把房門關上之後，一顆心仍然怦怦地跳着。

剛才居浩然和吳伯泉的對話，一句一句地在腦際映現出來。

王小克首先肯定的一點是：居浩然和吳伯泉之間的關係非比尋常。

從居浩然的語氣聽來，好像故意用愛上曾婉玲博士來氣吳伯泉。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即令居浩然愛上了曾婉玲，和吳伯泉有什麼關係？他也是個男人！

如說居，吳兩人有同性戀的癖好，那麼，吳伯泉爲什麼會和陳鳳美訂婚？

一個和女孩子訂婚的男人，必然是一個正常的男人，那麼，居，吳兩人有同性戀癖好的假說這一點，便不成立了。

王小克仔細地回憶着吳，居兩人的對話，他告訴自己，他們兩人之間，存在着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可能和接二連三的兇殺案有關！

想到兇手可能是吳，居兩人之中的一個，王小克的一顆心又怦怦地跳了起來！

姑勿論如何，這是兩日來惟一得到的綫索

，自己必須細心地追查下去。

× × ×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才伸手去敲門。

「誰？」是居浩然惺忪的聲音。

「我，居博士。」

「進來吧。」

王小克一扭門柄，打開房門，只見居浩然斜靠在床上在搓揉惺忪的睡眼。

「對不起，我吵醒你了。」

「現在幾點鐘？」居浩然問。

「九點了。」

「什麼？」居浩然拿起案頭的腕錶，低呼了起來，道：「我這一覺睡了五個鐘頭！」

「今早你到深海潛行，精神一定十分疲倦了，」王小克笑道：「睡多了兩個小時也沒關係。」

「問題是今天晚上要失眠了。」居浩然苦笑道。

「肚子餓不餓？」王小克問：「要不要我陪你去吃點東西？」

「——好，」居浩然一骨碌爬了起身，到附屬的小小洗手間盥洗過後，道：「走吧！」

兩人來到餐廳，居浩然叫了一客牛扒，一道雜菜湯，王小克則叫了一瓶酒。

「王小克，」居浩然一面鋸着牛扒，一面道：「你這樣子一直跟着我是查不到什麼東西的！」

「可是有什麼法子？基地中的人沒有一個肯接近我。」王小克苦笑着說。

「那你就應該主動地去接近他們，」居浩然道：「否則叫什麼偵探？」

「居博士，我根本不是偵探，」王小克向他扮了個鬼臉，道：「你看我的樣子像嗎？」

居浩然笑了一笑，拿起酒杯喝酒。

王小克不斷替居浩然斟着酒，居浩然詫異地道：「怎麼啦？你想灌醉我？」

「喝醉了倒頭大睡便不會失眠了。」

「說得也是道理！」居浩然放下刀叉，拿起酒杯一仰而盡。

兩人喝了一會酒，大家都有點酒意了，王小克忽然問道：「對啦，居博士，你不用做書面報告嗎？」

「書面報告？什麼書面報告？」

「今天早上行動的報告呀。」

「不用！」居浩然笑着搖搖頭，道：「這是特別事件，用不着做報告。」

「可是曾小姐告訴我，你們每一次出動回來後都要做報告的。」

「這次不同以前的。」

「有什麼不同？」

「這個——」居浩然凝視着王小克，低聲問道：「你眞的想知道？」

王小克聞言大喜，連忙道：「是的。」

「哈哈！可惜我不能說給你聽！」居浩然哈哈笑着又乾了一杯酒。

笑聲中，忽然有人在背後道：「居博士，你喝够了！」

王小克沒有留意到有人走近，愕然回顧，站在背後的竟然是賈德明。

賈德明冷冷地望了王小克一眼，伸手搭住居浩然的肩膊，道：「居博士，你應該回去休息了。」

「我剛睡醒哩！」居浩然說着伸手要去拿酒瓶，不料卻被賈德明一把搶過，遞給伙記阿里，道：「阿里，拿走它！」

「是！」阿里急忙把酒瓶接過。

賈德明扶起居浩然，道：「來，我扶你回房休息吧！」

「不，我還沒喝够哩！」居浩然不悅地道：「賈博士，你不要這樣掃興成不成？」

賈德明俯首對居浩然說了兩句話，居浩然雙眉一揚，伸手揉了揉眼睛，道：「對！對！我差點忘記了，好吧，我不喝就是。」

王小克在旁鑒貌辨色，也知道賈德明是在提醒居浩然如果繼續喝下去的話會洩露機密，因此要他盡早回房休息。

在賈德明的摻扶下，居浩然回房去了，留下王小克呆呆地站在當地。

他想，賈德明必定暗暗在旁監視，否則他怎知道居浩然陪自己在餐廳喝酒？

這樣一來，自己絕難在居浩然身上查到什麼東西了。

「你喝不喝？」阿里拿着酒瓶走了過來，笑着問：「我陪你喝一杯怎樣？」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好啊，我正愁少了一個酒伴了。」

阿里大喜，拿了兩個杯子過來，一面倒着酒，一面道：「那些科學家之中，只有居博士一人喜歡喝酒，其他的都迷於工作，滴酒不沾唇，眞笨！」

王小克和他碰了碰杯，道：「這樣說來，居博士對工作的熱誠一定不及其他人了。」

「我是門外漢，我不大清楚，」阿里道：「不過居博士就在餐廳的時間比誰都多。」

「他總是一個人喝酒？」

「前幾天都有人陪。」

「誰？」

「一個是吳博士，一個是曾小姐。」阿里答。

王小克接着又問了些話，但阿里只不過是個侍者，對海底基地所知不多，這才知道找錯了對象。

兩人不知不覺間一杯一杯地喝下去，王小克酒量不大好，喝到後來，已經有暈陀陀的感覺。他知道如果再喝下去的話，必定會反胃嘔出來，於是站了起身，道：「不喝了！」踏着虛浮的脚步走回房，倒頭便睡。

這一晚他發了幾個怪夢，有時見海底一隻碩大無朋的怪物向自己襲擊，有時見吳伯泉拿着一把刀向自己追斬，忽爾，吳伯泉的臉孔變成李兆東館長……

翌日一早醒來，匆匆盥洗完畢，來到餐廳吃早餐，只見餐廳中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阿里在抹着枱櫈。

「阿里，人都到那兒去了？」王小克詫異地問道：「平日他們都在這個時候來吃早餐的呀！」

「咦？你不知道嗎？」阿里道：「今天早上由李館長親自出馬，再探深海哩！」

「李館長親自出馬到深海去探險？」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

「是呀！」阿里望了望壁鐘，道：「這當兒應該出發了。」

王小克走到櫃枱，拿了個熱狗，轉身向外奔去。

他來到操縱室，只見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各就本位，只有曾婉玲站在劉志堅的背後，眼睛也不貶地望住面前的螢幕。

王小克定眼望去，只見「深海探險一號」正緩緩地沉下水去。

劉志堅一面撥弄着儀表板上的鈕掣，一面望着螢幕。

這時，擴音器傳來居浩然的聲音：「一切順利，我們出發了。」

王小克在曾婉玲身畔站定，低聲問道：「他們又要到深海探險去？」

曾婉玲只是向他點了點頭，並不回話。

「李館長親自帶隊？」

「唔。」

「誰一塊兒去？」



曾婉玲望了他一眼，沉吟了一下，才道：「昨天的原班人馬。」

「居博士，賈博士和曹博士？」

「是的。」

這時，居浩然的聲音又自擴音器傳來：「我們已經在四百五十尺了，一切正常。」

王小克向當中的小螢幕望去，螢幕上有居浩然，李館長等人的影像，他正操縱着「深海探險一號」，向下潛行。

「我們在五百五十呎了。」居浩然忽然叫道：「啊！你們看過會走路的樹沒有，它正從我們旁邊經過！」

王小克詫異地問：「樹也會走路的嗎？」

「其實那是一種生物，只不過模樣長得好像樹根而已。」曾婉玲道。

王小克輕輕地吁了一口氣，海底眞是一個神奇世界，只不過不知李館長幾時才批准自己下去開開眼界。

「越是深處，越多不可思議的生物和景色，」曾婉玲道：「所以，研究深海生物是一種樂趣！」

「曾小姐，你……你也有機會下去開開眼界吧！」王小克問。

「本來今天是排定我下去的，」曾婉玲憤憤不平地道：「可是李館長臨時取消了我的出勤，改由他帶昨天的原班人馬出動。」

「爲什麼？」

「我怎知道？」曾婉玲遺憾道：「看來這個星期我是不能出勤的了。」

談話間，「深海探險一號」已經潛下七百呎，但傳上來的消息仍十分清楚，螢幕上的影像也清楚可辨，亦無任何故障。

王小克心中暗想，促使李館長突然親自去探險的原因便是：他親眼去看看居浩然等人的發現。

究竟是什麼事物吸引了李館長這種舉動呢？王小克的好奇心越來越重，然而他知道，除非是李館長親自宣佈，否則絕對沒有可能查得出來。

「深海探險一號」越潛越深，不一會已到達九百呎的深度了。

這時，李館長的聲音傳了上來：「海底基地注意，大約再過三分鐘後，我們的電訊可能會暫時中斷，請你們不必擔心，這只不過是暫時情形而已。」

劉志堅答應了一聲，衆人向螢幕望去，螢幕上的影像果然逐漸地模糊了。

又過了一會，畫面一閃，「深海探險一號」的內部情形已看不見了。

劉志堅撥弄着儀器，呼號着「深海探險一號」，可是得不到半點回音。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曾婉玲詫異地問道。

「不知道，」劉志堅也大惑不解，道：「電波好像被什麼天然的屏障阻住了，接收方面都暫時中斷，不過李館長既然有言在先，我們不必擔心。」

衆人望着空白的畫面，沉默着。

過了大約五分鐘，王小克忽然問道：「在這種情形下有沒有危險？」

「深海探險一號是經過特別製造，如果沒有特別的情形，是不會發生意外的，」劉志堅答道：「何況，曹志豪博士是一個最佳的駕駛者。」

「電訊將中斷多久？」曾婉玲道。

「那要看他們逗留多久了。」劉志堅道。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衆人守候了半個多小時，通訊系統仍然沒有恢復。

「劉博士，你試試跟他們聯絡一下，」曾婉玲道：「也許他們已經開始回航了。」

劉志堅依言發出電訊，可是並得不到「深海探險一號」的回音。

「我看他們沒有這樣快回航，」劉志堅道：「他們有足够的勇氣。」

曾婉玲站得累了，提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王小克則靠在操縱室的門扇上，望着當中的螢幕，等待「深海探險一號」的訊息。

可是說也奇怪，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過去了，「深海探險一號」仍然沒有訊息傳上來。

這麼一來，操縱室裏的人急了，曾婉玲站了起身，焦灼地望着螢幕，劉志堅則不斷地嘗試和「深海探險一號」聯絡着。

然而，「深海探險一號」有如石沉大海，一點訊息也沒有。

操縱室裏的人都覺得事情有點不比尋常，程晴道：「劉博士，你說我們要不要利用『深海探險二號』下去看看？」

「這個——」劉志堅猶豫着。

「劉博士，李館長不在的時候，這裏的一切是由你作主的，你怎麼說？」方以華博士插口道。

劉志堅望一望腕錶，「深海探險一號」已經在海底近三個小時了，而中斷訊息也有不短的時間，莫非遭遇了意外？

「李館長剛才的話，你們都聽到的了，」劉志堅道：「他說訊息中斷，是暫時的情形而已。」

「暫時情形！」曾婉玲道：「已經快三個小時了，昨天居博士他們和基地中斷訊息還不够一個小時。」

「也許他們正在作着研究——」

「沒有可能的，」曾婉玲搶着道：「據我所知，『深海探險一號』的無綫設備，即使在一萬呎的深度，也可以把訊息傳上來，而他們現在只不過在一千呎左右。」

「曾小姐，你怎知在一千呎左右？」王小克忽然插口道：「訊息中斷，即使他們繼續往更深的海底潛下去，我們也不知道哩！」

曾婉玲一愣，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因爲很有這個可能！

她呆了一會，又道：「不，不會的，『深海探險一號』的合金船身最多只能抵受一千五百呎左右的水壓，再滑下去，它……它會被水壓壓成……壓成——」說到後來，已不敢想像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擴音器傳來一陣「沙沙」聲，李館長幾不可聞的聲音傳了上來：「海底基地注意，我們是深海探險一號，我們開始回航了！」

操縱室裏的工作人員聞言精神一振，劉志堅調弄着畫面，不一會，螢幕上已現出「深海探險一號」的內部情形了。

「他們沒有事！」曾婉玲興奮地叫道。

王小克凝眼望定了螢幕，忽然發現「深海探險一號」的內部情形有點異常。

那到底是什麼異常。王小克一時之間却說不出來，只是望着螢幕呆呆出怔。

忽然，他發覺出來了——艙裏少了一人！

當「深海探險一號」出現時，王小克清楚地看到艙中除了李館長之外，還有居浩然，賈德明和曹志豪三人。

然而，如今艙中却只有李館長，居浩然和賈德明三人。

——曹志豪那裏去了？

「劉博士，」王小克踏上前去，道：「你有沒有留意到，他們少了一人。」

「哦？」劉志堅定眼向螢幕望去，「深海探險一號」的船艙一目瞭然，果然是少了一個曹志豪。

劉志堅立時拿起咪高峯，道：「海底基地

呼號深海探險一號。」

「說吧。」是李館長的聲音。

「李館長，爲什麼不見了曹博士？」

「他遭遇到意外，」李館長聲音黯然，答道：「不幸死了。」

「怎麼會的？」劉志堅驚訝地道：「是什麼意外？」

「我們的電池快用完了，」李館長道：「詳細情形等回基地再說吧！」

劉志放下咪高峯，向操縱室裏的人望去，只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顯露着驚愕無比的神情。

他們都清楚地看到，「深海探險一號」的艙中，非但沒有曹志豪的人，甚至也沒有他的屍體。

如果曹志豪是在艙中發生意外，他的屍體應該在船艙之中。

既然屍體不在艙中，那麼表示他是在艇外遭遇意外的。

可是，操縱室裏的人十分清楚，「深海探險一號」的構造再精良，在深海一千呎下面，是絕對不可能打開艙門，放人出去的。

即令「深海探險一號」可以放人出去，人體一離開壓力艙後，立時會被海水擠成一團肉漿！

曹志豪的屍體爲什麼不在「深海探險一號」艙內？關於這一點，是一個謎，而這個謎只有等李館長他們返回海底基地後，便可以解開了。

由於事情實在太過不可思議，操縱室裏的科技人員都不敢亂加猜測，只是屏氣靜息地等候「深海探險一號」回航。

半個小時後，李館長，居浩然和賈德明返回海底基地了，三人神色肅穆沉重，王小克一見之下，便知道剛才在深海一千尺之下，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

然而，三人一言不發，逕自向餐廳走去。

由於海底基地的面積和空間彌足珍貴，所以，舉凡有什麼會議，都是在餐廳裏召開的。

李館長向賈德明低聲道：「叫大家到餐廳來，我有話說。」

「是。」

不一會，海底基地的科技人員全部聚集在餐廳內，曾婉玲坐在居浩然身畔，急不及待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李館長會向大家宣佈的。」居浩然低聲答。

這時，李館長站了起身，向大家宣佈道：「各位，我有一個不幸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曹志豪博士在深海遭遇到意外罹難了。」

雖然衆人早已知道這個事實，但經李館長親口宣佈，還是不禁動容。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人問。

「曹博士是怎樣遇害的？」

「他的屍體呢？」

衆人七咀八舌地追問着，李館長等衆人停下後，才道：「事情不是我們可以想像到的，曹博士是中了毒氣而死的！」

他此言一出，餐廳內立時亂成一片，在座的除了王小克之外，都是自然科學界的學者，他們都知道，「深海探險一號」的安全設備已達無懈可擊，在海底一千呎以下，即使到處充滿着「毒氣」，也沒有可能傳入「深海探險一號」的艙內。

程晴站了起身，道：「李館長，請你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們怎樣。」

李館長嘆了一口氣，道：「我召大家到此，就是想把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你們。」

衆人聽他這樣說後，不約而同地住口，刹那間，餐廳裏靜得連一根針掉下地的聲音也聽得出來。

「在向各位講述曹博士遇害經過之前，我必須向你們坦言一件事——」李館長望了衆人一眼，道：「那就是賈，居，曹三位博士昨天在海底的發現。」

王小克心中一動，想不到李館長竟然會向衆人公開秘密。

李館長頓了一頓，道：「昨天，三位博士在海底下發現了一個岩洞，那是一個充滿了氣的岩洞，大概是地層移動時形成的，也不知道有弍千年，或者弍萬年了，它的位置就在海底一千一百五十呎左右。」

衆人聞言聳然動容，只聽李館長繼續說下去：「那岩洞眞是造物者的鬼斧神工，它裏面充滿了氣，因此海水只是灌入到一定的限度，這就像我們的空氣壓力艙一樣；由於岩洞的入口處只能容好像『深海探險一號』這樣體積大小的物體通過，因此，影响了無綫電波的接收效能，這便是『深海探險一號』和基地通訊系統發生中斷的原因了！」

有人「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原來如此。」

「我得到他們三位的報告後，決定親自去勘查一下這個天然岩洞，」李館長道，「在賈德明博士的導航下，我們很順利地進了那個岩洞，它——它眞是神奇，裏面大得相當，大概有三個足球場那樣大，水波不興，就像屬於第二個世界一樣——」

說到這裏，李館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接着說下去：「曹志豪博士提議打開艙蓋上去看看，可是被我拒絕了，因爲我們必須考慮到幾個安全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岩洞裏的空氣是否有毒，如果讓毒氣侵入艙裏，那便如何是好？

「經過一番試檢和考慮後，我們決定佩戴氧氣筒，打開艙蓋見識一下這個奇怪岩洞。

「相信各位都瞭解，從事我們這種深海探險工作的人經常會遭遇到難以估計的危險，而我們如果過份小心謹愼的話，事實上是沒有可能有什麼珍貴的發現的，所以，我們打開艙蓋後，曹志豪博士並且攀上了一塊岩石，在洞中走動了一會。

「那個時候，我和居博士，賈博士跟在他後面，一面用强力照燈照射岩洞的情形，並且打算敲鑿幾塊岩石回來作試驗，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發現曹博士卸下了氧氣筒，他大概想試試岩洞中的空氣是否適合人類呼吸——」

說到這裏，餐廳裏數十雙眼光一齊望向李館長，等他說下去。

「可是，我們看到他雙眼圓瞪，渾身抽搐，跟着摔下地去。

「居博士上前扶住他，可是，曹博士已經滿身泛青，那正是中毒的跡象，前後還不到五分鐘，曹博士便氣絕而死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作了一個決定，那便是盡速返回『深海探險一號』，爲了爭取時間，我們甚至不敢把曹博士的屍體運回來。」

李館長掃了衆人一眼，又道：「也許各位會問，爲什麼不把曹博士的屍體運回來解剖研究他致死的原因，或者可以因此而查到那岩洞中毒氣的成份，對不對？」

有人緩緩地點着頭，李館長向賈德明望去，道：「賈博士，你向大家說明一下。」

「是。」賈德明緩緩站了起身，神情凝重，道：「那岩洞中的岩石嶙峋崎嶇，如果我們將曹博士的屍體搬回『深海探險一號』的話，那要花不少時間，而且如果萬一不小心，我們會摔下深海中，衡量輕重，我們決定先回基地再說。」

李館長點了點頭，接着說道：「我打算帶



王子在海底基地以無綫電向周探長報告又發生一宗命案。

備了擔架繩索再度下去，把曹博士的屍體弄上來，你們認爲怎樣？」

「能夠把曹博士的屍體弄上來，當然好得很，」程晴道：「那對於我們研究深海地層中毒氣的成份，是一大綫索哩。」

「程博士說得不錯，」李館長道：「事不宜遲，我打算明天便採取行動。」

「李館長，」程晴站了起身，道：「你打算派誰下去擔任這個任務呢？」

「這個——」李館長沉吟了一下，道：「居博士和賈博士有過兩次經驗，我看這件工作由他們擔任會很適合。」

「可是駕駛『深海探險一號』需要三個人員。」程晴道。

「程博士，你是不是有意思下去走一趟？」李館長問。

「不錯。」

李館長道：「我把這件任務交給居博士主持了，居博士有權挑選合作人員。」說話時，眼光向居浩然射了過去，道：「居博士，你怎麼說？」

居浩然沉吟了一下，道：「這一次的運屍任務並不是優差，如果發生什麼差池的話，可能會隨曹博士之後死在岩洞裏，程博士，你願意冒這個險麼？」

「我願意。」

「可是你是生物學系主任，萬一你遭遇了什麼意外，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將會有重大的影响，」居浩然道：「而且，有關地層下毒氣的問題，我們需要一位物理學專家——」

說話時，居浩然的眼光向吳伯泉望去。

吳伯泉立時站了起身，道：「李館長，我也願意擔任這次工作。」

「居博士，你作主吧。」李館長道。

居浩然歉疚地望着程晴，道：「程博士，我認爲吳博士是適當的人選。」

程晴聳了聳肩，無可奈何地坐了下來。

「居博士，你的意思是決定由吳博士陪同你們下去？」李館長問。

「不錯。」

「那好得很，你們準備一下吧，明天一早便出發。」李館長道：「現在散會。」

當李館長向外走去時，王小克連忙追了上前去，說道：「李館長，我可不可以打個電話上岸？」

「打給誰？」

「周探長。」

李館長眼珠一轉，道：「王先生，你認爲曹博士之死和以前的謀殺案有關嗎？」

「不，我認爲沒有關係。」

「那麼你打電話給周探長幹什麼？」

「他吩咐過我，不論海底基地發生什麼事，都要打電話通知他。」

「——好吧，」李館長招手叫劉志堅過來，道：「劉博士，這位王先生想打個電話上岸，你帮帮他的忙吧。」

「是，」劉志堅望了王小克一眼，道：「請跟我來。」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通訊室，把周探長的電話告訴了他，不一會，電話已經接通了。

周探長一聽到王小克的聲音，不由大是興奮，道：「小鬼子，有什麼發現了嗎？」

「還談不上，」王小克道：「不過海底基地今天又發生了一樁命案。」

「哦？」周探長吃驚地道：「怎麼他們沒有報案？」

「死者是在深海的一個岩洞中中毒氣而死的。」王小克說道：「現在屍體還在海底岩洞中。」

「你怎知道？」

「李館長這樣說。」

「事實上是不是中毒氣？」周探長道：「也許是其他原因呢？」

「他們已經決定明天下去把屍體運上來，」王小克道：「是不是中毒，明天便可以知道了。」

周探長聞言緘默了。

「探長，你可以向李館長要求讓我跟隨他們下海去嗎？」

「爲什麼？」

「我——我想看看海底的神奇世界。」王小克道。

「這是屬於私人要求，我看李館長有權拒絕的。」周探長道。

「可是如果你親口對他說，也許他會給面子你呢？」王小克道。

周探長在電話中苦笑一下，道：「他是得過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爲什麼要給面子我？小鬼子，我看你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

「探長，如果是爲了公事下去呢？」

「公事？」

「是的，你可以說派我到那個海底洞去查看命案現場，」王小克道：「這樣一來，李館長便不好意思拒絕了。」

周探長苦笑着，道：「小鬼子，你一決定做什麼事的時候，倒眞固執。」

「探長，別忘記這次是你叫我在海底基地辦事的啊！」王小克笑道：「你答不答應？」

「好吧，我等一下會打電話和他談。」

周探長正要掛下電話，王小克又道：「唔，探長，獎金的事你辦妥了沒有？」

「什麼獎金？」

「咦?你是眞的忘記了還是假的?」王小克道：「如果我查緝到兇手，警方不是有一筆獎金給我嗎?」

「噢!是的，」周探長連忙說道：「昨天批下來了，懸獎一萬元，查緝殺害陳鳳美的眞兇。」

「那麼陸教授和柏德遜博士呢?」

「也是每人一萬。」

「好極了，」王小克興奮地道：「如果兇手是同一個人的話，抓到他時，我豈不是可以一口氣領下這三筆獎金?」

「所以你要好好地幹，」周探長道：「就這樣吧，我等一下會和李館長聯絡。」

「再見!」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向劉志堅說了聲「謝謝」，離開通訊室，回到自己的房中，望着窗外的海水出怔。

他想：李館長會不會答應周探長的要求?

這時，十幾條顏色斑斕的小魚在窗口游過，王小克伸手在玻璃上一拍，小魚吃驚，飛快游開去了。

在陽光的照耀下，海底下景物十分清楚，王小克看到許多魚兒在外面游來游去，可惜由於玻璃窗太小視野不廣。

他想，要是能够乘着「深海探險一號」到深海去看看，必定可以看到更奇怪的景色。

忽然，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王小克心中一動，趨上前去打開，站在門外的是丁濟泉。

「丁博士，有何貴幹?」王小克詫異地問道。

「李館長請你過去。」

王小克心頭一跳，暗想莫非周探長已經和他通過了電話?

他隨着丁濟泉來到李館長的房間，李館長向他點頭打了個招呼，道：「請坐。」

王小克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道：「李館長有什麼吩咐?」

「剛才我和周探長通了一個電話。」李館長凝視着王小克，道：「他要求我明天讓你隨居博士他們下去搬運曹博士的屍體。」

王小克望着李館長，等待他說下去。

李館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本來是我們「市立科學館」的事，外人是絕對不能參與的，不過——」

他頓了一頓，問道：「你眞的想下去?」

「如果李館長批准，我當然想。」王小克毫不猶豫地點着頭。

「你不後悔?」

「不會。」

「即使發生了什麼意外，你也不能怪任何人的，知道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向李館長點着頭，道：「這個當然。」

「好，既然你這樣說，我便批准你下去，」李館長道：「你今晚要好好睡一覺，睡眠不足是不宜到深海區域的。」

「知道了。」王小克大喜過望，連聲答應道。

這天晚上，王小克一早便爬了上床，可是想到明日一早要到深海去探險，而且還可以到達那因陸移而形成的海底岩洞一開眼界，興奮得闔不上眼來。

海底基地的工作人員習慣早眠早起，所以，每天晚上九時過後，所有的實驗室，休息室幾乎成爲眞空，沒有人逗留其間了。

王小克在海底基地住了幾天，仍然沒有適應他們的休息時間，幸好他白天不用工作，睡到很晚才起床也沒有關係。

不過，明天一早便要出發到深海地帶去，無論如何非早一點睡不行，王小克望一望腕錶，已經是九時三十分了。

他轉了一個身面對着艙壁，正想强迫自己閉上眼睛，忽然房門的門柄傳來扭動聲。

那聲音細得幾不可聞，如果不是由於海底基地萬籟俱寂和王小克的耳朵特別銳利，根本聽不出來。

王小克一聽到門柄有扭動聲，立時告訴自己：有人想偷偷入房來。

經驗告訴他來者不善，於是，他悄悄地轉了一個身，面對着房門。

這時，房門緩緩地打開了，王小克定眼一看，只見有一個人探頭進來窺探。

黑暗中看不清楚那人名誰，但從甬道上透進來的燈光中，王小克還是看到那人面上幪着一塊黑布，看不到他眞正的面目。

一看到來人面幪黑布，王小克心頭懍然——倘若對方不是有見不得人的舉動的話，爲什麼要幪住了自己的眞正面目?

王小克屏住氣息戒備着，只要來人有點異動，立時展開反擊。

那人望了床上的王小克一會，才閃身而入，輕輕把房門掩上。

王小克定眼望着那人，只見身型十分熟悉，一時間却想不到是誰。

那人把房門掩上後，緩緩地轉過身來，王小克只覺眼前刀光一閃，那人自腰間拔出一把小刀來。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這人要殺自己!

那人手中戴着手套，緊緊握着刀柄，向床畔走了過來。

王小克猛地吸了一口氣，自床上彈了起身，一脚向那人握刀的手腕踢去!

那人料不到王小克竟然還未入睡，手腕一陣劇痛，小刀脫手飛出。

王小克一得手，立時縱身而上，一拳朝那人胸口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第一式「初試啼聲」。

經過這一段日子來的鍛鍊，王小克的「威風八路拳」已得龐清七成眞傳，這一拳去勢虎虎有威，就算是身高七尺的大漢，也難抵受得住。

那人閃避不及，被王小克一拳擊在胸口，悶哼一聲，踉蹌連退三步，撞在房門之上。

然而，他旋即打開房門，閃身逃了出去，王小克叫了一聲，自後追上。

剛衝出房，迎面和一個人碰了個滿懷，王小克定眼一看，却是居浩然。

居浩然望着甬道右邊，道：「那是誰?」

王小克見那人影迅速消失在甬道轉角處，只得暗嘆了一聲，說道：「不知道，他是來殺我的。」

「哦?」居浩然雙眉一揚，道：「有這樣的事?」

「不信你進來看看。」王小克把居浩然迎進了房中，拾起床頭上那把小刀，道：「居博士，這便是剛才那人所携的兇器了。」

居浩然皺起眉頭，把那把小刀接過去端詳半晌，道：「那人爲什麼要殺你?」

王小克聳聳肩，道：「我也不知道。」

居浩然在床畔上坐了下來，咬着唇默不出聲。

「居博士，你來找我可有什麼事?」王小克問。

居浩然緩緩地抬起頭來，道：「聽說你明天要隨同我們出發?」

「是的。」

「這是你自己要求的?」

王小克眼珠一轉，點首答道：「可以這樣說。」



「爲什麼?」

「也許是好奇心吧，」王小克笑了一笑，道：「我想看看深海到底是怎樣一番景象。」

「可是這並非好玩的事。」

「哦。」王小克不解地望着居浩然，說道：「居博士，難道你認爲明天之行，會有危險嗎?」

「老實說，曹博士的死是不明不白的，我認爲你不必去冒這個險。」

王小克緘默了，他反覆思量着居浩然這句話的眞正意思!

「如果你相信我的話，現在退出還來得及。」居浩然又道。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居博士，只要我跟在你身邊，有你的照顧，我看一定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居浩然苦笑了一下，道：「王小克，要怎樣才能令你改變主意呢?」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道：「居博士，我看你也應該去休息了。」

居浩然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道：「好吧，不過如果明天有什麼事發生，你可不要後悔。」

王小克眨着眼睛，他記得李館長也向自己說過同樣的話。

「居博士，是不是李館長勸你來叫我退出的。」王小克問。

「不，只是我自己的主意而已，」居浩然拉開房門，說道：「既然你主意已決，那就算了。」

「明天見。」

居浩然並不立即離去，問道：「剛才的事你認爲怎樣?」

王小克望了那把小刀一眼，道：「我認爲很好。」

「哦?」居浩然詫異地：「有人要謀殺你，而你竟然認爲很好?」

「可不是嗎?我一直得不到半點有關謀殺陳鳳美博士的綫索，現在有了。」

「什麼綫索?」

王小克神秘地一笑，道：「這是秘密，說不得的。」

居浩然這才把門掩上離去。

王小克門上房門，躺到床上，望着那把小刀呆呆出怔，他把以前的假設全推翻了，因爲要謀殺他的人，並非他意料之中的人……

## 險死還生　真相大白

王小克隨着居浩然，賈德明和吳伯泉踏進空氣壓力艙，「深海探險一號」的艙蓋已揭了上來，三個工作人員站在跳板上等待。

居浩然領先爬進「深海探險一號」，然後是吳伯泉，賈德明，王小克最後一個爬進。

「深海探險一號」的空間本來就很小，多了一人之後，更無轉身之餘地，居浩然指着一張臨時加上的椅子，叫王小克坐下來。

王小克依言在那椅上坐下，打量着「深海探險一號」的內部情形。

脚下是幾具潛水用具，包括潛水鏡，鉛帶，蛙鞋，壓縮氧氣筒和强力射燈在內。

王小克知道這些潛水用具是備來搬取曹博士屍體之用的，細心一數，却只有三副，換言之，自己在抵達那深海岩洞後，是沒有份兒出去的了。

不過，他只求下海看看情景，開開眼界而已，是否可以到那個瀰漫了毒氣的海底岩洞，倒不起勁。

這時，艙蓋已經蓋了上來，居浩然坐在控制儀器前，把「深海探險一號」駛離了海底基地。

王小克引長了頸，向外望去，只見防鯊閘緩緩地向旁張開，「深海探險一號」從當中駛出。面前是一片碧綠的海水，無數的魚在四週游來游去。

「我們開始下潛了，」居浩然向基地報告：「現在的速度保持十五海浬。」

「抵達岩洞之前，請你們通知基地，」是李館長的聲音：「我們將開始計算你們停留在裏面的時間。」

「是。」

簡短的通訊過後，三人不發一言地駕駛着「深海探險一號」，朝海底潛下。

王小克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外面的海景，只見下面一團漆黑，想是太陽光射不到的原因，若非「深海探險一號」艇首裝有兩盞强力射燈，那裏欣賞得到海中瑰麗的景色?

王小克曾在許多記錄片中看過海中景象，此番親目看到的雖然大同小異，但感受却是不同。「深海探險一號」不徐不疾地向下潛航着，不一會，來到了居浩然口中說的「沙漠地帶」，望過去果然是一片黃沙，上面並無任何海草生長，只有一些貝殼類佈滿沙上。

那片「海底沙漠」連綿數哩，望過去根本沒有盡頭，但「深海探險一號」却朝右邊一轉，原來旁邊有個缺口，便如陸上的懸崖一般，垂直而下。

在那缺口中，長滿了長得丈許的海草海藻，「深海探險一號」緩緩地潛了下去。

不一會，「深海探險一號」已潛到那陽光射不到的地方了，四下裏突然變成漆黑一團，潛艇速度突然轉慢，因恐碰到突出來的礁岩。

「我們現在距深海岩洞，大約還有二百五十呎，」居浩然向基地報告：「通訊訊息强弱如何?」

「弱了一點，但一樣十分清楚。」是劉志堅的聲音。

王小克並沒有留心去聽居浩然和海底基地的聯絡，他只是望定了窗外的景色，只見「深海探險一號」沿着峭壁潛下，經過之處，海草隨着飄盪，無數形狀十分奇特的大魚，紛紛讓路。

在一塊岩石旁邊，一隻大海龜正抬起了頭，碗大的眼睛，望住了「深海探險一號」，爲這般「不速之客」而感驚愕。

「深海探險一號」下潛之勢忽然緩了，眼前出現了一層花岡石也似的岩石。

就在那岩石之間，有一個黑黝黝的洞口，「深海探險一號」朝那洞口駛過去。

一進入穴洞後，速度再次減低，只見兩旁全是形狀奇特的礁石，倘若駕駛不小心碰上它的話，艇身定會被損壞。

「我們和基地的通訊又斷了。」居浩然說道。由於這是必然的現象，衆人並不覺奇怪，只是小心地操縱着潛艇，向前邁進。

在那狹窄的洞穴裏潛航了大約二十分鐘，兩旁的空間突然寬大了，王小克感到潛艇似乎正緩緩地向上升了上去。

不一會，艇身定了下來，居浩然道：「好啦，我們抵達目的地了。」

賈德明站了起身，拿起壓縮氧氣筒配戴在身上，又取了一個强力射燈，另一手拿起對摺而成的擔架，道：「咱們出去吧。」

這時，居浩然和吳伯泉也各自戴上了配備，準備離開潛艇。

「你留在艙裏，」居浩然向王小克道：「我們很快便回來，知道嗎?」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是。」

三人打了個眼色，爬了上去。

王小克望着三人先後離開潛艇，坐到居浩

然的位子上，向玻璃外望去，可是這時潛艇爲了節省電力，已把强力射燈熄了，外面黑漆漆地一片，根本看不到任何東西。

三人離開潛艇後，立卽把艙蓋蓋上了，因此外面到底是怎麼一番情形，王小克根本也一無所知。

他獨自坐在艙中，望着面前的儀表板呆呆出怔，那幾乎是一個死的世界，四週一點聲音也沒有。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王小克忽然聽到艙蓋「噹」地一响，他的心跟着一跳，暗忖：居浩然他們把曹博士的屍體抬回來了。

王小克急忙站了起身，仰首一望，只見艙蓋揭了起來，居浩然滿頭大汗，扶着吳伯泉爬了下來，一面叫道：「快！快！賈博士在外面暈倒了，快把他抬進來！」

王小克伸手扶了兩人下來，居浩然一面喘着氣，一面道：「帮帮忙，快……快出去把賈博士救出來！」

王小克向吳伯泉望去，只見他雙目緊閉，面如金紙，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心下不由懍然，居浩然把吳伯泉扶在椅子上坐下來後，又催促道：「快快去！」

「居博士，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王小克吶吶地問。

「現在不要問這許多，先把賈博士救下來再說。」居浩然道。

「可是……可是我沒有壓縮氧氣筒，這一上去豈不是立卽中毒？」

居浩然立時把身上的壓縮氧氣筒解了下來，替王小克戴上了，道：「咬住這個，用口吸氣，用鼻呼吸，知道嗎？」說着又把一枝强力射燈交了給他。

王小克連連點着頭，關於用這種壓縮氧氣筒的常識，他倒是有的。

他沿着鐵梯爬了上去，用射燈一照，果然看到賈博士伏身在不遠處的一塊岩石上。

他吸了一口氣，爬出了潛艇，小心翼翼地跳到了一塊大石上，向賈博士走去。

賈博士伏在岩石上，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王小克趨上前去，扶起了他，一面叫道：「賈博士，賈博士——」

然而，王小克的話聲戛然而止，因爲他看到賈博士滿面鮮血，一雙眼睛凸了出來，顯然已經死了。

賈博士死狀恐怖，王小克吃驚之下，「呀」地一聲叫了出來，急忙放手。

賈博士的屍體向下滾去，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拉住他的一條手臂，總算及時出手，這才沒有掉下水去。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暗想賈博士到底是爲什麼死得這樣難看的？剛才居博士何以又告訴自己他只是昏過去而已？

想到這一點時，王小克心下一凉，忽然閃現一個念頭來。

他拿起了强力射燈，向海面照去，這一照之下，不由叫了聲苦！

水波不興的海面上波濤洶湧，「深海探險一號」的艙蓋已蓋上，而且逐漸地沉下去。

——潛艇開了！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也不理賈博士的屍身了，越上岸邊，大聲叫道：「居博士，等等我！」

聲音甫畢，撞人耳鼓的回聲响了起來，王小克大吃一驚，這時才發現自己的口並沒有咬住氧氣筒的膠喉，竟然用鼻子吸呼！

曹博士中毒而死的情形迅速升上了胸際，王小克暗叫不好，急忙抓起膠喉含在口中，猛吸了一口氣。

雖然吸着壓縮氧氣，他一顆心却怦怦地亂跳個不停，腦際間只是想：「我吸進了毒氣，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然而，除了一顆心怦怦亂跳之外，身上並無任何異狀，這才定下心來，又向海面望去，只見「深海探險一號」已經消失了！

岩洞之中，只剩下王小克一人！

刹那之間，王小克明白了許多事情，首先他明白的是：居浩然要殺自己！

當居浩然叫自己出來救賈德明時，賈德明就已經遇害了，他只是叫自己出來陪葬而已！

居浩然爲什麼要這樣做？

王小克方寸大亂，一時間也不及去細想，他拿着强力射燈四處照射，先把自己處身的環境瞭解一番再說。

那海底岩洞的頂離水面只有七八呎高，如果自己長得較高的話，幾乎舉手便能得到。

岩洞的面積甚大，就像一個水潭一般，四週都有岩石突出來似作站立之地。

他把射燈朝下照去，只見海水漆黑一片，也不知到底有多深。

王小克身上只穿普通單薄的恤衫，忽覺渾身一陣冷意，那岩洞不知幾千幾萬年不見天日，氣溫很低，當王小克情緒逐漸平定下來時，凉意便隨之而起。

他四處照射一番後，頹喪地坐了下來，想着剛才發生的事。

居浩然有意陷自己於死地，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了，甚至推而廣之，賈德明也是被他殺害的！

一想到賈德明，王小克把射燈向前照去，看到了賈德明的屍身！

他緩緩站了起身，向賈德明的屍身走去。猶疑一下，把他抬了過來，只見賈德明胸口插着一把小刀，鮮血正自從傷口中，汨汨淌了出來。

王小克鼓起勇氣把那把小刀拔了出來，一股血箭跟着噴了出來，濺得他滿面滿身。

然而，王小克並沒有用手去抹，這時候，他只是呆呆地望着那把小刀。

小刀的形狀十分熟悉，正是昨天晚上幪面人企圖用來刺殺自己的那一種。

王小克皺起眉頭，忽然低呼了一聲，道：「是吳伯泉！」

刹那之間，王小克想起了那幪面人的身材，不正是吳伯泉博士麼？

吳伯泉爲什麼要謀殺自己？道理顯明得很——他是兇手！

然而王小克不禁又想，陳鳳美是他的未婚妻，天下間有沒有未婚夫謀殺未婚妻的事？而且，在陳鳳美死後，吳伯泉也表現出一副悲哀欲絕的神情，除非他是個演技一流的演員，否則絕難表現得如此逼眞！

姑勿論如何，昨天晚上企圖刺殺自己的是吳伯泉，而現在要置自己於死地的，却是居浩然——或者說是吳、居兩人合謀！

一想到自己被棄於這個深海底下千多尺的岩洞裏，正是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聞的時候，王小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他忽然又想起，如果居浩然存心要加害自己的話，昨天晚上爲什麼專誠來勸自己不要隨他們出發？

王小克心底下有太多的疑團，而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得到圓滿的解答。

他向賈博士望去，只見他頸額間瘀青一片，顯然是被人搤頸刺殺的。

這樣一來，吳、居合力謀殺賈博士的跡象就更加顯明了！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又是一個謎！

王小克由於情緒激動緊張的關係，消耗的



氧氣特別多，這時才發現壓縮氧氣筒內的氧氣實在有限了！

他告訴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必須節省氧氣，等待有人到來救援（如果有人來救援的話）。

所以，他强行克制着自己鎭定下來，並且把强力射燈也熄了，在有必要的時候才開。

他想，卽使自己的氧氣用完，還有賈博士身上的可以用。起碼可以支持十來個鐘頭。十來個鐘頭之後呢？那時靠什麼？

王小克簡直不敢想像下去。

他靠在岩石上，閉起了眼睛。

其實卽令他張開眼睛，當時也看不到任何東西，因爲在千呎深海的岩洞之中，一丁點的光都沒有。

岩洞裏，靜得好像地獄一般，寒意越來越甚，王小克只得蜷縮起身子，希望這樣可以禦寒。

過了大約一個小時，他忽然想起，在沒有食水和粮食的情形下，自己究竟能支持多久？

無論如何，自己不該坐着等死，必須設法離開這個岩洞！

他暗暗下了決定，先繞着這個橢圓形的海底岩洞看看，也許竟有奇蹟出現也說不定。

當他向前緩緩走去時，忽然發現不遠處的岩石堆間，赫然伏着一人！

除了自己和賈博士的屍體之外，岩洞裏竟然還有第三人存在，王小克又驚又喜，一顆心便似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一般。

可是，他隨卽想起：那人有可能是曹志豪博士！

王小克拿着强力射燈，一步一步地向那人伏身之地走去。

來到那人身前三四碼處，王小克看得更加眞切了，那人身上全副潛水裝備，背上孭着壓縮氧氣筒，一個强力射燈放在身旁，只是看不清楚他的容貌。

王小克鼓起勇氣把那人扳翻過來，果然是曹志豪博士，只見他皮膚泛黑，顯然是中毒而死的。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拿起那枝强力射燈，想試試它的電池是否用完，怎料那射燈的開關掣扳開着。

既然開關掣扭開着，自然是用光了電池了，王小克頹然把它拋下地，向前小心翼翼地走去。

在岩洞裏繞了一個圈，花了差不多兩個鐘頭，王小克死心了——沒有任何出口。

卽使岩洞之間有空隙，可是由於沒有可供立足的礁石走過去探個清楚，王小克身上又沒有特製潛水衣及一應配備，只得望望然而過。

他來到賈博士屍身旁邊，熄了强力射燈，在一塊平面的岩石上坐下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王小克也懶得看錶，他心底下明白，就算有人再到這個海底岩洞來，也不會是最近的事，起碼要在二十四個小時之後。

壓縮氧氣筒的氧氣够用嗎？

他扭開强力射燈，望一望壓縮氧氣筒上面的一個小錶，紅色的指針指在「2」字上面，換言之，筒中氧氣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了。

既然氧氣卽將用罄，王小克決定把賈博士身上的氧氣筒解下來，以備自己的用完之後，立卽補上。

他把强力射燈放在岩石上，將光綫對着賈博士的屍體，俯下身來去解綁帶。

那綁帶是軟橡皮，綁得十分結實，王小克花了不少氣力，才把它解了下來。

當他小心翼翼地從賈博士身上除下壓縮氧氣筒的時候，手指忽然觸到了一件硬物，定眼一看，原來賈博士袋中有硬物突了出來，他手指拂過時碰上了。

王小克好奇心起，伸手一探，自賈博士袋中取出幾顆黑漆漆的岩石來。

那岩石只有鵝卵石大，遍體漆黑，但在强力射燈的照射下，竟然發出一陣藍光。

「他媽的，這是什麼東西？」王小克拿着那幾塊岩石端詳着。

他想，賈德明既然是地質學博士，自然會搜集岩石標本，打算帶回基地化驗，而這種岩石標本對自己却是一點用途也沒有。

王小克略一沉吟，正欲把手中那三塊黑岩石拋下海去，忽然心中一動，忖道：「也許這三塊岩石是深海底下罕有的石塊，帶上岸去玩玩也很不錯。」於是把它放入口袋之中。

他把壓縮氧氣筒解了下來，向那儲存量小錶望去，指針指在「8」字上面，心下大喜，暗想既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氧氣，大概够支持幾個鐘頭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氧氣筒放在岩石上面，然後坐了下來。

經過一陣活動後，身子暖和了許多，但坐下來不久，又覺寒意侵襲而來，只得瑟縮着身子。

四下裏漆黑寂靜如死，王小克心底下的懼意，逐漸升了起來。

「他奶奶的，居浩然這小子竟然這樣暗算我，將來上岸之後，一定要找他算賬！」

然而，自己有沒有上岸逃生的指望，却是十分渺茫。

岩洞裏實在靜得太過份了，王小克只希望有點聲响，卽使是老鼠的吱吱聲也好，起碼那表示岩洞中尚有生氣；如今陪着兩具死屍，自己和死了有何分別？

正胡思亂想間，水面忽然傳來「拍」地一聲，跟着，有件硬物朝自己面門撲來。

黑暗之間，王小克瞧不出那究竟是什麼物事，但勁風撲面，竟是不偏不倚地向自己面門而來。

王小克吃了一驚，本能地揮動雙臂，擋住自己的面門，怎料手臂拂中一件物事，「噹啷」一聲巨响，跟着水花飛濺。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急忙站了起來，扭開强力射燈，原來，剛才自己倉卒間揮動雙手時，竟把放在一旁的氧氣筒碰跌，滾下水面去了。

那氧氣筒正緩緩地向外飄了過去。

王小克這時已感呼吸困難，想是背上的氧氣筒已經差不多用完了，如今後備氧氣筒跌下海中，却如何不急？

他也來不及看清楚剛才迎面撲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蹲伏下地，伸手去抓。

氧氣筒的膠喉浮在水面上，可是還差幾分才能抓得到它。

只遲得幾秒鐘，那氧氣筒已經越飄越遠，看來只有跳下水去才拿得到了。

王小克有一股衝動要跳下水去拾回這活命的氧氣筒，可是回心一想，自己是在千呎深海以下，這一跳下去，既無特製潛水衣護體，又不知道水中有沒有暗流，若是被捲到深不可測的海底，那裏還有命在？

他照着那氧氣筒，又急又氣，轉身一看，原來是一條顏色鮮艷的小魚，大約有六七吋長，正在岩石間掙扎着，「拍拍」有聲。

王小克大怒，抓起那條小魚，暗罵道：「他奶奶的，都是你害我掉了氧氣筒，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大力把那小魚摔下地去。

那小魚落地之後，立時彈了起來，拍着尾巴，向海面落了下去。

「他媽的想逃！」王小克一手拿着射燈，

另一手倏地向前一探，抓住了牠的尾巴。

幸好那小魚並不滑手，被王小克一抓便抓住了，運力一揑，小魚竟然發出啾然叫聲。

「咦！怎麼會叫的？」王小克心中一動，把射燈對住魚頭，只見牠兩隻魚目圓睜，雙腮張開，口部噏動着，仍然發着像嬰孩一般的叫聲。

王小克幾時見過這等怪魚，他小孩心性，不由精神一振，用手去揑牠張開來的雙腮。

怪魚擺動着尾巴，似是想從王小克掌中脫身逃走，但王小克運上了暗勁，緊緊抓住了牠，怎逃脫得了？

「好啊！有你陪着玩玩，也不太悶！」王小克緩緩地在岩石上坐了下來。

那怪魚遍體泛着金光，但魚身上並無鱗片，只是啾然叫着。

王小克放下射燈，用手指撥弄着怪魚的頭部，忽然「啊呀」一聲，忖道：「不好！我的氧氣快將用完，這當兒去死不遠，那裏還有心情陪你玩耍！」順手把怪魚放在一個凹下去的岩穴中，又去察看氧氣筒的存量。

那紅色指針已走到「10」字，眼看裏面的氧氣已經消耗個殆盡了。

「這便如何是好？」王小克心下大急：「莫非我小鬼子今天眞的要變鬼了？」

他越是緊張，消耗的氧氣越多，吸進肺中之氣，已感十分難受了。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暗叫：「有了！」站了起身，拿着射燈向曹志豪博士的屍身走去。

曹志豪背上也負着氧氣筒，看來倒也可以應一時之急。

由於王小克背上的氧氣筒已經用完，呼吸極是困難，頭部跟着又漲又痛，幾乎要昏倒下去。然而，他强行支持着，一步一步朝曹志豪博士伏屍之地走去。

才走了一半，由於缺氧的關係，已覺心翳氣悶，心跳如擣蒜，再也難以舉步。

王小克只得坐了下來，暗想歇息一會再走。怎料這一坐之後，再也站不起來。

他緊緊咬着氧氣筒的膠喉，雖然所吸入的氣越來越少。

在不知不覺間，眼前金星是亂冒，昏死了過去……。

× × ×

且說居浩然扶着吳伯泉在椅子上坐下後，吩咐王小克出去救人，當王小克離開「深海探險一號」後，居浩然咀角泛出一絲勝利者的笑容。

他迅速起身把艙蓋蓋上，轉頭道：「阿泉，你不碍事吧？」

吳伯泉緩緩張開雙眼，道：「豈有此理，想不到賈博士這樣大力。」

「總言而之，他還是被我們幹掉了，」居浩然問道：「你眞的可以嗎？」

「當然，」吳伯泉說着提起精神，道：「由我們兩個人把潛艇駕駛回基地？」

「唔，只要你沒有事，一定辦得到的。」

「好，現在開始吧。」

兩人開動了引擎，駕着「深海探險一號」，緩緩地離開了岩洞。

就在潛艇向下潛下去的時候，兩人隱約聽見王小克的叫聲。

居浩然和吳伯泉相視一笑，道：「昨天晚上，我已經勸過他，叫他不要跟我們下來湊熱鬧，他就是不肯聽，否則，也不會有這樣的下場。」

「你肯定他會死去？」

「在這一個星期之內，我們不會再到岩洞來了，」居浩然道：「他體格再强壯的話，能支持得多久？」

吳伯泉專心地操縱着「深海探險一號」，一面道：「我們怎樣向基地中的人解釋？」

居浩然淡淡一笑，道：「在深海那種神奇世界中，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的，我們不愁沒有解釋的理由。」

「就像曹博士一樣。」

「不錯，就像曹博士一樣。」

「浩然，我眞的不明白，爲什麼……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小心！」居浩然忽然大叫一聲，道：「前面有塊礁石，快向右舷駛十五度。」

吳伯泉急忙撥弄儀器，「深海探險一號」向右邊駛去，避開了一塊伸出來的礁石。

「好險！」居浩然正色道：「阿泉，我們兩人做三人的工作，一定要集中精神才行，從現在開始，不要向我提疑問了，專心駕駛。」

吳伯泉點了點頭，不再說話了。

兩人聚精匯神地駕着「深海探險一號」，向海底基地而去。

當「深海探險一號」離開岩洞後，通訊系統立時恢復正常，居浩然裝出驚愕的神情，道：「深海探險一號報告，我們又發生了意外，我們又發生了意外！」

「這裏是海底基地，」李館長的聲音自擴音器傳來，道：「你們又發生了什麼意外？」

「賈博士和王小克，中了岩洞中的毒氣罹難了，吳博士也受了點傷，我們只得放棄了行動。」

李館長聞言大驚，顫聲道：「要不要派深海探險二號來接應你們？」

「不必了，」居浩然道：「我們仍然支持得住，預料二十分鐘後可以返回基地。」

「好，我們會安排一切準備替吳博士施救。」李館長道。

「由於人手不足，我們不能繼續和你通訊了，必須集中全力操縱潛艇，」居浩然道：「請你們利用無綫電波導航便行。」

說罷，居浩然關了通訊系統，深意地望了吳伯泉一眼，示意凡事都有他作主。

當「深海探險一號」在基地的壓力艙泊定時，居浩然離開了駕駛座，扶住了吳伯泉，低聲說道：「阿泉，一切照我教你的去做，知道嗎？」

吳伯泉緩緩地點着頭。

兩人一離開潛艇，只見不少科技人員，醫務人員巳站在艙裏相候，居浩然幫忙把吳伯泉扶到擔架上面，李館長急不及待地問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意外？」

「館長，我會詳細向你作報告的，」居浩然喘着氣，道：「現在，我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可以嗎？」

「——好吧！」李館長道：「要不要到醫療室去？」

「我想不用了！」居浩然道：「只要到房間裏去躺一會便行。」

說罷，他提着疲乏的步伐，到自己的房間中去，基地中的科技人員聽說「深海探險一號」又在深海遇事，而且損折了兩人，均感驚愕，竊竊議論起來。

李館長掃了衆人一眼，正色道：「各位，從事我們這種研究工作，必然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意外的，在沒有清楚任何事實之前，希望你們不要隨便臆測，並且——不准向外界隨便談話，明白嗎？」

衆人都明白李館長的意思，如果隨便臆測，或者隨便和外界談話的話，會對「市立科學館」的聲譽有損。

這天下來，居浩然向李館長作了私人報告後，由李館長再召開會議，公佈賈博士和王小



克遇害的經過。

據居浩然的報告是：賈博士和王小克，還有吳伯泉三人出外打算把曹博士的屍體搬到「深海探險一號」，不料中毒昏倒，只有吳伯泉一人勉强爬回潛艇，由居浩然救回艙裏。

又據醫務人員的報告，吳伯泉博士並無大碍，休息一會後，巳經可以起立自由行動，至於他突然昏厥的原因，暫時却查不出來。

最後，李館長道：「既然連接發生了中毒事件，我們暫時只好打消把曹博士，賈博士和王小克的屍體運回，待瞭解岩洞中到底瀰漫着何種毒氣之後，繼續作深海研究。」

衆人點頭稱是，程晴問道：「館長，關於曹，賈兩位博士和王小克遇害之事，我們要不要呈報警方？」

李館長沉吟了一下，道：「老實不瞞各位說，那位王小克是警方派來調查陳鳳美博士之死的，所以，我們只好把他遇害的消息呈報警方了，各位認爲如何？」

衆人商量了一會，都贊同李館長的提議。

李館長望着劉志堅，道：「劉博士，請你替我打個電話給警方的周探長，把這件事告訴他吧。」

「是。」

劉志堅起身離開餐廳，李館長接着和各人商討有關深海研究的程序。

不一會，劉志堅博士回到餐廳，向李館長道：「周探長現在立即趕來。」

「哦，」李館長愕了一然，問道：「爲什麼？」

「他說要親自來調查這件意外。」劉志堅答。

李館長苦笑了一下，道：「這是有關科技上的問題，他只是一個偵探，那裏濟事？」

劉志堅聳了聳肩，道：「那個周探長一聽到王小克的死訊後，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哦？」李館長雙眉一揚，問道：「什麼話？」

「他……他毫不猶豫地道：『不，小鬼子不會死的！他沒有那麼容易死的！』完全否定了王小克遇害的事實。」

李館長轉頭向居浩然望去，道：「居博士，你眞的確實賈，王兩人遇害了？」

「在那種情形之下，即使是超人，也沒有可能仍然活着的。」

一直緘默着的曾婉玲忽然問道：「李館長，如果周探長堅持要到岩洞中去調查，我們怎麼辦？」

「這個——」李館長皺起了眉頭，道：「從曹，賈，王三人的先後遇害，岩洞中佈滿着致人死命的毒氣是無可置疑的了，我們不能跟他去冒險。」

「如果他堅持呢？」

「我們有權拒絕將深海潛艇借給他，」李館長頓了一頓，接着道：「這一連串的意外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但我們不用氣餒，只要我們不再接近那個岩洞，相信我們的研究計劃會順利地進行下去的。」

衆人點頭稱是。

「現在散會吧，」李館長道：「希望這些意外不會影响了你們的心情。」

衆人相視苦笑，如果說曹，賈兩位博士和王小克接踵遇害的事不致影响衆人的心情，那是假的。

因爲三人死得太莫明其妙了。

李館長向外走去時，居浩然自後追上，道：「李館長，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

「到我的房間來吧。」

其他的科學家有的到實驗室，有的則留在餐廳喝酒聊天，談論着賈，曹，王三人遇害之事。

曾婉玲見吳伯泉呆呆地一個人坐着，向他走了過去，道：「吳博士，當時的情形到底怎樣？」

然而，吳伯泉便像老僧入定一樣，似乎聽不到曾婉玲的話。

「吳博士！」曾婉玲推了他一下。

吳伯泉這才乍醒過來，道：「什……什麼事？」

「你在想什麼？」

吳伯泉澀然一笑，說道：「太……太恐怖了。」

「你指深海岩洞中所發生的事？」

吳伯泉緩緩地點着頭。

「其實如果你們背着氧氣筒的話，呼吸的是壓縮氧氣，怎有可能中毒？」曾婉玲疑惑地問。

「問題就在這一點，」吳伯泉道：「我們上岸時都佩戴着氧氣，但却莫明其妙地中了毒，你說恐不恐怖？」

「爲什麼會這樣？」

「有一個解釋便是岩洞中的毒氣太厲害了，甚至可以從毛孔中沁透入人身。」

「有這個可能，」曾婉玲點着頭，道：「這也是惟一的解釋了。」

「岩洞中的毒氣既然這樣厲害，我們是沒有辦法把他們的屍體運回來的了。」吳伯泉道：「即使要運，也須有特別裝備不行！」

「對了，你們上岸時有沒有穿着潛水衣？」曾婉玲好像想起一事，眼睛裏閃着光。

「沒有。」

「那行了！」曾婉玲興奮地道：「如果毒氣是從毛孔中侵襲入人體的話，只要穿上特製的潛水衣，它便傷害不到人了。」

「這——」吳伯泉雙眉一揚，訥訥地道：「行……行得通嗎？」

「行不行得通只要派人穿着潛水衣上岸試試便行。」

「問題是到什麼地方找這種自願者。」

「有人肯去的。」

「誰？」

曾婉玲仰首想了一想，道：「我還不知道，不過第六感覺告訴我，有人肯去冒險的。」

「是……是嗎？」吳伯泉聲音微顫，忽然站了起身，道：「失陪了。」

他匆匆地離開餐廳，來到李館長的房門之前，猶豫了一下，這才伸手去叩門。

「誰？」是李館長的聲音。

「李館長，是我，」吳伯泉道：「居浩然博士在嗎？」

門緩緩地打開了，居浩然探出頭來，詫異地道：「什麼事？」

「我……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說。」

居浩然向李館長說了聲「對不起」，閃身出房，把房門掩上了。

「說吧。」

「不，到房間裏去再說，」吳伯泉神神秘秘地左右望了一眼，拉着居浩然的手，向宿舍走去。

兩人來到一個房間，吳伯泉關上了房門，拍着胸口，顫聲道：「嚇死我了！」

「到底是什麼事？」

「我……我剛才和曾婉玲談過話，她……她提出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

「她說，既然我們都用着氧氣筒呼吸，爲什麼會中毒？」

「我也想過這一節了，你可以向她解釋是毛孔中毒。」

「是啊，可是她又說，如果穿上特製的潛

水衣，豈非可以杜絕毒氣入侵？」吳伯泉擔心地道：「任何一個稍具智識的人，都知道這是行得通的。」

居浩然緊緊地皺起雙眉，他也爲這一個問題感到頭痛了。

「聽說周探長要親自來調查那姓王的小子遇害的事，對不對？」

「唔！」

「如果他堅持要下去，這——」吳伯泉道：「我們的事豈不是要被揭發嗎？」

「唔，」居浩然搖着頭，道：「糟糕，早知道我們把他們的屍體拋下海去，那便不會露出破綻來了。」

「但，我們離開岩洞之前，姓王的還沒有死——」

吳伯泉的話還沒說下去，便被居浩然白了一眼，道：「他會死的，普通人處身在那種黑暗世界中，嚇也嚇死了，何況他只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

「總而言之，我們要設法阻止任何人到岩洞中去。」吳伯泉焦急地道。

「不錯，」居浩然雙眉一揚，緩緩地點着頭：「我們要設法阻止。」

「用什麼方法？」

居浩然眼珠一轉，道：「有了！」

吳伯泉大喜，急忙追問：「什麼辦法？」

「阿泉，有關『深海探險一號』和『二號』的結構，你很清楚吧？」

「是的。」

「我們只要加點手脚，把兩艘深海潛艇弄壞，一個星期之內無法啟航，那麼便行了。」

「好極了！」吳伯泉大喜過望，滾臂摟住了居浩然，向他面頰上吻了下去。

居浩然也抱着吳伯泉，刹那之間，他臉上現出了一種柔情，低聲道：「阿泉，我這一切都是爲了你，你知道嗎？」

吳伯泉像一個深情欵欵的少女一般，依偎在居浩然懷中，點着頭，激動地道：「我知道，我知道！」

居浩然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什麼犧牲都是值得的！」

吳伯泉感動地在他胸口吻了一下，閉起了眼睛，臉上露出十分滿足，十分欣慰的神情。

居浩然輕輕把他推開，道：「阿泉，咱們先別顧着親熱，去辦正事要緊。」

「不錯，」吳伯泉站直起身，道：「事不宜遲，咱們要立即展開行動。」

「來吧。」居浩然拉着他的手，向房外走去。

可是，當兩人走在通道上的時候，又恢復了冷漠的神情，若非親眼目睹，誰料得到這兩個擁有「博士」銜頭的學者，竟然有同性戀的癖好？

× × ×

李館長拿起電話，對方傳來的是「旭日號」船長沈彬的聲音。

「李館長，警方的周探長要求到海底基地來。」

「好的，勞煩你把他送下來吧。」

「可是——可是他還有兩個同伴。」

「哦？」李館長雙眉一揚，道：「是什麼人？」

「兩個女孩子，」沈船長道：「她們自稱是遇害者王小克的朋友。」

李館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吧，讓她們也一塊兒下來。」

這時，站在「旭日號」船長室裏的周探長，白小妹和小辣椒滿面焦燥之情，尤其是白小妹和小辣椒，眼眶微紅，顯然曾經哭泣過。

沈船長放下電話後，向周探長道：「李館長批准你們下去了。」

「他不派潛艇來接我們？」

「我們船上有運輸潛艇，」沈船長道：「請跟我來。」

周探長雙手各搭着白，小兩女的肩膊，隨着沈船長來到甲板上。

沈船長命令屬下準備潛艇，領着兩人來到一條吊梯前。

三人先進了潛艇後，艙蓋立即閣上，潛艇先駛離船邊，緩緩地潛了下去。

白小妹和小辣椒本來都是好奇心很重的人，可是這時聽到王小克遇害的噩耗，那裏還有心機欣賞海中奇景，只想早點看到王小克——即使屍體也好。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潛艇的去勢停住了，一個水手托開艙蓋，示意衆人離艇。

周探長等白小妹和小辣椒離艇之後，才跟着上去。只見李館長背負雙手，面色凝重，站在一旁相迎。

周探長替白小妹和小辣椒介紹過後，問道：「李館長，詳細情形如何，還請賜知。」

「請三位移步到我房中談話如何？」

「好。」

三人隨着李館長來到他的房間，分賓主坐下後，周探長問：「遇害消息已證實了嗎？」

「是的。」李館長默然地點着頭。

「不，他不會死的！」小椒辣嗚咽着叫了起來，卻被白小妹碰了一碰，表示不可亂叫，然而，她自己眼眶中也是淚水盈眶了。

「兩位小姐，對於這次的意外，我覺得十分遺憾，尤其是王先生並非我們『市立科學館』的人，他的死，我們本來是應該負一部份責任的——」李館長望了周探長一眼，接着說下去：「不過，如果不是你要求我讓王小克先生出航，他是不會遭遇到意外的。」

周探長聞言皺起了眉頭，他明白李館長話中的意思，那是說，王小克的遇害自己也要負起一部份責任。

「李館長，我們現在急切想知道的是，王小克和賈博士到底是在什麼情形之下遇害，同時現場在那裏？」

李館長道：「那岩洞大約在深海一千呎以下。」

「如果他們眞的遇害了，那麼屍體呢？」

「這個——」李館長沉吟了一下，道：「由於岩洞中的毒氣太過厲害的關係，我們沒有辦法把他們搬運出來，事實上他們也是去搬運一個遇害者曹博士的屍體，才重蹈覆轍的。」

「哦？」周探長雙眉一揚，眼前露出了一綫曙光。

周探長十分瞭解王小克，他精靈如鬼，而且行事十分小心，既然明知道曹博士是中毒而死，應該有了提防，絕對不會像李館長說的一樣——重蹈覆轍！

「李館長，我們可以下去看看嗎？」周探長揉揉鼻子，望定了李館長。

李館長早已料到有此要求，道：「暫時恐怕不能。」

「爲什麼？」

「在我們還沒有研究出岩洞中的毒氣到底有什麼成份時，那是一個危險地帶，你們不能去冒險的。」

「探長，我們一定要去！」小辣椒拉着周探長的手臂叫道。

「小姐，那裏不是兒童樂園，」李館長冷冷地道：「不好玩的。」

小辣椒怒目瞪了李館長一下，道：「我也不是一個隨便派人去送死的什麼館長！」

李館長聞言雙眉一軒，可是看到小辣椒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如果和她爭吵的話



，大大有失身份，於是把話咽回了。

「起碼我們會配備氧氣筒，」小辣椒道：「那便不會中毒了。」

「問題是賈博士他們是配備了氧氣筒上岸的。」李館長道。

「那怎有可能中毒？」周探長詫異地問。

「毒氣是從毛孔入侵的。」

「他們沒有穿潛水衣？」白小妹忽然問。

「這個——」李館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像沒有。」

「對了，如果我們穿特製的潛水衣的話，全身肌肉包裹在裏面便不會中毒了。」

「這位白小姐說得對，」周探長道：「李館長，你認爲怎樣？」

「這個——」

「李館長，難道那岩洞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物事，你們不敢讓我們下去看個究竟嗎？」小辣椒問。

「胡說！」李館長道：「好，既然你們堅持要下去，那便由你們吧。」

「好極了，」周探長道：「請你借三套裝備和一艘深海潛艇來。」

李館長拿起案頭的電話，吩咐屬下準備周探長要求的東西。

「好吧，請跟我到配備室去。」

三人來到配備室，找了三套稱身的潛水衣穿上，又背上了氧氣筒，正打算向空氣壓力艙走去時，忽然有個機械師踏了進來，向李館長道：「館長，深海探險一號的引擎壞了。」

「怎麼會的？」李館長雙眉一揚。

「我們作出航最後檢查時，發現它壞了。」那機械師回答。

「幾時才可修好？」

「大概要三天。」

「那麼深海探險第二號呢？」

「它的排水系統失靈，」機械師回答：「即使搶修，也要三四天的工夫。」

李館長望了周探長一眼，道：「探長，你有什麼話說？」

周探長，白小妹和小辣椒都親耳聽到那機械師的報告，不由皺起了眉頭。

「李館長，這不過是你們故意阻止我們下去的伎倆而已，」小辣椒冷冷地道：「你以爲騙得到誰？」

李館長鐵青着臉，冷聲道：「你——你胡說！」

「若非如此，怎會兩艘潛艇一齊壞了？」小辣椒冷哼了一聲。

周探長也覺得兩艘深海潛艇一齊壞了太不可思議，凝視着李館長的反應。

李館長漲紅了臉，向那機械師道：「帶我去看看。」

「是。」

衆人來到壓力艙，果然看到幾個穿着制服的機械人員，正在檢查着兩艘深海潛艇。

李館長踏上前去，向一個中年男子道：「陳工程師，到底是幾時損壞的。」

那陳工程師放下手中的探測儀器，答道：「不知道，我們正在查。」

「眞的要三四天之後才可以修得好？」

「照目前的損壞程度來看，起碼要三四天才修得好，」陳工程師答道：「如果再發現其他部份損壞的話，恐怕不止。」

李館長回過頭去，望着周探長道：「這是不是我故意阻止你們下去的伎倆？」

周探長咬着唇不出聲，半晌才道：「除了這兩艘深海潛艇之外，沒有其他的了？譬如『旭日號』的運輸潛艇可以抵達那種深度嗎？」

李館長苦笑了一下，道：「它只要潛下三百呎左右，艇身便會被壓碎破裂。」

「探長，」小辣椒焦急地問：「這樣說來，我們不能下去了？」

周探長緊皺着雙眉，緘默着不出聲。半晌，他朝着李館長問：「如果我們借得到深海潛艇，你肯不肯派一個人隨行導航？」

「可以的，」李館長疑惑地望着周探長，道：「可是像這種特別設備的深海潛艇到那兒去借？」

「只要你答應派人導航，我便有辦法，」周探長說罷除下了氧氣筒和潛水衣，道：「我可以借打個電話上岸嗎？」

「請這邊來。」

衆人向外走去時，小辣椒好奇地問：「探長，你向誰借潛艇？」

周探長沒有回答，只是隨着李館長向通訊室走去。

衆人來到通訊室後，周探長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給劉志堅道：「請接通這個電話！」

「找誰？」劉志堅問。

「石富國。」

周探長此言一出，李館長和劉志堅低呼一聲，臉上露出了訝異的神色。

然而，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到這個名字時，却是面面相覷，因爲她們從來未曾聽過這個名字。

這當然不能怪她們，因爲她們對於科學界的傑出人材一概不知，而這個「石富國」却是科學發明界的一個奇才！

據說，這個石富國富可敵國，他的家族擁有美國十間大企業公司一半的股權，而這十家大企業公司，每一年都入選爲「幸運雜誌」（FORTUNE MAGAZINE）的「五百間美國最大企業」之內。

石富國年紀大約四十餘歲，他和一般的紈袴子並不同，並非沉迷於酒色，而是終日研究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學二十餘年。

在科學界中，曾有一個傳說，石富國二十餘年來發明的科學用品，如果申請專利權的話，僅是那筆專利稅，便足够他吃十輩子也吃不光。

可是由於石家太有錢了，他根本不在乎，他只是爲研究而研究，爲發明而發明。

甚至更有一個傳說，石富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子機械製造「凡文公司」的技術顧問，「凡文公司」所以能够製造各種各樣的科學用具，泰半的技術是由石富國所提供的。（有關「凡文公司」的精良製作，請參閱拙作「鬼棺材」。）

像李兆東館長和劉志堅這樣傑出的科學家，怎會沒有聽過石富國的名字呢？

不過，由於石富國只是埋首於自己的實驗室和小天地裏，從來不和外間聯絡交際，所以，在科學界中，他是一個極其神秘，和極富傳奇性的人物，想不到周探長現在竟然會向他求助。

劉志堅定了定神，照紙上的電話號碼撥動電話。

電話經電話公司接通後，劉志堅訥訥地問：「請問……請問石富國先生在嗎？」

「誰找他？」是一個冰冷的聲音。

「周探長。」劉志堅答。

周探長不等劉志堅把電話遞過來，立即接過電話筒，道：「是石兄嗎？」

「老周，果然是你！」對方的聲音緩和了許多：「有什麼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周探長道：「好幾年沒打過電話給你了，你在忙些什麼？」

「有話就說，有屁便放，」石富國道：「我不喜歡嚕嚕嗦嗦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是，」周探長急忙把王小克，賈德

明在深海千呎的巖洞遇害的事說了出來，並且要求他借出私人深水潛艇應用。

「深海千呎以下竟然有巖洞？這倒要去開開眼界，」石富國說道：「是你那位朋友發現的？」

「不，是『市立科學館』的人。」

「哼，原來那批飯桶也有這種發現。」石富國道。

他的話由擴音器傳來，李館長等人均是尷尬異常，小辣椒却笑了起來，忽然覺得這位石富國十分有意思，雖未見過他的人，已有一種親近的感覺。

「他們不是有深海潛艇的嗎？」石富國又道。

「是的，但兩艘同時壞了。」

「你看看！我早說過這一班是飯桶，連構造如此精密的潛艇，也不懂得保養，」石富國道：「如果在作業時壞了，豈不是糟糕？」

周探長不願令李館長太過難堪，道：「石兄，你這個忙非帮不可的了。」

「好，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的『寶貝兒』要由我親自駕駛，」石富國道：「我不想任何人碰它。」

「這個當然。」周探長道：「石兄肯親自出馬，最好不過。」

「你們在什麼地方？」石富國問。

周探長把海底基地的方位說了出來，石富國道：「好，我半個小時之內趕來。」

說罷，石富國掛斷了電話。

當劉志堅聽到石富國說要在半個小時之內趕到海底基地來的時候，不由愕了一然，因爲海底基地離陸地大陸有四五十哩，即使坐直升機由市區飛來，也要大半個鐘頭，石富國要用什麼交通工具？即使他坐直升機來，但他的私人深海潛艇呢？

周探長看到衆人臉上疑惑的神情，笑道：「石先生有一艘經過特別改造的快艇，是深水潛艇的母艇，半個小時是趕得到的。」

果然，半個小時之後，雷達網上已發現了快艇的踪跡，劉志堅立時調弄着無綫中的頻率，試圖和石富國聯絡。

也不知道石富國利用什麼探測儀器，快艇在海底基地上面停住了，不久，螢幕上出現了一艘金紅色的小型潛艇，正緩緩向基地駛來。

「咱們出去準備迎接他吧。」

這時，劉志堅已和石富國聯絡上，指示空氣壓力艙所在，並且打開防鯊閘，讓石富國的潛艇入內。

李館長已命人將居浩然叫來，吩咐他作嚮導隨周探長等人到海底巖洞。

居浩然神色怔忡，唯唯諾諾地答應了。

不一會，石富國的潛艇已冒出了水面，艇身有個英文BABY，他揭開艙蓋探出頭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向他望去，只見他滿面鬍鬚，髮長及肩，像嬉皮士多一點，根本不像個科學家。

周探長趨上前去，石富國也不和他寒暄，道：「老周，快啓程吧！」

周探長知道他的脾性，應道：「好，等我介紹——」

「不必了，」石富國不耐煩地搖着頭，道：「我這『寶貝兒』可以再乘搭兩人，一個你，另一個導航，誰跟你來？」

居浩然踏前一步，道：「我。」

石富國望了居浩然一眼，道：「唔，很好，我在科學雜誌上看過你幾篇有關海洋生物的研究報告書，很有點意思，來吧！」

居浩然轉頭望了李館長一眼，李館長向他點了點頭，道：「去吧。」

居浩然隨着周探長之後上了潛艇，石富國坐在駕駛座上，道：「我這『寶貝兒』可以用電腦操縱，是不是比你們的什麼『深海探險號』優良？」

居浩然望着艙裏精良的設計，由衷地點着頭。

「好，我們出發吧！」

石富國說罷按下一個小掣，艇身緩緩地移動了……

× × ×

王小克睜開眼睛，發現眼前有一綫微弱的光，他揉了揉雙眼，原來那强力射燈正在自己脚旁，想是電池已逐漸用光了，所以射出來的光也微弱得很。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坐直起身來。

然而，就在他坐直起身時，腦際好像被什麼東西大力擊中一下的樣子，一個念頭驀地閃現：我還沒有死！

是的，他沒有死。

氧氣筒在三四碼處，差點便要掉下水去，他並非藉着氧氣筒呼吸的！

可是有這個可能嗎？巖洞裏的空氣有毒，曹志豪博士只不過吸了幾口，便中毒斃命，自己何以竟能安然無事？

王小克搔了搔頭，實在想不通這一點。

然而，他畢竟是十分精靈之人，立時得到了答案：巖洞中的空氣並沒有毒，否則，自己早已命喪九泉之下了。

既然空氣中沒有毒，曹志豪博士又因何喪命？

他略一思忖，立時明白了其中道理：居浩然既可殺害賈德明博士，曹志豪當然也是他殺的了，說不定陸教授，柏德遜博士和陳鳳美博士也是他殺的！

王小克腦際閃現出曹志豪博士的死狀，他滿身瘀黑，顯然是中毒而死的！

驀地，王小克渾身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因爲他想到曹志豪之所以中毒，必然是吸了氧氣筒中的有毒氣體而死！

如果剛才自己支持得住，走近曹博士的屍身，取了他的氧氣筒來呼吸的話，這當兒已中毒斃命了！

想不到巖洞中的空氣反而無毒，殺人的是居浩然和吳伯泉！

他們爲什麼要殺人？難道和「市立科學館」中的人全部有仇？

王小克跟着又想，從居浩然勸告自己不要到巖洞來的舉動看來，他並不想加害自己，是因爲自己堅持要隨隊出發，爲了不讓曹志豪遇害的眞相揭穿，才把自己丟在這深海一千呎以下的巖洞中等死的。

同時，他又想起程晴和曾婉玲也曾要求到巖洞來，但被居浩然拒絕了！

顯然地，巖洞中有着一個大秘密，那是居浩然不想別人知道的。

居浩然發現深海巖洞時，曹志豪和賈德明也在，然而他們兩人都被居浩然殺死了！

居浩然殺死兩人的原因是爲了什麼？莫非怕他們把巖洞中的秘密洩漏出去？

忽然，王小克想起賈博士袋中的三枚遍體漆黑的巖石！

他伸手自袋中取了出來，拿着射燈仔細察看着，石頭仍然泛着黃色的光輝。

一塊黑色的巖石竟然會發出黃色的光，也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王小克緊揑着其中一塊，往地下的巖石上一擦，然後湊近眼前一看。那陣耀眼的光輝更甚了！

忽然，他腦中念頭一閃，叫了起來：鑽石



！藍鑽石，這是無價之寶的藍鑽石！

迴聲在巖洞裏激動着，震得王小克耳鼓生痛，他急忙掩起了耳朵。等迴聲過後，才把那巖石仔細看個清楚。

這一次，他更加肯定了，手中拿着的是一顆起碼四五十卡拉的天然藍鑽！

王小克一顆心狂跳着，像這樣的一顆藍鑽，市值起碼五萬元以上！自己發財了！

然而，他跟着頹然地嘆了一口氣，如果自己無法逃離這深海巖洞的話，即使整個巖洞都是藍鑽火鑽，又有何用？

情緒平定後，王小克明白居浩然殺人的動機了！他是想獨佔這個天然的「鑽石鑛」，所以把曹，賈兩人引到這個巖洞下手殺了他們！

可是有一件事他猜想不透，陸教授，柏德遜和陳鳳美的死又是爲了什麼？

陸，柏，陳三人遇害時，這個「鑽石鑛」還未被發現啊！

王小克並不急於去解開這個疑團，事實上他也無能爲力。目前，他亟欲查明巖洞中是否有着鑽石鑛，因爲如果只有三枚藍鑽的話，居浩然是犯不着殺人，而且殺了人後，不把它帶走的。而且，王小克又想到那三顆未經琢磨的藍鑽，是否賈德明自外面帶進來的。

他站了起身，過去拿起賈德明的强力射燈，四處搜索着。

果然，在巖壁中被他發現不少同樣的藍鑽附屬其上，他挖了下來，在地上的巖石一磨，果然光芒四射，心下又驚又喜，暗想如果把這個「鑽石礦」開採出來的必然可以頓成巨富！

當他想到自己如果得不到救援時，絕無可能離開這個深海巖洞時，廢然地嘆了一口氣。

居浩然蓄意殺死自己，他自然不會下來相救了，巖洞中雖然有空氣，但在沒有粮水的情形下，自己最多可以活一個星期！

他熄了强力射燈，在巖石上坐下來，這時才發現自己又累又餓。巖洞裏寸草不生，雖是十分潮濕，却沒有半滴水，怎樣生存下去。

忽然，他想起了那條會啾然而叫的怪魚，急忙扭開射燈，向剛才放下的地方照去。

那怪魚仍然圓睜着雙目，一條尾巴扭動着——竟然還沒死！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捉了起來，在魚背上一咬，一股鮮血立時噴入口中。

那魚血的味道又鹹又腥，但王小克知道如果想活下去的話，一定要吞下去。

幸好他又飢又渴，那魚血和魚肉才不致難以下咽，但還是花了近一個小時，才把那條魚啃下肚中。他把魚骨拋下水中，抹了抹咀，深深地吸了口氣。就在他打算躺下巖石去睡一會的時候，依稀聽到水面以下傳來一陣輒輒聲。

巖洞中是如此的靜，因此，那陣輒輒聲聽來更加眞切，王小克一顆心隨之怦然地亂跳起來。莫非居浩然擔心自已死不了，去而復回？

他急着坐直起身，望着黑暗的水面。

逐漸地，水面下有紅色閃燈一閃一閃地——是深水潛艇來了！

王小克又驚又喜，不知深水潛艇的來意，屏住了氣息窺伺動靜。

這時，潛艇的艙蓋露出了水面，王小克認得那並不是「深海探險一號」。

潛艇露出水面後，艙蓋打開了，一個全身配備潛水儀器的潛水人托開艙蓋，探出頭來。

由於那人戴着潛水鏡，口中又咬着氧氣筒，他認不出是誰。

不過，來人絕對不會是居浩然，這一點王小克却是可以肯定的了，因爲居浩然知道巖洞中的空氣無毒，其他人却不知道。

那人爬出了潛艇，拿着强力射燈四處照射着。王小克由於不知對方來意，因此隱身在一塊巖石之後，不敢現身。

那人爬了出來後，另又有一個人跟着爬出，也是拿着强力射燈四處照射着。

王小克這時看清楚了，潛水鏡後面的那雙眼睛很熟悉，似乎是周探長的！

「探長！」他叫了一聲。

那人果然便是周探長，他聽到了王小克的聲音，幾疑是在夢中，急忙循着聲音向王小克藏身之所望來。王小克大喜若狂，跳了出來，道：「探長，眞的是你！」

周探長激動地握着王小克的手，由於口中有氧氣罩上的關係，却出不了聲。

「探長，這裏的空氣沒有毒的，」王小克道：「不用氧氣筒。」

周探長見王小克生龍活虎般用口呼吸，這才除下氧氣罩，喜道：「小鬼子，我早就知道你不會死的，我早就知道了！」

這時，另一人向他們走過來，周探長道：「石兄，幸好有你的『寶貝兒』，我這位朋友得救了。」轉頭又向王小克道：「也幸虧居博士爲我們帶路，否則很找得到這種鬼地方？」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慄，訥訥問道：「你說什麼？是居浩然博士替你們帶路的？」

「是呀，他在石兄的『寶貝兒』中——」

周探長話聲未畢，王小克忽然大叫一聲向潛艇奔了過去，一面叫：「快！快阻止他！」

周探長和石富國大感愕然，轉頭望去，只見一隻手自艙內伸出，正想把艙蓋扳上。

王小克去勢如箭，跳上了潛艇，扳住了艙蓋，叫道：「你們快來阻止他，他要把潛艇開走了！」

周探長大驚失色，忙向「寶貝兒」奔去。

這個艙蓋雖然還未闔上，但潛艇的艇身已逐漸向下潛了下去。

顯然地，居浩然已開動了潛艇！

石富國不慌不忙，伸出了左手，按下那隻比普通手錶大一倍不止的腕錶的掣，說也奇怪，潛艇非但不再潛下去，反而冒出了水面。

王小克已把右脚伸進了艙中，正和居浩然糾纏着。

「小心！」王小克驀地叫了起來：「他有槍！」

周探長向前望去，只見居浩然奮力探出頭來，手中拿着一把短槍，槍咀正朝自己這邊。

周探長上前抱住石富國往下一撲，槍聲已響了起來。那槍聲震耳欲聾，周探長和石富國急忙掩起了耳朵。

居浩然握着槍連連扳動機掣，希望可以把王，周，石三人置於死地，可是由於王小克的糾纏失了準頭，那五六槍都落了空。

槍聲過後，巖頂的石頭紛紛掉下，石富國暗叫一聲不好，道：「快回潛艇，這個巖洞要塌啦！」

兩人抱住了頭，也不理居浩然是否還會再放槍，朝潛艇奔去。這時王小克已賞了居浩然一拳，把他打得一交跌了下去。

三人先後進入潛艇，石富國迅速把艙蓋蓋上，趨上前按下一個紅色掣，「寶貝兒」開始下潛。可是一陣隆隆聲仍然由上面傳來。

「是槍聲震動了巖層，」石富國調弄着儀表放上的儀器，臉上憂形於色，道：「天保佑等咱們離開了才塌下來！」

居浩然也料不到開了幾槍竟會引起這種後果，嚇得呆了。

石富國對於「寶貝兒」的性能十分瞭解，安穩地駕着它離開巖洞。

當潛艇再度上升時，石富國才吁了一口氣，道：「總算逃過大難了！」

「可惜一個價值億萬的鑽石鑛也隨之毀了！」王小克說。

「鑽石鑛？」周探長愕然問。

王小克向滿面死灰的居浩然望去，道：「居博士，你爲了這個鑽石鑛殺了曹志豪博士和賈德明博士，還想殺我，可是，現在它却由你親手毀了！」

居浩然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緘默着。

「還有，你剛才還要殺周探長和這位……這位石先生，」王小克冷冷地道：「居博士，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天了，」居浩然雙眼呆呆望着前面，喃喃道：「當我殺第一個人時，我……我便知道有這麼一天了。」

「陸教授？」王小克試探着問。

「殺一個人也是死刑，殺兩個，十個也是死刑，人只能死一次，對不對？」居浩然苦笑了一下。

「可是你爲什麼要殺陸教授？」王小克問：「他沒有得罪你呀！」

王小克這樣問的時候，只不過是一種試探，並不希望居浩然坦白承認，不料他却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陸教授沒有得罪我，只不過他必須成爲我的計劃中的犧牲品！」

王小克和周探長對望了一眼，均是大惑不解。居浩然抬起頭來，望着周探長，道：「探長，當日你想也沒想到是我殺陸教授的吧？」

「我想過了，」周探長道：「只不過後來你遇襲，我才取消對你的懷疑。」

「哈哈哈！我知你對我開始懷疑，才故意佈下這個烟幕的，」居浩然哈哈笑了起來，道：「其實那天襲擊我的，正是我自己。」

「這樣說來，柏德遜博士也是你殺的了？」周探長問道。

「不錯。」

「爲什麼要殺他？」

「很簡單，他是我計劃中的第二個犧牲品！」居浩然道。

「那麼陳鳳美博士呢？」周探長聲音微顫，問道：「她也是你的犧牲品？」

「不！她才是我的目標！」居浩然咬着牙關，恨恨地道：「我恨她！我恨她！」

王小克腦際倏地一亮，想起了居浩然和吳伯泉非比尋常的感情。

「你恨她搶了你的愛人吳伯泉，所以下手殺了她，是不是？」王小克道。

居浩然的牙齒咬得「格格」作響，道：「都是這賤人的罪過，都是這賤人的罪過！」

周探長和石富國不明其中底蘊，只是呆呆地望着居浩然。

王小克又說道：「可是，爲了奪回吳伯泉，爲了使他不致懷疑是你殺掉他的未婚妻陳鳳美——」

「不要提這個賤人的名！」居浩然握拳作勢，咬牙切齒。

王小克見居浩然神態有點失常，退後了一步，繼續說道：「所以，你先殺了陸教授，再殺柏德遜，由此引開別人耳目，尤其是吳伯泉，對不對？」

居浩然忽然掩面啜泣起來，嗚咽着聲音道：「我一切都是爲了他，一切都是爲了他！」

「他不知道陳——陳博士是你殺的，對不對？」王小克問。

居浩然緩緩點着頭。

「他以爲只不過是一個殺人狂幹的，」王小克道：「甚至沒有人知道是你。」

「不！不！」居浩然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道：「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知道了！」

王小克愕了一愕，低聲問道：「誰？」

「李兆東，李館長！」

王小克和周探長對望了一眼，心下均覺事情實在太複雜了。

既然李館長洞悉殺人兇手是居浩然，那麼，他怎會容許居浩然在海底基地中，繼續殺害曹博士和賈博士？

居浩然緩緩地抬起頭來，凝望着王小克，道：「你知道嗎？把毒氣放在曹博士氧氣管中的就是李館長！」

「哦？」王小克大吃一驚，道：「爲……爲什麼？」

「那天，我們無意間闖進了深海巖洞，發現那是個鑽石鑛，於是向李館長作私人報告——唉！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們當時都想把鑽石鑛據爲己有，」居浩然道：「因爲如果公開的話，這樣會屬於市政府的了。」

「可是你們三人爲什麼要通知李館長？」王小克問。

「他是海底基地的主管，如果我們要下去搬運鑽石，必須借用深海潛艇，而深海潛艇每次出勤，都必須經他批准。」

王小克和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只見居浩然眼中突然現出了忿恨的光芒，道：「他早已知道殺人的是我，用此來威脅我，叫我把曹，賈兩位除去，由他獨佔鑽石鑛，我……我有把柄抓在他的手中，怎敢不聽？」

王小克這才明白居浩然在出發前來勸自己的原因——他早已受命要殺賈博士，如果自己跟着去的話，勢必殺了滅口。

「那天入房想殺我的是不是吳伯泉？」王小克又問。

「是的。」居浩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他不知怎的得悉了殺害陸教授，柏德遜和那賤人的是我，生怕被你查了出來，他……他是愛我護我，這才想殺了你。」

說到後面那幾句話，聲音竟是又甜又柔，就像初戀中的情人一般。王小克不由打了個寒顫，「同性戀」對他來說，實在太嘔心了。

石富國用電腦操縱，「寶貝兒」順利地向上昇去。他對居浩然的供述一點也沒有興趣。

「怎麼我們還沒到基地？」居浩然忽問。

「我的『寶貝兒』本來只能載三個人，如今多了一人，負載加重，自然慢一點了，這種原理你不知道？」石富國白了居浩然一眼。

王小克望了周探長一眼，道：「探長，你們爲什麼不坐深海探險一號下來？」

「我看深海探險一號是被他弄壞的了。」周探長向居浩然呶呶咀。

「我是不想殺你們！」居浩然痛苦無已地說：「我殺了太多的人啦！」

周探長心中一動，這樣說來，居浩然本性並不壞，他所以先殺陸教授和柏德遜博士，再殺陳鳳美，都是由於那種思之令人嘔心的「愛情」所迷。

至於曹博士和賈博士之死，主謀則是李館長，倒與他無關了。這時，海底基地開始向「寶貝兒」呼號，石富國懶得回答，只是望着儀表板，注視那上升的速度。

「探長，」王小克向周探長望去，道：「現在大功告成了吧？」

「不錯，那二萬元獎金在等着你。」

王小克並沒有感到興奮，因爲他想到了巖洞中的藍鑽石。若非急於阻止居浩然離去，他必定會帶幾顆上來，即使一顆也好，那也可以令自己頓成巨富了。可是他又想：倘若不是阻止及時，這時自己可能和周探長，石富國待在巖洞中，十天半月後再添三具屍體了！（完）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傀儡總統** 上官庸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 女客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僞保安隊長金飛虎告訴女客，夏紫林，蔡雲，蔡崗全是中村的傀儡，這次要女客護送過境的所謂上海來的大工業家，也是烏有之事，中村的目的只不過是要女客在邊界接回一位日本特務，金飛虎並說他才是眞正重慶派來的特工人員，女客爲這種複雜的境遇弄的昏頭轉向，對他們全都不敢予以輕信，那晚他她隨夏紫林出發，在荒郊中身歷數塲似眞似假的勾心鬥角的鬥爭，最後當女客發現夏紫林失去踪迹，女客正自呆想間，吳保成突現身，要女客隨他往見中村，女客遂隨之而往，見中村站在一山丘上——

## 揭幕知眞相　捨生竟偉功

「隊長！」女客心頭沉重，語氣却輕鬆：「我來啦！有什麼吩咐嗎？」

「我要跟妳談一件事，」中村的語氣很沉穩，聽起來好像心事重重。「吳保成！你到遠一點的地方去站着。」

吳保成乖乖地走開。

「我們必須認眞地談一談。」中村的目光望向漆黑的夜空，彷彿那裏隱藏了什麼秘密。

「我在聽。」

「昨天妳曾經和金飛虎密談，是不是？」

女客明知無法賴，也就乾脆承認：「有這回事。」

「談些什麼？」

「很難回答。」

「這是什麼話？」

「因爲我說什麼，你都不會信。」

「眞的我會信，假的就不會信。」

「什麼話才是眞的？什麼話又是假的？」

「他談起了夏紫林，談起了我對不對？」

「不錯。」

「他說夏紫林是我的人，我們要了一個圈套，把妳套在中間，對不對？」

中村完全指明，女客自然不能再狡辯，於是坦白承認：「不錯。」

「他還說他是重慶派來的，是不是？」

「好像說過。」

「現在金飛虎已經被我槍斃了。」

「哦？」女客難免吃了一驚。

「還有一個人馬上也要被槍斃。」

「誰？」

「妳的閨中密友。」

女客眞沉得住氣，連吭都沒有吭一聲。

「妳想不想救她？」

「有什麼條件？」

「很簡單，妳完全聽我的話。」

「隊長！我不是一直都在聽你的話麼？您儘管吩咐就是。」

「如果妳是要花樣，或者陽奉陰違，妳該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我明白，小杏子會死。」

「不錯，」中村加重語氣說：「小杏子會死，妳也會死。」

「死，對任何人都是最大的威脅，我就是爲了怕餓死，才出來冒險跑單帮，因爲跑單帮



才乖乖聽隊長您的話，說來說去，我絕不可能要花槍，也不敢耍花槍。」女客的語氣溫婉有致，完全是一副懾於淫威，澈底屈服的姿態。

「好，只要妳懂得利害，事情就好辦。現在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委托妳。」

「請吩咐。」

「想法子攔住夏紫林。」

女客一時沒有答話，情況似乎在逐漸明朗之中。她不必去問爲什麼，只要問向什麼方向追：「隊長可知道他往那個方向去了？」

「黑塘綫。」

「憑我一個人，怎麼行？」

「我帶來了幾個人，他們路徑不熟，必須由妳帶領。」

「哦！」女客故作輕鬆地吁了一口氣。「原來只是要我帶路。」

「不僅是帶路，而是要妳負責將夏紫林攔住。」

「爲什麼呢？」女客原本不想問的，由於好奇心所使，這句話還是冒了出來。

中村沉默了一陣，才說：「我本來不應該將內中情由告訴妳的，因爲這是軍機。但是妳若不了解眞實情況，必定會疑東疑西，反而會壞事，……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有一個人在重慶漏了底，這個人對我們很重要……結果我和夏紫林接上了頭，剛好他們要護送一個工業家到後方去建立工廠。於是我就和他談好了條件，我的人和他的人在邊界交換……」

「原來是這麼回事，那又何必將我拉在裏面？」

「因爲妳對邊界的路徑熟……」中村又歸到正題：「我本來一直派人釘着夏紫林，現在，他突然脫了綫。」

「他毀約了？」

「是的。」

「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人還沒有離開重慶，根本就無法交換，他只有闖關。」

女客道：「我可以爲隊長盡力，只是，萬一不成功……」

「必須成功。」

「你是說，倘若失敗，我就只有死？」

「不僅妳死，連我也要死。好！事不宜遲，妳可以出動了，由吳保成居間連絡。」

「隊長！我還想請教一件事。」

「什麼事？」

「蔡雲。」

「怎麼樣？」

「他的身份。」

「他是反間。」

「反間？」

「他表面上是豫東區游擊隊首腦，實際却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麼，蔡崗也是你們的人了？」

「是的。」

「你運用巧妙的方法將他們安排在我的身邊，目的是……？」

「帮助妳。」

「結果却被夏紫林發覺了。」女客吁了一口氣，又接着說：「現在我總算弄清楚了，只有一個人，就是被你槍斃的金飛虎，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他是牆頭草。」

「牆頭草？」女客不明白。

「風吹兩邊倒。」

「你是說，金飛虎同時爲兩邊工作，也說不定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任何一方？」

「他正是這種人，不過，這一次他太異想天開。他想將兩個人都弄到手，一個賣給重慶，一個賣給我們，好發一筆橫財。結果他將自己的性命賣掉了。」

「眞是各有心機。」女客微微停頓了一下，又說：「中村隊長！爲了解除我心中的疑問，想請求你回答我更多的問題。」

「好！」中村回答得非常乾脆。

「小杏子是怎麼回事？」

「我們了解妳一向重視別人，忽略自己，所以小杏子成了我們的一張王牌。」

「那麼，她的被殺，讓人替死……？」

「這得從頭開始說，那時，我們的人雖然在重慶暴露了身份，却逃出了虎口，正逐漸接近邊界。我們這邊決定派一個人去接他。誰呢？金飛虎提到妳。但我們也知道妳的脾氣，絕不會輕易答應。於是我們安排妳失掉貨欵，想逼妳接受我們的委托……」

「哦！」

「後來小杏子發現了這個秘密，我們必須殺之滅口，想到她的價值，就用一個女犯代替了她。」

「那麼，你們有一次帶小杏子到我房裏去，又是爲了什麼？」

「妳知道？」

「我當然知道。」

「妳實在很精明……我們只是想搜查一下，看看妳是否跟那邊有特殊的關係。」

「結果呢？」

「結果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

「好！我們總算談開了，這樣反倒好些。對了！還有一件好笑的事，蔡崗答應我去搶救小杏子出險……幹你們這一行的是不是都會騙人？」

「不是很會騙人，是不得不騙人。」

「好了！我得上路了。隊長！我請求你一件事：如果我失敗，而死了，還是請你釋放小杏子。」

「我答應。」

「謝謝。」女客深深一鞠躬，轉身向吳保成走去。

吳保成並沒有向她說什麼話，只是向她揮揮手，就領先向前走去。

整個的疑問看來都得到了答案，夏紫林是重慶那邊派來的人，幾乎已可肯定。唯一令女客想不通的是，夏紫林爲什麼要躲她，難道他認爲女客已經成了中村的走狗而無法信賴麼？

這時，吳保成在一座農舍前停了下來，他輕輕吹了一聲口哨，立刻從農舍中湧出了好幾個身穿便服，腰佩短槍的大漢。吳保成指着他們說：「女客！這些人都由妳指揮……」

「我又不會說日語……」

「杉木軍曹懂華語，妳的命令可以由他傳達。」

杉木軍曹立刻向女客舉手行了一個軍禮。

「你手下有多少人？」女客煞有介事地問道。

「連我六個。」

「槍呢？」

「七支，我佩雙槍。」

「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別注意，中村隊長下令攔截，但全部要活口，所以，沒有我的命令，絕不能隨便開槍射擊。」

「遵命。」杉木軍曹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的人都能走崎嶇的山路麼？」

「行，他們都受過山地作戰訓練。」

「好！我們立刻就出發……吳保成！你要跟着去嗎？」

「我不去，我的任務已到此爲止。」

「杉木軍曹！我們現在就出發。我走前面，你隨後，與我相距九步左右，你的手下再跟在你的身後，每人相距十步，明白嗎？」

「明白。」杉木接着又用日本話，嘰哩呱

啦地傳達了女客的意思。

繞過一遍桑林，就進入了黑塘綫的山路，這是私客們最怕的一條路，但也是最安全的一條路。如遇上貴重的貨品，或者有人需要偸渡，私客都選這條路。

天色實在太暗，但是女客對這條路徑非常熟悉，因此行走起來還不算太慢。

一口氣，十里路就下來了。

這一路上，女客不停地留神觀察，儘管夜色很暗，她還是可以看到許多東西，比如地上的腐葉，伸到小徑上的蔓草，似乎在他們之前，並沒有別人走過。

她眞有些担心，並非爲自己，而是爲夏紫林，如果他不走這條路，絕對無法安全通過邊界。

杉木突然大步趕了上來，在女客身後說：「我們還可以走得更快一點，我們要攔截的人比我們先走半個鐘頭，不加快一點，就會放他們溜走了。」

「你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是走的這條路?」

「剛才上坡的時候，我發現一塊石頭被蹬鬆了，而妳的脚並沒有碰到那塊石頭。」

女客突然有了一個感想：她始終沒有把別人放在眼裏，這是她最大的錯誤。在單帮綫上，她總認爲她是最精明的；在三不管地頭上，她是最罩得住的。現在，她一直將杉木看成一個粗魯的軍人，却料不到他是如此精細，因此她暗暗生出了警惕。

「女客!」杉木又開了口：「如果我們想繞過去，我還知道另一條路。」

「近路?」

「要近得多，不過比較難走。」

「你對黑塘綫很熟?」

「走過幾回。」

「難道你也幹過私客?」

「是的。不過不是運送貨物的私客，是另一種。」

「運送人，對不對?」

「是的。不是普通人。」

「我明白了，想不到中村隊長派來了一員大將。」

「女客!」因爲路面較寬，杉木走到了她的身邊。「妳說錯了，是兩員大將，在三不管地頭上，妳也是一員大將啊!」

「如果你認爲我也是一員大將，那麼，我想請你聽我一點意見。」

「不是聽，而是服從。這是中村隊長一再交代的。請吩咐。」

「不走近路。」

「爲什麼?不是不服從，只是想了解。」

「那條路我也知道，但是萬一卡在中間，就很不容易出來。」

杉木道：「那麼，我們怎麼能够完成攔截的任務呢?攔截，就必須我們先到，先埋伏，先佈置……」

「杉木軍曹!想不到你服從命令會如此澈底，最好請你不要在字眼上費功夫，我們只要將夏紫林，以及夏紫林所護送的人留住就算完成了任務。我認爲攔截和追擊沒什麼分別。」

「有分別。」杉木似乎在炫耀他的訓練有素。「攔截是手到擒來，佔先一步，追擊則始終落後一步，其中差別太大。」

「我承認你的說法，但是你不了解情況，先問你，從現在起，到達黑塘綫的終點還要多少時間?」

「一個半鐘頭。」

「那麼，是凌晨一點鐘。」

「是的。但是，夏紫林比我們早到半個小時。」

「他會等我們。」

「他會等?」杉木第一次表露了驚訝。

「會。因爲在終點處有一道卡，只有二點到四點的那一班崗哨才可以通融，他早到，我們晚到，都是一樣，一定要等到過了凌晨兩點鐘才能通過。」

「女客!」杉木的口氣中表示了由衷的讚佩：「難怪妳是三不管地頭上的大將。」

女客對這種阿諛之詞聽得太多，並不覺得悅耳受用。同時她也不願和這位軍曹拉交情，於是默默不再接口。

在沉默中，走得特別快，很快就到了山腰的隘口，從這裏進隘口以後，將是一條彎曲起伏的崎嶇山徑，也是黑塘綫最難走的一段。僅僅五里地，却要化費一個鐘頭，而且沿途險象環生。無電筒，無火炬，只憑暗淡星光，若非路熟車輕，絕不敢在黑夜中摸這條山道。

女客摸慣了夜路，眼力格外好，這條路又很熟，由她在前領路，倒是有驚無險。

杉木說他的手下受過山地作戰訓練，一點也沒有誇大，他們尾隨在後，無聲無息，走得非常順利。

半個鐘頭過去，每個人都混出了汗。女客却突然停住了。杉木原應該依照她的指示保持十步距離，而他却緊緊地跟在她身後。這時，他又跟近了一步，輕聲發問：「累了嗎?」

女客沒有回答他的話，只是楞楞地站在那裏沒有動。其實，她的腦筋却在動。

擺在她面前的是一條用厚木架搭的棧橋，她一直担心夏紫林會拆去這條棧道；如果眞要拆卸，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夏紫林明明知道後面必有人追，他爲什麼不拆橋斷路?爲什麼?

答案只有一個：他還要回來。

他回來幹什麼?三不管地頭上巳沒有他活動的餘地，中村視他爲死對頭，他回來豈不是飛娥撲火，自找死路?

杉木又在問了：「怎麼回事呀?時候不早了啊!」

女客還是在想，想來想去，她突然打了一個寒噤。夏紫林還要回來，爲什麼還要回來?因爲他要護送一個日本特務回到日軍的勢力範圍內。中村翻來覆去要了許多花樣，到頭來上當的只有她一個。

「妳在想什麼?」杉木雖然巳經發現女客的神情有異了。

「我在想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夏紫林爲什麼不拆這道棧橋?」

「對呀!」杉木吃驚地說：「如果他拆去這道棧橋，我們就絕對無法追到他了。」

「所以，我認爲其中必有蹊蹺。」

「難道暗中動了手脚，人一走上去就會鬆脫?」

「夏紫林絕不會要這種花樣。」

「何以見得呢?」

女客道：「這種陷阱，充其量只不過犧牲一個人。」

「可是妳才說內中必有蹊蹺。」

「是的。我的判斷不會錯。」

「那麼……?」

「杉木軍曹!我們不必再談論這個問題。到時候你自然會明白。現在繼續前進。」女客率先走上了那條棧橋。

杉木跟了上去，其餘的人也尾隨通過，並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通過這條棧橋之後，路漸好走，令人亡魂喪膽的黑塘綫巳逐漸接近尾聲。

女客還是超前帶路，腦海裏還是思索那個問題：夏紫林究竟是什麼身份?這是她目前唯一需要思索的一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但是，她始終得不到正確的答案。



此刻，道路巳漸寬，如果是運送私貨的單帮客，早有大車等在這裏接貨了。女客突然發現有一棵大樹倒在路中間。

這當然是人爲的，目的何在呢?阻碍他們前進嗎?這種方法，非但幼稚，也很荒唐，那麼……?

杉木一個大步趕了上來，一面伸手拉住女客，另一隻手則不停地向後揮動。

他的部下立刻散開，有的伏下身子，有的潛進了樹林，擺出了攻擊的姿態。

女客不悅地問：「杉木，這是幹什麼?」

「前面有情況……」

「卽使有情況也輪不到你來發號施令。」

「是!是!」

「把你的人集中，退後二十步，隱藏踪跡，我一個人過去看看。」

「如果有情況……」

「有情況我自然會下達命令。」

「女客!妳的任務是指揮我們攔截我們所要的人，而我也擔當了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

「保護妳的安全。」

「你是說，你要跟住我?」

「不是跟，是保護。」杉木似乎很堅持。

女客咆哮道：「杉木!你聽清楚，是我指揮你，不是你指揮我。現在，我自己可以保護我自己，當我無力保護自己時，才需要你保護我。」

杉木很有禮貌，舉手行了個軍禮，才退了回去。

女客等待他們往後退了很遠，這才跨過了那棵大樹。剛一過去，就看見有人向她招手。

那人是夏紫林。

女客開門見山地問：「剛才你爲什麼要偸偸開溜?」

「我發現了中村的人，當時巳經來不及與妳連絡了啊!」

「現在，又等在這裏幹什麼?」

「等你呀!沒有妳，前面那道僞軍的關卡是過不去的。」

「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會來?」

「妳和中村有約，他一定會追，那一定是由妳帶路，這是可以想得到的。」

「現在，你打算教我怎麼樣?」

「當然是請妳帶路過關……」

「我如何才能擺脫中村的人，你說?」

夏紫林一時沒有說話，過了一陣，他才問：「一共多少人?」

「七個，由一個軍曹帶隊。」

「全副武裝?」

「便裝。不過都帶得有槍。」

「七個人不算多，問題是不能够用槍。」

「你想把他們完全解決?」

「女客!除了解決他們之外，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辦法不是沒有，不過……」

夏紫林道：「我知道，妳仍然對我的身份表示懷疑。」

「我的確懷疑。」

「這應該是澄清疑慮的最好機會，由我出面去解決他們：如果我是日本特務，我絕不會去殺害自己的同志。」

「以一對七?」

「是的。」

「用什麼武器?」

「刀。」

「無異以卵擊石。」

「情勢所迫，只有冒險。」

「我不贊成。」

「女客!」夏紫林的態度很誠懇：「妳聽我說，卽使有最好的辦法擺脫他們也沒有用，因爲妳還是會對我的身份表示懷疑。」

「我倒有個折衷辦法。」

「說說看。」

「將你的人交給我。」

「交給妳?」

「是的，由我護送他過邊界。」

「不行。」夏紫林毫不猶豫地一口回絕。

「爲什麼?」

「這是我的任務，必須由我去完成。」

「那麼，這表示你也同樣不信任我。」

「話不是這麼說……」

「不必辯白。你這樣作沒有什麼不對，我也許受中村的威迫利誘作出出賣你的事。」

「妳既爲自己着想，又爲我打算，那妳該怎麼辦呢?」

「其實很好辦。我雖然對你懷疑，但是信賴的成份總要高些。不是我囉嗦，容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妳問吧，我一定據實回答。」

女客冷聲道：「你和中村訂好了交換條件，只要依約行事，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務，又何必冒險……?」

夏紫林很詫異地問道：「妳說我和中村訂有交換條約，是怎麼回事?」

「你不知道?」

「我還是頭一次聽說。」

「咦!」女客連連地搖頭。一副迷惘不勝的神色。「難道其中又有花樣?」

「快!將詳細經過告訴我。」

「中村說，他們有一個工作人員在重慶暴露了身份，在逃亡途中被捕，因爲那個人很重要，必須營救回來，剛好知道你要護送一個工業家去大後方的事，於是，找你洽談，雙方交換……」

「一派胡言，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他還說，抓你去憲兵隊，就是跟你談這件事。」

「胡扯!這種事我根本作不了主。」

「據傳說，你是三不管地頭上一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好不容易敎你進了籠子，中村怎會輕易放你?」

「關於這一點，連我都想不透。」

「至於你被抓進去的情況我也聽說了，那簡直形同兒戲……」

「不瞞你說，那是我有心進去逛逛的。」

「進去逛逛?你那樣有把握?」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早巳了解中村將如何處置我。不過，話又說回來，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這樣作，到底有什麼用意。」

「他要我無論如何都得將你截住。他的理由是——如果你和你所護送的人順利過了邊境，他的人就無法營救出來了。」

「那麼，妳現在趕快決定吧，是帮他，還是帮我?」

「當然帮你。」

「謝謝。我們該走了。」

「有一個問題你忽略了。」

「什麼問題?」

「如果中村存心要截住你，前面那道關卡是絕對過不去的……」

「妳不是很熟麼?」

「中村和他們更熟。僞軍是聽命日軍指揮的啊!」

「那麼，妳的意思是……?」

「繞道。」

「我對這附近的環境不熟。」

「你們先隱藏起來，讓我先帶他們通過。你在後面跟着。這也算是一個絕招，那位軍曹雖然很精明，恐怕還想不到。」

× × ×

夜，很靜，很深。沒有星光，就像一層黑幕遮蓋了大地。這層黑幕掩護了許多人的活動，也隱藏了許多危機。

偽軍的關卡設在一個坳口，通過這道關卡之後，就等於進入了自由區，有的人叫做生死綫，有的人叫做陰陽綫。一道木柵，一個衞兵，一支陳舊的步槍，但是阻力却很大，跨這一步並非很容易的事。

杉木似乎沒有發現女客所玩的絕招，一路上，女客曾經用各種方法去探測他的反應，得到的結論是「安全」兩個字。

到了關卡前，她輕聲問：「杉木，我們怎樣過這道關卡？」

杉木有些迷惑地反問：「女客！妳的意思是……？」

「我是說，我們是暗過？還是明過？」

「女客！我還是不明白。」

「還不明白？」女客眞有些火，語氣極爲不悅。「憑你們這一小隊皇軍，偽軍的關卡還攔得住你們嗎？這就是明過，你懂不懂？」

「哦！妳或許不明白關卡上所接到的命令，除了戰地武裝巡邏隊之外，任何人也不能通過。而且我們身上也沒有任何證件，穿的又是便服……」

「那麼，只有暗過了。」

「完全聽妳的安排。」

「暗過也有兩種：一是繞過去，看見那座崗子了嗎？要多化費三個小時的路程，連私客都不願用這個法子；一是買通關卡，那得化買路錢，我們一共八個人，每人儲備券五萬元，五八四十萬，我身上可沒有帶那麼多錢。」

「那麼……？」

「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闖。」女客只說了一個字。

「闖？」

「這裏只有一班人駐紮，杉木，憑你所帶的武力，很輕易地就可以將他們制服。」

「妳是不是命令我們這樣去作？」

「我打算下這道命令。」

「我一定會遵命行事，不過，我要提醒妳一點——夏紫林是否已經過了關？」

「我認爲他根本沒有走這條路。」

「我們的任務是攔截姓夏的，如果他沒有走這條路，我們强行過關又有什麼意義。」

「那麼，你說該怎麼辦？」

「在這裏等。」

「等？等什麼？」

「等夏紫林。」

女客咆哮道：「你會等到頭髮白？」

「爲什麼？」杉木顯然是一個很負責的軍人，他很認眞地在追根究底。

「因爲夏紫林根本就沒有走黑塘綫。」

「我肯定有人走在我們前面。」

「如果是夏紫林派幾個不相干的人走在我們前面作誘餌呢？你豈不是上了當？他們隨便在那兒一躲，你在這裏等吧！夏紫林早從別的路程經過邊界了。」

「如果夏紫林不走黑塘綫，我們就沒有責任。」

「這是什麼話？」

「我奉到的命令是循着黑塘綫攔截……」

「杉木軍曹！」女客扳着臉說：「你奉到的命令只是服從，除了服從之外，你什麼都不要作。」

「是！」杉木很恭敬地說：「我保證絕對服從。」

女客道：「現在，大家在原地不要移動，保持靜默。」

「是。」

那是一段冗長的靜默，最少持續了四十分鐘以上。

關卡的哨棚距離他們約五百公尺，女客一直在注視那邊的動靜，直到崗哨換了班，她才向杉木打了個手勢，然後一個人向哨棚移動。

距離哨棚一百公尺的時候，女客學了幾聲貓子叫，哨兵立刻循聲走了過來。

相距漸近，那哨兵才壓低了嗓門問：「是什麼人？」

「女客。」

「哦！好久不見啦！又帶了什麼貨？」

「帶了幾個人。」

「人？這兩天風聲緊，人頭價錢要貴一點啊！」

「隨你算，待一會兒他們過來的時候你就閉閉眼讓他們過去。我回程再來算錢。」

「這一點我們信得過，只是價錢我可要先說一聲，免得到時又說我們敲竹槓。」

「那就告訴我一個價吧！」

「一個人頭儲備票二十萬。」

女客吃驚說：「這麼貴？太離譜了啊！」

「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了麼？這兩天風聲緊。」

「好吧，依你的價。」女客口頭答應，心中却說了一聲慚愧，這一向她是無法守住往日的信用了。

「有幾個？」

「過去幾個還不一定，你數清楚，可別漏了，漏了你們吃虧。我現在要帶幾個人繞過去到黃崗去接一批貨，別吆喝，裝裝啞吧！」

「裝啞吧也得有價錢啊！」

「回頭一起算。」女客又走回原處，向杉木說：「走！我們繞過這道關卡，到黃崗去，我算計，夏紫林一定是走的那一條綫。」

「萬一他走的是黑塘綫呢？」

「我也有萬一，關卡上已經打了招呼，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過去。」

「是，完全遵命。」杉木現在已不敢提出太多的問題。

女客帶着杉木這羣人循着邊界豎立的鐵絲網摸索行去，她爲夏紫林開了一條路，他是否過得去，那是他的事了。

黃崗也是一道邊界的關卡，一般販賣糧食，布匹，日用百貨的私客大都從這兒經過，論說起來他們的販賣行爲已不能加上那個「私」字，他們都是明進明出，照數繳「稅」，像女客這種私客是絕不走這條路綫的。

在路綫上，女客已經將夏紫林的事完全放開，專心一致地想自己的事。在將要近黃崗關卡的時候，她突然坐了下來。

「累了嗎？」杉木關心地問。

「我不去黃崗了？」

「爲什麼？」

「我的任務已經完了。」

「女客！這是什麼話。」

「夏紫林在我手中。」

「女客！妳把我弄糊塗啦！」

「你到黃崗關卡上去借電話，告訴中村，夏紫林，以及他護送的人都在我手中。如果他想要人，只有一個辦法。」

「你說。」

「在天亮前，將小杏子送到黃崗來。」

「妳就在這裏等？」

「是的。」

「要不要留下兩個人陪妳？」

「不要。」

「我看……」

「我不需要別人監視我，」女客咆哮起來。「小杏子比我的性命都重要，沒有見到她，



我絕不會離開。」

「好吧！妳在這裏等着。中村隊長對妳很好，他一定會答應妳的條件。」

杉木很快地離去，他必然接到了中村的命令，那種情況該用那種方法應付，他都有了指示，否則他是絕不敢自作主張的。

夜涼如水，這正好給女客一個沉思的機會，可惜情況是一片混亂，使她無從想起。

杉木率隊離去不久，突然有兩個人影從小徑上奔來，距離還很遠的時候，女客就已經看出是蔡雲，蔡崗兩兄弟。她可以避，也可以迎上去，但她沒有這樣作，只是坐在原處，靠在樹幹上打瞌睡。

當然，疾奔而來的蔡家兄弟，立刻看到了她。

「女客！」蔡崗輕輕地推她，然而叫喚之聲却非常急促。

女客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蔡雲問：「妳怎麼坐在這裏打瞌呀？」

「太累了！」女客伸個懶腰站起來，問蔡崗：「你去過三不管了？」

「去過，」蔡崗低着頭，一副慚愧模樣。「本想冒死救小杏子出來，後來被我哥哥硬攔住了。」

蔡雲跟着說：「那樣作，無異飛蛾撲火，有什麼意義呢？」

女客冷冷地問：「那麼，你們現在趕來，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妳，」蔡崗說：「妳現在的處境非常危險，我們不能不管。」

「怎麼危險法？」女客的口吻還是那樣冷漠。

「因爲有一個最危險的人物在妳身邊。」兩兄弟同時回答。

「誰？」

「夏紫林。」又是異口同聲。

「爲什麼他會是危險人物？」

「他是雙面間諜。」

「雙面？是什麼意思？」

「他同時爲重慶和東京工作。」

「不管他爲多少人工作，對我都沒有危險，我只是一個帶路人。」

「女客！」蔡崗顯得有些激動。「妳說得太輕鬆了。當他任務完成之後，他一定會殺妳，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我口袋裏。」

「哦？」兩兄弟不免一楞。

「我現在對任何事都不關心，只關心小杏子，我已經教人去和中村連絡，他將小杏子交給我，我就將夏紫林交給他。」

「妳以爲中村會答應？」兩兄弟同時問。

「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對中村來說，夏紫林比小杏子有價值。」

「那麼，我們兄弟倆可以帮上什麼忙？」兩兄弟同時說。

「不需要。」

「女客！」蔡崗又激動了。「難道妳對我們兄弟倆不信任？」

「不是不信任，」女客很嚴肅地說：「和中村討價還價，等於是玩命兒，我已經豁出去了，又何必扯上你們兄弟倆？」

蔡雲很圓滑地說：「崗弟！女客既然如此說，我們也不能强她所難：崗弟，這樣吧！我們躲在暗中，如果女客有險，我們再拔槍相助好了。」

蔡崗沒有再說什麼，和蔡雲怏怏地離開，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女客還是很沉靜地坐在那裏。

忽然，自樹叢中閃出一條人影，那人將四週打量了一陣，才潛行到女客身邊，悄聲說：

「女客！我們的人都佈置好了。」

「夏紫林過關了沒有？」

「按兵不動。」

「對！我忘記告訴他了，說不定他還在等我的指示哩！」

「完全不是那回事。」

「哦？」

「他一個人進過哨兵班的碉堡，在裏面躭擱了十分鐘，又退了出來。」

「他一共有多少人？」

「連他四個。」

「可曾看見那個老工業家？」

「老工業家？哼！」那人冷笑了一聲，「我們簡直被人當狗熊耍，那老小子跟夏紫林說話的時候滿嘴日語，根本就是個東洋鬼子。」

「有這回事？」

「我親耳聽見的，那還錯得了。」

「這可把我弄糊塗了，中村一口咬定他是重慶那邊的，用意何在呢？」

「當然是有詭計。」

女客低頭沉吟，喃喃自語：「中村說是夏紫林是重慶派來的，他實際上却是日本特務，那麼，他說蔡雲，蔡崗是日本特務，那就一定不是……對，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妳明白什麼？」

「將每一方面的話歸納起來，將相互矛盾的地方剔出，只有一個人的話最正確。」

「誰？」

「金飛虎。」

「他怎麼說的？」

「他說，夏紫林要護送一個工業家去大後方不過是一個幌子，眞正的目的是要從那邊將他們一個暴露身份的特務接過來。」

「利用妳去接運？」

「是的。」

「妳會答應？」

「我會答應，因爲他們會以小杏子的生命作要脅。」

「我眞不明白，兩邊的特務在鬥法，幹嗎要將咱們私客捲進去？」

「只因爲我對兩邊的崗哨都太熟了。」

那邊好像有人走過來，女客連連揮手，她的同件會意，連忙隱去暗中。

來人愈走愈近，女客已經看出是杉木軍曹。她表現得很沉靜，仍然坐在那裏不動。

杉木走到女客面前，蹲下來，悄聲說：「女客，有一件意外的消息告訴妳。」

「什麼消息？」女客很想知道，口氣却不熱衷。

「中村隊長剛剛到了黃崗。」

「是接到你的電話才趕來的麼？」

「那有那麼快？我打電話去的時候，他就已經出發了。」

「你見到他了？」

「嗯！」

「我的事……？」

「隊長一口答應。不過，他要我提醒妳，妳許諾的條件是不是能够履行。」

「夏紫林和他帶的人？」

「不錯，中村隊長答應交出小杏子，問題是，妳不一定能交出夏紫林。」

「一定能够交出。」

「那就沒有問題了，怎麼交法呢？」

「先讓我看到小杏子再說。」

「她已經來了。」

「來了？」女客難免有所狐疑。「中村隊長怎麼知道我要求他放小杏子？」

「女客！他畢竟是一個憲兵隊長啊！」

「現在，是我過去，還是你們將小杏子帶過來？」

「我先要問妳一件事，夏紫林以及護送的那個工業家在那裏?」

「在我口袋裏。」

「口袋裏?」杉木迷惑地搖搖頭。「我不明白。」

「如探囊取物，懂不懂?你雖然懂中國話，對中國文字上的妙用還是懂得不多。」

「好吧!我立刻將小杏子帶過來。」

女客有點激動，閨中膩友，併肩伙伴就要見面了!她怎能不激動呢?但她更需要穩定，危機四伏，陷阱處處，她怎麼不需要穩定?

她絕不考慮待一會兒該如何交出夏紫林，她幾乎已經肯定夏紫林和中村是同路人，好吧!讓他們自己去要他們那套鬼把戲吧!

那邊有好幾個人走過來，杉木帶頭，兩個人殿後，小杏子走在中間，看她朗健的步伐，似乎在獄中並沒有吃什麼苦頭。

距離還很遠，杉木就揮手示意後面的人停了下來，他喊着說：「女客!現在，妳看到了吧?」

「我要跟小杏子說幾句話。」

杉木猶疑了一下，點點頭說：「好!妳過來吧!她一切如常，中村隊長待她眞不錯。」

小杏子風采依舊，只是臉上缺少笑容。女客面對着她時，立刻有一股無以名之的情緒湧在心田，說不出是興奮?還是悵惘?

小杏子倒是很穩定，她輕輕地說：「女客!我眞爲妳担心。」

「担什麼心?」

「妳鬥不過中村。」

「我並不想和他鬥，只求兩安。」

小杏子道：「兩安並不簡單，首先妳要交出夏紫林。」

女客沒有再接下去，她走到杉木面前，對他說：「夏紫林現在正潛伏在哨棚附近，你此刻帶人去搜索，一定可以……」

杉木語氣不悅地說：「女客!這就與我們事先的約定不同了。妳要我帶人去搜查，也許搜得到，也許搜不到，夏紫林手中也有火力，他在最後關頭一定會反抗。到最後我們得到的也許是幾具屍首。女客!妳要注意一件事，我要的是個活人。」

女客試探地問道：「你說，我該怎麼辦才能使你們滿意?」

「對不起，我無法提供意見。」

女客作出更大的試探：「杉木，你們攔截夏紫林的目的是爲了保障你們那位逃亡同志的安全，我如果能夠負責你們那位同志的安全，你們是否能夠放過夏紫林?」

杉木很認眞地說：「女客!妳最好說得更詳細一點，我還要將妳的話轉報中村隊長。」

「簡單地說，如果你們知道那位逃亡同志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可以想法子將他接運過來。這樣，夏紫林是否能夠攔截到，就無關重要了。」

「妳眞能作到?」

「杉木!你懷疑，然而中村隊長却絕對相信我有這種本事。」

「好!妳等着，我去請示。」杉木走了，臨走時，向他的手下用日語叮囑了一番，無非是嚴密監視之類的話。

小杏子突然冷冷地說：「女客!我一直以爲妳很聰明，結果妳還是上了套。」

「是我自願鑽進去的。」

「爲什麼?」

「爲了妳，」女客撫摸着小杏子的頭髮，親切地說道：「我們情同姊妹，總不能置妳不顧。」

「有一天，妳會發覺妳很傻。」

「哦!」女客不禁一楞。接着她又笑了：「傻人是最快樂的。他不必費盡心思去算計別人;被別人算計了他也不知道。」

小杏子不再接口，一場無妄之災似乎使她的性情變得冷漠，也使她和女客的情感變爲生疏。從見面到現在，她還沒有笑過。

杉木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他顯然已經得到了中村的新指示。

「女客!」杉木一口氣跑到面前，氣喘吁吁地說：「中村隊長完全接受了妳的意見。」

女客想笑;仰天大笑，她甚至情願笑斷腸子。這一羣所謂受過嚴格訓練的日本特務竟然如此幼稚，所玩的手法又是如此拙劣，完全在女客的意料之中，怎不令她發笑?

但她沒有笑，因爲還沒有到該笑的時候。

「人在什麼地方?」她很平靜地問。

「人已經到了花塘。」

「哦!花塘?離這裏才二十里路，你們那位同志眞有辦法啊!」

「不過，這短短的二十里却難倒了他，有二道鐵絲網，一道塹壕，三道中國軍的崗哨，還有一條寬二十尺，水深到腰的河流……」

「杉木!」女客諷刺地說：「不要在我面前說這些，那條河流裏有多少塊石頭我都數得出來。……花塘不算小，他確實的地方你們知不知道?」

「這裏有一張圖。」杉木遞給她一張摺疊的紙片。

女客却沒有立刻打開來看，狐疑地問：「這張圖是怎麼來的?」

「這是工作上的小技巧，每一個派過去的人都預先安排了萬一身份暴露時的逃亡路綫，中途還有連絡站接應，所以我們知道他的確切位置。」

「你帶錶了嗎?」

「妳要借用?」

「不，我只想問問時間。」

「凌晨兩點四十分。」

「還來得及。」

「現在就行動嗎?」

「立刻。」

「中村隊長說，一方面爲了使妳能順利完成這件工作;一方面爲了增加妳對他的信心，他決定讓小杏子陪妳一起去。」

「哦!」女客現在眞正感到意外了。「他放心?」

「有什麼不放心的?」

「我和小杏子可能一去不回，還可能向中國軍提供消息，出賣你們那位同志。」

「當中村隊長決定這樣作的時候，有很多人反對;老實說，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中村隊長有他的看法。他說：妳是一個江湖人物，他知道中國江湖上的人物最重信義，所以他完全信任妳。」

女客冷冷地說：「我不能算是一個江湖人物，更不能保證江湖人物都守信義。但是我可以保證一點，不管怎麼樣，我都會將你們那位同志送到黃崗。」

「謝謝妳。」杉木又來了一個軍禮。

夜色蒼茫，漆黑無邊。女客的心情也是一遍漆黑，就在這種情況下，女客和小杏子開始踏上一條詭奇的路途。

二人啣枚疾走，誰也沒有說話，似乎誰也沒有心情開口。

畢竟有話是悶不住的，小杏子首先打破了沉默：「妳眞打算在中村面前作個守信不渝的人?」

「妳說呢?」女客反問。

「我現在不表示任何意見。」

「反常。」

「反常?」



「嗯!妳不覺得妳的言行反常嗎?照常情來說，妳一定會迫不及待地將妳的遭遇說出來，而妳却一直保持緘默。現在還是一樣。」

「我要說的妳都知道了。」

「我的確知道了;但那是另一回事。我關心的是妳的心情，妳的態度，我幾乎認爲妳不是原來那個小杏子，好像被人換了副心肝。」

「妳只知道人家變了，却不知道妳自己變得更厲害。」

「我那一點變了。」

「女客，我太了解妳。妳沒有讀多少書，不懂得什麼春秋大義，也不會有什麼深厚的國家民族思想。但妳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最少妳不會喜歡日本人，妳怎會心甘情願地爲中村工作?」

「那是爲了妳。」

「現在我已經自由了呀!」

「妳的意思是說，我們就此遠走高飛?」

「其實，我並沒有這種心意，妳倒應該有此打算。」

「這話豈不是太矛盾?」

「不!妳是妳，我是我。」

「妳是說，我們分道揚鑣，各走各路?」

「是的。」

「爲什麼?」

「妳奔向自由，我再回地獄。」

「爲什麼?」女客的語氣已不太平靜了。

「我要報仇。」

「報什麼仇?」

「囚禁，凌辱，愚弄……這些難道還不算是深仇大恨?」

「那麼，我陪妳回來。所以，作好中村交待的事已經變成了一種取得信任的手段。」

「不!這些事由我單獨來作。」

「小杏子!妳不需要我這個朋友了?」

「不是不需要，是不願拖累妳。到了花塘之後，妳不必再回頭，由我帶着那傢伙向中村覆命。」

女客沒有再說話。

一陣沉默之後，小杏子問：「妳該不會懷疑我吧?」

「懷疑什麼?」

「懷疑我誆走妳，我一個人再回三不管地帶獨攬大局。」

「我不會這麼想。」

「眞的!」

「因爲妳不是一塊獨攬大局的料。」

這是一個刺激，在人性的觀點來說，女客已嚴重地損傷了小杏子的自尊心。大概是因爲她們之間交情太深厚的關係，小杏子並不爲意，輕淡地說：「我也知道我不是那塊料。不過，報仇的工作是一定要進行的。」

「妳拿什麼人作對象?」

「中村和吳保成。」

「妳要殺吳保成是輕而易舉的事，要殺中村恐怕是永無可能。」

「我要試試。」

接下來又是一段冗長的靜默，路途艱辛，險阻重重，渡河，闖關，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踏出，她們已無暇去說話。

花塘終於到了;一個半村半鎮的小地方，百來戶人家。現在，這小小的村鎮正在夢鄉，只偶爾傳來三兩聲零星的狗吠。

女客和小杏子找好一個良好的掩蔽位置，劃燃火柴，校對那張簡圖，發現圖上的位置畫得非常準確，圖上還附記了連絡的暗語。

二人按圖索驥，找到了位於東北角處一座專燒磚瓦的窰洞，那個逃亡的東洋特務應該藏在這個窰洞中。

女客按照連絡記號學了兩聲犬吠，在這一方面，她沒有天才，學得很不像。

雖然不像，却有了作用，一個人從窰洞中走了出來。

女客又叫了兩聲，對方向她走了過來。

「今天不開窰，買磚買瓦明天來。」對方的河南腔略顯生硬，却是規定的連絡暗語。

「老鄉，問個路。」女客再次說出連絡暗語。

「別問，路只有一條，朝前走就是。」

一切都對，女客也不再多話，招招手，輕聲說：「跟我來。」

她剛轉身要走回頭路，小杏子已伸手攔住了她：「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吧!」

「不!」女客很堅持地說：「我要跟妳一起回去。」

「我不希望妳重回地獄。」

「小杏子!別攔阻我……」

小杏子突然向她身後一指，女客不由自主地回頭去察看，就在這一瞬間，小杏子掄掌如刀，飛快地切在女客的後頸處。這一掌勁道很足，女客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躺下了。

小杏子一揮手，低聲說：「快走!」

她嘴裏在說快，而她的脚却不快，因爲當她剛一轉身的時候，突然發現有兩個人站在她的面前。

那是蔡雲和蔡崗。

小杏子的反應極快，立刻探手入懷，拔出了一支小巧的手槍。眞怪，從日本憲兵隊剛剛放出來的她，身上竟然還有槍。

但是，在她還沒有開槍發射之前，突然有一隻强而有力的手將她執槍的手腕拗住了。

拗住她的那人竟是那日本特務。

蔡崗跑過去察看女客，當他發現她只是暫時昏厥而已，不禁鬆了一口氣。

小杏子憤極，怒極，竟然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我是來救你的，你怎麼反而幫助敵人……」

蔡雲冷冷地說：「妳最好省點精神，這台戲妳是主角，的確演得很精彩，不過，到此應該落幕了。」

小杏子怒吼道：「你是什麼人?」

蔡雲冷笑道：「妳或許認識我，或許不認識我，但是，妳一定聽過我的名字，我名叫蔡雲。」

「蔡雲!你曾經是憲兵隊的囚犯。」

「不錯，我是囚犯，中村所導演的這一齣戲很漂亮，但是他沒有想到我們這一邊演的戲比你們更精彩。」

「天啦!」小杏子窮兇極惡地吼了起來：「你把我當成中村的同路人?」

「那麼，妳是誰的同路人呢?」

「我和女客情逾姊妹……」

「情逾姊妹爲何要襲擊她?」

「我希望她留在自由區……」

「我們也要將妳留在自由區。」

「你到底是那一邊的?」

「中國人這一邊的。」

「難道我就不是?」

「妳不是。」蔡雲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妳是道道地地的日本間諜。」

「什麼?」小杏子怒不可遏地說：「你說我是日本間諜，你簡直侮辱人。」

「小姐，這裏是自由區，不再是妳的日軍蹂躪的範圍，所以，已到了揭露眞相的時候，身後那個扭住妳的人，並不是你的同志，他是我們的人。你們進行一個『天鈎計劃』，企圖搶救那位同志出險，其實他正關在重慶監獄。我們順水推舟來了個『釣魚計劃』，目的是釣妳這條大魚，想不到妳果然上了鈎。」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小姐，妳還要裝迷糊嗎?妳化名小杏子在三不管地頭上混，其實妳是一個高級間諜，階級還在中村之上，直接受東京的指揮，對不對?」

「你弄錯了，我是中國人，名叫小杏子，是個單帮客。」

「武田幸子小姐，我們的情報是從東京來的，絕不會錯。站在同行的立場，我很佩服妳的本領。不過在被捕之後，希望妳漂亮點，不然我們就要得罪妳了。」

小杏子緘默了。許久，她才輕輕地問：「女客要緊麼?」

蔡嵩答道：「她只要小睡片刻，就會好過來的。」

「蔡先生!」她又問：「我想請求你一件事，夏紫林究竟是什麼人?」

「根本就沒有這個人，那只是一個工作小組的代號。」

「只是一個代號?」

蔡雲又很詳細地說：「夏紫林只是代表一個行動小組，並不是一個人的姓名，所以你們找一個人冒充他實在是一個很愚蠢的行爲；再說你們所編造的故事也非常拙劣，一個工業專家如要到大後方去，一定是經香港直飛重慶，那條路綫既安全又快捷，絕不會走這條危險又費時耗力的路。」

「我還想問你一件事。」

「可以，」蔡雲表示的態度很和善。「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妳對我們多作了解，是對的!」

「錯了，敗兵之將不言勇，而且，我想了解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

「哦?妳不了解你們自己的事?」

「我指的是在重慶失風的那一個。」

「哦!妳想知道他一些什麼?」

「他還好嗎?」

「我明白妳這個『好』字的意義，他還活着。」

「活得好嗎?」

「很好，至少，他很安心。他不再爲製造戰爭罪惡而夜夜惡夢，由於他的表現良好，所以……」

「你所說的『表現良好』，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背叛』二字，對不對?」

「他也許背叛了貴國那些製造戰爭的軍閥，但他並沒有背叛人類，更沒有背叛自由。」蔡雲停頓了一下，又接下去說：「我說的話妳現在是聽不進去的，但在不久的將來妳就可以領悟到。」

她辭色尖利地說：「你所說的不久將來，是指我身在鐵窻?還是指我將要槍斃前的那一剎那?」

蔡雲很溫和地說：「幸子小姐，妳現在的情緒不太穩定，我們該結束這次談話了。」

「我要問的還沒有問完。」

「好，我盡力給妳滿意的回答。」

「你們的人冒充我們的同志，一路上經過了不少連絡站，都沒有被發現嗎?」

「沒有。因爲那位改過向善的人提供了詳盡的連絡方法，而且那些連絡站也都一一被我們破獲了。」

「可惜此地沒有酒，否則我一定會向你舉杯。」

「賀我成功?……」

「一來是祝你得到空前的勝利，一來是惜別。」

「惜別?」

「嗯!我不會被你押去重慶。」

蔡雲的反應很快，立刻用手揑開了她的咀，另一隻手的指頭也伸進了她的口中，一粒細小的蠟球正要進入咽喉，及時被他挖了出來。

那是一粒用石蠟封住的毒藥，內行人都叫解脫丸，像武田幸子那種直接聽東京指揮的高級間諜，自然有從容赴死的勇氣。

可惜，她沒有死掉；她必須活着向全人類認罪。

× × ×

小屋裏很潔淨。

除了後頸有些痠痛之外，女客沒有任何不適的感覺，她的視覺正常，頭腦也正常，她一睜開眼就發現了蔡嵩；他坐在那裏打盹，油燈沒有剔，火光很弱很弱，以致他的臉顯得格外灰黯。

她輕輕地起來，穿上鞋子，輕輕地推門而出，大概是因爲太疲累的關係，坐在那兒的蔡嵩竟然沒有察覺。

門外是一個堂屋，沒有燈，女客摸索着穿過堂屋來到庭園，沒有發現任何動靜。甚至連一聲犬吠都聽不到。

這是那裏呢?還在花塘嗎?是另外換了地方?蔡嵩怎麼在自己身邊呢?一連串的問號，可是都沒有答案。

「女客!」有人在叫，聲音很輕，來自籬外。

「誰?」她連忙跑過去。

「金飛虎。」

金飛虎?金飛虎不是被中村槍斃了麼?她從籬門繞過去，終於看到了金飛虎，活生生的金飛虎。

「裏面有幾個人?」金飛虎輕聲問。

「我只看見一個。」

「誰?」

「蔡嵩。」

「再也沒有看見人?」

「沒有。」

「告訴你，小杏子也在這間屋子裏。」

「她……她在這間屋子裏?」女客似是非常意外。

「妳聽我說，蔡嵩是日本特務，他將小杏子關起來，想脅制妳……」

「脅制我幹嗎呀?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啊!」

「哼，他們的任務永遠也成不了。現在趕快想辦法將小杏子救出來。」

「金飛虎，我要問你一件事，中村說你是重慶那邊，已經將你槍斃了，你又怎麼……」

「中村的確想槍斃我，不過他暫時還不敢動，好了!別說閒話，妳趕緊去救小杏子。」

「她在那裏我都不知道……」

「找找看，反正在這間屋子裏。」

女客立刻又跑回了小屋，她仔細地察看，這小屋一共有三間房，一間就是她方才待着的，餘下的一間却上了鎖。

莫非小杏子就關在這間屋子裏?

她試着輕叫：「小杏子，小杏子……」

房裏立刻傳來了回應：「是女客麼?」

「是我。門上上了鎖……」

「鑰匙在蔡嵩那兒……」

「妳能不能從窻口跳出來?」

「不行，窻口太小，擠不出去。」

「好，妳耐心等着，我去設法弄鑰匙開鎖。」女客又跑回了方才那間房，蔡嵩還在打盹兒。

女客可以輕易地將他敲昏，鑰匙垂手而得。但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一件令她疑惑的事——金飛虎手裏一定有槍，他只要用槍向蔡嵩腦袋上一抵，蔡嵩就非得交出鑰匙不可，小杏子不就救出來了麼?

金飛虎爲什麼不這樣作?反而潛伏在籬門外面等待呢?也許他不明瞭情況，所以不敢魯莽行事，……不對……不對，當女客告訴他屋裏只有蔡嵩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應該立刻掌握時機展開行動，爲什麼不?

還有，中村說金飛虎是牆頭草，已經被槍斃了。爲什麼他還活着?那只有一個解釋：金飛虎是中村的人，中村所以如此說，只是爲了使他的故事能得到她的信賴。那麼……?

她不再耗費時間，立刻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她拔出短刀，先抵住了蔡嵩的咽喉，才猛地抓住他的頭髮，往上一提。

蔡嵩受驚甦醒，忙問道：「女客，這是幹什麼呀?」

「輕點!」女客聲音很小，神色却很凝重。「刀在咽喉，我只要一用力，你就要完蛋，所以，我問你什麼，你都要說老實話。」

「女客，我從來就沒有騙過妳呀!」

「你哥哥上那兒去了?」

「連絡去了。」

「跟誰連絡?」

「自然是和同志連絡。」

「什麼組織?」

「抗日組織。」

「你眞是重慶那邊的人?」

「眞的。妳看看我的樣子，摸摸我的脾氣，像我這種人怎麼可能作日本人的走狗?」

「那麼，你爲什麼將小杏子關起來?」

「小杏子?女客，妳還被蒙在鼓裏呢，她的名字叫武田幸子，是直接受東京指揮的高級女間諜。」

「小杏子是日本人?是女間諜?」

「千眞萬確。我們注意她已經很久了，萬萬想不到她就是小杏子。」

「你眞能證實……?」

「她自己都承認了，方才還想吞毒藥自殺呢……」

女客聲色俱厲地說：「蔡嵩!這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能說謊。」

「女客，我絕不會騙妳。」

「好!」女客收回了刀，悄聲說：「我相信你……同時我該告訴你一件事，這附近已有日本爪牙潛伏，他們顯然是爲小杏子而來。」

「妳看見的?」

「不但看見，還見過面說過話，金飛虎，你大概也知道這個人，他絕不可能一個人到這兒來……」

突然有一個冷冷的聲音響起：「說得對，我絕不會一個人來，現在這兒已經被包圍。」

女客非常非常的冷靜，她轉回頭，面對着屋外，眼睜睜看見金飛虎一搖一幌地走進來，他的手裏自然少不了有一支槍。

「女客!」金飛虎得意洋洋地說：「戲到此處，該落幕了。」

女客冷冷地說：「或許眞巳經到了落幕的時候，但是結局並不如你的想象。」

「哦?」金飛虎銳利的目光左右一掃，「難道妳還能使整個情況改變?」

「你剛才耍了我一招，你以爲你很聰明是不是?其實你錯了。仔細看看，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只發現甕中有鼈。」

「不錯甕中是有鼈，不過那隻鼈是你。」

「是我?」

女客冷冷道：「當然是你。仔細看看，你要我說幾遍?」

金飛虎的目光突然一亮，沉聲道：「蔡雲呢?」

女客冷笑道：「你終於發現了，蔡雲呢?他上那兒去了?」

金飛虎一揚手中的槍，怒吼道：「回答我，他上那兒去了?」

女客道：「他正等着甕中捉鼈，金飛虎，你上當啦，丟槍吧!冲着咱倆的交情，你還有一條生路。」

蔡嵩眞不知道女客在玩什麼花樣，所以一直不敢開腔。現在他總算明白了，她是在打心理戰。

金飛虎雖然受了這種心理戰的影响，仍然很機警。他說：「現在，我說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若是有一點不合符我的意思，我就開槍。……蔡嵩，你雙手拿着油燈，慢慢向外走，女客!妳雙手抱頭，慢慢跟在他後面。」

蔡嵩很馴服地拿起油燈，問道：「走到那兒去?」

金飛虎的槍口一擺：「去開鎖，放小杏子出來。」

蔡嵩絲毫沒有反抗，他看得出，金飛虎不是草包，反撲並不容易得手。

他在前，女客在後，慢慢地走過穿堂。

蔡嵩走到那間囚禁小杏子的房間門口停了下來，油燈仍然捧在手裏。

「現在，」金飛虎又在他們身後發號施令：「油燈交給女客，蔡嵩取出鑰匙來開鎖。」

蔡嵩依言將油燈交給女客，趁這個機會給了她一個眼色，女客看在眼裏，明白在心頭，但是她絲毫沒有機會。

鎖打開，門拉開，小杏子像一陣風似地捲了出來。

女客一直在注意金飛虎的行動，當她發現金飛虎的目光轉移到小杏子的身上時，她手上的油燈摔了出來。

砰!金飛虎在忙亂中開了一槍，接下來是一遍黑暗，一遍沉寂。誰都不敢喘一聲大氣，小小的堂屋裏潛伏了四個人，靜悄悄地却像沒有四個人。

女客在摔出油燈之前早已看好了位置，現在，她正伏在八仙桌的下面，她盡力去搜索目標，但是她什麼也看不到。

雖然是最緊張的時刻，却也是最冷靜的時刻。女客突然又發現了疑竇，營救這樣一個重要的高級人員，爲什麼只派金飛虎一個人來?金飛虎方才說這幢小屋巳被包圍分明是唬人的，因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動靜。

突然，屋外响起了洪亮的聲音：「金飛虎!你中計啦!趕快舉手出來投降吧!」

那是蔡雲的聲音，這聲音不禁爲女客加添了振奮作用，也使她心情放鬆不少。小杏子能夠脫困，都是因爲她一時疏忽所引起。

屋內的金飛虎並沒有答話；他當然不會立刻認輸。

蔡雲的聲音再度响起：「金飛虎!僵持下去對你並沒有好處，這裏是中國軍的防區，不管怎麼樣你都是逃不掉的。」

女客將頭從八仙桌下面伸出去，想在黑暗中發現金飛虎的匿身之處，却冷不防後面有人壓撲在她的背上，她想呼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巳經按在她的嘴上。

「想活命就乖乖聽我的話。」那人是金飛虎，他湊在女客的耳邊，聲音輕得不能再輕地說：「告訴蔡雲，妳在我手裏，教他讓路。」

女客雖然不能說話，却能搖頭；她以一連串的擺頭動作來表示她的拒絕。

金飛虎的槍管抵上了她的太陽穴，他不再說什麼，他的這一個動作就是更進一步威脅。

女客很沉靜，似乎毫不畏懼。

金飛虎的左手仍然按住女客的嘴，右臂勾住她的頭項，緩緩向後拉，一直拉到牆角落裏。這是個死角，他不再恐懼有人向他打冷槍。

然後他揚聲高叫：「姓蔡的!女客在我手裏，如果要她活命，立刻讓開一條路。」

他一開口，立刻有一個人影向他撲過來，

到了面前，女客才認出她是小杏子。

金飛虎已經鬆開了女客的嘴巴，她喟嘆地說道：「眞想不到，我們一場相交，竟然是假的。」

「女客！」小杏子的口吻很冷：「這一年來妳對我帮忙不少，我很感謝。現在，妳還要帮我一次忙。」

「也許我無能爲力……」

「不必推辭，這個忙，只有妳才能够帮得上。」

「什麼事？」

「掩護我和金隊長離開此地。」

女客道：「那麼，我要問問妳，妳眞是日本間諜？」

「我不否認。」

「妳不是中國人？」

「當然不是。」

「妳名叫……？」

「武田幸子！」她還特別用日語發音。

女客吸了一口氣，森冷地說：「很對不起，妳是侵略我國的敵人，我不能帮妳的忙。」

「希望妳多作考慮。」

「不能帮忙就是不能帮忙。」女客回答得斬釘截鐵，毫無轉圜的餘地。

「女客！妳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小杏子說：「如果有任何衝突，妳一定先死。」

女客理直氣壯地說：「先死後死總是死，現在死和幾十年後老死都是死。死要值得…」

「妳少說這些大道理，」小杏子氣憤地伸手扼住了女客的咽喉。「妳出入邊界，販運私貨，難道不算作奸犯科？」

「不錯，那的確是不正直的行業，然而對國家民族並無大害，而且還解決了大後方物資缺乏的問題。帮助敵人的事就是殺了我，我也不幹。」

「可是妳曾經答應過中村……」

「那是假的。」

「幸子小姐！」金飛虎低聲說：「不要跟她嚕嗦，我們直接和蔡雲，蔡崗打交道，不能再拖，拖得愈久，我們愈難走脫。」

小杏子將身體貼在牆角落裏，然後高聲叫道：「蔡崗還在不在？」

沒有回應。

「蔡崗……」她又叫了一聲。

仍然沒有回應。

「他可能趁機溜出去了，叫蔡雲……」

她倒很聽金飛虎的話，立刻高叫道：「蔡雲……」

「有何見教？」蔡雲揚聲回答。

「女客在我們手裏……」

女客突然脫口大叫道：「蔡雲！你別理他們……」

金飛虎連忙伸手按住了她的嘴吧。

蔡雲當然不可能置女客的生死不顧，他很鎮定地說：「我們絕不願意讓女客受到任何傷害，但是，一命換一命，一人換一人，你們兩個總要留一個下來。」

金飛虎急促地說：「幸子小姐，妳先走，留下我，也許另有機會。」

「好！」小杏子當然樂意如此，因此她又提高了聲音說：「蔡雲！一人換一人，很公平，女的換女的，更公道。由我換女客，金飛虎留下，現在，請你說出保障我安全的辦法。」

「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保障妳的安全，只有信用兩個字。現在，妳和女客先走出來。」

「老金！」她問：「該怎麼辦？」

金飛虎猶疑了一下，才說：「好！妳和女客先出去，不冒險是不行的。我會移到窗口，用槍瞄準她。妳放心，他們的任務是解押妳去重慶，絕不敢殺死妳的。」

「好！就這麼辦。」她一拉女客：「我們走。」

女客忿忿地說：「金飛虎！你少打如意算盤，就算小杏子僥倖走脫，你也休想走脫。」

金飛虎不在乎地說：「無所謂，我既然膽敢深入虎穴，就沒有打算再回去。」

就在武田幸子拉着女客走向門口的一瞬間，突然一度黑影向金飛虎撲了過來，由於是側擊，金飛虎發覺時，手腕已經被對方扣住了。

是蔡崗。他根本就不曾離開這間屋子，他唯恐女客受傷害，所以一直不敢妄動，現在女客一旦脫離了金飛虎的脅制，他當然不顧一切地撲了過去。

女客當然也明白發動攻擊的是蔡崗，立刻把握機會將武田幸子攔腰一抱，二人對空手相搏都有幾招，當即滾倒在地，一時糾纏不清。

那邊蔡崗和金飛虎也在相互扭打，未分出勝負。

「女客！」當武田幸子被女客壓着下面時，她突然放棄了掙扎，低聲說：「靜下來，妳會感覺到有一把尖刀正抵在妳的肚子上，妳還年輕，死了太不值得吧！」

女客立刻覺察到的確有一把尖刀抵在她的肚子上，只要對方手腕一用力，她就會肚破腸流。

「女客！」武田幸子仍是輕輕地說：「我們相處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總有一點感情，我不忍心殺死妳，妳也不忍心讓我到重慶去受罪，對不對？」

女客不作任何回答，她只留心蔡崗和金飛虎二人的打鬥，似乎一時還沒有分出勝負。外面的蔡雲也沒有趕進來，也許他還沒有發覺屋內的情勢已有驟變。

「女客！那邊有一道小門，我們滾過去，妳一鬆手我就自由了。我會一輩子感激妳。」

「如果我不願意那樣作呢？」

「我會殺死妳。」

「小杏子！我相信妳不是嚇唬我，但是妳應該考慮一件事。妳殺死我之後，妳還是跑不掉。」

「我最少懲罰了一個不重視感情的人。」

「小杏子！妳明明知道我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不然我也不會中計了。不過，今天絕不能放妳走。」

「妳不怕死！」

「怕死怎麼會在三不管地頭上混……」

蔡雲似乎已經發覺屋內的情況了，他從外面衝了進來，同時高喊道：「金飛虎！如果你是聰明人，你就該束手就擒，不然，你就死定了。」

金飛虎也漸漸招架不住蔡崗的纏鬥，聽見這番話，趁機停了下來，氣喘吁吁地問道：「落在你們的……手裏，我……難道還有活路？」

蔡雲走到他面前說：「還有一條活路。」

金飛虎不信任地說：「你少騙我。」

蔡雲蹲下去，緩緩地說：「我們有幾個同志押在你的隊上，你寫張條子，我們去提人，這就是我們誆你到這兒來的用意。」

「事後你們會放我？」金飛虎心頭不禁活動了。

蔡雲肯定地說：「我們一定放你回去，由你自生自滅。」

「好！」金飛虎答應得很乾脆。「點燈，我寫字條，只希望你說話算數。」

點燃了燈，蔡崗仍然監視着金飛虎，防他蠢動，蔡雲則張羅了紙筆。金飛虎倒也乾脆，問清楚那幾個人的名姓，立刻振筆而書，一揮而就，將紙條交給蔡雲說：「將這張便條交給胡奇，你所要的人立刻可以獲得釋放。」



這時，蔡崗才突然想起了女客，忙問：「女客呢？」

油燈的光圈照得不遠，蔡雲定睛看了許久，才發現女客仍然和武田幸子糾纏在一起。女客緊緊摟着武田幸子的腰，頭埋在對方懷裏。武田幸子的頭微微後仰，眼睛瞪得很大，像是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蔡雲忙叫道：「女客！妳怎麼樣？」

沒有回應。

他趕過去拉動女客的胳臂，拉不動，再用力，連她摟着的武田幸子都一起提了起來。

蔡雲去扳女客的頭，這才發現女客的牙齒正緊緊地咬住了武田幸子的頸項，難怪她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女客！」蔡雲急得大叫：「這個日本娘們要押到重慶去審訊，不能咬死她呀！快鬆嘴！快鬆開……」

女客仍然不應。

蔡崗在那邊將油燈高高舉起，蔡雲這才發現女客和武田幸子二人腰部以下全都是血漬。他連忙大叫道：「快過來帮忙，你們兩個都過來。」

蔡崗和金飛虎都跑了過來，拉的拉，扯的扯，總算將兩個人分開。武田幸子奄奄一息，總算還有一口氣，女客却已香消玉殞了。

蔡崗目眶中幾乎要噴出火來，他猛力地搖撼着武田幸子，嘶吼着：「是妳殺了她，我要妳償命……」

「崗弟！」蔡雲拉開蔡崗，嚴詞呵責：「你瘋了麼？女客爲什麼犧牲，她就是要我們完成押解這個日本女間諜去重慶的任務。當利刄刺進她的腹部的時候，她本可以咬斷對方的喉嚨，但是她只不過咬住頸項上的一塊肉，保留了武田幸子的性命。她是多麼識大體啊！你難道……？」

蔡崗眞像瘋子，猛力地以雙手敲打太陽穴，嘶聲說：「哥哥！你不必怪我，女客爲我們盡了不少力，爲我們的國家也盡了不少力，落得如此下場，眞是太慘了。」

武田幸子哭了，金飛虎也哭了。這兩個人會哭，眞是出人意料之外。由此可見，他們還沒有完全泯滅人性。

室內突然沉靜如死，似乎每一個人都在為女客的死亡而哀戚。遠遠傳來了軍號聲，那悠揚的節奏像是在頌揚女客的死得其所。

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女客的故事該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吧！

(全文完)

人海奇談

# 私奔淑女

·神光·

清道人姓李名瑞清，號梅盦，江西人，光緒進士，授編修，累官江寧布政使，及提學使，鼎新後居於滬濱，改道服，自稱清道人，以鬻字爲活，其書學黃庭堅，後摹北魏以蒼勁勝，兼工詩畫，一生作事，光明磊落，偶有世故，如視爲不平者輒，騰入其「聽雨軒」筆記——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客紹興，會永壽堂沈康勤君，適逢夜雨，枯坐無聊，沈君特以民間奇聞告，謂紹興南門外，有張世昌者，素販故衣爲業，恒春出夏歸，一日母病，思食白切鷄，其媳殺鷄烹之，正在就砧之際，聞姑速命備食，媳恐鷄未煮爛，斫一臠肉嘗之，俾好事親，但姑喚聲甚急，其媳試食鷄肉，方入喉，不能出聲，塞氣而蹶，姑久聞不應，匐匐出堂，見媳倒地已死，誤爲天暑中毒，無何，狂呼隣人至，隣里見狀，咸爲炎夏死屍易潰，因未報娘家，未敢入土，央隣備棺，舁入山郊墓厝，隣以協助代勞，趕應之下，抬棺疾行，約里許，步行震動屍身，鷄肉漸漸下腹，而氣疏通，及棺停墓厝，時近黃昏，張婦（媳）霍然大甦，方知身在棺中，婦奮力頂蓋而出，茫茫曠野，闃無人居，端坐棺頭而泣，適有菴僧獨修，率工人馬四經過，聞有啜泣之聲出自墓厝，入而視之，乃係婦人，張婦見詢，端詳以告，獨修舉燈照婦，見有姿色，私與馬四曰：如此，如此，馬四諾，佯言帶婦歸里，婦從而行，至一村，乃馬四之兄馬二之宅，是日馬二偕妻歸寧拜壽，馬四自啓門扉，三人入室，馬四於燈光之下，見婦貌美如花，野心沸發，意欲陷害獨修，佔爲已有，遂僞言曰：「獨修師煩汝入厨炊飯，我可料理佐餐。」獨修聞言，旋分頭工作，彼則不知其佯意也，修方入厨燒火，馬四私拾柴斧一柄，躡足入厨，猛力擊出，正中獨修腦穴，血流而斃，以蓆裹之，繼而持斧脅張婦曰：「汝如不從命，當如獨修然。」婦驚之，任其擺佈，遂挾婦而遁，之後，聲息全無。

有茂元者，係張世昌同業良伴，一日售故衣至台州，見一婦濯米提筐而入，酷似張妻，詢之旁人，告以該宅爲本縣捕役許保家，茂元知機而歸，告於世昌，世昌得訊，趕赴縣衙求援，縣派役偕世昌馳往台州，伺張妻出，擁之而入縣衙，官審婦，婦實告前事，先因馬四挾之前住海寧，貲財用盡，乃投身入捕役許保之家勞作，未匝月，許保恒私耳向氏甜言，張氏不從，許保默計在心，假詞派馬四出外緝盜，然後漏夜挾氏上天台，縛而強姦，且告馬四溺水而死——至此，縣令傳張世昌之母，及其外父魏某，時値馬二歸家，發覺獨修屍體，查聞原案已在台州懲兇，亦趕到縣衙，備述連累，惟作證之人乃茂元，一齊公庭分曉，時許保自知殺人、強姦，罪無可逭，但矢口不認，及官驗馬四死傷，嚴刑許保，始實供殺人經過，惟獨修死於馬四之手，馬四死於許保之手，皆因貪色所致，但許保罪大惡極，官判終身監禁——縣令偵查張婦係良家出身，不幸慘遭逼姦，兩次含寃屈就，情殊可憫，贖杖解紹興。

至紹後，紹令照予銷案，釋放張婦回家，世昌念婦素幽嫻馴謹，所受汚垢，實因強暴所迫，其母思媳情深，不忍媳婦流離，乃續入庭幃，自是家境重振，世昌旋率母偕妻移居外邑，人均不知其情也。

一條龍武林

# 情簡無殊催命符

秦紅・文

明天。

明天是無窮無盡的。

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論貧窮富貴，誰都有個明天，甚至在發生了可怕的天災地變之後，也仍然有個明天。

有人對「明天」抱以無限的憧憬，也有人對「明天」懷以濃重的憂懼，只因「明天」禍福難測，它能够帶給人快樂，也能够帶給人痛苦，有時僅僅一天之隔，窮措大會一變而成為腰纏萬貫的巨富，權傾天下的公侯將相也會一變而成法場上的斷頭鬼。

因此，有人熱切的期待明天的來臨，也有人希望明天永遠不要來。

史秀龍卽是希望明天永遠不要來的一個，原因不是窮，而是他的生命已將結束，沒有幾個明天好過了。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個「行將就木」的人，因為他還年輕，今年不過二十四歲，而且他身懷絕技，傳說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中的「九紋龍史進」的後代，手中一條鐵棒雖然還不到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地步，却也是被當今武林前輩許為後起之秀的青年俊傑之一，在大江南北還贏得「一條龍」的美譽，他全身肌肉結實，稍一運勁，卽如一尊硬棒棒的銅人！

然而，他確實已快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因為有個女人要在八月十五日月上柳梢頭的時候與他相見，要與他共度佳節良宵！

這本該是一樁飛來艷福，然而要命的是：對他投遞：「情簡」的女人却是月姑！

月姑！

月姑情簡！

這兩個字眼可貞美，但是近年來凡是聽到這兩個字眼的人，莫不寒毛豎立，魂為之喪！

「月姑」與「月姑情簡」，已成了恐怖的代名詞，凡是收到「月姑情簡」的男人，就等於收到了閻王的請帖，絕無倖免者！

「男不見月姑，女不見石郎」。

這是近年來流傳在江湖上的一句話，意思就是「月姑」和「石郎」是兩個十分可怕的人物，男人見到「月姑」或女人見到「石郎」，就再沒有第二個明天可過了。

「月姑」和「石郎」有何可怕？

有「詩」為證：

今宵月下劍。

三生石上刀。

× × ×

史秀龍是在七夕後一天收到「月姑情簡」的，他登時心頭大亂，連忙去找幾位武林前輩求助，然而所得到的答覆不是「愛莫能助，」就是「請準備後事吧！」這兩句話，於是他只好死心塌地的着手準備「後事」，他賣掉祖上傳下的房屋和田地，得銀三千六百兩，便開始去吃喝嫖賭。

本來，他曾經計算過，七夕至中秋共是三十六天，因此，他計劃每天花一百兩銀子，到了中秋那天正好把三千六百兩銀子花個精光的，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一上了賭桌，不到三天就全光了。

到了七月十二日，他已一文不名，囊空如洗，連吃飯都只好向朋友打秋風了。

到了七月十五日，他發覺哥兒們的臉色開始不對，於是不得不認眞考慮自己的問題——

——未來的三十天如何打發？

——靠朋友接濟麼？

——不成，男子漢大丈夫豈可如此窩囊，我得想個辦法才行！

他果然想到了一個辦法，他跑到鄰縣一處經常有武林人出沒的地方，悄悄的貼上一紙布告。

「一條龍史秀龍賣命，有意者請駕臨城西河神廟面議」。

這布告一出，登時四處轟動，前往河神廟看他的人有數百，因為大家都覺得他這「生意」够稀奇，是三百六十行中所沒有的一行！

——賣命？

——甚麼玩意兒？

「史秀龍，你攪甚麼鬼？」

「賣命啊！」

「為什麼？」

「要錢。」

「嘿，荒唐！」

× × ×

「史秀龍，你的命怎麼賣？」

「廉價出售，三千兩銀子卽可。」

「買了你之後？」

「三十天內，你要我幹什麼，我就替你幹什麼，赴湯蹈火一諾無辭，唯一的條件是要給我吃喝嫖賭的時間。」

「假如我要你去死呢？」

「那麼，我就去死，但得等我花完了三千兩銀子之後，始能應命。」

「嘿，荒唐！荒唐！」

× × ×

頭三天，無人問津。

到了第四天，就連前來看稀奇的人也絕了跡，大家都認為他在玩噱頭，一笑置之矣！

這種結果，史秀龍倒不感意外，他也料到一個人眞敢賣命時，是少有人敢買的；現在使他發愁的仍是吃飯的問題，他還有二十六個明天要過，而他已經挨了兩天的餓，他覺得應該趕快設法塡飽肚子，絕不能在備嘗死亡的恐怖之餘，再備嘗飢餓的痛苦。

——但有什麼辦法可得到食物呢？

他想了半天也無計可施，絕望之餘，不覺把視綫投注到廟殿供案上的那尊河神像。

人在絕望的時候，總希望神能替他解決困難，他也不例外，何況這座河神廟還相當靈驗的。



他凝望着河神像，默默的禱告：「河神啊！您若有靈，請告訴我，在哪裏可以找到食物呢？」

然後，他上前抽了枝籤，竟得如下一首籤詩：

君今庚甲未亨通。

且向江邊作釣翁。

玉兎重生應發跡。

萬人頭上逞英雄。

——咦，這是什麼意思？

他琢磨了好一會，總算了解籤詩的含意，不由得面泛微笑，自言自語道：「不錯，我現在晦運當頭，朋友一個個避不見面，要想塡飽肚子只有去江邊釣魚，至於『玉兎重生應發跡』一句，不知是何意思？如是指兎年，就有些鬼扯蛋了，今年是虎年，我史秀龍連虎年都過不了，怎能等到兎年呢！」

他把「且向江邊作釣翁」一句唸了再唸，越想越覺釣魚的確是解決飢餓和消遣忘憂的良策，於是他立刻到附近人家借來釣具，就在河神廟前的河邊垂釣起來了。

他希望能釣上幾尾大魚，拿去鎭上賣給人家，這樣就不致挨餓，那知釣了老半天，竟然毫無收穫，連一尾小魚也不肯上釣，他不禁長嘆一聲道：「唉！人在倒霉的時候，連魚兒也瞧我不起！」

「史秀龍，你有何困難？」

驀地，有人在他身後開口！

史秀龍回頭一看，見是一位陌生老者，不由一怔道：「老丈是……」

來人是個面團團作員外打扮的老者，一襲華服裹着胖嘟嘟的身軀，乍看挺和氣，細看却有些俗不可耐。

這人的身後，還站着一個老蒼頭。

老人笑眯眯道：「老漢姓牟，是城裏泰順酒樓的店東！」

他把「泰順酒樓」四字叫得很响，好像自認「泰順酒樓」具有無比的威力似的。

史秀龍聳然動容道：「噢，原來是牟大老板，久仰久仰！」

但是他沒有站起來，他一向就不肯在有錢人面前客氣一丁點兒。

牟大老板見他坐着不動，頗覺這個後生小子太倨傲無禮，但仍然笑容可掬的道：「你我雖未謀面，但老漢猜想……」

史秀龍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你是城裏首屈一指的大財主，大名如雷貫耳！大名如雷貫耳！」

嘴巴說得客氣，兩顆眼睛却一動不動的盯在浮標上。

牟大老板有些發窘，搓搓手笑道：「老夫今早聽說——」

史秀龍忽然大叫：「看，魚兒上釣啦！」叫聲中，猛可一拉釣桿，一尾手指大的小鯽魚已在空中掙扎！

小魚！

史秀龍頓如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廢然扔下釣桿，回對牟大老板問道：「你剛剛說甚麼來着？」

牟大老板道：「聽說你在賣命？」

史秀龍點頭道：「正是，你要買？」

牟大老板世故的笑了笑，道：「還不一定，老漢要先知道你為甚麼要賣命，可否說來聽聽？」

史秀龍道：「一句話，我窮得發慌。」

牟大老板捻着鬍鬚，笑吟吟的說道：「這世上窮人多得很，可是老漢還沒聽說過窮得要賣命……」

史秀龍道：「我倒覺得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女人窮而賣身，男人窮而賣命。」

牟大老板道：「你有幾條命？」

史秀龍道：「一條。」

牟大老板道：「賣了之後呢？」

史秀龍道：「二十年後再來。」

牟大老板點頭笑道：「壯哉斯言！但是老漢還是有些不敢相信……」

史秀龍道：「這很簡單，你買了一試便知眞假。」

牟大老板又捻起鬍鬚來，沉吟着道：「你要賣好多錢？」

史秀龍道：「現在只需要兩千六百兩銀子卽可。」

牟大老板嚇了一跳道：「甚麼？」

史秀龍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兩千六百兩銀子。」

牟大老板大搖其頭，道：「太貴了！太貴了！」

史秀龍開始不高興起來，以憎惡的眼光注視着他，冷冷的問道：「你牟大老板是說：我史秀龍的命值不了這許多？」

牟大老板忙又搖頭道：「不是，不是，你史秀龍的命可能兩萬六千兩都不算貴，但是老漢要你辦的事，却不值得花兩千六百兩。」

史秀龍道：「你要我辦什麼？」

牟大老板輕咳一聲道：「一件很容易辦的事，你可曾到老漢開設的泰順酒樓吃過酒？」

史秀龍點頭道：「十天前才去過。」

牟大老板道：「在我們泰順酒樓的斜對面，最近新開了一家『鹿鳴春大酒樓』，你知道吧？」

史秀龍又點頭，道：「知道，七天前才去過。」

牟大老板道：「你覺得他們的生意做得如何？」

史秀龍道：「很好，物美價廉，與你牟大老板的泰順酒樓剛好相反。」

牟大老板的臉在發赤，窘笑笑道：「其實，他們『鹿鳴春大酒樓』之所以一上來就把老漢的泰順酒樓比下去，完全是靠一個由珠江請來主廚的大師父，那傢伙的確有兩手。」

史秀龍道：「這倒也是事實。」

牟大老板道：「假如沒有那個傢伙，鹿鳴春大酒樓非垮不可。」

史秀龍點點頭。

牟大老板道：「老漢要你辦的就是這件事，你只要設法把那傢伙趕出本地，老漢便給你五百兩銀子。」

史秀龍一側頭道：「你說多少？」

牟大老板用力的揑揑拳頭，道：「這樣好了，老漢再加你一百兩！」

他好像已經割下了一塊肉，臉上又開始發赤，呼吸也變得緊促起來。

史秀龍微微笑道：「我的牟大老板，你如果捨不得花錢，就另請高明吧！」

牟大老板睜大一對滿佈血絲的眼球，以難以置信表情道：「你是說六百兩銀子太少？」

史秀龍點點頭道：「是的，替人為惡應多索報酬，否則划不來。」

牟大老板緊張的問道：「你要多少？」

史秀龍緩緩說道：「如果是六百兩黃金，我倒可考慮考慮。」

牟大老板一陣昏眩，失聲道：「甚麼？六百兩黃金？你莫非瘋了？」

史秀龍道：「沒有，我的神智十分清醒，一點也不是感情用事。」

牟大老板叫道：「可是你原說只要兩千六百兩銀子就可賣命，怎的——」

史秀龍淡淡的截口道：「為庸俗之輩辦事，我豈能不多『庸俗』一些？」

伞大老板一拂衣袖，回對老蒼頭道：「伞安，走！咱們回家去！」

他一頓足，就與老蒼頭悻悻而去。

史秀龍重新拾起釣桿，把釣綫拋入河中，口中輕吟道：「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邊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

這樣過了約莫半個時辰，他還是沒釣上一條大魚，看看日漸偏西，一天又要過去了，他忽又長嘆一聲，扔下釣桿，回頭對着身後的河神廟揚聲道：「廟後那位朋友，你如有事要見我，即請出來，不要那樣的畏首畏尾！」

話聲落下不久，果見由河神廟後轉出一個老人來！

這個老人年約五十七八歲，樣子與伞大老板剛好完全相反，個子瘦巴巴的，身上的衣衫很破舊，是個令人一見即知不可能搾出一滴油來的窮老頭兒！

他由廟後轉出後，即一路向史秀龍打躬作揖的走過來，流露出一副窮人氣短的客氣笑容，待走到史秀龍跟前，似乎還想跪下磕頭的樣子。

史秀龍起身還禮道：「老丈尊姓大名，有何指教麼？」

老人誠恐誠慌的恭聲答道：「不敢，在下複姓上官，賤名一個亭字，家住離此不遠的朱仙鎮……」

史秀龍問道：「有何賜教？」

老人上官亭露出難為情的笑容，搓搓手道：「在下聽說您史英雄在賣命，所以……所以……」

史秀龍看着他那一副寒傖相，不禁笑了起來道：「老丈要買麼？」

上官亭囁囁嚅嚅地道：「在下買……買不起，在下東……東貸西借，總共才湊到這十……十五兩銀子……」

他一面說一面自懷中摸出一個小錢袋，自小錢袋中倒出一把碎銀，似乎越想越覺難為情，脹紅了臉強笑道：「在下知道這些銀子不夠，但是……但是……在下實在再也拿不出一個銅板了！」

史秀龍神情開始變嚴肅起來，問道：「老丈有甚麼困難麼？」

上官亭眨眨眼，似在努力不使眼淚掉下來，又強露笑容道：「在下有個女兒，她……她可能命在旦夕，所以……他們告訴我史英雄也許肯帮帮我的忙，救……救回我女兒一條命。」

史秀龍道：「令嫒怎麼樣了？」

上官亭終於忍不住眼淚而掉了下來，他舉袖拭去淚水，很哀傷地道：「小女被……被九龍崗的响馬刼去了！」

史秀龍一聽是九龍崗的响馬，心頭就不由得一沉，失聲道：「噢——是怎麼回事呢？」

上官亭搖頭唏噓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在下那個女兒，她乳名叫飛燕，因為從小體弱多病，就跟她姨媽上山去住，她姨媽是個出家尼姑，法號『白蓮師太』，是泰山寒林禪院的主持，小女是在八歲時跟她姨媽上泰山寒林禪院去住的，日子過得也真快，一幌便是十四年，如今已是個二十二歲的大姑娘。上個月，她特地回家探望我們老兩口，在家住了半個月，就說必須回寺去了，我本想陪她回去，只因身體不好，實在不能長途跋涉，就託我一個內弟帶她回去，我那內弟是開封『五湖鏢局』的趟子手，他們鏢局剛好要保一趟鏢去濟南，我那內弟商得總鏢頭的同意，就讓小女隨着鏢車走，那天走到一處名叫『九龍崗』的地方，突然出現了一羣响馬，他們殺退了鏢師，將紅貨洗刼一空，連小女也一起刼上山去了！」

他說到這裏，忍不住哭泣起來。

史秀龍問道：「這消息，是誰告訴你老丈的？」

上官亭哭道：「就是我那內弟啊！他很幸運沒被响馬殺死，逃回來通知我，現在小女落入响馬手裏已將近十天，生死不明，我四處奔走求助都沒得一個肯定，前天有人告訴我史英雄在此賣命，他們說您史英雄一定肯帮助我，只是我……我是個窮老頭，實在湊不出那麼多的銀子來……」

他忽然跪下磕頭，又道：「史英雄，請您救救我女兒吧！我今生若不能報答您，來生願為犬馬——」

史秀龍連忙伸手將他扶起，說道：「老丈不要如此，小可即使答應你，也救不了令嫒的命。」

上官亭面露錯愕道：「怎麼說啊？」

史秀龍道：「因為九龍崗的响馬非比尋常，那响馬頭子是北五省綠林總瓢把子『十二飛鈸鄺羽』的兒子鄺家盛，他家傳武功就比小可高明，何況麾下高手如雲，小可人單力薄，如何能夠救得令嫒之命？」

上官亭道：「可是他們說您史英雄辦得到呀！」

史秀龍搖頭道：「不，指點老丈來找小可的人如不是太抬舉小可，便是存心跟小可過不去，事實上小可是絕無能力搶救令嫒的。」

上官亭很失望，怔怔的望着他道：「既然如此，你怎能賣命？」

史秀龍好像挨了一記耳光，面上發紅道：「這個……」

上官亭道：「他們說您史英雄把命賣了後，買主要你幹甚麼你就幹甚麼，甚至死亦不辭，難道是傳言失實麼？」

史秀龍發起呆來。

× × ×

次日，他動身往九龍崗而來。

他實在沒料到自己的一條命結果只賣到十五兩銀子——不，實際他只拿了七兩，他不忍將那十五兩銀子全數拿走——但是他不忍也沒有理由拒絕上官亭的要求，上官亭說的十分有道理，自己既決定賣命，難道還怕死不成？

——對了，自己之所以要賣命，就是由於自己死期將臨，所謂除死無大事，因此現在正是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時候，且別說是鄺家盛就算是「十二飛鈸鄺羽」本人，又何懼之有？

因此，他現在真是心情開朗，無憂無懼，唯一感到遺憾的是自己的命未能多賣幾個錢，未能在死前多享受享受，不但如此，未來的數日之內，還得勒緊褲帶，節省開支，否則七兩銀子就要不夠用了矣！

荷着鐵棒，他邁開大步朝東北疾行，那知才走出五六里路，忽聽身後蹄聲疾响而至，還聽到有人在喊叫道：「史秀龍請停一停！」

——咦，是誰趕來了？

他轉身站着等候，只見來騎疾如怒矢，一眨眼便已趕到近處，定睛一望，馬上騎士是個錦衣漢子，看他那一身打扮，似是富豪人家的護院武師。

那錦衣漢子馳到史秀龍的面前，一個飄身飛落地上，立向史秀龍抱拳道：「請問，足下便是『一條龍史秀龍』麼？」

史秀龍點頭答道：「小可正是史秀龍，尊駕貴姓大名，有何見教？」

錦衣漢子不答，又問道：「聽說足下在賣命？」

史秀龍又點頭道：「是啊。」

錦衣漢子道：「價錢幾許？」

史秀龍道：「本是兩千六百兩……」

錦衣漢子不待他說完，即轉身自馬鞍後的一隻革囊中拖出一隻小包袱，往史秀龍手上一



塞，道：「這是五十兩黃金，折算銀子大概不止兩千六百兩，你收下吧！」

史秀龍望望手上沉甸甸的一包金子，怔怔的問道：「幹甚麼？」

錦衣漢子笑道：「買你的命啊！」

史秀龍睜大眼睛道：「噯……」

錦衣漢子轉身飄上馬鞍，笑道：「現在快跟我走吧！」

史秀龍又望望手上的一包金子，然後走上兩步，把金子塞還給對方，忍住滿腔「悲痛」，聲沉說道：「還君明珠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錦衣漢子神色一呆道：「甚麼意思？」

史秀龍苦笑道：「對不起，小可的命已經賣掉了！」

說畢，掉頭行去。

錦衣漢子着急的叫道：「喂！喂！你別走！我家主人說了，你要是嫌少，可以再加五十兩……」

史秀龍拔步疾奔。

× × ×

走了四天，已抵九龍崗附近。

九崗龍，地處嶧山之東，山崗並不怎樣高峻，然而林深如海，險惡無比，一般往來商賈，莫不視此為畏途，原因是九龍崗的响馬一向是最著名的，他們是一羣出沒無常的刼匪，每年總要做幾次大買賣，當地官兵曾經數度圍剿，結果均在九龍崗上全軍覆沒。

大响馬鄺家盛的名氣，也因此更為响亮，他本是北五省綠林總瓢把子「十二飛鈸鄺羽」的獨子，故道上人物就稱他為「鄺少主」，連老一輩的綠林豪雄也得對他禮讓三分，鄺家盛也就是更加橫行無忌，氣炎不可一世了。

史秀龍非綠林中人，但對鄺家盛却十分的清楚，他知道此番前來九龍崗尋事，必然有死無生，但是他已經想開了，與其死在「月姑」那女人的劍下，何如轟轟烈烈的大幹一番，所謂「要死也得風流一下」呀！

一路來到九龍崗下，他也不知道鄺家盛的山寨座落於何處，看見有一條羊腸小徑蜿蜒向崗上伸去，他就拖着鐵棒往上走。

行約半個時辰，已置身於密林如織的九龍崗上，但是還看不見一點山寨的影子，他不禁有些疑惑，暗忖道：「難道這地方不是九龍崗？不，這地方明明是九龍崗不錯，想必鄺家盛的山寨還在裏面，待我爬到樹上去看看。」

他把鐵棒放到地上，一個縱身跳上一棵高大的松樹，再向上爬上一二丈高，撥開樹枝縱目四矚，立刻有了發現。

約在正前方一里處，正有一縷輕烟自林下嬝嬝升起，看樣子分明是炊烟！

既有炊烟冒起，那林中必有人住，而九龍崗上是不會有一般住家的，那必是鄺家盛的山寨無疑！

於是，他滑落樹下，拿起鐵棒，朝正前方覓徑尋去，過了一道山澗，登上另一座山崗，才走了數十步，一眼瞥見一棵樹下倚立着一個人，他因是突然發現的，冷不防吃了一驚，忙的蹲身閃入一棵樹後。

他倒不是怕，而是不願一開始就露了形跡，至少在到達山寨之前，他不願打草驚蛇，這樣才有制勝的機會。

——那傢伙必是站崗的小嘍囉。對了，待我出其不意的把他制服下來，問問他山寨的情形。

主意一定，他於是捏住鼻子學貓叫：「妙！妙！妙！妙！」

他算定那小嘍囉聽到貓叫時，一定會過來察看，但是探頭窺望過去，却見那小嘍囉還倚立於樹下，動都沒動一下子。

——咦，那小子是個聾子不成？

「妙！妙！妙！」

他再叫一遍，再探頭窺望，只見那小嘍囉仍然紋風不動，好像死了一般！

——哼，莫非睡着了？

再仔細一看，他的心弦忽然震動了一下，因為他發現那小嘍囉靜得可怕，靜得沒有一絲生氣，很像是一具倚在樹下的屍體！

他檢起一顆小石子，向那小嘍囉彈了過去，石子「叮！」的打中那小嘍囉的膝部，而小嘍囉依然沒動一下，看情形真是死了！

——奇怪，那傢伙如是死了，怎麼還能站立着呢？

他決定趨前看個究竟，當下悄悄站起，輕移腳步走過去，走到距離那小嘍囉只有尋丈之近時，他終於看清楚了，一點不錯，那小嘍囉早已死了！

小嘍囉雙目圓睜，面上掛着驚駭和痛苦之色，看情形已死亡多時，全身已經僵硬，但是身上沒有點受傷的痕跡，看不出其致死原因。

史秀龍心中驚疑萬分，他覺得這件事很不尋常，一個小嘍囉死了，而他的屍體却未被移走或掩埋，這意味着甚麼呢？

意味着鄺家盛的山寨，必有重大的事故發生！

由於發生了重大的事故，因此無暇處理一個小嘍囉的屍體。

——對了，就是這個原因，但這個小嘍囉是怎麼致死的呢？

他忍不住心中的一股好奇，當下走上前，伸手一推小嘍囉的屍體，但屍體沒有應手倒下，仍然站得很硬朗，好像腳下生了根！

——奇怪，這是怎麼回事？

他再伸手抓住小嘍囉的右胳臂，用力向後一拉，這次屍體才應手向前仆倒下來。

立刻，他看到了兩個現象，一個現象是小嘍囉的背心有個很深的傷口，另一個現象是小嘍囉原來所倚靠的樹身上，露出一截被血染得通紅的利器！

那截利器約有七寸長，形狀頗像一把劍，但比劍身略窄，比柳葉刀略寬。

它，是從樹身後面刺透過來的！

史秀龍打量一下樹身，見樹身粗如人腰，心中不禁大為驚奇，暗忖道：「好強的腕力，殺人者必是一位武林高手，但他為甚麼要以這種手法殺死一個小嘍囉呢？」

他一邊想着，一邊轉到樹身後面，目光瞥處，心頭又是一震，不覺失聲道：「我的天，竟是一把竹劍！」

不錯，利器是一把用竹片削成的竹劍，它薄得和一般劍一樣，而殺人者却能使用它貫穿人腰粗的非常堅硬的樹身，進而刺斃小嘍囉，這樣的功力，是他史秀龍從來不曾想像過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驚忖道：「武林中竟有人練成如此高深的功夫，他的武功必可當得天下第一而無愧——他是誰呀？」

他不知道，因為他所認識和所知道的武林高手中，沒有一人有此能耐，他想到「月姑」和「石郎」也許有此能耐，但他不敢斷定。

他呆望竹劍的柄頭好半晌，才伸手去握住劍柄，用力的，慢慢的將竹劍抽了出來。

剛剛抽出了竹劍，忽聽得前面樹林中有腳步聲遠遠响過來，他不覺一陣緊張，連忙退後數步，藏入一棵大樹的後面，蹲伏下來。

「沙，沙，沙……」

步聲漸近，不久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是年約四十的胖女人。

一個，是六旬上下的瘦老頭。

女人走在前面，她穿得很漂亮，可惜身肥如桶，而且有一張雄獅般的臉龐，任何人一見

到她，就會連想到「河東獅」三個字。

她手上牽着一條繩子，繩子的另一端綁在瘦老頭的腰上，也就是說她綁住瘦老頭，牽着瘦老頭走的，那情景活像牽着一隻老山羊。

眞的，瘦老頭的樣子的確很像一隻老山羊，模樣很乖順，也很可憐！

他低頭跟隨着在胖女人的身後，口中正在抱怨着：「這又不是我的錯，爲甚麼不讓我喝酒？我若是渴死了，對妳有何好處？」

胖女人沒答腔。

瘦老頭嘆了口氣，又道：「娘子，我求求妳發發慈悲如何？妳要我做牛做馬，我都認了，但是我一日一斤酒無論如何不能少，妳知道我要是沒有酒喝——」

胖女人突然雷吼一聲道：「少嚕嗦！」

瘦老頭登時噤若寒蟬。

胖女人回頭瞪了瘦老頭一眼，狠狠地道：「老娘已經告訴過你了，要喝酒，只有先替老娘宰了那妖精！」

瘦老頭已被她吼得矮了半截，聞言唯唯的應道：「是是，是是……」

這時，胖女人已牽着瘦老頭走到小嘍囉的屍體前，胖女人突然瞥見死人，不覺「啊哎！」驚叫一聲，身子幌了幌，好像要昏倒了。

瘦老頭趕忙一個箭步跳到她的身邊，伸手扶住她，哄慰道：「別怪，娘子，是個死人罷了。」

胖女人似乎喘不過氣來，撫着心口直叫道：「哎啊！哎啊！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瘦老頭連忙揉她心口，一面又哄慰道：「不要害怕，妳殺人都敢，怎麼反怕見死人呢？來來，讓妳老公把他踢開！」

他上前抓起小嘍囉的屍體，接着抬脚踢起，乒的一聲，屍體直飛過樹梢，又繼續向上飛起二三丈高，才墜落遠遠的樹林裏去。

藏身於附近的史秀龍看到這種情景，心中甚爲吃驚，暗忖道：「好厲害，這瘦老頭其貌不揚，誰知道也是一位武林高人，但他爲甚麼被老婆用繩子綁着呢？」

思忖間，只見瘦老頭又回身去攙扶胖女人，慇勤備至道：「娘子，妳好了些吧？」

胖女人長吁一聲道：「你少來這一套，老娘知道你恨不得老娘早死！」

瘦老頭道：「不不，天地良心，我怎麼會希望妳早死呢？妳若死了，我也活不成啦！」

胖女人嘆氣道：「我近來不知怎麼攪的，一受驚或一動氣，一顆心就撲通撲通的跳，而且感到喘不過氣來，你若是要我多活幾年，就少惹我生氣！」

瘦老頭道：「是是，是是。」

胖女人道：「我雙脚發軟，走不動了，怎麼辦呢？」

瘦老頭笑了笑，道：「不要緊，我揹妳就是了。」

說着，轉身彎腰。

胖女人嫣然一笑，檢起掉在地上的繩子，這才爬上瘦老頭的背上，瘦老頭倒轉雙手托住她的屁股，立時拔步行去，不久即消失於密林深處……

史秀龍看見他們已遠去不見之後，慢慢的挺身起立，啞然失笑道：「敢情是一對寶貝夫婦！」

但是，瘦老頭的身手，仍然使他感到驚奇與不解，他從瘦老頭的那一踢，已看出他有一身高深莫測的功夫，像這樣身懷絕頂武功的人物，爲何受制於一個女人？此外，他們夫婦到九龍崗來幹甚麼呢？

這個問題，他無法求出答案，但是他感到很愉快，因爲他已在一天之間增加了不少見識，對武功有了與以前更爲深入的了解。

當然，愉快之餘，也有一份惆悵，因爲在這以前，他一直以爲自己身手不錯而沾沾自喜，現在他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的武功跟那個竹劍貫穿樹身刺殺小嘍囉，以及剛才那個瘦老頭相比之下，不啻是螢蟲之對皓月，差得太遠了。

——自己，甚麼時候才能練成那樣高深的身手？

——不對，自己已是註定要死之人，那裏還有機會勤練武功呢？

——算了，不要胡思亂想，還是快些去酈家盛的山寨看看吧！

他丟開各種雜念，正欲舉步行前之際，却又聽到前方林中傳來了脚步聲——又有人來！

這次，除了脚步聲之外，還加上一種碰撞之聲，好像有人抬着某種東西行於林中，而一路碰撞着樹身似的。

史秀龍心頭一動，忙又退入樹後，隱藏起來。

須臾，一頂小轎在前面十幾丈處出現了。那是一頂由兩個轎夫扛抬着的小紅轎，最奇的是那兩個轎伕竟是女人！

而且是很漂亮的女人！

——女轎伕？嘿！他奶奶的，那轎中人可眞會享受，居然叫兩個那麼漂亮的姑娘來替他抬轎？

——他是誰呢？

史秀龍仔細打量那頂小紅轎時，頓時差點失聲大笑起來。

小時候，他曾聽過這樣一則笑話：

「一新嫁者，中途轎底忽墜，轎伕相商謂：『新婦既不可徒行，欲換轎，轉去又遠。』女聞之答曰：『我倒有一計。』衆喜問之，答曰：『汝外面自抬，我裏面自走。』」

現在，他所看到的情形，就與所聽到的笑話差不多——

那頂小紅轎，是一頂沒有底板的轎！

轎中人的一雙脚，正在「裏面自走」！

更奇的是：那不是一雙女人的脚，而是一雙粗大的，屬於莊稼漢的赤脚！

——嘿嘿，算他奶奶的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一個大男人竟然「乘轎」！而且由兩個漂亮的姑娘抬着！又而且是一頂沒有底板的轎！這是甚麼玩意呀？

史秀龍眞是看得傻了。

他實在有些忍俊不禁，但是他不敢笑出來，雖然他看到的是一幕滑稽突梯的情景，但也從滑稽中看出一些邪氣，直覺的感到對方是個不能招惹的人物。

當小紅轎抬到原先小嘍囉遇害的那棵樹下時，忽聽轎中人開聲道：「停轎！」

聲音沙啞，好像喉嚨破了一個洞。

那兩名女轎伕立時停住，慢慢放下了小紅轎。

小紅轎高不過四尺餘，轎中人如是五尺之軀，這時他除非坐下，否則腦袋一定會撞破轎頂，但結果並未撞破，這表示他已經坐下，或者表示他是個矮東瓜——

只聽他又開聲道：「大娃娃！」

前面的那個女轎伕答道：「在！」

轎中人道：「去把我那口竹劍取回來。」

大娃娃看看那棵樹，說道：「回老洞主的話，那口竹劍不見啦！」

被稱爲「老洞主」的轎中人生氣的「嗯」了一聲，道：「不見了？」

大娃娃道：「是的，還有那個小嘍囉的屍體也不見啦！」

老洞主沉聲道：「哼，是那個不要命的賊子，竟敢偷走我的竹劍？」

大娃娃道：「可能是被公羊伯拿去了。」



老洞主道：「他拿我的竹劍幹麼？」

大娃娃道：「老洞主使用的竹劍，武林人視爲珍寶，公羊伯拿去賣了換酒吃。」

老洞主怒道：「哼，他敢！」

大娃娃道：「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敢拿走老洞主的竹劍呢？」

老洞主沉吟道：「不錯，一定是他，眞是混蛋，我的竹劍豈是換酒吃的——快抬轎，咱們追他去！」

大娃娃笑笑道：「老洞主不怕那個母大蟲麼？」

老洞主冷哼一聲，道：「不怕！不怕！快追上去吧！」

大娃娃應了一聲，隨與後面那個女轎伕抬起了小紅轎，飛快的穿林而去。

那個老洞主，仍在「裏面自走」！

史秀龍掩住了嘴，但是肚子裏已經笑成了一團，這眞是天下第一滑稽事，世上竟然如此千奇百怪，居然有人「乘坐」無底轎，這樣的事說給一百個人聽，恐怕有一百二十個人不相信的。

——他爲何要「乘坐」無底之轎？是爲了不忍使那兩個女轎伕負荷過重麼？不！絕對不是！他若要減輕那兩個女轎伕的負荷，又何必讓她們抬着一頂空轎？

——是因爲他相貌太醜，故藏在轎中不願見人？

——也不是，他若是貌醜不願被人看見，那就乘轎就是了，何必「乘坐」一頂無底之轎？再露出那一雙難看的大脚板？

他左思右想都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不覺聳聳肩，自言自語道：「可惜我的命已即將歸陰，否則倒可跟下去弄個明白！」

不過，他已從那「老洞主」和大娃娃的談話中明白了兩件事，一是明白剛才那對夫婦男的叫「公羊伯」，女的叫「母大蟲」，二是明白那小嘍囉是被「老洞主」殺害的，自己拿到的這把竹劍，乃是「老洞主」之物。

——將來「老洞主」若知竹劍是我拿的，我史秀龍豈不完蛋？

——不對，我史秀龍已是將死之人，怕他怎的！等到他獲悉之時，我史秀龍早已離開人世了！不管他，且去酈家盛的山寨看看吧！

於是，他繼續穿林行進，又越過一座山崗，又發現了幾具嘍囉的屍體，這使他更加確定酈家盛的山寨必已發生巨變，而引發巨變的，必是「公羊伯」，「母大蟲」及「老洞主」三人。

令他觸目心驚的是：被殺害的嘍囉死狀極慘，有的被扭斷頭，有的被挖下雙目，還有的被扯裂成兩半！

所經之處，充滿一片死亡的慘景！

史秀龍對於嘍囉之死或山寨的被挑並不關心，甚至酈家盛死了也與他無關，他現在最關心是上官飛燕的生死問題，所謂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他已拿了上官亭七兩銀子，豈能不爲救上官飛燕而賣命？萬一上官飛燕死了，那豈不糟糕？

因此，他疾疾的向前趕，恨不得一下飛到山寨，看個究竟。

行行重行行，終於有座山寨在他眼前出現了！

那是一座建築在一座大山崗上的山寨，山崗坡度頗陡，周圍的樹木被伐得空空的，似爲便利攻守而伐掉的，山寨的外面是一道用巨木圍成的木柵，其高約兩丈，每一支巨木的上端都削成尖尖的，看來堅固異常！

而此刻，山寨中却在冒着濃濃的黑烟，那絕不是炊烟，而是山寨失火了！

情形已很淸楚，酈家盛的山寨是被挑了！

史秀龍原是打算賣命來的，現在看到這種情形，頗有走了一個空招之感，但是他也有一種欣慰之感，心想自己賣命是小事，救人才重要，如果上官飛燕還活着，正可輕輕鬆鬆的將她救出，把她送回她雙親之處——然後，距離中秋有二十二天，自己還可再賣一次命呢！

他想得高興，飛步便朝山崗上奔去，轉眼到了山寨外面，一個縱身扳住木柵頂端，再一個橫飄越過木柵，跳落到山寨裏面。

舉目一望，不禁駭然失色。

酈家盛的山寨被挑翻，是他已料到之事，但却未料到情況却如此之慘。

整個山寨，除了周圍的木柵仍然完整之外，所有的房舍已被大火夷爲平地！

而地面上，陳屍數百具，由屍體流出的血，染紅了大半的土地，且已被火烘乾，遠遠望去，宛如鋪着一張其大無比的地氈！

有些屍體也已被火燒焦，變成一條一條的木炭，沒有被火燒着的屍體，也都殘缺不全，不是斷頭便是斷腿，還有的攔腰而斷，內臟外流，慘不忍睹！

總之，舉目所見，盡是變成黑炭的斷壁廢墟，死屍乾血，而看不見一個活人。

史秀龍發呆良久，才慢慢的移動脚步，走入業已不成其爲山寨的山寨中。

從已燒燬的房舍上看，這座山寨佔地頗廣，他走了將近一刻時，才看遍了整個山寨的情形，發現了爲數約有三百多具的屍體，而確確實實沒有一個倖存者。

他的心情變得很沉重，因爲他已知道上官飛燕一定也遭了池魚之殃，這一趟算是白跑了。此外他心裏也充滿疑團，因爲他從現場的情形推斷山寨的起火必在兩天之前（有一半的灰燼已然熄滅）但是那「公羊伯」，「母大蟲」及「老洞主」却是剛剛離開的——他們既已殲滅了酈家盛一帮人，何以停留到今天才走呢？

——莫非這場燒殺不是他們所爲？

——或者是：他們在山寨中尋找某種東西，因此停留到今天才走？

他覺得兩樣都有可能，而可能性最大的是後者，但是這仍然不是他所關心的事，他現在最關心的還是上官飛燕，他希望把上官飛燕的屍體找出來，若能尋獲上官飛燕的遺體，也算完成了「任務」了。

於是，他重新在廢墟灰燼中尋找，逐一察看每一具屍體，在察看過了一百多具屍體之後，突然聽到了一陣輕微的呻吟！

——噫，還有活人！

他精神一振，循聲望去，看出呻吟聲發自前面數丈外的一具「屍體」，立即一個箭步跳過去，趨至「屍體」旁邊蹲下——

這具還能呻吟的「屍體」，是個身體健壯的大漢，從衣着上看，似是個小頭目，他渾身是血，傷處在腰部，看樣子是被劍劈中的，傷口約有五寸長，皮肉翻開，擠出一截腸子，看其大量流血情形，至今仍未斷氣，可謂奇蹟。

史秀龍伸手撫其肩膀，開口道：「喂，朋友，你有沒有力氣說話？」

那漢子徐徐睜開眼睛，無神的望着史秀龍，面上微露恐懼之色，沒有開口回答。

史秀龍以溫和的語氣道：「老兄不要害怕，我不是你們的敵人，你能告訴我這裏發生了甚麼事麼？」

那漢子嘴唇動了動，似在努力提聚殘餘的精力，終於吐出兩個字道：「你是……」

史秀龍忙道：「我是一條龍史秀龍。」

那漢子恐懼之色消失了，但又努力了好一會，才開口道：「你……來……幹甚麼？」

史秀龍道：「我來找一位姑娘，她叫上官飛燕，老兄可知她的下落？」

那漢子沒有回答，直直的望着他，好像沒聽懂。

史秀龍很着急道：「快說，老兄可知上官姑娘的下落？」

那漢子張張嘴，很困難地道：「沒有，這……這裏沒有……」

史秀龍詫異道：「沒有？」

那漢子聲音軟弱下去，說道：「沒有……沒有……」

史秀龍道：「十多天前，你們刦了五湖鏢局的一批鏢貨，是不是？」

那漢子似已不支，閉上了眼睛。

史秀龍怕他死去，急急的問道：「有沒有？你們曾經刦了五湖鏢局的一批鏢貨，而那位上官飛燕——」

那漢子突然雙目一睜，神情恐怖的大叫道：「月姑！月姑！」

一瞬間，面部凝住，氣絕了！

史秀龍也像似突然死了一般，臉色蒼白如紙。

——月姑？

——我的天，原來月姑到了這裏！

——原來這座山寨之被挑，竟是月姑的傑作！

——但是她爲甚麼要挑了這座山寨，使整座山寨鷄犬不留呢？

——還有，上官飛燕到底是死是活？

他又陷入五里霧中了。

但他沒有多想，他知道這些疑問不是憑猜想所能得到答案的，於是他又把這些問題摒諸腦後，他決定立刻下山，把所見情形告訴上官亭——然後，再去河神廟的河邊「作釣翁」。

於是，他掉頭便走。

但突然間，他怔住了。

因爲，不知甚麼時候來的，他身後赫然挺立着五個相貌威武的老人！

這五個老人，年齡自六十至七十不等，雖然衣着各異，但每人都有一股懾人的威儀，尤其是居中挺立的那一個，長得豹頭環目，眉濃如帚，身高六尺，體格雄偉，背上斜揷一口大刀，氣概凜凜，隱然有首領之風！

更使人看了心怯的是，此老神情嚴厲冷峻到了極點，顯然他胸中正鬱着一股怒火，一股可以燒掉全天下的怒火！

史秀龍原是賣命來的，照理即使見到閻王老子也不怕，可是現在見到這個老人，他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渾身泛起一陣鷄皮疙瘩。

他趕忙退下兩步，暗暗提聚力氣準備應變，然後開聲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五個老人沒有立刻回答，十隻眼睛像十支箭一樣釘在他的臉上，過了片刻，最左邊的一個身穿青衫的老人才開口冷冷道：「你小子又是甚麼人？」

史秀龍很不習慣被人稱呼爲「小子」，心中有氣，當下也以冷峻的語氣道：「要知我是誰，你們先報上名來！」

那青衫老人冷冷一笑道：「好小子，招子放亮一點，跟老夫說話不可如此無禮。」

史秀龍聳聳肩膀，故意露出漠視的神情道：「我跟天皇老子說話也是這個態度，你老小子算老幾？」

青衫老人的臉色頓時沉了下去，殺氣自眉宇間跳了起來，道：「你活得不耐煩了？」

史秀龍道：「這一點，你老小子倒是猜對了。」

青衫老人似乎一生之中第一次碰到這樣一個個性强硬的人物，這對於素性自大的人是非常受不了的，他頓時氣往上沖，雙眉一揚，立時舉步向前，要給史秀龍一個教訓了。

但這時，那居中挺立的，身揹大刀的老人卻開聲道：「五弟！」

這「五弟」兩字，雖是招呼，卻有阻止青衫老人動手之意。

青衫老人聞聲住足，神色忽然變得很和善，泛出一絲笑靨道：「好，你小子很有骨氣，年輕人的確應該有這樣的骨氣……」

史秀龍卻不接受恭維，依然以輕蔑的語氣道：「等下你會知道我這個小子不僅僅是有骨氣而已！」

青衫老人本已壓抑下心中的怒氣，聽了這話，又感到吃不下了，回頭對身揹大刀的老人說道：「大當家的，這小子狂得叫人受不了，讓小弟先教訓教訓他吧？」

身揹大刀的老人微一搖頭，神色嚴峻地道：「你退下，讓愚兄來問他好了。」

青衫老人瞪了史秀龍一眼，退回原地。

身揹大刀的老人靜靜的注視史秀龍半晌，才開口道：「小老弟，你是要先知道我們是誰，然後才肯跟我們交談是麼？」

史秀龍點頭道：「對了，這是禮貌。」

身揹大刀的老人倒是個不拖泥帶水的人，當下舉手一指那青衫老人道：「他是老夫的五弟，名號叫『五雷神汪焦雲』……」

他繼續介紹其餘三人，一個叫「黑蛟神項若廷」，一個叫「二郎神楊南遊」，一個叫「五通神言公臣」，最後才介紹自己，以淡淡的語氣道：「老夫鄺羽。」

史秀龍心中大吃一驚，暗叫道：「我的天，原來這老傢伙竟是北五省綠林總瓢把子『十二飛鈸鄺羽』！」

他立刻想到自己處境的險惡——鄺家盛全寨覆沒，今天他的父親趕到了，而剛好只有自己一人在場，這個「黑鍋」可揹的不輕！

不過，他的恐懼很快又消失了，因爲他想到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一個快要死的人還有甚麼害怕的？

於是，幾乎在十二飛鈸鄺羽的話聲一落，他就再度聳聳肩，很不當一回事的答道：「哦，原來是鄺大當家的，幸會幸會。」

一般武林人，尤其是晚一輩的武林人，在聽到「十二飛鈸鄺羽」六個字時，莫不凜然一驚，而見到他的人，能够像史秀龍這樣神色如故者，簡直沒有，因此鄺羽也開始爲這個後生小子的膽氣佩服起來，微微一笑道：「現在可以說出你的姓名了吧？」

史秀龍道：「姓史，名秀龍。」

十二飛鈸鄺羽似未聽過他這個人，轉顧身側四人問道：「聽說過沒有？」

二郎神楊南遊答道：「豫中據說有個小有名氣的『一條龍史秀龍』，不知是不是他？」

史秀龍一躬身道：「是的，小可正是那個小有名氣的史秀龍。」

鄺羽輕嗯一聲道：「你來此何爲？」

史秀龍笑道：「鄺大當家不以爲小可是挑翻這座山寨的人麼？」

鄺羽道：「你不配！」

史秀龍光了火，一頓手中鐵棒道：「告訴你，鄺大當家的，我史秀龍雖非挑翻這座山寨的人，但我確實準備來挑山寨！」

鄺羽不置一笑地道：「哦？」

史秀龍道：「否則我就不會老遠跑到這裏來了。」

鄺羽仍淡淡的問道：「爲甚麼你準備挑我兒子的山寨？」

史秀龍道：「救人。」

「救人？」

「不錯！」

「救誰？」

「一個名叫上官飛燕的姑娘，她在半個月前連同五湖鏢局的鏢貨一起被你兒子刦上山來



了。」

「她是你甚麼人？」

「毫無關係。」

「哦，你在行俠？」

「不是，我是受雇而來的。」

「受雇？」

「不錯，因爲我在賣命。」

「賣命？」

「嗯，上官姑娘的父親以七兩銀子買了我的命，要我來救他的女兒。」

「你的命只値七兩銀子？」

「本來要兩三千兩的，只因無人問津，只好殺價出售了。」

「哼，你最好正正經經的，回答老夫的問題！」

「我史秀龍沒半句虛言。」

「那你爲何而賣命？」

「這個，不足爲外人道。」

「你到此多久了？」

「大約半個時辰吧。」

「來的時候，就看到這種情形？」

「嗯。」

「有沒有找到那位上官姑娘？」

「沒有，她想必已經葬身火海了。」

「剛才那個小頭目在斷氣之前，跟你說了些甚麼話？」

「他說……」

「他說甚麼？」

「讓我先想一想要不要告訴你……」

史秀龍考慮了片刻，覺得沒有爲「月姑」隱瞞的必要，於是說道：「他說『月姑』！」

十二飛鈸鄺羽臉色陡變，目放嚴厲精光道：「月姑！」

史秀龍見他也聞「月姑」而色變，心中着實高興，笑道：「正是月姑！」

鄺羽不愧是北五省的綠林總瓢把子，神色一變之後，很快又鎭定下來，道：「他說『月姑』怎樣？」

史秀龍道：「沒說怎樣，他很恐怖的叫了兩聲『月姑』就斷氣了。」

鄺羽回顧五雷神汪焦雲，黑蛟神項若廷，二郎神楊南遊，五通神言公臣四人，却沒有說話，似在徵詢他們對此的看法。

二郎神楊南遊沉吟一聲道：「月姑絕不會看上鄺少主，我看她這樣做必有原因……」

鄺羽道：「是爲了……」

二郎神楊南遊點點頭。

鄺羽冷哼一聲道：「好賤人，居然——」

二郎神楊南遊忽然打岔道：「大當家的先把這小子打發了再說吧！」

鄺羽領悟其意，乃回對史秀龍道：「老夫不爲難你，你走吧！」

史秀龍道：「關於那位上官姑娘，鄺大當家可知其下落？」

鄺羽搖搖頭。

史秀龍也料到他一定不知道上官飛燕的下落，因爲這件事在他來說是一件芝蔴蒜皮大的事情，而這樣一件芝蔴蒜皮大的小事在目前——他兒子的山寨被挑——的情況之下，是不宜向他追究的，何況人死不能復生，自己又拚不過他，大可乘此下山，於是荷起鐵棒道聲「告辭」，舉步便走。

「慢着！」

五雷神汪焦雲忽然跨出一大步，攔住他的去路，道：「等一下，老夫有話問你！」

史秀龍停步道：「有何指教？」

五雷神汪焦雲冷冷笑道：「剛才你說在賣命，這件事透着稀奇，老夫要多了解一下！」

史秀龍道：「所謂賣命也者，即是我叫出價錢，如有人願意買，我便賣給他，對方要我幹甚麼，我就替他幹甚麼，如此而已！」

五雷神汪焦雲冷笑道：「假使有人買了後要你去死呢？」

史秀龍道：「照死不誤，唯一的條件是必須給我幾天時間，讓我吃喝嫖賭一番。」

五雷神汪焦雲哈哈大笑道：「這很有趣，但你爲甚麼要這樣呢？」

史秀龍道：「剛才說過了——不足爲外人道！」

五雷神汪焦雲的笑聲慢慢變爲陰沉，嘿嘿笑道：「據老夫所知，天下沒有不怕死的人，如果你小子所說的賣命是事實的話，那必有原故！」

史秀龍道：「不錯，是有原故，但我不願告訴任何人——再見！」

說着，扭頭欲行。

五雷神汪焦雲再擋住他，道：「別急，假如老夫强迫你說出呢？」

史秀龍「哈！」的一笑道：「强迫？哈哈，你想强迫我說出？哈哈哈，告訴你，我史秀龍若是不高興說，任何人也强迫不動我！」

五雷神汪焦雲陰惻惻地道：「任何人？」

史秀龍道：「不錯！」

五雷神汪焦雲道：「你小子也許不會聽過老夫之名，所以不怕，但也不怕我們的大當家麼？」

史秀龍道：「我連『月姑』都不怕，那怕你們大當家的！」

五雷神汪焦雲目光一凝，道：「你說不怕『月姑』，可有根據？」

史秀龍道：「不要甚麼根據。」

五雷神汪焦雲譏笑道：「既無根據，說不怕『月姑』豈不等於放屁？」

史秀龍聽了氣往上沖，大聲道：「告訴你老小子，我史秀龍眞的不怕『月姑』，因爲——因爲……」

他忽然住口不說，因爲他想到若是把自己被「月姑」看上的事告訴人，實在十分丟臉。

五雷神汪焦雲面上的譏笑更盛，道：「因爲甚麼啊？」

史秀龍搖頭道：「對不起，不告訴你！」

五雷神汪焦雲突然縱聲大笑道：「你小子不說，老夫却已經明白了！」

史秀龍道：「哦？」

五雷神汪焦雲笑道：「那『因爲』兩字，已說明你小子與『月姑』有着某種關係！」

史秀龍道：「哦？」

五雷神汪焦雲道：「一個與『月姑』有着某種關係的人却要賣命，這只有一種解釋——你小子準是被『月姑』看上而收到她的『情簡』了，對不對？」

史秀龍搖頭道：「不對！」

他不慣說謊，每說謊必臉紅。

五雷神見他臉紅，又哈哈大笑，轉對十二飛鈸鄺羽道：「大當家的，你說這小子可以讓他走麼？」

十二飛鈸鄺羽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沉聲道：「史秀龍，你老實告訴老夫，你是不是收到『月姑情簡』，自知死期將臨，因此才賣命？」

史秀龍的臉更紅，大聲叫道：「不是！不是！」

鄺羽道：「不要說謊，被『月姑』選中並不丟臉，最丟臉的是不說實話！」

史秀龍情知隱瞞不了，不覺一頓鐵棒道：「好，我是被『月姑』選中了，但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你們無關！」

鄺羽聲調一沉，道：「她要你在甚麼時候與她相會？」

史秀龍道：「中秋夜。」

（未完）

精選武俠短篇

江一明·文
盧令·圖

# 砍山刀

## 刀過人頭滾　劍揚鮮血飛

江南的冬天，下着冷雨，又濕又凍，眞不好受。

這一天是冬節前夕，滿天都是黑雲，白天也像黑夜一樣，雨下得很大，整天沒有個歇的時刻，眞悶煞人。

這一天，南莊的莊主整天在莊裏走來走去，坐立不安。不時站在窗前外望，還走到莊門口去看望，似乎在等待着什麼，但每次都失望，什麼也沒看到。

「老爺，你已經一整天沒吃過東西了，還是先吃點麵吧，我叫阿棟去給你燒碗麵好不好？」這是老管家德叔對莊主的勸告。

「我不餓，不用了！」

「老爺，你身子要緊呀！你……」

「得了，得了，我知道！」莊主揮揮手叫管家走開，免得煩擾他。

「唉，老爺……」德叔輕輕地嘆息，把話頓住，沒有說完。

晚飯時，德叔特別吩咐廚房做了幾味莊主喜歡吃的小菜，但莊主實在沒有胃口，不會走近飯桌，所以根本不知道桌上有什麼東西。

明天便是冬至了，天雨未歇，天氣更冷，莊主的心情也更沉重了。

天色眞正要黑了，站在莊前的莊主，突然精神一振，目注莊前通道，原來他聽到馬蹄聲響。

但是，他感到奇怪，何以這馬蹄聲如此沉重，又無規律？振奮的心情如被淋冷水，一下子收縮了。他叫兩名莊丁和敎練一起去查看個究竟。

敎練姓楊，名志立，在南莊任職敎練已經三年多了。他的底細如何，連莊主也不知道，三年多來的賓主相處甚歡，大家已漸漸忘懷，不再追究楊志立的身份了。但是，外面却意外的有關於楊志立的消息傳到南莊，連莊主也聽到了。所以心中極爲焦急，希望朋友出面斡旋，化解了這一次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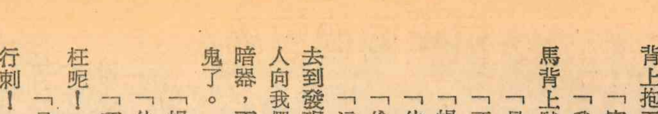
南莊的莊主姓南名天野，自小便喜歡武藝，並得異人傳授異術，精多門武功，尤擅掌法，年青時難免火氣盛，結下不少仇怨。他的仇家有正派名門中人，有俠義道人士，也有黑白兩道的，原因他早年浪跡江湖，名如其人，十分野性，不守常規，不甘隨俗，看不過眼的，自己該以爲怎辦便怎辦，不顧後果，結果便結下多方面仇怨，成爲衆矢之的，仇怨滿天下。

中年過後，他有悔意了，覺得自己這樣做雖然對，到底人單勢孤，難以成事，假如早年多結交一些人，把自己的主張說服他們，多些人一起攪，或許會好許多，但發覺得太遲，來不及了，自己一直以來所作所爲自信對得住良心，並無大錯，結果仍然是錯，錯的不是在過去的所作所爲，是在於過去未曾好好多結交朋友，以致一直都是自己單人匹馬盲闖，始終無成，反而落得怨仇滿天下，寢食難安。

南莊是一個是非地，年中到此尋仇的人眞不少，雖然莊主仍然健在，足以證明來犯者得不到好處，但長年長月處在緊張狀態下，也已經够南天野受的了。他不是一個甘於蟄居的人，他性本好動，但無法抽身，除非不顧莊中一切，不顧後果，他便只好如此時一樣，一直在莊裏保護莊子中人和一切了。

南天野在沉思中等待，等待楊敎練和莊丁





的回報。但莊丁和楊敎練已經去了好一會了，仍然沒有回來。以南天野的經驗所得，這是一個不吉的朕兆，十分不吉利，因此，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等待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南天野此時便在痛苦熬煎中。他呆呆的站在窗下，陷入了冥思中。

突然，一陣雜亂的馬蹄聲急遽傳來，驚擾了南天野。他本能地發出反應，轉身疾奔莊門，恰好看到兩個莊丁冒雨把馬截住，並且由馬背上抱下人體，南天野的心向下沉，向下沉！

「宏昌，是怎麼回事？」莊主問莊丁。

「我們出去，看到兩匹馬，便是這兩匹！馬背上馱着個死人！」

「是什麼人，知道了？」

「不知道！未見過的，很陌生！」

「楊師父呢？怎麼不見他？」

「他追趕一個偷襲的人去了！」

「偷襲的人？什麼偷襲的人？」

「這兩匹馬原來是給什麼人拴住的，我們去到發現，便去解馬繩，便在這時候，突然有人向我們暗襲，幸得楊師父及時出手，擋住了暗器，否則，我們都活不到現在，已作寃魂孤鬼了。」

「楊師父怎麼說？」

「他叫我們先回來，他去追趕賊子！」

「唔，你們快去換衫，別冷出病來，才寃枉呢！」

「是，莊主請小心，敵人可能會再有人來行刺！」

「我知道！」莊主說，他先檢查兩個死者致死原因和身份。

「唔，原來是王通，他怎會來到這裏？有什麼事不成？」本來沉重的心情，變得更加煩躁了。

南天野沉吟自語，無人敢插咀，跟着，他查看另一具屍體，又道：「這是誰呢？身中三掌，好快的手脚啊！他與王通一起，當然有點關連！」

南天野邊說邊查看死者遺物，看到一張蓋有印章的字條，寫着日內將來拜訪，印章是用篆體刻的荊州劉長四個字。南天野吃了一驚，道：「哎呀，他是荊州劉長的人？壞了！壞了！」臉色刷地變白，氣急敗壞的連連嘆氣。

荊州劉長是江湖上一個最難惹的人物之一，以詭變毒辣並稱江湖，眞正功夫如何，倒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也少有人說得淸楚。據說年紀不大，只有三十歲左右，可能還未到四十歲。他化裝術甚精，常常變成各式各樣的人，不易爲人所分辨，因此，不少人都上了他的當，吃過他的虧，而且，往往是事過許久才知道，無法追截！南天野也知其人，且早年曾殺他一個朋友，結下一段樑子，事隔多年，南天野已經漸漸忘懷了，不料人家依然記在心上，找上門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令南天野迷惑的是，這個帶有荊州劉長字條的人是誰？是劉長的人？還是劉長加害的人？他和王通又有什麼關係？是專誠給自己送訊，還是順道？還是自己根本不知道，死後人家才借他作郵差？荊州劉長行事詭秘，南天野自問猜想不透！

王通身上沒有什麼可疑的物品，不用諸多猜疑，值得猜疑的只是這個不知名的死者，經過詳細檢查之後，南天野又陷入了沉思。過了許久，突然心中一動，飛快的閃過一個念頭：荊州劉長是來找我，還是來找楊志生？早間外傳有人要找他晦氣，但却沒有說得明白是什麼人找他，莫非便是荊州劉長？

這個念頭一閃，南天野立則自己否認了，因爲要找楊志立的人並非沒有姓名，只是他一時記不起而已，當上述念頭一轉之際，他靈台倏然澄明，記起來了，要找楊志立的是河北三雄。南天野因此才托人帶訊給兩位朋友，請他們代爲斡旋。朋友已有口訊到，說過一兩天到達的，這一天是最後之期了，朋友仍未見面，因而害得南天野坐立不安。

朋友逾時未到，楊志立又追敵未返，會否發生什麼事情，實在令南天野不安，若用熱鍋中的螞蟻去形容他，最是恰當的了。

二更鼓響了，楊志立終於回來了。南天野仍未睡覺，他聽得楊志立回來，精神稍爲一振，立即召見，及至看到他渾身上下盡濕，白氣陣陣升起，又急急叫他更衣，並叫人準備一點酒菜給楊志立禦寒。

小客廳中只有兩個人了，一個是南莊莊主南天野，另一個是楊志立。賓主共酌，幾杯下肚之後，南天野忍不住了，他問：「聽說你追擊偷襲的人去了，他是什麼人？追上沒有？」

「追上了，可惜……」

「他不肯說？」

「唔，他，自裁了！」

「噢！」

「他是什麼人，爲什麼自殺，我至今還是弄不明白，白跑了一趟！不過……」

「不過什麼？可是有什麼發現？」

「是有點發現！」

「是什麼？」

「我在他身上發現了黑螞蟻！莊主，你可聽說過黑螞蟻？」

南天野陡然變色，還抖慄起來，他的表情不是畏怯，是激怒！看得出，他與黑螞蟻有不可忘記的仇怨，否則不會如此。

楊志立注意着他，心中也起着波濤，但却不是激怒，是激動，是喜悅！

楊志立一路回來便想着這個問題，担心那個人說的話是事實。原來楊志立瞞過了南天野，那個人是在死前說過一些話的，他說南天野也是黑螞蟻。

南天野在激怒中站起來，驀然除去外衣，再連內衣也除了，說：「你看？這便是黑螞蟻給我的折辱，你看看便明白我與黑螞蟻的關係了！」

楊志立看到了，南天野的左右雙臂都有一片刀疤痕，大小幾乎是一樣的，胸腹之間則有一隻黑色的螞蟻，栩栩如生，但螞蟻之下，有一紅色火燄，作燒螞蟻狀，也十分神似。

「兩臂的黑螞蟻，我用刀把它削掉了，」南天野一邊穿衣一邊說，「但腹部這一隻，我不敢削去，怕有危險，也想長久對自己有所警惕，所以我找了一個會紋身的給我紋上一朵火燄，我要用火燒死牠，也讓牠受炮烙之刑，直至我死爲止！」

「莊主，你何以和黑螞蟻結下這樣深的仇怨，能說給我聽聽嗎？」

「當然可以！」莊主說，「我早便要找個人傾訴了，可惜，一直沒有機會！你有興趣聽，我便說給你聽吧！你等一下，我再取點酒菜來！」

「叫他們取來便行啦，何必自己？」

「不，夜深了，他們忙了一天，明天還要工作，讓他們歇息吧，橫豎我們閒着，自己動手，不是一樣！」莊主取了酒壺，剛轉身，陡覺勁風襲背，以爲楊志立要暗算他，本能地斜閃，懾人心魄，莊主知道是自己會錯了意，立刻轉身回頭，已不見了楊志立，同時聽得窗口「砰」然有聲，窗扉盡毀，窗戶洞開，他當然明白，也追了出去，只聽得楊志立的聲音在數十丈外傳來：「好大胆的賊子，你今夜逃不了啦！」

「哼，你神氣什麼，你不過是南莊的一條

狗，替南天野看守莊門的狗，叫什麼！你的主人活不了，你也活不了，識相的便快逃命吧！」語音充滿自信，近乎自大。但也有眞功夫，數十丈外，說時又不算大聲，聽到南天野耳中，還是十分淸晰。

南天野依稀記得在什麼地方聽過這個人的聲音，只是一時却記不起來。他要追過去看看，却發覺有人向他偷襲。他心頭一凛，記起了，有人給楊志立打傷的，可能便是偷襲自己的人！。

那是一個雙眼已盲，血流披面，只憑聽聲辨位的人，南天野欺身迫近，以刀勒頸，迫他回答，他却不爲所動，冷諷熱嘲，穢語粗言辱及南天野妻女，當時已有不少莊丁聞聲走來，南天野一恨之下，把他殺了，什麼也問不出來。殺了之後南天野才後悔，但已遲了，追悔莫及了。

南天野叫各人不要移動死者，等他回來再處理。說完就朝一個方向追去。他不便呼喚，只在暗中摸索與傾聽，這是不容易的事，但總算他幸運，給他聽到了聲音，心中一喜，隨即又大爲吃驚！

原來楊志立已陷入了對方佈下的陷阱，被困在幾大高手之中。南天野聽得那些人說道：「姓楊的，你眞是燈蛾撲火，不知自量，今晚，我們要你改姓，把你的楊字拆開來，讓你姓木名易，或者姓易名木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廢話，能不能叫我改姓，要講眞功夫，不是憑一張咀就能辦得到的！你如果有本事，別說將我改姓木易，就是改成木日勿也可以，就怕你沒這本事，到頭來你姓林的要兩邊分開，變木不成林，獨木難生存呢！姓林的，你還是小心自己的狗命吧！」

姓林的呆了一剎，他不是害怕楊志立恐嚇，這一類恐嚇，他早就聽慣聽熟，不起作用了。他所感到驚異的是姓楊的居然知道他姓林，現年他五十二歲，二十五年前改了姓穆，已經許久沒有人叫他姓林了，想不到楊志立却把他的身份一口道破，這等話揭穿了他的底，知道他的過去，他的過去是不願讓人知道的，所以大爲震驚，爲之發呆。

姓林的呆了一剎之後，發出冷笑掩飾窘態，喝道：「你說甚麼？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誰？」

「你是欺師滅祖，殺岳殺妻的惡賊林帆，你敢說個不字嗎？」

林帆老羞成怒，揮刀狂斬！守在東面的一個插口說：「穆航，你把他趕過來呀，讓我送他回老家！」

「姓麥的，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這副咀臉，你也配？」

姓麥的叫飛熊，他也是用刀的，他給楊志立一激，受不了，便放棄自己負責的防地，出去夾攻楊志立。實行以二對一，以多對少。楊志立一劍在手，應付兩刀，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忽挑忽按，忽直忽斜，打得神出鬼沒，不但未爲對方所制，反而制住對方，盡得先機，佔盡優勢，守在西北兩位見朋友屈處下風，如何能夠無動於中？在證實自己人處在下風之後，他們也出手了！他們要合四人之力對付楊志立了！

「姓楊的，你還不求救？快把你的主子叫來救你吧，你替他守門，他應該救你！」高伯達說。

「你別激他了！人家不過當他是條狗，才不會救他，有錢，怕找不到守門狗！」東快活說。

南天野聽到這些話，心中非常氣憤，恨不得馬上就出手，但他要聽聽楊志立怎麼說，看看楊志立在背後如何說他！

果然，楊志立說話了！他說：「你們聽了，我警告你們，你們若果再有一言半語汚辱南莊主，便要在你們死後的身體上再刺三劍，叫你們死後也要受刑，不得安寧！至於我，你們是再多來四個飯桶，也只是飯桶，不會在我心上，我已經應付得了的事，用得着南莊主出手嗎？你們不信是不是？這也難怪你們不信的，我給你們每人二十招，如果在八十招之內你們還能活着，我便讓你們逃生，要是你們連每人二十招也接不住，那便死也應該了！你們想見南莊主，妄想了！南莊還有許多事，說不定有敵人在搗蛋，他要坐鎭本莊，如何會輕率來此？你們這幾個不成氣候的人，怎值得南莊主出面招呼？我話已說完，你接招吧，這是八十招的第一招！」

楊志立展開攻勢了，別以爲他誇誇其談，他是有眞功夫呢！只見他陡地一抖劍，劍光散開，恍如滿天星斗，一下子飄向四個敵人，四個人看來都似乎是向自己臉上落下，冷森森，光閃閃，不由人不吃驚後退，舉刀迎擊，以攻爲守，以求自保。

各人倒退得一步，楊志立的劍光倏忽不見，凝向劍身，但各人一口氣未透出口，楊志立的劍招又已發出，是一招「極目滄波」劍勢離地兩三寸，匝地而來，如水漫金山，狂潮怒浪，烟波萬里，麥，高，林，東四個都覺得劍氣如虹，刺脛生痛，只怕一個迴避不及，便有斷腰折足之虞，如何不驚？結果又各自退後了！

「這是第二招了！你們記住，到了第二十招，會有一個人死亡！接着，第三招來了！」楊志立先聲奪人，攻心戰術頗爲成功，打到第十六招，他一聲厲喝，對方在一怔之間，他連發三招，第十九招已刺高伯達於地下，重傷腹部，慘呼哀號，撼人心弦。

四個已經倒了一個，且未滿二十招，其他三個便不寒而慄，失去鬥志了。但面子攸關，大家還是不肯走，仍在死撐，只是各自爲政，均以守爲攻，不肯硬拚了！

楊志立看出他們這種心意，攻得更爲放心，連攻幾招之後便發出呼喝聲，盡量擾亂對方心神。這樣打到三十三招，麥飛熊給削去了右手，痛得狂呼慘叫，向外疾走。楊志立一聲「那裏走，你的刀還沒拿呢！」足尖一挑，伸手抓住，立即投擲出去，眞眞快如流星，帶着刀脊三環，傳出嘡的一聲響，直飛麥飛熊。

麥飛熊在這三環刀上已浸淫了二十多年，自然生有感情，這時又斷了一臂，痛澈心脾，神智昏亂，聽到刀環聲響，以爲眞是自己掉了，本能地伸手去接，但一伸手，才記起只留下近肩的半截手臂，大半隻手都斷了，如何還能有手接刀？一驚，刀光已經入目，慌急中也顧不了許多，向地上倒下滾避，先顧燃眉，再作打算，原是救急妙着，怎知人算不如天算，他翻翻滾滾躲避來刀，但來刀却已力盡，就地插下，不斜不歪，恰巧插在麥飛熊的心窩，他自已也料不到有此一着吧？就連連一掠，他發出最後一次厲叫，便了此一生了。他死得比高伯達更快，他死時，高伯達仍在痛苦中掙扎，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呢！

麥飛熊又死了，四去其二，只留半數，林帆與東快活兩個目睹此情此景，知道再打下去，決無好處，便一聲不響，分向不同方向狂奔，他們想，楊志立只有一個人，無論如何無法同時分頭追趕兩個，誰逃得了，便各安天命了，大家都抱着同樣的僥倖心理，希望祖宗有靈庇祐，結果，兩個都活着，大家都以爲自己是幸運者，直至碰了頭，才知道楊志立根本沒有追趕，暗覺慚愧！

楊志立何以不追趕呢？原來他已發現了另有敵人在，待等他們逃遠之後，便說：「朋友



，剛才獻醜，累你等了，十分抱歉，請出來吧！我還得先向你多謝幫忙呢！」

「哈哈！果然好眼力，我以爲可以瞞得了你，原來還是瞞不了！盛名之下，果無虛名！佩服！佩服！」一個身型高大的靑年漢飄然自樹上落下，形如鷹隼，着地無聲，姿式美極了，楊志立一見，便讚道：「好一式渦旋水聚，長眉道長衣鉢有傳，該不知如何高興了！朋友，你可是長眉道長的高足？」

「不，你看錯人了！」靑年人說。

「奇怪，難道我看錯了？剛才那一式不是『渦旋水聚』？」楊志立直盯着對方說。

「你沒有看錯，但天下這麼大，懂得這一式的未必就只有長眉道長，他會，別人一樣會，這又不是甚麼了不起招式，有甚麼稀奇！」

「朋友，你太謙了！這一式，正是玉虛派絕招之一，許多玉虛弟子也未見過呢！你說不稀奇，如果不是自謙，就太了不起了！」

「我不是太謙，我是實話實說，信與不信，我都不在乎，你先接我幾招吧！我已經快三個月沒跟人動過手了。來，你先接這一招！」靑年人雙手一絞，雙掌立卽發出招式，楊志立一看，駭然疾退，驚叫道：「雙飛掌！玉虛派的雙飛掌！」

靑年人不悅道：「你怎麼啦？瞧不起我？不願跟我動手？」

「不，我與長眉道長相識，與你又無仇怨，誰傷了誰都不好！何必動手？」

「我們無仇無怨，我不會以死相拚的，你放心好了，看熱鬧的人可做見證。」

「看熱鬧的人？除了你我之外，還有甚麼人看熱鬧？」

「我不過找你印證武功，一測自己的功力，也想到測度一下，你的功力到底高到甚麼程度！這是我找你印證武功的目的。你明白了？快動手吧，別太掃興，惹得我性起，後果如何，更難想象。我這是實話實說，你不用再懷疑了！」

「你這話我相信，不過，我也有條件，除非你肯把姓名告訴我，我不會跟你動手！你願不願意說？」

「當然可以，我姓姜，單名一個拓子，因爲我長得高大，熟悉的人，給我加了一個大字，總愛叫我姜大拓！你叫甚麼名？」

「我叫楊志立！姜大拓，來，我們點到爲止，勝負都別記在心上，你看怎樣？」

「好的，不論勝負，我都不會記在心上，也不會對外人說，我們分手之後，便作沒這回事，你看如何？」

「好！請吧！」

「請！」

雙方各自立了門戶，互相注視着對方，脚步緩緩地移動，姜左則楊右，姜右則楊左！一進必一退，一退便有一進，互相注視了許久，脚步移動了不少，仍然未見任何一方動手。

「你守得太嚴謹了！以你這樣年紀，有這麼成就，十分難得！」楊志立在僵持了一段時間之後，衷心稱讚姜拓。

「楊前輩，你過獎了！」姜拓說，但雙方雖然說話，防守依然十分嚴謹，一點也沒有鬆懈，因此誰也不會在這時間找到對方的漏洞。

又過了片刻，楊志立突然搶前撲出兩步，雙掌猝分，形如白鶴展翅，勢似進攻，却露空門，右腋下出現漏洞，姜拓見狀，以爲有機可乘，立卽採取攻勢，繞步斜走，用出「旋風反擊」，攻向楊志立右腋下期門穴進擊，出手非常快。

但是，他到底輸了經驗，判斷欠準，發招之後，才知道自己估計錯誤，跌入陷阱，但已經遲一步，撤招不及了，因此，他處境十分不妙。

楊志立故露空門誘敵，若果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遇此，決不會輕易上當，偏偏姜拓出道未久，經驗不足，遂跌落人家預設的陷阱，幾致不能自拔。不過，由這一招反應，楊志立也知道姜拓確實是個初出道的新秀，可以智取，不宜力敵，有此見解，便改了主意，決心使用險招取勝。第一招，使出「霸王卸甲」，以掌緣砍向姜拓手腕，姜拓招已用實，不易變化，唯一辦法是撤招後退，但是才出手就退走，如何使得？他怎麼肯？姜拓一急之下，竟然不惜一拚，非但不退不避，更挺身再進，拚着手臂受到攻擊，也要在楊志立身上取回損失。

姜拓這做法十分大胆，也十分危險，但是，他年輕好勝，少有顧忌，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更不用說受傷捱痛了，因此，他在無法廻避之際就圖硬拚。

楊志立不虞他有此一着，失於意外，反要自已考慮拚或退了。

楊志立不比姜拓，年紀大，想法周到，實在不想硬拚，所以結果還是他退避了。

「不要走，你也接我一招！」姜拓見對方退避，胆氣頓壯，馬上追擊呼喝。

楊志立在幾招之後，發現對方攻勢極爲凌厲，全無半點客氣成分，知道這一仗決難善罷干休，也丟棄顧慮，盡展所長！

雙方都不再顧忌，打法便自不同了。楊志立老於經驗，判斷力强，或攻或守，極有分寸，採以逸待勞，節省氣力，作持久戰，姜拓血氣方剛，津力充沛，有胆，肯拚，氣力又大，他利於速戰速決，所以不斷進攻，一招未完，二招又至，右掌才發，左拳隨繼，循環不斷。楊志立左閃右閃，退後再退後，節節廻避，消耗對方氣力，鬆懈對方防守，伺機反擊。

楊志立的想法甚對，很是高明，但他百密一疏，攷慮仍然未够。原來他以普通一般人衡量姜拓，便失預算了。因爲姜拓身型粗壯過人，氣力充沛也超人，若果要等他氣力用盡只怕打到天亮，再打到午間甚至打到傍晚，也未必有此可能，因此，楊志立在發覺這個秘密之後，想法又是一變。他想到如此避也避不來，就索性惡戰一陣，分個勝負。

楊志立主意一決，不迴避了，他沉勢以待，奮力迎擊，兩個硬拚起來，好看極了。楊志立運用自己的判斷力，避過鋒銳，擊其空門，常能迫使對方陷於變式接招，由攻變守，拚個明白。

姜拓苦攻數十招，不但未得到好處，且曾數次遇險，幾乎吃虧，心中着實不甘，稍退一剎，注視對方，然後再次進攻，奮然大喝：「楊前輩，你再接我兩招！」招隨聲發，疾攻楊志立上盤，掌影籠罩楊志立頭部及雙肩。楊志立凝神注視，俟對方招式用老才猝然退出半步，點足拔身而起，反客爲主，居高下擊，倒撲姜拓。姜拓大喝道：「來得好！」雙手向上一挺，掌風匯合爲一，把倒撲下來的楊志立一震震得飛向後退，呆了一剎。掌勁之烈，又出楊志立意外。

「楊前輩，掌法我領教過了，請亮武器！我再在武器上向你請教幾招！」姜拓在拳脚上佔不到便宜，便想在武器上取勝。

「好吧，姜兄弟，你動手吧！」楊志立不敢用空手對付姜拓的砍山刀，也把佩劍握在手中。

楊志立在不久之前曾經以一劍在手，輕鬆地贏了林帆，麥飛熊，高伯達，東快活四人，並且擊斃其中二人，可見其劍術之高明。但是，他雖然曾有此戰績，面對姜拓，仍然是心中惴惴，手指微抖。

姜拓一抖手中刀，叫道：「楊前輩請接招

！」招隨聲發，首一招用的是「凌空飛瀑」，一片刀光泛落，眞如飛瀑凌空，疾洒向楊志立頭上。

「好俊的玉虛刀法！」楊志立繞步一閃，俯身反撲，利用自己身形，使出地趟劍法，疾斬對方足脛，劍光如水浸金山，銀白一片，和對方的刀光飛空，一上一下，互相輝映。

雙方都避過了，都沒有受傷！一合而分，相隔在五六步外。

「姜兄弟，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你問吧！」

「我希望你忠實回答！」

「你問吧，楊前輩，只要我能回答，我一定忠實，否則，我不會回答你！」

「很好！我希望的正是這樣！」楊志立說：「請問你是路過相逢，還是存心找我較量？或者是衝着南莊主而來？」

「你雖然問了三個問題，我還是回答你，當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南莊主是什麼人，更不認識他，不會衝着他而來，我曾聽說過你的，但不知道你就是。我確想過找你印證武功，但不知你在何處，所以，祇可說是意外相逢！我這樣回答，你可滿意？」

「我十分滿意！請再進招吧！我會盡我所能和你研究的，我相信，這對我們兩人都有好處！你請吧！」

「好！我來了！」姜拓果然又進攻了。他狂厲地展開一派獷野的刀法，刀連刀，招連招，還夾有掌勢與腿攻，實在非同小可，楊志立心頭一凜，知道不用出眞功夫難使對方心服，亦難以應付，便把劍勢一收，劍氣凝聚，僅護全身，劍氣之外，便罩着重重刀光，他的處境如繭中蛹，被困刀光之中。

但是，姜拓把楊志立困在刀光之內，把他的劍氣壓縮在一個小圈中，卻無法再進一步，刀勢碰上劍氣，不是滑過一邊，便給反彈回頭，無法再進入劍氣一寸一分，無法攻破劍氣，亦即是說，無法傷及楊志立。

姜拓不斷加勁，刀如潮似濤，不斷冲擊，總攻不破楊志立的堅強防守，等到姜拓久攻不下，漸形鬆弛之際，楊志立倏的一抖劍，陡然射出無數寒光，縷縷寒風破空而出，嗤嗤有聲，透過對方的劍光，直射向姜拓身上。

姜拓心頭一凜，吃一大驚，暗道：「怪不得師父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說我未必勝得了楊叔叔，當時我心中不服，現在看來，倒是眞的！楊叔叔已經如此，其他人當然還有比楊叔叔更厲害的，我倒眞不可自滿，處處要小心才對！」

楊志立心中也暗暗在想：這些年來江湖上到底出了些什麼新人？姜拓，是一個突出的人物，除他之外，當然還有不少！不知可有南莊主的仇人？如果有，倒是十分棘手！

大家都是一邊打一邊想，終於，他們接實了，刀劍相交，火星四濺，刀光散亂，姜拓手腕感到震顫，察看刀鋒，微有缺口，劍光斜射劍被反震移開逾尺，楊志立虎口又疼又麻，幾握劍不穩，劍鋒雖然無損，氣力明顯地輸給對方了！楊志立倒大方，在雙方凝望之際，他說：「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豪傑出少年！姜兄弟，我認輸了，不必再比了！」

「不，你是輸了氣力卻贏了內力！也贏了劍招！我個子大，氣力是佔了便宜，但若久鬥下去，還是你勝的！楊前輩，後會有期，我走了！」

「姜兄弟，難得你如此光明磊落，我衷心佩服，願你此去，愼於交友，爲天下善良人做點好事！請珍重了！」

「謝過前輩教訓，我謹記五中，終身不忘！楊前輩，家師曾提到你的大名，叫我有機會，向你老人家請教！家師說，我若能在你老人家手下躲得了二十招，便可以在江湖上立足，現在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回答我一個問題！」

「姜兄弟，你說吧！」

「我想知道你老人家早先和我動手，是用上眞功夫，還是虛與蛇委？這關係着我今後一生，希望你老人家實話實說！」

「姜兄弟，你既然問得坦率，我也不妨說老實話。開始之時，我是存心敷衍了事的，但幾招之後發覺你的功力非比尋常，我便用上眞功夫了，不過，我只用到八成功力，並未用到十足！以我所見，你的功力不下於我，氣力比我更大，所欠的是經驗，大約過得兩年，我便是用盡全力也難勝你！」

「謝謝你，楊叔叔，你早先不是提到長眉道長的？我確實不是道長門人，但算起輩份，他卻是我的師伯，我也曾見過他老，並求他老人家指點過武功！我出門之時，道長與家師都曾叫我向你老人家求教，並替他老人家向你楊叔叔問好！剛才我是故意那麼激你的，請恕我無禮，我走了！」

「姜兄弟，令師是那一位，你還沒告告訴我呢！」楊志立大聲問，但姜拓已去遠，又是逆風，聽不到他的回答了。

天將五鼓，夜風甚勁，空曠地，風聲呼呼之外，已無餘聲，楊志立悵然呆站了片刻，想起剛才連續兩場打鬥，一眞一假，眞的打來輕鬆，假的更爲吃力！不覺喟然嘆息。

這一晚，天氣冷，有雨，雨雖然不大，卻一直下着，沒有停止過。早先，因爲是生死之搏，精神集中在搏鬥，沒有注意到其他，連冷也忘了，雨也忘了。此刻，敵人已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連假的敵人姜拓也走了，楊志立精神鬆弛，覺得有點寒意了，同時也發覺自己自頭至腳，渾身上下都濕透了。

「楊師父，剛才的是什麼人追到沒有？」南莊主在接待楊志立時說。

楊志立沒有瞞他，實說了。

「楊師父，你猜他們會不會是黑螞蟻的人？」南莊主直視着楊志立。

「這個，糟了，我怎麼忘了，沒有查看！」他自怨自艾，旋又轉口問：「莊主，你查看過那一個了？他是黑螞蟻？」

「不錯，他是黑螞蟻！他身上還帶有幾百隻活螞蟻呢！」

「你把他怎樣了？」

「我留下牠，等你回來處置！」

「現在那裏？」

「在那邊！」南天野向一個地方一指。

「莊主，依我之見，黑螞蟻既然找上門來，決不會就此干休的！你，我當然不能示人以弱，但孩子與夫人他們，最好還是早點離開這裏到那兒去暫避一時，這樣，莊主也少了後顧之憂！」

「好！我天亮之後馬上打發他們上路！」

「現在，我們先看看那些黑螞蟻！」

楊志立似乎很熟悉黑螞蟻的習性，取了一碗水與一碗油，然後放了幾隻黑螞蟻出來，把牠掉在水中，牠如同鴨子一樣，浮在水面，走得甚快，水對牠起不了阻攔作用，更浸不了牠，但把牠丟進油裏，情形就不同了，牠一跌進油裏，便向下沉，浮不起來，用很少的油沾到牠身上，牠也受不了，四處亂竄亂奔，直至力竭倒斃爲止，因此得出一個結論，用油可以消滅黑螞蟻。但南莊這麼廣闊，不可能用油洒遍全莊的，所以雖然知道油可以制黑螞蟻死命，也不易處理！

「莊主，辦法一時未能想到，但既然油可以殺死黑螞蟻，多買點油回來備用，倒是必須的，你看如何？」



「對！天亮後馬上叫人去買點油回來！楊師父，你再想想，還要辦什麼事，想到就不必通知我，叫管家去辦好了！」

「是，莊主，天快亮了，趁這時光，我們歇一會也是好的，天亮之後，可能又有別的事情會發生呢！」

「嗯，是的，楊師父，你辛苦了，請歇歇了！早上再見！」

「早上見！」

早上，天色依然陰沉沉的，仍然下雨。

早上，南天野親自把妻子兒女送出門去，再交由兩個莊丁護送到朋友處暫住，免被黑螞蟻所害。

莊中的一些小孩子和老婦，孕婦也在午間離開了南莊，各自到自己的親友處暫住。

南莊，在外表看來是依然一樣，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南莊是有了變化的。莊中沒有了孩子，少了笑聲，也少了樂趣與熱鬧。南莊是清靜了，靜得叫人難受，叫人有不吉的預兆！這是心理上的，莊主有，楊志立有，其他人也有。可是十分奇怪，幾天過去了，日子過得十分平靜，平靜得出乎楊、南意料之外。

「楊師父，你說這是什麼原因？」

「這是暴風雨前夕的沉寂！這不是個好現象。越是沉寂，越是可怕！」

「我也這麼想，就不知他們搗什麼鬼！」

「我猜有幾個可能，第一，他們發動時，可能未料到南莊有此實力，能夠一舉殲滅幾個來犯的人，嚇窒了他們，在新人未到之前，不敢再妄動。第二，他們正在踩查我們的實力，再作進犯的根據。第三，他們原來沒配多少人手，現在要向各地聘請。第四，他們與黑螞蟻掛了鈎，要等黑螞蟻的指示才能行動！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我卻想不到了！」

「楊師父，自古道蟻多螻死象，狗多咬死羊，黑螞蟻人多勢衆，我們人少勢弱，眞打起來，只怕應付不來，你說該怎辦？」

「對！我想到一個辦法！我們有護莊，也有護莊牆！我們把一部份油倒到護莊河，油是浮面的，黑螞蟻便過不了河。再倒一些油在牆頭上，黑螞蟻即使爬上了牆也過不了牆頭！這樣，用油是會多些，卻有實用，莊主，你看怎樣？」

「很好，這辦法很好！就這麼辦！」

「莊主，依我之見，聘請外人已來不及了，不如就在莊丁中選一些人出來集訓，三幾日內便可以應敵了，這辦法在向外請人更簡單，更實際！」

「好的，你挑選就是！」

「好，我和管家商量！」

南莊主道：「不過，他們全不是能手，只怕應敵不易！」

「要他們對付高手，當然不行，但他們熟悉莊中地形，又射得一手好箭，儘可以利用地形射箭來暗襲敵人，擾亂敵人，也可以負責對付黑螞蟻。」

「你楊師父說可行，就照辦吧，我沒有意見！」

「我馬上就去辦！」

楊志立挑選了十八個精壯，夠胆，善射的莊丁集訓，各人因爲受到重視，戴上了高帽，都非常興奮，覺得高人一等，非盡責任做好不可！所以楊志立教來各人都盡心聽，很快就明白了！

這十八個人只訓練了一天半，敵人來了，據探子報到莊裏，敵人有二三十個之多，就不知有多少是高手，多少是黑螞蟻！

十八個壯丁各自把自已隱伏起來，等到有機會時才動手。

楊志立和莊主把各人分派妥當之後，便以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敵人來犯！這心情，決非局外人所能眞正了解的。

頓飯時光左右，隱身樹巔的瞭望者傳下消息，來人已到附近，馬上就迫到莊上了。

南莊靜極了，雞不鳴，狗不吠，莊門半開，全無人影。莊內莊外一片冷清清，靜悄悄的，予人一種特別的感覺。來人原是昂揚直進的，見此情形，反而有所顧忌，停在莊門外喊話，不敢貿然進莊。

「你們是什麼人，如此大呼小叫，沒有一點禮貌，有什麼事就請說吧，我可以代你轉告莊主！」

「胡說！誰要你轉告？快去叫南天野出來見我，說快刀林帆找他！」

「快刀林帆？你等一會兒，我這就去報告莊主！」

莊丁去了一會，出來和大家見面的是管家德叔！他一出現，對方馬上有人粗言大叫：「他媽的，你是什麼人，敢冒充南天野出來見我們！」

「南天野呢？他去了那裏，怎麼不出來見我？」

「南天野病了是不是？」

「何必等他出來，衝進去就是！」

「往口！你們嚷什麼？」管家說。「我是這裏的管家，你們有話可跟我說！莊主有客，沒空見你們，你們再嚷也沒用！」

「放屁！你叫南天野出來再說，他擺什麼臭架子？我操他奶奶！」

「揍他！」

「揍他！」

各人起哄，吵成一片！

「你們這算什麼？像一羣猴子般，多麼丟人！」楊志立突然出現，問道：「德叔，他們吵什麼？」

「他們要見莊主！」

「這還不容易，莊主在裏面，你們，誰有胆就入去見他好了，吵什麼？嗯，林帆，東快活，你們還有臉再來，我眞佩服你們，臉皮夠厚！」

林帆和東快活刷地飛紅了臉，並且以喝罵作掩飾，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在人叢中發出「嘿嘿」冷笑道：「你可是姓楊？聽說你使的一手好劍，你有興趣跟我玩幾招不？」

「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你要玩幾招，找別人去吧！」

老者想不到楊志立一口回絕得如此乾淨，倒是呆住了。衆人又起哄，並且有人忍不住，已經向莊門衝過去了。

突然，一蓬疾矢由莊門內射出，走在最前的兩個首當其衝，迴避不及，變成刺蝟一般，發出淒厲慘呼，向護莊河跌下去！另一個隔得遠一點，中了兩箭，一傷在臂，一傷左胸，幸均未中要害，血雖流了不少，卻不致死亡，但拔箭時也痛得暈了過去。

「我看這樣硬衝過去不是辦法！」林帆悄悄地向老者進言。

老者微微一笑，沒說什麼，東快活也說：「這實在不是辦法，白白犧牲，何必呢！」

老者看他一眼，又是微微一笑，不表示意見。

受傷的給抬回去了，老者忽地發出冷笑，道：「依你們看，該怎樣才不吃虧？」老者說完，無人敢回答，他歇了一刹，又道：「你們怎麼不出聲了？你說別人的不對，總得指出一條路給人家走才對呀！」

「我的意思是……」

「你們如果想得出好辦法，也不會敗在人家手中，不會造成兩死兩傷了！」

老者這句話十分刻薄，損及東，林兩個面

子太甚了，所以兩個都刷的紅了臉，雙目迸射出怒火，似乎要殺人。

人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了限度就無法忍受，就會反抗，所以古人有「懦夫亦會殺人」之說。老者的挖苦與諷刺，大大的損害了東快活與林帆的自尊心，他們開始是忍受着，但內心的反抗漸漸加强，由內而形諸外，臉肉也激動得顫跳了。

「怎麼？難道你們不是敗在人家手裏，是我說錯了？冤枉了你？」老者似乎發覺他兩個反應不佳，再加上一句，再刺激一下。

這是百上加斤，這是火上加油！東快活第一個有了行動，他憤然說：「你是什麼東西，敢侮辱我，我操你奶奶，操你老妹子！」

「他是狗娘養的，他不是人，是畜牲，是臭婊子養的雜種！」林帆也反擊了。

這是自己人內閧，這是不吉的預兆。

老者不賣這個賬，他並未被嚇退，仍然冷傲地對待東林兩個。他說：「你嚷什麼？不服氣的，可以找人家拚命，用事實洗刷乾凈恥辱，想憑幾句話嚇人，想用唾沫洗除恥辱，辦不到！」

「我操你娘！操你妹子！你是什麼東西，想對我作威作福！我東快活好歹也跟人家打過架，你呢，躲在龜窩裏放屁，却叫別人去送死，你才是烏龜，忘八蛋！有本事你去打一架我看看！如果你敢冒出頭，我就服你，不再操你娘！」

老者驀然轉過臉，怒視東快活，兩道冷峻如電的目光直射在東快活臉上，威稜的目光，看得東快活機伶伶打了個冷震，不自禁的退了一步，老者由牙縫中迸出幾個字道：「去！你若不馬上出動，我就把你殺掉！」冷冰冰的恍如冷風吹寒冰，沒有絲毫溫情。

東快活再次受喝，感到恥辱，把心一横，冷瞥老者一眼之後，便遙望南莊大門。他早已握着劍，此刻劍身抖顫着，他用力緊握劍柄，咬着牙，雖未傳出聲响，腮部已經有所反應，看得出他是緊緊地咬着牙的，大約內心在鬥爭着。

突然，東快活身形微斜，肩向一邊畧傾，腿微彎，雙足一點，斜飛外出，對象不是南莊，却是老者。旁站者驟見一片寒光刺目，本能地向後廻避，老者並沒有退閃，只是冷冷地一笑道：「連一個臭小子也打不過，就想來欺負我，不是做夢！」猝然挺身上前，左手虛拍，右指疾彈，「錚」的一聲未了，東快活的劍光已散，反射回頭，虛拍出去的左掌轉了個圈，再拍出去，便是實招。驚惶失措的東快活竟廻避不及，右脅被擊一掌，「哎呀」大叫聲中被震退了幾步，一連吐了幾口鮮血，然後倒在地下，翻滾呻吟，大約是不能活了。

林帆在東快活飛身外出之際，也配合出擊，但他到得較遲，出招在東快活之後，功力也在東快活之上，及至見東快活連一招也禁受不起，心寒了，把實招化爲虛招，回身便走，當東快活吐血倒地之際，他已經逃出幾丈以外了，老者見狀喝叫：「抓住他，別給這奸細跑了！」眞虧他有此急智，倉卒間也給林帆戴上帽子，給了他一個奸細的罪名。

老者這一着果然使得，他話聲一落，好幾個人都追擊林帆，把他堵截下來，包圍着。

林帆在被包圍中憤激地大罵：「瘦皮猴，我操你祖宗十八代！我姓林的雖然不算得是個好人，殺人放火都幹，就是沒有出賣過朋友，你敢誣衊我是奸細，你娘才是奸細！你若拿不出證據來，我他媽的，決不放過你！」

「你臨陣圖逃，擾亂軍心，縱使不是奸細，也死罪一條！你死定啦，還兇什麼？」

「你公報私仇，先殺我手足，再想害我，你才是死罪一條！」

「廢話！」老者說。一揮手，對一個人說：「放响箭！」

三枝响箭倏的升上半空，傳出刺耳的聲音，最後還爆出火花，老者向林帆一招手說：「林兄，剛才多有得罪，請包涵，我們快搶進南莊去，別給人瞧扁了！」說完，飛身搶前，帶頭掠過莊牆，飛身入莊，旋即在莊內展開一場惡鬥。

這是一個怪異而出人意外的變化，林帆竟是呆住了，幾難相信是眞事。不過，他定一定神還是跟了上去，因爲他聽得南莊的另一個角落也傳出厮殺聲，顯然老者是預先與人約定合擊的，剛才不過是做戲，存心分散敵人注意。

南莊起火了，火光冲天，哀聲震地，莊主又氣又恨，展開渾身解數在敵人陣上衝擊，所到之處，當者辟易，但有他這樣身手的人不多，楊志立給老者纏上了，雖然仍居上風，却不易脫身，更不易取勝，這就無法協助他人，有利敵人攻勢。

南天野眼見大勢已去，便高聲叫各人自己逃命，他則奮力苦鬥，連續斃傷敵人，一直衝到楊志立身邊，說：「楊師父，大勢已去，此地不可留，我們走吧，將來再找他們算賬！」

「卞元，縱虎易，擒虎難，千萬別讓他跑了！」一個聲音自一角傳來。

「帮主放心！我們今天傾巢而出，如果還給他逃了，還有臉見天下人？」老者回答，並揚聲道：「大家聽到了？帮主有命，千萬不准放走敵人！大家拿出黑蝙蟻來，他們走近了，就用黑蝙蟻擲他！聽到沒有？記住沒有？」

「聽到了，記住了！」

「聽到了，記住了！」

四邊八面响應，聲勢甚盛。

楊志立叫南莊主走，他任掩護，莊主也願任掩護，叫楊志立走，兩個都不肯，最後，決定進退一致，生死與共，並肩携手，兩人精神大振。

南莊火光冲天，照亮了附近，人走到那裏也瞞不過人，南莊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仍能戰鬥的只有兩個人，他們是莊主南天野與楊志立。

兩個在一起，靠背面敵，可免腹背受敵，也不怕敵人暗襲，但也有壞處，各自照顧自己之外，還要照顧對方，有機會也不敢盡力追擊敵人。

卞元與帮主遙遙相對，各站一方，七個人佈成了七星陣，把南楊兩個困在陣中。陣之外，還有五六十人作大包圍，加上死傷的在內，黑蝙蟻這次來襲南莊，恐怕有二百人吧？卞元說傾巢而出，似乎並無虛語，面對這强大敵人，南楊兩個人的防守，畧爲躁進，反爲所傷，卞元加以指點，也不見什麼效果，雙方在僵持中。

突然，有人大叫：「楊叔叔！不要急，我來帮你解圍。」聲音淸晰，充滿自信。

「是大拓嗎？你和誰在一起？」楊志立已經聽出是誰的聲音，心中頓覺一寬，精神也爲之一振，回問了之後，便對南天野說：「莊主，我們有援兵，脫險有望了！」

但是，他才燃燒起南天野的希望，姜拓便澆冷水了。他說：「楊叔叔，我只個人來！」

一個人起得什麼作用？南天野暗暗地想，不敢存奢望了，卞元也哈哈大笑說：「臭小子，你吹什麼大氣，一個人，就算你是鐵打的，也救不了他們！」

「那你就等着瞧吧！」姜拓不再說話，舞動手中砍山刀，就朝陳牛撲去，外圍的人立即採取了個反包圍，七八個人一齊圍攻姜拓，要把他截下來，不讓他與南楊匯合。姜拓振臂發招，刀過如浪，「噹噹叮叮」，「哎呀啊喲」，七個人倒了三個，傷了兩個，未傷的兩個也丟了武器，只一招就分出了勝負，聲勢驚人，嚇了其他人一跳。



帮主指名叫出丁琳，華照，蘇戊生與湯炳炎四個人圍攻姜拓，姜拓毫無所懼，舞動砍山刀，力戰四勁敵，不斷與對方硬拚硬，幾招過後，丁，華，蘇，湯四個都感到虎口痛極欲裂，手腕痠軟無力，不敢再與姜拓拚碰，處處廻避，這就失去許多機會和替姜拓製造了許多機會。於是，表面上是四對一，人多佔優勢，骨子裏却是四個都胆怯，不敢接招，盡處下風，所以姜拓根本不用理會他們，硬衝過去，對方縱然人多，也如波分浪裂，讓出一條通路給他，這樣，他輕易就到了南楊的外圍，手起刀落，大喝聲中，僅一招就砍倒了一個敵人，變成三對六，一個對兩個，很快就把敵人解決了，衝向其他敵人。

「姓卞的，你再接我幾招！」楊志立早先被卞元纏住不能脫身，這時有姜拓來助，他又向卞元挑戰了。卞元正要廻避，已給楊志立追上，迫他出手，打了起來。

早先，楊志立一心分兩地，心志不能集中，不知錯過了多少獲勝機會，也給對方製造了許多進攻機會，結果是打成平手，此刻形勢大變，楊志立無須分心照顧任何人，可以全心全意向卞元進攻，反之卞元却心神不定，總想逃走，先存怯意，打起來就應攻不攻，並守不穩，處處受制於人了，何况他的眞實功夫本來就不及楊志立，所以打了片刻，他已經驚險百出，死裏逃生數次了。

南天野向帮主進攻，恰巧打成平手，只有姜拓這大個子年青人找不到强力對手，舞動砍山刀，碰上敵人就如斬瓜切菜般擊傷敵人，轉眼之間，數十個敵人，或傷或死或逃，殆盡了，他們身上本來帶着黑蝙蟻的，却因胆怯，姜拓來去又快，有的擲出黑蝙蟻，姜拓已經離開了，有的還沒有擲出去，姜拓已經到了面前，來不及擲出就給殺了！因此，黑蝙蟻雖然可怕，却傷害不到姜拓。

早先，南莊的人只留下南天野和楊志立兩個苦苦支撐局面，頑强奮戰，此刻扭轉形勢，留下兩個人苦戰的是黑蝙蟻帮主和卞元了。

卞元久戰之下，處境更劣，便生狡計，在極度惡劣情况下，驀然回刀大叫：「我就是自裁也決不受你所辱！」刀鋒內向，就向頸子抹去。

楊志立見他要自裁也不爲已甚，不再强要手刄敵人，免得他死不瞑目，所以停步垂刀，不再進招，怎料這却是卞元的詭計，正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他看準了楊志立的弱點，就盡量利用他的弱點，趁他不察，然後雙足一點，一個倒縱，雙足帶起一片泥沙，逕射楊志立臉上，阻止他追趕。楊志立發覺勁風撲面，不知是否暗器，確實不敢輕率從事，急忙一邊廻避，一邊揮袖掩擋，自然不會受傷，但等到張開眼皮，卞元已經逃出一段路了！

「姓卞的，那裏走！留下命來！」楊志立啣尾追趕，姜拓也由另一邊追趕包抄。兩個似在暗中較勁，跑得飛快，卞元聽到叫聲，本能地回頭看望，嚇得亡魂皆冒心胆俱寒了。

姜拓與楊志立兩個去追趕卞元，卞元自分難以逃脫，終於應了口讖，在走投無路，又不甘受辱之下，自裁了。

「這傢伙死有餘辜，今天才死已經太遲了！」楊志立在他死後還重重踢了他一脚，叫他滾出了幾天，死後再受刑。

楊志立了却一件心事，剛透了一口氣，忽又「哎呀」一聲大叫。

「甚麼事，楊叔叔！」

「我們快回去，不知莊主和黑蝙蟻帮主怎樣了！」楊志立說着話已經跑出十多丈了！

兩個又急急趕回南莊，却不見了南天野，也不見了黑蝙蟻帮主！他們大約是一個逃了，一個追趕！是誰逃了？估計是黑蝙蟻帮主，因爲南莊主知道楊姜兩個追敵的方向，若果支持不住要逃，也只有逃向他們追敵這個方向，希望有人援手，但對方就恰巧相反了，他要遠避開楊，姜兩個，避得越遠越好，因此，必然向楊姜相反方向走。現在，楊，姜要回頭見不到南莊主，可以肯定是追敵去了。

不過，敵人可能有後援，追敵若遇到敵援，馬上便會形勢逆轉，屈處危境的，因此，楊姜兩個甚爲掛心，一邊憑估計搜索一邊大叫，希望能聽到聲音，便可以循聲找尋了。這方法雖然不可靠，但除此以外，再無更好方法了。

追了一程又追一程，楊志立正感到有點失望，突然聽到有人發出嘯聲，雖然還不能斷定必是出自南莊主之口，却肯定是出之人口，不是獸叫，所以他們兩個循聲追尋，再次發聲詢問，結果是找到南莊主了，只是他受了傷，躲在樹林中。

「楊師父，我中了他的詭計，給黑蝙蟻咬傷了，大約不能活了！他逃去了那邊，你們快去追他，替更多人報仇！你們小心，他的黑蝙蟻！」

「莊主你放心！黑蝙蟻沒甚麼可怕的！你先吞下我這顆藥丸，包保你死不了，而且，很快就會康復如常！楊叔叔你陪莊主一會兒，等一會再找我，我先去追他，別給他逃脫了！」

姜拓留下楊志立陪莊主，自己先走了。

「楊師父，你放心他一個人去？」莊主向楊志立詢問。

「不妨事，他很機靈！」

「他的武功比你如何？」

「除經驗外，都勝我！」

「這樣我也放心了！噫，他給我吃的是甚麼藥丸？眞有效呢！」

「你覺得怎樣？」

「已經不痛不渴了！早先，恍如火燒喉，又涸又痛，十分難受！想不到在莊裏沒被蟻咬，却在這裏被咬！」莊主說，「在莊裏，他們沒有用蟻，我們也未用上那些防備！」

「傷處如何？」

「也沒事了！」莊主站了起來，試一下深呼吸，血脉通暢，氣力也有，欣然道：「走！我們上路去，別叫他笑話！」

「莊主，你……」

「不要緊，已經沒事了！讓他一個人去對付詭計多端的黑蝙蟻，我總有點不放心！」

「那好吧，我們走！」

兩人由緩而快，在十多里外找到了姜拓，見他正與三個人動手。他以一敵三，赫然是守少攻多，似居上風，但在對方相互配合牽連下，却似不容易取勝。楊志立飛步上前，喝道：「以三對一，這是甚麼規矩！眞丟人！」

「干你甚麼事，要你多管閒事！」

「瞧不過眼，你可以帮他呀，沒人阻着你，就怕你沒這個胆！」

楊志立本來便想助姜拓一臂之力的，見對方這麼說，不覺起了疑心，因爲大家都看得見，姜拓雖然以一對三，以少敵多，依然穩居上風，照理對方在此情形下是不會再刺激敵人的來援，增加自己的危險的。但這三個人恰是如此，用話擠迫楊志立，似乎怕他不動手，這是出乎常理，不合情理的，若非其中有詐，就是當事人腦筋有毛病。楊志立如此一想，目光不自覺的便飄向周圍，他是一個江湖經驗極豐的人，目光一瞥，就看出有異了，當下不理會姜拓，飛步疾撲疑點，果然搜出三排共有二十一

支利箭，方向正是指向姜拓戰鬥的地方，假如有人按掣，二十一支箭便會一齊疾發，形成一個箭網，到時，敵人知機地伏臥在地，便可避過，但無此準備的人便會避無可避，立死箭下了！楊志立破了一個埋伏，難保沒有第二個埋伏，所以他提醒姜拓，聯手迅即解決了三個敵人之後，便直闖黑螞蟻巢，把躲在巢內的都掏了出來，還牙地焚燒蟻巢，其中包括了幫主。楊志立一見他就喝道：「你燒了我們南莊，毀了我們南莊，我們也燒了你的蟻巢，毀了你的蟻巢，這是公平交易，誰也休要怨誰，唯一不同的是，南莊毀了，我們還活着，莊主仍健在，你的蟻巢毀了，你也活不成了！」

「你弄錯了，你們要找的是黑螞蟻幫主，不是我！我是他的弟弟！本來，我有這樣一個哥哥，我也羞於見人，更不該分辯，但他所作之事，我亦看不過眼，爲了免使天下人再受其害，我不能不說！

「你們向東行，離此五里左右，有一石洞，他住在裏面！他看到這兒起火，以爲你們必然中計，魚目可以混珠，便不會再躲到其他地方。你們快去吧，他人極多疑，遲恐有變！至於我個人死活，早已置之度外，我不會求你饒恕的！」

「你還想騙人？你以爲我認不得你？」楊志立冷然發笑，不願上當。

「你先別問眞假，等一會自然明白，再不快去，就悔之晚矣！」

「好，我就去看看，我怕你飛上天去！」楊志立漸漸覺得他神態摯誠，仍有可信之道，便叫莊丁押着他隨後趕來。

姜拓與楊志立按照幫主所說找到石洞，躡足其間，果然聽到洞內有人聲，其聲頗熟，似在誇耀甚麼，突然中止不說，旋即有輕微足音傳出洞口，然後以極快身法飛撲出了洞外，喝道：「甚麼人敢來窺伺，嫌命長了！」

「幫主，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又碰上了！倒眞有緣啊！」楊志立認出來了，這個才是眞幫主，體型，氣概，語氣都與另一個「幫主」有別。

幫主明白了，忿然罵：「老二，你出賣我！你躲在那裏，快站出來見我！」

「幫主」老二來到，自然沒有回話。

「幫主，你犯下瀰天大罪，自已卻躲起來，叫別人去做替死鬼，你對得起老二嗎？你怎能怨別人？你是逃不了的，你自己了斷，還是等我動手？請快一點決定，我沒時間等你！」

「這個，好吧，我回去交代一下就出來！你……」他突然擲出一個小包上半空，楊志立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立即運劍成風，掩蔽全身，但已無法追截幫主，不過，幫主也沒有逃進洞去，他轉身，看到一個壯健的身型守在洞口，朝他一刀砍來，嚇得他不能不後退，身形一移，忽覺有一股極大勁風襲身，他要使出千斤墜也來不及，給震得飛起來，跌出近丈，這時候，楊志立已經來到他身邊，運劍疾刺，他站足未穩，廻避不及，連中兩劍，傷得極重，自知不免，終於自殺了！

黑螞蟻幫主死了。他死得眞快，以致楊志立有許多問題未能解決，想問他，都無法問。後來南莊主來了，也感到惋惜。

莊主說：「楊師父，我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你替我想想，是甚麼道理？」

「莊主，你說吧！」

「我早年曾受黑螞蟻之害，算來已二十年了，但這幫主才三十多歲，這怎麼可能呢？」

「這個……」楊志立也說不下去。

「這個我可以回答你們！」

「幫主」老二說：「你早年遇到的幫主是創設黑螞蟻的幫主，他姓康，我哥哥就是他倚重的人，後來，我哥哥掌握了一切之後，把他殺了，自己做幫主！現在他自己也落得如此下場，恐非他意料所及！這就是報應！報應！你們大約想入石洞去搜查一下吧？我帶你們進去，就沒事了！」

楊南姜三個在石洞內找到許多印章和各式各樣的信箋，有產自京師的信箋，有產自杭州的信箋，有產自長安，產自四川，產自洛陽，金陵等各地的信箋，種類甚多，楊志立揚動其中一個印章道：「莊主你看這不就是荊州劉長的印章？是冒充的，還是殺了劉長，想借此印章騙人？」

此外，還有河北三雄的印鑒，還有許多其他人的印章，莊主恍然大悟了，他說：「楊師父，這多年來我們常常收到一些人的信件，原來全是由這兒發出，眞非意料所及！若非今天得見眞相，只怕再過得十年八年也不知道自己曾經受騙呢！這傢伙，眞狡猾得可以，皇天有眼，今天除去人間一害！」

老二無罪而有功，楊志立自然不會難爲他，還答允如果他有所求，一定盡量幫忙，希望他們之間沒有仇怨，交個朋友！他連聲多謝。

南天野和楊，姜兩個一齊回到南莊，舉目瓦礫灰燼，火仍未全熄，仍有白烟升起，一陣陣臭烟味冲鼻難聞，留下的三間小房子，過去是用來住丫頭僕婦的，現在卻由主人住了！

南天野目睹慘狀，又恨上了黑螞蟻，但他已死，恨也沒用了。他此刻急需要重建本莊，恢復舊觀，但卻不易辦，所以十分煩躁，任憑楊志立如何勸解，也難使他安心。

姜拓說他可以留下來幫忙建房子，他自稱是個木工，也會建屋。南天野正需要這種人才，馬上挽留他多住一些日子，姜拓也欣然答允了。

（完）

## 世界之最

△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在世富翁只有五個，全部是美國人，他們是侯活曉士（HOWARD HUGHES）、保羅吉地（PAUL GETTY）、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RATHUR）、丹奴路域（DANIEL LUDWIG）、及羅士巴洛（ROSS PEROT），曉士的身家值十三億七千萬，吉地有十三億三千萬美元。

△如果把坐收石油稅的中東酋長計算在內，世界最大富翁是科威特的沙林亞沙伯（SALIM—AS—SABAH），歐美的石油公司每星期要付他個人六百萬美元的稅。

△最年輕成爲百萬富翁是美國童星莎莉譚寶，她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拍戲，風行全球，使她在十歲便成爲百萬富翁。

△最富有的家族是美國的美爾隆（MELLON）家族，這個由兩兄一妹爲首的家族財產估計值三十億美元。

△世界第一「守財奴」要算是一名在一九一六年死去的美國千萬女富婆，她的遺產值九千五百萬美元。但當她兒子生病時，爲了要找免費的醫院誤了時間，導致其子需把一隻脚切掉，她每天食的麥皮是冷的，因爲她不願浪費電力將其弄暖，還有，她是爲了與家人爭論買牛奶一事中風而死。

金華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 失魂引

## 月白風淒夜　血紅屍滿亭

西方天畔的晚霞，逐漸由絢麗而歸於平淡，淡淡的一抹斜陽，也消失於蒼翠的羣山後。於是，在這寂靜的山道上吹着的春風，便也開始有了些寒意。

月亮升了起來，從東方的山窪下面，漸漸升到山道旁的木葉林梢，風吹林木，樹影婆娑，濃林之中，突地傳出一個淸朗的口音，朗聲嘆道：「月明星稀，風淸如水，人道五嶽歸來不看山，我雖方自暢遊五嶽，但此刻看這四明春山，卻也未見在那泰山雄奇，華山靈秀之下哩。」隨着話聲，從林中，緩步踱出一衣衫都麗，長身玉立的弱冠少年，腰下斜斜垂着一柄綠沙魚皮劍鞘，紫金呑口的青鋒長劍，月光之下，一眼望去，只見這少年雙眉帶采，目如朗星，衣衫隨風飄起，有如臨風之玉樹。

他目光四下一轉，施然前行數步，只聽到風聲之中，隱隱有琤琮的流水聲，隨風而來，他劍眉一軒，突又曼聲吟道：「身向雲山深處行，春風吹斷流水聲……春風吹斷流水聲……」突地回首喊道：「囊兒，快把我的筆硯拿來，」微一搖首：「你要是再走得這麼慢，下次遊山，你還是跟着管福留在山下好了。」

樹林之中，應聲走出一個垂髫童子，一手捧着一方青石端硯，一手拿着兩枝紫狼毫筆！脅下斜揹着一個極大的彩囊，大步跑到那少年面前，氣喘喘地將手中毛筆，交給那錦衣少年，又從彩囊之中，取出一方淡青宣紙，一面喘着氣道：「公子，囊兒千辛萬苦地跟着你從河北走到江南來，就爲的是跟着公子多見識見識，公子要把囊兒跟那蠢阿福留在山下，那囊兒可要氣死了。」

那錦衣少年微微一笑，接過筆紙，提筆寫道：「身向雲山深處行，春風吹斷流水聲。」隨手將這張字柬塞入那囊兒脅下的彩囊裏。

囊兒烏溜溜的兩隻大眼珠一轉，帶着天眞的笑容說道：「公子，你今天詩興像是特別高，從一上山到現在，你已經寫下三十多句詩了，比那天在泰山一路上所作的，還要多些。不過，——」

他話聲微微一頓，眼珠四下一轉，接着又道：「現在天已經黑了，公子還是帶着囊兒快些下山吧，前面又黑又靜，說不定會跑出個什麼東西來，把囊兒咬一口，公子——」

錦衣少年負手前面，此刻劍眉微皺，回頭瞪了那童子一眼，駭得他下面的話都不敢說出來了，鼓着嘴跟在後面，像是不勝委屈的樣子，錦衣少年雙眉一展，悅聲道：「跟着我在一起，你還怕什麼，今天晚上就算下不了山，只要有我腰畔這柄長劍，難道還會讓你給大虫吃掉。」

這垂髫童子「囊兒」抿嘴一笑，面頰上露出兩個深深的酒渦來，但他瞬即垂下了頭，似乎不願將面上的笑容給公子看到。

前面數十丈，泉聲忽地震耳而來，錦衣少年抬目一望，只見對面懸崖如削，下面竟是一條寬有八、九丈的闊澗。

錦衣少年目光一變，搶先數步，俯視澗底，其深竟達二十餘丈，山泉自山頂流下，銀龍般地飛來，撞在澗中危石之上，珠飛雲舞，映月生輝，波濤蕩蕩，水聲淙淙，與四下風吹木葉的簌簌之聲，相與鳴和，空山回響，越顯淸洪。

錦衣少年佇立在這道絕澗旁邊，方擬山行至此，再也無路，飛珠濺玉，一粒粒濺到他的身上，他呆呆地楞了半晌，目光動處，忽然瞥見右側竟有一條獨木小橋，從對面崖頭，斜斜地掛了下來，搭在這邊岸上。

對面橋盡之處，木葉掩映之中，一盞紅燈，高高挑起，隨風晃動，錦衣少年目光動處，面上不禁露出喜色，回首笑道：「你這可不用害怕了吧，前面有燈的地方，必定也有着人家，我們今夜在這裏借宿一晚，明天乘早下山，不比現在下山要好的多。」

這垂髫童子「囊兒」眉頭竟突地一皺，搶步走了過來，道：「公子，在這種荒山裏面住家的人，必定不會是什麼好路道，說不定比老虎大虫還可怕些，公子你還是帶着囊兒快些下山吧！」

錦衣少年軒眉一笑，道：「你平常胆子不是挺大的嗎？現在怎地如此害怕，我們身上一無行囊，二無金銀，難道還怕人家謀財害命不成。」

他劍眉又自一軒，伸手撫着劍柄，朗聲又道：「何況我七年讀書，三年學劍，若是真的遇上個把小賊——嘿嘿，說不定我這口寶劍，就要發發利市了。」

他撫劍而言，神色之間，意氣甚豪，邁開大步，向那獨木小橋走了過去。囊兒愁眉苦臉地跟在後面，似乎已預料到將要有什麼不幸之事發生似的。

澗深崖陡，那獨木小橋凌空而架，寬雖有兩尺，但下臨絕澗，波濤激蕩，勢如奔馬，若非胆氣甚豪之人，立在橋端，便會覺得頭暈目眩，更莫說要在這橋上走過去了。

錦衣少年走到橋頭，雙目亦是微微一皺，回首向那童子說道：「我先過去看看，你要是不敢過來，就在這裏等我一會兒。」口中雖在說話，目光卻在仔細察看着前面的落足之處。

這錦衣少年雖是富家子弟，但生性極剛，正是寧折毋彎之人，平日胆氣亦在常人之上，此刻見了這絕險的獨木小橋，心中卻無半分怯意，微一察看，便大步走上橋去，腳步之間，亦甚穩定，顯見得對武功一道，頗曾下過些功夫。

山風强烈，吹得他寬大的文士衣衫，獵獵作響，下面泉聲震耳，但他雙目直視，神色雖極謹慎，卻無絲毫不安之意。

霎眼之間，他便行到對崖，目光四掃，只見木橋之側，林木掩映中，有間石砌的小屋，屋中燈光外映，那盞紅燈，也是從這山間石屋的窗子裏挑出來的。

他心念一動，方想回首囑咐他那貼身書童一聲，那知回首旋處，這垂髫童子「囊兒」，竟也從木橋上走了過來，此刻竟已站在自己身後。

他不禁為之展顏一笑，道：「看不出你，居然也敢走過來。」

「囊兒」抿嘴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公子胆子這麼大，囊兒胆子要是太小了，怕不要被別人笑話。」

錦衣少年微微頷首，輕輕一拍他的肩膀，意下大為讚許，卻聽囊兒已又高聲喊道：「我家公子山行迷路，想借貴處歇息一晚，不知貴主人能否方便方便。」

只聽得四山回聲「……方便……方便……」遠遠傳來，此起彼落，相應不絕，但那石砌小屋之中，卻無半絲回應。

錦衣少年劍眉微皺，一撩衫角，箭步竄了過去，探首朝屋中一望，面色不禁突地一變，蹬，蹬，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兩步。

那垂髫童子眼珠一轉，亦自大步跑了過去，一看之下，面色更是駭的煞白，竟然脫口驚呼了起來，身子搖了兩搖，幾乎要跌倒地上。

原來在那石屋之中，木桌兩側，竟一邊一個倒着兩具屍身，一眼望去，只見這兩人身軀都極為碩壯，但腦袋卻已變成一團肉醬，連面目都分不清了，桌上油燈淒涼的燈光映在這兩具屍上，給這原本已是極為幽清僻靜的深山，更加上幾分令人慄悚的寒意。

一聲蟬鳴，劃空搖曳而過，「囊兒」機伶伶打了個冷戰，顫聲道：「公子，我們還是快走吧。」

錦衣少年劍眉深皺，俯首尋思，根本沒有答理他的話，暗中尋思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這兩人怎會死在這裏的？桌上的油燈還未熄滅，顯見得他們死去還沒有多久。但殺他們的人到那裏去了呢？我一路上山，並沒有看到有人從山上下來，難道此人殺人之後，又跑到裏面去了？」他右手緊握着上面密纏絲帶的劍柄，掌心卻已微微沁出冷汗來，暗中一咬牙，又自忖道：「我學劍三年，雖未大成，但京城俠少，卻已多半不是我的對手，記得我學劍之時，師傅曾經對我說過，江湖遊俠，並非以武恃强，而要急人之難，扶弱鋤强，才能稱得上一個『俠』字，我平日常以『俠』字自許，如今遇着這等事，豈能甩手一走，好歹也得探查一個究竟來。」

一念至此，心胸之中，但覺豪氣大作，閃目而望，只見石屋左側，築着一條小石階，蜿蜒向崖下通去。

崖下水影星羅，將天上星月，映得歷歷可數，竟是一片水田，水田後面，屋影幢幢，像是有着一片莊宅，也有些許燈光，從屋影中映了出來。

那垂髫童子「囊兒」滿面惶急之容，望着那錦衣少年，恨不得他馬上和自己一齊走開，遠遠離開這詭異的地方才對心思。

那知卻見錦衣少年俯首沉思了半晌，竟然大步朝石階走了下去，他暗中長嘆一聲，也只得緊緊地跟在後面。

風聲穿谷，如怨如訴，四山之下，都像是瀰佈着一種淒涼的寒意。

錦衣少年快步而行，穿過一些田壟，只見左側是條寬約兩丈的大溪，流波蕩蕩，勢甚湍急，右側峯巒矗列，峭拔奇秀，被月光一映，山石林木，卻幻成一片神秘的銀紫色。

對面大山橫亘，卻在山腳之處，孤零零地建着一座莊院，走到近前，亭台樓閣的影子，卻變得十分清晰可見。

莊院外一道高約丈餘的圍牆，黑漆光亮的大門，向南而建，此刻竟是敞開着的，門上的紫銅門環，在月光下望去，有如黃金一般。

錦衣少年在門口一頓步，伸出手掌，重重拍了拍門環，銅環相擊，其聲鏘然，在空山之中，傳出老遠，餘音嬝嬝，歷久不絕。

但門內卻仍然是一片寂然，連半點回應都沒有，錦衣少年劍眉一皺，正待闖入門去，那知身後驀地「閣」地一響——

他大驚之下，擰腰錯步，刷地，躍開三尺，「嗆啷」一聲，拔出劍來，回身持劍，閃目而望，月光之下，只見一隻青蛙，縱躍如飛地向水田中奔去，囊兒睜着大眼睛，呆呆的望着自己，四下仍是一片靜寂，甚至靜寂得有些可怕了。

他心中不禁啞然失笑，暗道一聲：「慚愧」，轉身向門內走去。

他一腳跨入門裏，全身便又不由自主地泛出一陣寒意，呆呆地站在門口，幾乎再也沒有勇氣，向裏面跨進一步。

這黑漆大門內的院落裏面，竟然躺着一地屍身，死狀竟也和先前那石屋之中的兩個彪形壯漢一樣，全身上下，一無傷痕，頭頂卻被打



成稀爛，清冷的月光，將地上的血漬，映得其紅如紫，院落裏大廳內燈光昏黃，從薄薄的窗紙裏透了出來。

那錦衣少年胆子再大，此刻卻也不禁為之冷汗涔涔而落。

囊兒在後面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襟，卻已駭得說不出話來。

他仗劍而立，只覺吹在身上的晚風，寒意越來越重，腳下一動，方待回身而去，但心念一轉，便又自暗中低語道：「管寧呀管寧，你既然已走到這裏，無論是福是禍，你也得闖上一闖了，你平常最最輕視虎頭蛇尾之人，難道你也變成如此人物了嗎？」胸脯一挺，右手微揮，一溜青藍的劍光，突地一閃，他便在這一閃的劍光中，穿過這滿佈屍身的院落，但目光卻再也不敢去望那些屍身一眼。

從院門到廳門雖只短短數丈距離，但此刻在他眼中，卻有了如中間阻隔着了千山萬水一般，幾乎是不可企及地漫長。

他緩緩登上石級，用手中劍尖推開大廳前那兩扇半掩着的門，乾咳一聲，沉聲道：「屋內可有人在？但請出來說話。」

屋內自然沒有回應，廳門「呀」地一聲，完全敞了開來，他定睛一望，只見這間大廳之上，此刻竟然一無人影。

他暗中吐了一口長氣，回首望去，那「囊兒」仍然失魂落魄地跟在自己身後，捧着那方石硯的左手，不住地顫抖着，石硯裏滿蓄的墨汁，也因之淋漓地四下濺了出來。

他憐惜地撫了撫這童子的肩頭，穿過大廳，目光四下轉動間，廳內的茶几之上，仍然放着一碗碗蓋着蓋子的茶，安放得十分整齊，並沒有凌亂的樣子，他不禁暗自思忖：「茶水仍在，喝茶的人卻都到那裏去了？院落中的屍身俱是下人裝束，喝茶的人想必就是此間的主人。」暗中一數，桌上的茶碗，竟然有十七個，不禁又自暗中尋思道：「方才此地必然有着許多客人，但是這些人又都到那裏去了呢？前面的屍身看來，都是主人的家奴，難道他們都是被這些客人殺死的嗎？」

他暗中微微頷首，對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仍有思考的能力，大為滿意，只是他卻不知道自己的思忖雖近情理，距離事實，卻仍相差甚遠哩！

思忖之間，他已穿過大廳，從右邊的側門走了出去。

廳外一曲廻廊，朱欄畫棟，建築的極其精緻，廻廊外庭院深沉，一條白石砌成的小徑，蜿蜒着通向庭院深處。

他手持長劍，一步步走了過去，方自走了三五步，目光動處，忽地望到這條小徑兩側，竟然各自倒躺着一個身穿華服的虬鬚大漢的屍身，腰側的大刀，方自抽出一半，身上亦是沒有半絲傷痕，只有頭頂上鮮血模糊，血漬深深浸入小徑旁的泥地裏。

錦衣少年管寧心中一凜，一揮長劍，仍然向前走去，又走出三五步遠近，卻見石徑之上，交叉着兩柄精光閃爍的長劍。

他腳步一停，轉目而望，小徑兩側，果然又倒躺着兩具屍身，身軀肥胖，俱是穿着一身勁裝，一人左手握劍，一人右手握劍，劍尖雖搭在一處，屍身卻隔的很遠，而且伏在地上，髮際血漬宛然，傷痕竟也和先前所見的屍身一樣。

錦衣少年目光望着這兩具屍身，呆呆地楞了半晌，一時之間，但覺腦海之中，一片暈眩，甚至連驚恐之心都已忘記了。

前面數步之遙，是個長髯老者的屍身，再前面竟是三個藍袍道人，並肩死在一處，接着見到兩個身披袈裟的僧人的屍身，橫亘在路上，身上俱無傷痕，頭上卻都是鮮血模糊。

走過這段石徑，管寧的一件都麗長衫，已全都緊緊貼在身上，此刻春寒仍是甚重，他卻已汗透重衫了。

石徑盡頭，是個六角小亭，孤零零地建在一片山石之上，管寧茫然拾級而登，一條血漬，從亭中筆直地流了下來，流在最上層的一級石階上，他無須再看一眼，便知道這六角亭內，一定有着數具屍身，屍身上的傷痕，也和方才一樣。

他暗中默念一遍，暗忖道：「虬鬚大漢，肥胖劍客，長髯老者，藍袍道人，僧衣和尚，一共是十個——茶碗卻有十七個，這亭子裏面，該是七具屍身吧？」他見到第一具屍身之時，心中除了驚恐交集，還有一種混合着憤怒與哀傷的情感，兔死尚有狐悲，當人們見到人類屍身的時候，自然也會覺得悲哀的。

但此刻他卻像是有些麻木了——這是因為過度的驚恐，也是因為過度的哀憤，因之，他竟能在心中計算着這冷酷的問題。

踏上更後一級石階，他茫然向亭中望去，只見一個衣衫襤褸的跛足丐者，倒臥在石階之上，一顆頭髮蓬亂的頭顱，垂在亭外，從他頭上流出的血漬，便沿着石階流下。

一個滿身黑衣的瘦削老人，緊緊地倒在他旁邊，一條隱泛烏光的拐杖，斜斜地插在地裏，入土竟有一半，將四側的石板，都擊得片片碎落，顯見這跛足丐者死前一擲，力道是何等驚人。

但管寧卻沒注意到這些，他目光已轉到一個身穿輕紅羅衫的絕色少婦身上，這少婦的屍身，是和一個亦是通體紅衫的劍眉修鼻的中年漢子倒躺在一處，月光斜照，他們的頭上雖也血漬淋漓，但這醜惡的傷痕，卻仍然掩不住這一對男女的絕世姿容。

管寧心中暗嘆一聲，只聽到身後的囊兒，竟也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但他卻無法分辨這聲嘆息中所包含的意味究竟是什麼。

那該是驚恐和悲慨的混合吧！

他手上的長劍，軟弱地垂了下來，劍尖觸到石板鋪成的地上，發出「鐺」的一聲輕響。

他的目光隨着劍尖望去，越過那一對絕美男女的屍身，停留在一雙穿着福字騰雲履的腳上。

於是他的心便「怦」地跳了一下，幾乎不敢往上移動自己的目光，因為這雙腳竟是筆直地站着的，「難道這裏竟然還有個活人嗎？」

他的腳步生硬地向後面移動着，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緩緩向上移動——

一個瘦削而頎長的白衫身形，緊緊地貼着這六角小亭的朱紅亭柱，一雙瘦骨稜稜的手掌，五指如鈎，抓在亭柱兩側的欄杆上。手指竟都深深陷入那朱紅色的欄木裏。但是他的頭，卻虛軟地垂落了下來。

「他也死了。」管寧長長一嘆：「只是他沒有倒下來而已。」

望着這具死後仍不倒下的屍身，他不禁又是呆呆地楞了半晌，卻不知道自己的一雙鞋子，已經踩到那片鮮紅的血漬上了。

一片浮雲，掩住了月光，本已幽黯的大地，此刻便更覺蒼涼。

星白如月，月白如風，只有地上的血漬……血漬該是什麼顏色呢？

那垂髫童子「囊兒」，手裏兀自捧着那方石硯，順着他主人的目光，也是呆呆地，望着那具死後仍沒倒下的屍身，望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潔白如雪的長袍，腰間繫着的那條純白絲絛。

「這人生前，也該是個極為英俊瀟灑的人物吧？」只可惜他的頭是垂着的，因而無法看

滑他的面容，他當然也絕沒有走上去仔細看看的勇氣。

而管寧心中，卻在思忖着另一個問題。

「……藍袍道人，跛足丐者，黑衣老人，紅衫夫婦，再加上這白袍書生，一共不過十五人而已，但那大廳中的茶碗，卻有十七個……

……那麼，還有兩個人呢？這兩人難道就是殺死這些人的兇手？但這兩人卻是甚麼人呢？是此間的主人？抑或是客人？唉——此刻這些人全都死了，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沒有人能夠解答這些問題了。」

他目光一掃，暗嘆着又忖道：「這些屍身生前，想必都是遊俠江湖的草澤豪士，如今卻都不明不白地死了，連個埋骨之人都沒有。我既然遇着此事，好歹也得將他們的屍身埋葬起來，日後我若能尋出誰是兇手，究竟是為着何事將這些人全都殺死，究竟是誰是誰非——其實能將如許多人都一一殺死的人。縱然他是有殺人的理由，手段卻也夠令人髮指的了。」

此事雖然與他無關，但這生具至性的少年，此刻卻覺得義憤塡胸，一時之間，心中思潮所至，俱與此事有關。

月升愈高，亭中的陰影，也就越發濃重，由東方吹來的晚風，從他身後筆直地吹了過來，那知——

風聲之中，突地傳來一聲陰悽悽的冷笑，這笑聲有如尖針一般，刺入他背脊之中，這陣刺骨的寒意，剎那之間，便在他全身散佈了開來。

他大驚之下，擰腰錯步，倏然扭轉身形，目光抬處，只見亭外的石階之上，緩緩走上一個身穿五色彩衣的枯瘦老人，瘦骨嶙峋，有如風竹，頂上頭髮，用根非玉非木的紫紅長簪，挿做一處，面上高顴深腮，目如蒼鷹，一動不動地望在管寧身上。

此情此景，陡然見到如此怪異的人物，管寧胆子再大，心中也不禁為之泛起一陣陣寒意，不由自主地後退兩步，劍尖拄在地上，劃出一陣陣極不悅耳的「絲絲」之聲，與那陰森的冷笑聲相合，聽來更覺刺耳。

這身穿彩衣的枯瘦老人，垂手而行，全身上下，幾乎看不出有任何動作，瘦長的身軀，卻已由亭外緩緩走了進來。

管寧努力壓着心中的驚懼之情，微剔劍眉，厲聲喝道：「你是誰？這些慘死之人，可是你殺死的。」

那枯瘦老人咀角微一牽動，目光之中，突地露出殺意，一言不發地伸出手掌，向管寧當胸抓去。

只見這隻黝黑枯瘦的手掌，指尖微曲，指甲竟然捲做一團，管寧心中一寒，手臂微抬，將手中的長劍，平胸抬起，那知這枯瘦老人突地又是一聲冷笑，指尖指甲，竟電也似地舒展開來，其白如玉，其冷如鐵，生像是五柄冷氣森森的短劍。

管寧大驚之下，再退一步，只見這隻手掌，來勢雖緩，卻將自己的全身上下，全都控制住了，自己無論向何方閃避，都難免被這五隻森冷如劍的手指，戳上幾個窟窿。

剎那之間，他閃電般地將自己所學過的武功招式，全都想遍，卻也想不出任何一個招式，能夠擋住這一掌緩緩的來勢。

情急之下，他猛地大喝一聲，右手猛揮，青光暴長，將手中長劍，全力向這有如鬼魅一般的枯瘦老人揮了過去。

那知劍到中途，他只覺全身一震，手腕一鬆，不知怎地，自己手中的長劍，便已到了人家手上。

卻見這枯瘦老人一手捏着劍尖，輕輕一揮，這柄精鋼百煉的長劍，竟被折成兩段，「鐺」地一聲，劍柄落在地上，那黑衣老人的屍身之側，接着又是「奪」地一聲，青光微閃，捏在那枯瘦老人手中的半截長劍，被他輕輕一揮，竟齊根沒入亭上的樑木之中，只留下半寸劍身，兀自發着青光。

管寧性慕遊俠，數年之前，千方百計地拜在京城一位著名鏢客的門下，學劍三年，自認劍法已經有了些功夫，此刻在這枯瘦老人的面前一比，他才知道自己所學的武功，實在有如滄海之一粟，連人家的千萬分之一，都無法比上。

只可惜他知道得嫌太遲了些，這枯瘦老人的一雙手掌，又緩緩向他當胸抓了過來，他心中長嘆一聲，方待竭盡全力，和身撲上，和這彩衣老人拚上一拚，雖然他已自知自己今日絕對無法逃出這詭秘老者的掌下，但讓他瞑目等死，卻是萬萬做不到的。

那知就在他全身氣力，將發未發的一剎那裏，他身側突地響起一聲厲叱，一陣勁風，夾着一團黑影，劈面向那枯瘦老人打了過去。

枯瘦老人雙眉一皺，似乎心中亦是一驚，手掌一伸一縮，便將那團黑影接在手裏，入手冰凉，還似帶着些水漬。

他心中不禁又為之一驚，不知道這究竟是甚麼暗器，俯首一看，原來卻是一方石硯，方自暗罵一聲，卻見眼前掌影翻飛，已有一雙手掌，劈頭蓋臉地向自己擊了過來。掌風雖弱，招式卻極刁鑽，他武功雖已爐火純青，竟也不得不微閃身形，避開這雙手掌擊向自己前面門的一招兩式。

這一突生的變故，使得管寧微微一怔，定睛望去，心中不禁又為之一驚，那閃電般向枯瘦老人擊出兩掌之人，竟是自己的貼身書童囊兒。

那枯瘦老人身形微閃之後，袍袖一拂，便將面前的人影震得直飛了出去，閃目望處卻見對方只是一個垂髻童子，心中亦是大奇，半晌說不出話來。

囊兒甫出一招，身形便被人家强勁的袖風震飛，心下不禁暗駭：「此人的武功，確是高到不可思議。」連退數步，退到亭欄之側，方自穩住身形，口中卻已大聲喝道：「你這老鬼是甚麼人，為甚麼要加害我家公子。」小小的胸膛一挺，竟又大步向那枯瘦老者走了過去，眼珠睜得滾圓，方才的那種畏縮之態，此刻在他面上，竟也一絲一毫都不存在了。

此刻管寧心中，卻是又驚，又愧，他再也想不到這個自己從京城西郊冰天雪地中救回的垂髻童子，竟然身具武功，而且還比自己高明得多，卻從未在人前炫露出來，自己才只學會三兩路劍法，便已自負俠少，一念至此，心中羞慚大作，呆呆地怔站在當地，幾乎抬不起頭來。

那枯瘦老人目光微睨管寧一眼，便箭也似地，注在囊兒身上。卻仍然沒有說話，囊兒眼珠一轉，大聲又道：「我家公子是個讀書人，和你素無仇怨，你為甚麼一見就要害他，你年紀這麼大了，卻對一個後生晚輩下起毒手，難道不害臊？」

枯瘦老人突地冷冷一笑，尖聲說道：「你方才那招『龍飛鳳掣』是從那裏學來的？金丸鐵掌杜倉是你的甚麼人？」聲音尖銳，有如狼嗥。

囊兒面色一變，但眼珠一轉，瞬即恢復常態，又道：「你也不要問我的師承來歷，我也不會告訴你，反正我家公子不是武林中人，只是為了遊山玩水才誤打誤闖地走到這裏來的，你們江湖中的仇殺，和我們根本無關，就算這些人是你殺死的，我們也不會說出去，你今天要是我們走了，我一定感激你的好處，今天的



事，我絕不會說出去。」

枯瘦老人神色微微一動，冷笑道：「你這娃兒倒有趣得很，我老人家本也不忍害你，只是——」右掌突地一揚，方才接在手中的石硯，便又電射而出，囊兒只覺眼前一花，還未來得及體會出這究竟是怎麼會事，這方勢如奔雷的石硯，便不偏不倚地，擊在他面門之上。

枯瘦老人一無表情地望着囊兒狂吼一聲，緩緩倒了下去，冷然接口又道：「只怪你們走錯了地方。」目光凜然轉向那已撲向囊兒身上，連連痛呼的管寧：「老夫只得心狠手辣一些了。」

隨着話聲，他又自緩緩走向管寧，瘦如鳥爪般的手掌，也又伸了出來。

管寧眼見這方漸成長，本應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的幼童，竟為着自己，喪失了性命，心中但覺悲憤塡膺，突然長身而起，滿含怨毒的望着這冷酷的魔頭，只要此人再走前一步，他便會毫不猶疑地和身撲上。

那知這枯瘦老人目光轉處，全身突地一震，霎眼之間，面上便滿佈驚恐之色，脚步一頓，肩頭微幌，突地倒縱而起，凌空一個翻身，電也似的掠了出去，只見那寬大的彩袍微微一飄，他那瘦如風竹的身軀，便消失在亭外沉沉的夜色裏。

管寧一怔，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雖是聰明絕頂之人，但究竟初入江湖，遇着此等詭異複雜之事，本已茫無頭緒。那知此刻這事的演變，卻越來越奇，莫說是他，便是江湖歷練比他更勝十倍之人，也無法明瞭此事的究竟了。

他茫然怔了半晌，心中突地一動，回過頭去，心頭不禁又是驀地一跳，全身的血液，幾乎也為之停頓下來。

那垂首而立的白袍屍身，此刻竟已抬起頭來，一雙深深插入欄木中的手掌，他正自緩緩向外抽出，夜色之中，只見此人眉骨高聳，鼻正如削，面色蒼白得生像是玉石所雕，一絲血漬，自髮際流出，流過他的濃黑的眉毛，緊閉的眼簾，沿着鼻窪，流入他頷下的微鬚裏。

這蒼白的面色，如雕的面目，襯着他那一身潔白如雪的長袍，使得他看來有如不可企及的神像。

但那一絲鮮紅的血漬，卻又給他帶來一種不可描叙的凄清之意。

管寧目定口呆，駭然而視，只見這遍體白衫的中年文士，緩緩張開眼來，茫然四顧一眼，目光在管寧身上一頓，便筆直地走了過來。

管寧心中暗嘆一聲，知道自己今日已捲入一件極其神秘複雜的事件裏。是福是禍，雖然仍未可知，但此刻看來，却是已斷言是禍非福的了。

這白袍文士，人一甦醒，便向自己走來，定然亦是對自己不利，此時此刻，此情此景，自己一個局外人忽然挿入此間，自然難怪人家會對自己如此，一急至此，他心中更是百感交集，索性動也不動的站在當地，靜觀待變。

那知這中年文士走了兩步，突地停了下來，目光一垂，俯首尋思了半晌，似乎在想着甚麼，管寧又是一奇，卻聽他自語着道：「我是誰？我是誰？……」猛地伸出手掌，連連拍打着自己的腦袋，不斷地自語道：「我是誰，我是誰……」聲音越來越大，突地拔足狂奔，奔出亭外，奔下石階，靜夜之中，只聽得他仍在高聲呼喊着。

「我是誰……我是誰……」叫的聲音，越來越遠，漸漸沉寂。

於是本已茫然的管寧，此刻更有如置身黝黑深沉的濃霧之中，摸不着半絲頭緒，只覺自己平日對事物忖度的思考之力，此刻卻連半分也用不上，心胸之中，被悲憤，哀傷，自疚，詫異，驚駭，疑惑——各種情感堵塞的生像是要裂成碎片似的。

此事原本與他毫無關係，然而，此刻卻改變了他一生命運，在當時他走過那座小小的獨木橋的時候，這一切事，他又怎能預料得到的呢？

驀地——

他身側響起一聲輕微的呻吟之聲，他連忙回過頭去，俯下身子。

倒臥在那並肩斜倒在亭欄之前的一對紅衫夫婦前面的囊兒，面前滿是血漬，挺直的鼻樑，亦被擊成骨肉糢糊。

此刻，他正勉强地張開了眼睛，望了管寧一眼，見到他還是好生生地活在自己的眼前，血肉糢糊的面上，便綻開一絲喜悅的笑容，似乎極為安慰，因為，自己的死，終於有了代價了。

管寧只覺得在心中所有的情感，在這一瞬之間，全都變成濃厚的悲哀，兩滴淚珠，奪眶而出——

冰凉的眼淚，流在他滾熱的面頰上，也流入他熾熱的心。

他仍任它流下來，也不伸手拭抹一下，哽咽着道：「囊兒，你……你何必對我如此，叫我怎麼報答你。」

囊兒面上的笑容，兀自未退，斷續地說道：「公子對囊兒的大恩……囊兒一死也報答不完，這……這又算得了甚麼。若沒有公子……囊兒和大姐早就凍死，餓死的了。」

他痛苦地扭曲了一下身軀，但此刻他心中是安詳的，因之任何痛苦，他都能面帶笑容地忍受下，接着又道：「只要公子活着，囊兒死了算不得甚麼，但是……囊兒心裏却有一件放不下的事。」

管寧强忍哀痛，哽咽接道：「囊兒有甚麼放不下的事，我一定替你做好，就算那事難如登天……不過，囊兒別怕，囊兒不會死的，像囊兒這麼乖的孩子要是死了，這世界還算得是甚麼世界。」

囊兒悽然一笑，悄然閤上眼睛，默默地停了半晌，接着又道：「囊兒死了，希望公子好好看待囊兒的姐姐，囊兒的姐姐也很乖，公子以後要是娶了親，就……就叫囊兒的姐姐侍候公子的夫人，公子以後是沒有喜歡別的女孩子……就喜歡囊兒的姐姐好了，唉——大姐對囊兒眞好，可是囊兒卻永遠不能再看到大姐了，大姐，你會傷心嗎？」

管寧方自忍住的眼淚，此刻便又不可歇止地流了下來。

過度的悲傷，已使他再也說不出話來，囊兒又張開了眼睛，只見他在不住地點着頭，咀角便又泛起一絲笑容，微聲說道：「囊兒還有一件事，想求公子，公子一定答應囊兒，囊兒的……」

他這兩句話說得極快，但說到一半，便停止了，竟又說不出話來了。

他的咀角，還帶着一份笑容，因為他的生命雖然短促，却是光輝而燦爛的，他生得雖然困苦，死得卻極安樂，他不會虧負人生，人生却有負於他……

人生，人生之中，不是常常有些事，是極為不公平的嗎？

伏在囊兒的屍身上，管寧哀哀的痛哭了起來，將心中的悲哀，都和在眼淚之中如泉如湧地哭了出來，有誰能說眼淚是弱者所獨有的呢？勇敢的人們雖不輕易流淚，但當他流淚的時候，卻遠比弱者還要流得多的多哩！

他也不知哭了多久，肩頭突地被人重重拍了一下，他心頭一跳，回頭望處，卻見那白袍

文士，不知何時，又已站在他的身後，帶着一臉茫然的神色，凝視着他，一字一字地問道：「我是誰？你知道嗎？」

痛哭過後，管寧只覺心中空空洞洞地，亦自茫然搖了搖頭，道：「你是誰，我怎會知道，不管你是誰，與我又有甚麼關係。」

這白袍中年文士呆了一呆，連連點着頭，長嘆了一聲，緩緩說道：「與你本無關係，與你本無關係。」語聲微頓，又道：「那麼和誰有關係呢？」管寧不禁爲之一愕，又自搖了搖頭，道：「和誰有甚麼關係，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哼——我當然不會知道。」

那白袍文士又是一呆，突地雙手疾伸，一把將管寧從地上抓了起來，豎眉叱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麼誰知道？這裏上上下下，前前後後，都是死人，我不問你，難道去問那些死人嗎？」

管寧雙肩被他抓在手裏，但覺其痛澈骨，全力一掙，想掙脫他的手掌，但這中年文士的一雙手掌，竟像是生鐵所鑄，他竭盡全力，也掙不脫，心中不禁怒氣大作，厲聲叱道：「你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活着還有甚麼意思，我看你——哼哼，還是死了算了。」

這中年文士雙眉一軒，瞬又平復，垂下頭去，低聲自語道：「我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活着還有甚麼意思？」突地手掌一鬆，將管寧放了下來，連聲道：「是極，是極，我還是死了算了。」轉身一望，見到那隻揷在地下的鐵拐杖，身形一動，掠了過去，將拐杖拔雙起來再一擰身，便又回到管寧身前，將拐杖爲手捧到管寧面前，道：「就請閣下用這枝拐杖，在我頭上一擊，把我打死算了。」

管寧只覺眼前微花，這中年文士已將拐杖送到自己面前，身形之快，有如鬼魅，心中方自駭然，聽了他的話，卻又不禁楞住了，忖道：「此人難道眞的是個瘋子，天下怎會有人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就算他是個瘋子，也不致於會瘋到這種地步呀！」

那中年文士等了許久，卻見管寧仍在垂首想着心事，雙眉一軒，道：「這枝拐杖雖然不輕，但你方才那一掙，兩膀之間，至少有着兩三斤力氣，這拐杖一定拿得起，來來，就請閣下快些動手吧！」雙手一伸，將拐杖送到管寧的身前，管寧連忙搖首，說道：「殺人之事，我不會做，閣下如果眞的要死，還是你自己動手吧？」

那中年文士目光一凉，突地大怒道：「你叫我死了算了，卻又不肯動手，難道叫我自己殺死自己不成，哼，你這種言語反覆之人，不如讓我一枝打死算了。」

管寧心中一動，忖道：「方才我是掙了一下，此人便已估出我兩膀的力氣，不會是個瘋子。」轉念又忖道：「他讓我動手殺他，必定是戲弄於我，試想他武功之高，不知高過我多少倍，怎會無緣無故地讓我打死。」

一念至此，他便冷冷說道：「閣下若是眞的要死，我便動手好了。」劈手奪過那枝黑鐵拐杖，高高舉起，方待擊下，目光斜處，卻見這中年文士竟然眞的闔上眼睛，一副閉目等死的樣子，舉在空中的黑鐵拐杖，便再也落不下去。

在這一刻之中，管寧心中思潮如湧，突地想起了許多事。

他手中的黑鐵拐杖，仍自高高舉在空間，心中卻在暗地尋思道：「我幼時讀那先人札記中的秘辛搜奇，內中曾有記載着一個完全正常之人，卻常常會因爲一個極大的震盪，而將自己一生之中的所有事情，完全忘卻——」他目光緩緩凝住到那白袍書生的頭頂之上，只見他髮際血漬宛然，顯然曾被重擊，而且擊得不輕，心念一動，心中又自忖道：「莫非此人亦因此傷，而將自己是誰都忘的乾乾淨淨，如此說來，他便非有心戲弄於我，而是眞的想一死了之了？」

目光一轉，見這中年書生，面目之上，果然是一片茫然之色，生像是已將生死之事，看做於自己毫無干係，因爲生已無趣死又何妨？

管寧暗嘆一聲，又自忖道：「方才那身穿彩袍的高瘦老者，武功之高，已是令人難以置信，但他一見着這白袍書生，卻連頭也不敢一回，就飛也似的逃了出去，顯見這白袍書生必定武林之中，一個聲名極大的人物，他之一生，也必定滿充燦爛絢麗的事跡。而如今呢，他卻將自己的一生事跡，全部忘記。這些事跡，想必全是經過他無比堅苦的奮鬥，才能以造成的。唉——人們的腦海，若是變成一片空白，甚麼事也無法思想，甚麼事也不能回憶，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再記得，那該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若是有朝一日，我也變成如此，只怕我也會毫不猶疑，心甘情願地，讓別人一杖擊死了。」

一念至此，他突地對這白袍書生，大起同情之心，手中高舉着的黑鐵拐杖，便緩緩地落了下來，「噹」地一聲，落到地上。

那白袍文士倏然睜開眼來，見到管寧的目光呆呆地望在自己臉上，雙眉微皺，怒道：「你看我作什，還不快些動手？」

管寧微喟一聲，道：「生命雖非人世之間，最最貴重之物，但閣下又何苦將自己大好的生命，看的如此輕賤。」

那白袍書生神色微微一動，嘆道：「我活已覺無味，但求一死了之——」他雙眉突又一皺，竟又怒聲說道：「你這人究竟是怎麼回事，方才叫我死了算了，此刻竟又說出這種話來，難道我自己的生死之事，竟要由你爲我作主嗎？」

管寧心中突地一動，暗暗忖道：「我方才所說的話，他此刻竟還記得，想必他神智雖亂，卻還未至不可救藥的地步，以他的武功，在江湖上必非無名之輩，認得他的人，必定也有很多，我若能知道他的些許往事，假以時日，也許能將他的記憶恢復，亦未可知。」

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在這一瞬之間，他便已立下幫助此人之心，一個生具至性之人，往往會因人家的痛苦，生出同情之心，而忘卻自身的痛苦的，管寧此念既生，便道：「小可雖是凡庸之人，卻也能瞭解到閣下的心境，閣下如能相信於我，一年之內，小可必定幫忙閣下，憶起以往之事——」

白袍書生神色又爲之一動，俯首凝思半晌，抬頭說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管寧胸脯一挺，朗聲道：「我與閣下素不相識，焉能有欺騙閣下之理，閣下若不相信，我也無法，只是要我動手殺死閣下，我卻是萬萬無法做出的。」右手一彈，將手中的黑鐵拐杖，遠遠拋出亭外，身形一轉，走到囊兒的屍身之前，再也不望那白袍文士一眼。

白袍書生又自緩緩垂下頭去，目光呆滯地停留在地面上，似乎在考慮着甚麼，一時之間，全身竟動都未動。

管寧俯身將「囊兒」的屍身，抱了起來，眼見這半日之前，還活潑潑地充滿生氣的稚齡童子，此刻卻已變成僵硬而冰冷的屍身，心中不禁悲憤交集，感慨萬千，愣了半晌，轉身走出亭外，沿着石級，緩緩走了下去。

庭院之中，幽黯凄清，抬首一望，星羣更稀，月已西沉。

他沉重地嘆息了一聲，走到林蔭之中，將囊兒的屍身，放了下來，折了段樹枝，捲起衣袖，想掘個土坑，先將屍身草草掩埋起來。



泥土雖不甚緊，但那樹枝卻更柔脆，掘未多久，樹枝便「吧」地斷了，他便解下腰間的劍鞘，又繼續掘了起來。

那知身後突地冷哼一聲，那白袍書生，竟又走到他的身後，冷冷說道：「你這樣豈不太費事了些。」一把搶過管寧手中的劍鞘，輕描淡寫地在地上一挑，一大片泥土便應手而起。

管寧暗嘆一聲，忖道：「此人的武功，確是深不可測，卻不知又是何人，能將他擊得重傷——那數十具屍身，傷勢竟都相同，能將這些人在一段極短的時間裏，都一一擊死，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這些人在一夜之中，不約而同地的到此間來，又同時被人擊死，這其中必定關係着一件極爲重大隱秘之事，但這又是甚麼人呢？這些人又都是何許人物？這間莊院建築在這種隱秘的地方，主人必定是非常人物，但這主人又是誰呢？是否亦是那些屍身其中之一。這些人是否受了這主人的邀請，才同時而來？十七碗茶，卻只有十五具屍身，那兩人跑到那裏去了？若我能找到這兩人，那麼此事或許能夠水落石出，只是我比刻卻連這兩人是誰都不知道？所有在場之人，都死得乾乾淨淨，這白袍書生又變成如此漠樣，唉——難道此事永將無法揭開，這些人永將寃沉地底嗎？」

他翻來覆去地想着這些問題，越想越覺紊亂，越想越覺無法解釋——

抬起頭來，白袍文士早已將土坑掘好，冷冷地望着他。

他又自長嘆着，將囊兒的屍身埋好，於是他點起一把火，讓這些詩句都化爲飛灰，飄落在囊兒的屍身上。他突然對囊中那些曾無比珍惜的詩句，變得十分輕蔑，在解下他身畔的彩囊的刹那，管寧的眼淚，又忍不住流了下來！

跪在這微微凸起的土丘之前，他悲哀的默禱半晌，暗中發誓，要將這無辜幼童的兇手殺死，爲他復仇。

雖然他自知自己的武功，萬萬不是那身穿彩袍的詭異的老人的敵手，但是他的決心，卻是無比的堅定而強烈的，當人們有了這種堅定而強烈的決心的時候，任何事都將變得極爲容易了。

白袍文士一言不發地站在旁邊，面上竟也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悲哀之意，直到管寧站起身來，他才低聲問道：「現在要到那裏去呢？」

管寧沉重地移動着腳步，走出這悲凉的樹叢，他知道這中年文士向他問這句話的意義，已無異是願意隨着自己一起尋求這些疑問的解答，但此刻究竟該到那裏去呢？他卻也茫然沒有絲毫頭緒！

步出樹叢，他才發現東方已露出曙色了，這稀微的曙光，穿透濃厚的夜色，使得這幽黯凄清的庭院，像是有了些許光亮，但清晨的風吹到他身上，寒意卻更重了。

更何況在那條蜿蜒而去的碎石小徑上所倒臥的屍身，又替晨風加了幾許寒意。

他默默地在寒風中竚立一會，讓混沌的腦海稍爲清醒，回過頭道：「這些屍身，不知是否閣下素識。」

他話聲微頓，只見那白袍文士茫然搖了搖頭，低聲道：「我也不記得了。」

管寧長嘆一聲，道：「無論如何，你也不能任憑他們的屍身，暴露於風雨之中，唉——這些人的妻子兒女，若知道此一兇耗，不知要如何悲傷了，只可惜我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道，否則我定要將他們的死訊，告訴他家的家人，也好讓他們來收屍。」

說到後來，他話聲也變得極其悲愴。那白袍文士呆了一呆，突地垂下頭，自語道：「我的家人是誰呢？唉——我連我究竟有沒有家都不知道。」

兩人無言相對，默然良久，各各心中，俱是悲思難遣，不能自已。

大地由黑暗而微明，此刻陽光已從東方的雲層中照射出來。

管寧默默地抬起這些屍身，將他們懷中的遺物，都仔細包在從他們衣襟上撕下的一塊布裏，因爲這些東西縱然十分輕賤，然而在他們家人的眼中，其價值卻是無比地貴重的，管寧暗中希冀有一天能將這些東西交到他們家人的手裏，因爲他深切的瞭解，這對那些悲哀的人，將是一種多麼大的安慰。

那白袍文士雖然功力絕世，但等到他們將這些屍身全部埋好在這深深的庭院中時，早已從東方升起的太陽，已經微微偏西了。

爲他們掩埋這些他們甚至連姓名都不知道的屍身的時候，他們心中，卻有如在掩埋最親近的朋友一樣的悲哀。

於是，在這相同的悲哀裏，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彼此之間，卻都覺得親近了許多，這在他們互相交換的一瞥裏，他們也都瞭解到了。

但這可是一種多麼奇妙的友誼的開始呀！

踏着小徑的血漬，走盡曲折迴廊，走入大廳去——

管寧目光一掃，神色突地大變，但覺一陣寒意，自心頭升起，一時之間，竟驚嚇得說不出話來。

那白袍文士茫然隨着他的目光在廳中掃視一遍，只見桌椅井然，壁畫羅列，廳門半開，窗紙昏黃，卻沒有甚麼奇異之處，心中不禁大奇，不知道管寧驚駭的是爲着甚麼？

因爲他的記憶之力已完全喪失了，若他還能記得以前的事，那麼他也一定會驚詫，甚至驚詫得比管寧還要厲害。

原來大廳的桌几之上此刻竟已空無一物，先前放在桌上的十七隻茶碗，此刻竟已不知到那裏去了。

瞬息之間，管寧心中，又被疑雲佈滿，呆立在地上，暗地思忖道：「那些茶碗，被誰拿走了？他爲甚麼要將這些茶碗拿走，難道這些茶碗之中，可隱藏着甚麼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嗎？」

這些問題在他心中交相衝擊。他無可奈何的長嘆一聲，走出大廳，因爲他知道他縱竭盡心力，卻也無法尋出答案的。

院中仍有十數具屍身，管寧回頭望了那白袍文士一眼，兩人各自苦笑一聲，又將這些屍身，都堆在大廳旁邊的一間空房裏。

管寧心中突地一動，低語道：「不知道這座莊院中的其他房間裏，還有沒有人在。」

話猶未了，那白袍文士已自搖首道：「我方才已看了一遍，這莊院中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一個活人了。」於是管寧心中的最後一綫希望，便又落空。

走出那扇黑漆大門，四面羣山，便都歷歷在目，那片方自揷下秧苗的水田，也像往者一樣的沒有變動，只是揷秧的人卻已無法等待自己種下之秧苗的長成了。

驀地——一陣清脆的鈴聲，從晨風中傳來，兩人面色各各一變，搶步走上石級，定睛一望，只見隔澗對岸，獨木橋頭，此刻竟然俏然佇立着一個翠衫少女，左手拿着一個拳大金鈴，不住地晃搖，右手抬起，緩緩撫弄着鬢邊的亂髮，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卻瞬也不瞬地望着這石階的石堆小屋頂上，正自滿臉驚奇錯愕地自語着道：「眞奇怪，怎麼這些人竟將一隻已經燒得七零八落的燈籠，還高舉在這裏，難道這四明山莊裏的奴才下人都死光了嗎？」

日光之下，只見這翠裝少女，雲鬢如霧，嬌靨如花，纖腰一握，臨風如柳，說話的聲音

，更是如鶯如燕，極爲悅耳。

管寧目光動處，不禁爲之一愕，他這一夜之間，身經這連串而來的詭異，慘酷悲哀之事，此刻陡然見着這種絕美少女，在這種荒山之間出現，心中亦不知是驚，是奇？

那白袍書生面目之上，卻木然無動於衷，這巨震之後，記憶全失之人，此刻情感的變化，全然不依常軌，自然也不是別人能够揣測到的。

管寧微一定神，快步走上那獨木橋，想過去問問這少女究竟是何來路。

那知他方自走到一半，那翠裝少女秋波流轉，亦自走上橋來，蓮足輕移，便已到了管寧面前，手中金鈴一晃，冷冷道：「讓開些。」

這道小橋寬才尺許，下臨絕澗，勢必不能容得兩人並肩而立，管寧微微一怔，忖道：「這少女怎地如此蠻橫，明明是我先上此橋，她本應等我走過才是，怎地此刻卻叫我讓開，難道這少女亦是此間主人不成。」

他心念尚未轉完，卻見那少女黛眉輕顰竟又冷冷說道：「叫你讓開些，你聽到沒有。」

管寧劍眉微軒，氣往上沖，不禁亦自大聲道：「你要叫我讓到那裏去。」

那翠裝少女冷哼了一聲，輕輕伸出一隻纖纖玉指，向對岸一指，道：「你難道不會先退回去，哼——虧你長的這麼大，連這點道理都不懂。」

管寧不禁又爲之一愕，心想這少女看來嬌柔，那知說起話來，卻如此蠻橫無理，心中不覺更是惱怒，方待反唇，目光動處，卻見這少女的一隻有如春葱般的手指，已堪堪指到自己面前。

他本是世家之人，平生之中，除了自己家中之人以外，從未與女子打過交道，此刻與這少女面而相對，香澤微聞，心中雖然氣憤，但轉念一想：「我又何苦與女子一般見識。」便緩緩轉回身，走了回去。目光瞥處，只見那白袍文士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這翠裝少女微微一笑，眼光之中，像是極爲得意，一手搖着金鈴，嫋娜走過橋來，眼波四下一轉，便又自語着道：「這裏的人耳朶難道全都聾了不成，聽到金鈴之聲，竟還不出來迎接神劍娘娘的法駕？」

管寧心中一動，暗中尋思道：「這『神劍娘娘』又是甚麼人？難道亦是此間主人請來的武林名人，卻因來得遲了，因之倖免於此次慘刼？」心念一轉，又忖道：「那麼她對此間主人爲甚麼要請這些武林豪士前來的原因，總該知道了，至少她又該認得這白袍文士到底是甚麼人，我從她身上，也許能將此事探出一些頭緒亦未可知。」一念至此，他忍不住回轉身去，向這翠裝少女朗聲問道：「神劍娘娘在那裏？可否爲——」

語猶未了，這翠裝少女便冷冷一笑，道：「神劍娘娘是誰你都不知道嗎？哼——」她又伸出玉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接道：「告訴你，神劍娘娘就站在你的面前，姑娘我就是神劍娘娘。」

管寧一怔，若不是心中仍然滿腹心事，此刻怕不早就「噗嗤」笑出聲來。

這年紀最多不過十七、八歲，天眞未泯，稚態未消的少女，卻自稱「神劍」！自稱爲「娘娘」，簡直說有些豈有此理。

但這翠裝少女，面上神情，卻是一本正經，生像這根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不停地搖着手中金鈴，秋波在那負手而立白袍文士身上一轉，便又毫不停留地望到管寧面上道：「你是甚麼人？還不快去告訴這裏的莊主夫人一聲，就說來自黃山的神劍娘娘專程來拜訪她了，哼！——想不到名聞天下的四明山莊，竟這樣不懂規矩，叫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來迎接客人。」

管寧目光抬處，但見這翠裝少女此刻竟是負手而立，仰首望天，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心中不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卻又在暗中忖道：「原來此間果然是名滿江湖的所在，只可惜我閱歷太少，連『四明山莊』這名字都未聽過，若是師父他老人家在這裏，便會一定知道這『四明山莊』的來歷，也許和莊主是素識也說不定——只是莊主卻到底是誰呢？」便問道：「這四明山莊莊主是誰？莊主夫人又是誰？——」語猶未了，只見這翠裝少女杏眼一瞪，像是不勝驚詫地說道：「你居然連『四明山莊』的莊主紅袍客夫婦都不知道，喂，我問你，你到底是什麼人？要知道在這『四明山莊』裏亂闖，可不是玩的呀，一個不好，把小命賠上，那才寃哩。」

管寧目一轉，恍然說道：「原來那對極其俊美的紅衫男女便是此間的莊主，唉——這夫婦二人男的英挺俊逸，女的貌美如花，果然不愧是一對名滿天下的武林俠侶，只可惜正値盛年，便雙雙死了。」

他生具悲天憫人的至情至性，雖與這四明莊主夫婦二人，素不相識，但此刻心胸之中，仍滿充悲哀惋傷痛之意，心念一轉，又自忖道：「這少女看來與他們夫婦二人，本是知交，若是知道他們已經慘死，只怕也會難受得很。」一念至此，不禁長嘆道：「不知姑娘尋那莊主夫人，有何貴幹，姑娘與她如是知交，那麼但望姑娘——」

他話說到一半，卻見這翠裝少女冷笑一聲，道：「你根本不認得人家，卻又來管我找人家幹什麼，哼，我看你呀，眞是幼稚得很。」翠袖一拂，筆直地向山崖下面走去。

管寧楞了楞，他自幼錦衣玉食，弱冠後更有才子之譽，京城左右，有誰不知道文武雙全的管公子！到了這四明莊，他雖已知道武學一道，有如浩翰鯨海，深不可測，世事之曲折離奇，更是匪夷所思，自己若想在江湖闖盪，無論那樣，都還差的太遠，但被人罵爲「幼稚」，卻是他生平未有的遭遇。

此刻他望着這自稱「神劍娘娘」的翠裝少女那婀娜而窈窕的背影，心胸之間，只覺又是恚怒，又是好笑，但心念一轉，又不禁忖道：「這少女自稱神劍，看她神態之間，武功定必不弱，但無論如何，她總是個女子，此刻下面山莊之內，血漬未清，積屍猶在。後院中更滿目俱是屍堆，她下去看到這種悽涼恐怖的景象，只怕不知要嚇成如何模樣。」一念至此，他不禁脫口叫道：「姑娘慢走。」

那翠裝少女腳步一頓，回過頭來，秋波如水，冷冷向他瞟了一眼，忽地「哼」了一聲，轉身向上走了兩步，嗔道：「我與你素不相識，方才與你說了幾句話，已經是給了你極大的面子，你要是再跟我亂搭訕，莫怪我要給你難看了。」

言下之意，竟將管寧當做登徒子弟，管寧絕世聰明，焉有聽不出來的道理，不禁亦在鼻孔中「哼」了一聲，暗暗忖道：「這少女怎地如此刁橫，那裏有半分女子溫柔之態，我若是要與她終日斯守，這種罪眞是難以消受。」口中亦自冷冷說道：「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本來就沒有要和姑娘說話之意。」目光轉處，只見這翠裝少女柳眉一揚，嬌嗔滿面，似乎再也想不到會有年輕男子對她說出如此無禮之話，一時之間，他心中不禁大爲得意，覺得她方才加諸於自己的羞辱，自己此刻已有報復，劍眉微軒，故意作出高傲之態，接着說道：「只是姑娘到此間！既是爲了尋訪道『四明山莊』莊主夫婦，在下就不得不告訴姑娘來得太遲了些。」

（未完）



俠情短篇／神龍·文／盧令·圖

# 秀才老虎

## 好心遭惡報　急智報父仇

天空中的黑幕剛剛過去，大地呈現出一片灰白色，白雲莊主賀天龍就從被窩子走出來。

白雲莊是建在一個高山上，經常被白雲圍繞着的山莊，所以，才被改上這「白雲莊」三個字。

白雲莊主賀天龍是個退隱的武林俠士，在江湖行走幾十年，鋤强扶弱，乃有俠名，他的武功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

賀天龍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他在七十歲的時候　決定歸隱，不再在江湖中露臉。

賀天龍的夫人早已去世了，祇剩下一個兒子賀文，賀文和爸爸的性格不同，他自小就不喜歡武學，對文學却是愛好得很，與賀天龍的性格剛剛相反，因此，賀天龍雖然只得這麼一個孩子，但他的武功，賀文却是一點也不懂得。

清早，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賀天龍就到莊前的一片空地上練武了。

「哼，」當賀天龍步出空地的時候，不禁眼睛瞪大了。

「爹，是甚麼事呵！」賀文也一清早起來讀書，聽到父親的奇異的聲音，便走了過來，「爹，是誰在這塲地上劃起一個骷髏頭？」

賀天龍頹然地道：「阿文，你別管這些江湖之事，今晚你要記住，無論發生甚麼事，你都要躲起來，千萬不要出來，知道嗎？」

賀文一片惘然。「爹，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這是江湖之間的事情，你既然不願學武，就不要過問江湖的事情。」賀天龍板起面孔道。

賀文只好點頭道：「爹，你放心好了，我會依照你的話去做的。」

賀天龍望着賀文走進書房的背影，禁不住長吁了一口氣，喃喃自語的道：「想不到這魔頭會找上門來，眞是頭痛的事情。」

這一天，賀天龍沒有心情去練武了，他的腦海中只是思量今晚如何對付來侵的大魔頭。

這一天的時間好似拉得很長，賀天龍雖然是個經歷過風險的人物，置生死於度外，但今天的敵人，却是個非常難纏的人物，所以他必須謹愼對付。

夜終於降臨了，賀天龍向賀文再三嚴咐，無論發生任何事情，都不准許他露臉，賀文和爹相處日久，知道今晚發生的事情，一定很嚴重。

賀文只得遵照爹的話，走回自己的臥房，關上房門，躺在床上，今晚他怎樣也睡不着，腦子裏想着地上劃有一個骷髏頭，和爸的嚴厲的面孔。

三更過後，賀文被一種異聲吵醒了，他連忙爬起床來悄悄地走出睡房，一直向發生異聲的地方走去。

「呵呵，想不到我歸隱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你也會找到！」賀天龍的前面站着一個黑衣人，這黑衣人的臉上有一刀疤。

「哈哈，賀天龍，我追魂使閻王以前受過你一拳之賜，此生認爲是奇恥大辱，今天，我就是來向你清算舊賬的。」

「閻王，我賀某已經歸隱，從此不問江湖之事，你何必一定咄咄迫人。」

「賀天龍，我早已經告訴你，我閻某的爲人，有仇必報，以前的一拳，今晚必須了結。廢話少說，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我不但要殺你，還要把你的山莊化爲烏有，才洩我心中

之恨。」

賀天龍也知道，跟這種窮兇極惡的人講交道是多餘的，因此，他祇得緩緩地束起衣服，向閻王拱一拱手道：「好吧，既然這麼說，我只得捨命相陪了。」

追魂使閻王跟賀天龍相互對立，互相凝視，追魂使閻王目露殺機，突然大叫一聲，聲隨掌起，直向賀天龍的胸前直拍過來。

賀天龍早有戒備，亦不會被他那聲威嚇住，他也知道，閻王這一招只不過是虛招，還有厲害殺手在後頭的。

果然不出所料，閻王的掌來到胸前的時候，突然幻作掌影，分打賀天龍四個不同穴道。賀天龍是個成名人物 來掌雖然奧妙，但決不會後退的。於是輕聲一笑，身一側，掌刀向下落，對準閻王的來掌的關節切下去，連消帶打，閻王冷笑道：「哈哈，賀天龍，果然名不虛傳。」

閻王笑聲中把身一矮，右脚如毒蛇出洞直向賀天龍的下陰要害踢來。

賀天龍見閻王的動作快得很，武功怪異，力度亦比前增强許多，當然不敢怠慢，雙脚用力躍起，閃過閻王踢來的脚。

閻王怎會放過他，右脚鏟空左脚連環飛起，向上直取賀天龍。賀天龍身雖懸空，使了一招千斤錘，頭下脚上的，閻王的左脚貼着賀天龍的背面而過，賀天龍的雙手按地，動作也不慢，大叫一聲，「閻王，你也吃我一脚。」

賀天龍不等脚落地，仍用雙手支着地，雙脚向閻王的膝蓋撐去，膝蓋是最脆弱的，這一脚若然被撐中，雙足立刻被擊碎，從此殘廢不能行走。

閻王見來勢兇猛，向後連退了幾步，這才算是閃過了賀天龍的一招，閻王眞想不到，自己得到武功秘笈，而且苦練了十年，還是無法佔得優勢，結果仍然要被賀天龍迫退，心裏不禁暗暗叫苦。

正當這個時候，賀天龍如影隨形，掌向閻王的天靈蓋拍下來，閻王脚還沒有站穩，心想，這一招雖然可以避過天靈蓋要害，但也避不過賀天龍拍下的一掌，賀天龍的掌是出名的，開山裂石，若然是被他的掌拍中，不論任何部位，不死也得重傷。

閻王眼見這一掌無法避過，只得長嘆一聲，說聲「吧吧吧！」閉上眼睛，但說也奇怪，賀天龍的掌却沒有落下來。耳鼓裏却聽到賀天龍道：「寃家宜解不宜結，閻王，如今我洗手江湖，不想再開殺戒，你去吧！」

閻王眞想不到賀天龍這樣做，他倒吸了一口涼氣，緩緩睜大眼睛，見到賀天龍回轉了身體，以背向着自己，他是個兇殘成性的人，認爲這是復仇的最好的機會了，立即兩脚一撐，身體如脫弦之箭，連人連掌一直向賀天龍的背後衝去。

賀天龍想不到閻王會這樣做的。當他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大叫一聲，腰部被閻王雙掌擊中，腰骨齊齊折斷。

「哈哈哈，賀天龍，我的仇終於得報了！」閻王仰天狂笑。

「你……你這個……」賀天龍的話也沒有說完，身體就倒在地上。

「爹，爹，你怎麼了。」

賀文從暗處撲出來。

「文兒——你，你快走……」賀天龍在垂死中掙扎起來。

「爹，我，我會替你復仇！」賀文眼中流出淚水，心裏激憤的說道。

「文兒，你——你一點武功都沒有，如何爲父報仇？」隨着把頭微微一抬，艱苦地支起身體，對閻王道：「閻王，我兩次放過你，今次我得求求你，我的兒子他一點武功都不會，你放過他吧！」

「哈哈，放過他，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賀天龍，我沒有你這樣蠢！」

閻王大喝一聲，飛身而來，一掌把賀文推出，賀文被推得像斷了綫的風箏，落到地下之後，一直滾出好幾丈遠，才被一塊大石擋住了。閻王推開了賀文之後，一脚向賀天龍結結實實的踏下來，賀天龍「哼」也沒哼一聲，性命就這樣結束了。

賀文被閻王這一推，跌得他的腦袋發了昏，當他清醒了過來之後，但覺全身骨頭也很疼痛。

「我要爲父報仇！」賀文腦子裏這樣想，「我不能死，不能死！」

閻王就站在他的前面了，賀文知道，他不能跟他力敵，只能智取，今次眞的是秀才遇着老虎。

「喂，賀天龍是不是只有你這一個沒出息的兒子！」

賀文沒有睬他，站起身體，忍住了身上的痛楚往山上走。

「哈哈，你走，你走不過我的。」

閻王一個縱步，來到了他的背後，一掌向賀文拍去，這一掌只出了五成力，他要試一試，賀文眞的是不是不懂得武功。

這一掌結結實實的落在賀文的身上，賀文痛得連聲大叫，跌在地上向前滾了幾下。

賀文又從地上爬起來，一跛一跌的，向前走。

「哈哈，想不到賀天龍有這樣一個膿包的兒子。」閻王得意之極，「哈哈，讓我玩够了，才致你於死地。」

賀文不理閻王說甚麼話，他只走向前爬，腦海裏只是記着：「只要我能支持到那個地方去，我就可以替父親報仇，爲人間除了一個大害。」

他一跛一跌的走着，閻王像貓玩老鼠，喜歡的時候給他一掌，踢他一脚，賀文遍體鱗傷，血流披面，但是他却始終沒有向閻王哀求一聲。

「喂，看掌！」

閻王又向他拍出一掌了，賀文的身體又在地上滾起來，身體碰到石上，肉體又多了幾度傷痕。

「是了，是了，就是這一株大樹。」賀文爬起身體，拚命向那株大樹跑。

這一株大樹很奇怪，在地上長有許多粗大樹根，每一條根比湯碗還要粗大，這些根在地上伸張開來。

「哈哈，我看你逃到那裏去了！」

閻王在背後緊緊的追着他，跟着又給他一脚。

賀文跌在地上，滾了幾個大翻身，就快來到了那棵大樹了。

賀文一個急步跨進了那些盤在地下的大根中間，閻王亦跨步進來了，他一脚踏在這些樹根上。

說也奇怪，這些大根却蠕動起來，閻王呆了一呆，就在這個時候，幾十條根像繩索一樣向他捲了過來。

閻王雖然見過不少陣勢，但却發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怪樹，閻王被樹根困縛住了，他想掙扎。

但怎樣也掙不脫，終於他軟了下來，不一會，他化作一灘血水，只剩下骨頭。賀文站在遠遠的，到這時候不禁噓了一口氣，默默地禱告：「爹！孩子給你報仇了，你死也死得瞑目。」隨後緩緩地抬起頭來，對那棵怪樹說：「食人樹，我要多謝你啊！」（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四郞出賣情報，洩露黑心老八、萬老大、萬老二背叛高大爺的消息，結果，萬老二被高大爺當堂踢死，萬老大被囚地窖，黑心老八則逃去無踪，如此一來，弄得高大爺身邊沒人護衛，如意坊也沒人主持，總管公冶長献議，調高遠鏢局關漢山為高大爺護衞，請谷慈暫負責鏢局任務，如意坊方面，擬請美人酒家的花十八主理，而由公冶長從旁襄助。翌日，公冶長走進美人酒家，靠在櫃枱上和花十八低言細語，沒有人知道他在和那美麗的老板娘說些什麼，只見花十八轉動着靈活的眼珠聽得津津有味——

# 脅迫吐辛秘　雌虎噬狡狼

花十八聽着，聽着，臉上的神情，也在不斷的變化。

起初是驚奇，好像有些不太相信公冶長說的話；接着，就像公冶長說了個笑話似的，她又格格地笑了起來。

最後，公冶長不知又說了幾句什麼話，花十八突然狠狠的啐了他一口，面孔也跟着泛起紅霞。

男人能把女人說紅了臉的話，其內容自是不問可知。

然後，公冶長就沒有再開口。

他只是默默地注視着花十八，似乎在等待那位老板娘的答復。

他顯然向她提出了某種要求。

他提的是什麼要求呢？

沒有人知道公冶長提出的要求是什麼，但却不難想像得到。

那是一個使女人聽了臉紅的要求！

經過片刻猶豫，花十八終於紅着面孔，點了點頭。

她答應了！

公冶長端起酒碗，一口氣喝下了這碗酒。

然後，他掏出一把青錢，放在帳櫃上，施施然走出了美人酒家大門。

這當然只是一種障眼法。

因為他出門走不幾步，便拐入右首的小巷子，又從牆頭上翻進了美人酒家的後院。

店堂裏一名苦力模樣的漢子笑了。

這漢子便是金狼第三號：金三郎！

公冶長當然無法辨認這漢子就是跟踪他的那頭金狼，因為他走進酒家時，這漢子即已先他在座。

知道有人跟踪，只會時時留意身後，你又怎會去注意一個跑在你前頭的人呢？

跟踪一個人，而能時時跑在這個人的前頭，正是釘人術中上乘的手法之一。

公冶長和高大爺在花廳中交談時，這位三號金狼當時確在暗處竊聽。不過，他在聽到高大爺同意請花十八主持如意坊後，他就離開。

然後，他便扮成一名苦力的模樣，來到這裏。

他的計算萬無一失。

他知道公冶長談完話，一定會來美人酒家找花十八。

結果，公冶長果然來了！

如今也是一樣。

公冶長雖已付帳離去，他却坐在那裏連動也不動一下，因爲他雖沒有聽到公冶長和花十八說的話，却已看出兩人底下要做的事。

幹那種事只能在一種地方。

床上。

後院小閣樓，是花十八的臥房，他上回已跟在公冶長後面去過一次。路徑、地形，他都熟得很。

上一回，公冶長公事公辦，他則於一邊大飽眼福。

想起花十八那副誘人的胴體，他就忍不住心旌搖曳，不過他知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現在只有任公冶長那小子先佔一點便宜。七雄消滅了，關洛道上便是天狼會的天下，這騷娘兒早晚是他口中的一塊肉。

如今他只有忍耐。

如今，他也不需要去跟踪那小子，那種事要兩個人才做得成，他只要釘住花十八這騷娘們就行了。

現在他只攷慮着一件事。

四號金狼已給了他照會，要他遇上適當時機便下殺手，等會兒兩人上了床，雲濃雨密之際，當然就是下手最好的時機。

他的五毒釘，百步傷人，例不虛發。

到時候，只須推開窗戶，打出一蓬釘，便什麼都解決了。

現在的問題是：五毒釘隔着被窩打過去，會不會誤傷了那騷娘們？

他這種暗器毒性强烈，只要破了一點皮肉，便很難救治，萬一那騷娘們挨上一下重的，因而香消玉殞，是不是太可惜？

還有，他如果下手，該選在那一刻下手？是在兩人剛入港之際？還是等到兩人雨散雲收？

× × ×

由於時間尚早，店堂裏酒客並不多。

花十八裝出不舒服的樣子，招手喊去一名伙計，約畧交代了一下，便起身回後院而去。

金三郎仍然坐着沒動。

他做每一件事，都能把時間計算得恰到好處。

他知道不管男人性子多急，女人在這種事情上多多少少總要矜持一番的。

男女拉拉扯扯之際，尤其是女的，這時的警覺性往往比平時來得高，只要一點風吹草動，都會驚嚇得跳起來。

聰明人決不去看這種事的開鑼戲。

他繼續慢慢的喝完了他那碗酒，方起身付帳出門。

他跟公冶長走的是同一路綫。

拐入小巷，掠過牆頭，沿着一排屋脊，直奔那座小閣樓。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一身輕功，顯然要比公冶長高明得多。

小閣樓上，門窗已閉。

金三郎估計的時間，果然恰到好處。

他一個倒掛金鈎式，剛剛垂下身子，便聽到房中正傳出那種他意料中會聽到的聲響。

人在被窩中折騰的聽音。

金三郎嚥了口口水。

再沒有聽這種聲音更叫人難受的了。

他忍不住在肚子裏暗罵：「這是你小子最後一次爬在女人肚皮上了，等下如果你小子還有一口氣在，非叫你小子也瞧瞧你家三太爺的不可…………」

他原無偷窺春色之意，這時不知不覺的竟伸出舌頭舔破了窗紙。

紙上有了洞孔，房中景色登告一覽無遺。

唯一遺憾的是一頂紗帳。

紗帳雖然透明，却看不眞切，他只看到紗帳在抖動，只能聽到從紗帳中傳出來的細微喘息。

慢慢的，紗帳抖動加劇，只聽那女人嬌喘着道：「死鬼……你……你…不能輕點麼？」

金三郎血脈賁張，他的自持力，完全崩潰了。

換了別的女人，也許不致如此。

但花十八不同。

這是個人人想佔爲已有的女人，眼看這樣一個女人正被別的男人大快朶頤，那股酸入骨縫的滋味，實在比死還要難受。

金三郎決定更改他原先的計劃。

因爲他受不了這種煎熬。

他決定馬上擊破窗戶，故意發出巨大的聲響，當公冶長赤身露體的從床上驚跳起來時，將一蓬五毒釘全部送入這個浪子的皮肉裏去！

然後，他就可以——

只可惜他疏忽了一件事，他忘了在摸取暗器之前，先扭頭望望自己的身後。

就在他一隻右手正待伸向皮囊之際，只覺足踝上一緊，接着便被人從屋面上，像捉鷄似的，倒着提了起來。

直到那人提着他從屋面跳下，點上他的穴道，將他擺在走廊上，他才算有機會看到了來人的面貌。

金三郎呆住了！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捉住他的人，赫然竟是公冶長！

金三郎一時忘了自己的處境，忍不住脫口道：「是你？」

公冶長點頭道：「是我。」

金三郎道：「那麼，房裏床上的那個男人又是誰？」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房裏床上沒有男人。」

金三郎這才知旣自己上了這一男一女的大洋當！

原來花十八適才在這堂裏面孔發燒，並對公冶長狠狠一啐，並不是如他想像的，是因爲公冶長想打這女人的歪主意，而是因爲這女人當時覺得公冶長的提議太荒謬！

但這女人最後還是答應了。並且還表演得那麼賣力，而他也居然糊里糊塗的走進了這個荒謬的圈套！

金三郎想到這裏，不禁惱羞交集，切齒暗罵了一聽：「臭婊子！」

房門打開了，花十八掩口出現於房門口。

公冶長足尖一挑，將金三郎踢入房中，他吩咐花十八關上房門，然後坐在床沿上問道：「尊駕是第幾號金狼？」

「第三號！」

從金三郎回答這句話的語氣上可以聽出，他顯然並不以爲公冶長眞敢跟天狼會作對。

他如果不是穴道受制，相信他回答這句話，背脊骨一定挺得筆直。

公冶長點點頭，又接着道：「貴會這次一共來了多少人手？」

金三郎兩眼望去別的地方。

以他在天狼中的身份，像這樣重要的秘密，他當然不會輕易吐露。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尊駕是不是想充充英雄？」

金三郎只是當沒有聽到。

公冶長收起笑容，輕輕嘆了口氣，道：「我一向反對在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身上使用非常手段，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這種手段，有時也有不得不用的苦衷。」

金三郎只是冷笑，仍然一聲不响。

他是吃飯長大的，不是給唬大的。

區區皮肉之苦，他忍受過，也忍受得了。



公冶長忽然轉向花十八道：「花大姐有沒有看人受過刑罰？」

花十八點點頭，表示看過。

公冶長道：「那麼，花大姐知不知道，爲什麼有人受盡鞭笞，依然能撐持到底，堅不招認？」

花十八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她的確不知道。

她不僅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甚至根本就弄不淸公冶長爲什麼忽然跟她談到這些。

公冶長笑了笑，道：「如果你眞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

花十八點點頭，等着。

她雖然不明白公冶長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有一件事，她却淸楚。

男人說話時，最討厭女人從中插咀。

卽令他是在向你提出問題，也是一樣。所以，她在能以點頭或搖頭回答問題時，絕不開口說話；若是非開口不可，她也使用最短的句子，盡量少說。

公冶長微笑着接下去道：「那是因爲施刑的一方沒有能使受刑人產生恐懼感的緣故！」

花十八眉梢微微一挑，那是一個疑問號。

表示她希望公冶長能說得更淸楚些！

公冶長笑道：「恐懼是一種强烈的情感——這就是爲什麼一個倔强的女人，你揪着她頭髮，狠狠的舉掌摑她，或是幾天不給她飲食，也不能使她屈服，但只要一提到毀去她的容貌，她便會大驚失色，乖乖聽話的道理。一個人只有在感到極端害怕時，才會違背意志，勉强順從別人，做自己不願做的事！」

花十八很不高興公冶長舉的這個例子。因爲這使她想起，這種事將來很可能會發生在她的身上，同時使她懷疑公冶長援引這個比喻的眞正居心。

不過她還是很勉强的笑了一下。

金三郎也在笑。冷笑！他當然明白公冶長這番話是在唬嚇誰。憑這幾句話，就能唬倒他這頭金狼？夢想！

公冶長溜了金三郎一眼，緩緩接下去道：「這種手段，對一個倔强的男人，當然沒有多大的效果。」

金三郎又冷笑，心想：「這幾句話，你小子倒是說對了！」

公冶長輕咳了一聽道：「男人害怕的是些別的事。譬如說：大官怕官位不保，富翁怕失去財富，文人怕才思枯竭，武人怕走火入魔，以及，咳咳，好色之徒，怕忽然變得不像個男人等等…………」

金三郎面孔突然變色。

這小子身爲名門弟子，難道眞會使出這種下作手段來？

公冶長四下望了一眼道：「你這裏有沒有大剪刀？」

花十八雙頰微微一紅道：「你去別的地方找吧！我這裏沒有。」

她眞正要說的意思，其實是：要幹這種事，你最好換個地方，在我這裏，我可不答應！

公冶長當然明白她的言外之意。他下床從金三郎身上搜出幾根五毒釘，托在掌心上道：「我只援例辦事而已！你想：這是什麼？別人想在你這裏殺人，事先有否徵得你的同意？再說，我當時如果眞在床上，你能說這種毒釘一定不會傷害到你？」

花十八的一張面孔更紅了。

有些事情是做得說不得的。

不過，只要細細一想，却又不難發覺公冶長說的確是實話。

今天，若不是這個金三郎跟在後面，冶公長的確有可能會上她的床。

同樣情形之下，如果公冶長不知道有人跟在身後，當金三郎發出這一蓬毒釘時，她也的確難保不遭池魚之殃。

至於以公冶長爲目標的毒釘爲什麼傷害到她，那就只可意會，而不便言傳了。

花十八望着那幾根藍光閃閃的毒釘，突然也對這個金三郎升起一股惱恨之意。

她恨這個金三郎，原因當然不止一種；她除了恨這個金三郎手段卑劣，心腸狠毒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因爲這頭金狼，破壞了她的好事。

她已很久不曾有過男人。

她對男人的要求一向很苛刻，只有像公冶長這樣的男人，才是她眞正傾心的男人。

如今，她好像不容易遇上了這樣一個男人，竟又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女人如果爲了這種事而恨上某一個人，情感也是相當强烈的。

花十八沉默了片刻，忽然一聲不响，起身走去梳粧台前，從鏡盒中取出一把寒光閃閃的七首，送去公冶長手上道：「我這裏沒有什麼大剪刀，只有這個。」

公冶長接過去，掂了掂，笑道：「好，好！這個更管用。」

金三郎咬緊牙關，仍然不吭一聲。

公冶長將七首靈巧地抛了抛，慢慢走過去道：「你伙計用不着招認太快，因爲你伙計還有的是機會，說不定你的伙伴會突然出現，也說不定我一時心軟，忽然改變主意……」

金三郎全身都在冒着冷汁，臉色也愈來愈難看。

他的伙伴會突然出現嗎？

他知道絕不會！

那麼，這小子會不會因一時心軟，改變主意呢？

他知道更不會！換了他不會。換了誰也不會！

那麼，他還等什麼呢？

公冶長慢慢蹲下身子，七首輕輕一劃，只聽刷的一聲，金三郎褲管上登時出現一條整齊裂縫。

公冶長望着那道裂縫，點點頭道：「你伙計運氣不錯，刀鋒相當銳利，只要再配上一點上好的刀烈藥……」

他口中說着，刀鋒一順又朝橫切了下去。

花十八忙轉開面孔。

金三郎突然嘎聲呼道：「住手！」

公冶長於半空中頓住下切之勢，微微一笑道：「你伙計是不是對切割部位有了意見？」

金三郎面肌扭曲得像個烤糊了的燒餅，又恨又急地磨着牙齒道：「你怎麼整治我都不要緊，只希望你再想想跟天狼會作對的後果！」

公冶長微笑道：「我什麼時候說過要跟天狼會過不去！」

金三郎道：「你如果傷害了我，便是有意跟天狼會過不去。」

公冶長道：「天狼會的人講理不講理？」

金三郎道：「當然講理！」

公冶長笑道：「那麼你伙計成天陰魂不散，窮釘在我後面，又該作何解釋？」

金三郎道：「這次我們金老四沒向高大爺揭穿你的秘密，足證你跟我們金老四私下已經有了某種默契，這便是本會必須派人釘住你的原因！」

「哦？」

「因爲你已獲悉本會不少秘密，本會必須時時留意你的行動，以防你做出對本會不利的事情來。」

「不錯，我跟你們金老四的確有了某種默

契，但彼此之間，絕非從屬之關係。既然大家是事業上的伙伴，權利與義務，就該一律平等，對嗎？」

「對。」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問貴會這次來了多少人手，想對貴會作進一步之了解，又有什麼不對？」

「我並沒有說你不對，只是我一向不慣以囚犯的身份，回答別人的問題！」

公治長頭一點道：「行！這一點就算是我錯好了。」

他收起匕首，同時伸手拍開金三郎被點的各處穴道，起身指着一張椅子道：「請坐！俗云：不打不成相識。剛才算是一場誤會，不必再提了。」

公治長這種舉動，使得花十八與金三郎無不大感意外。

但公治長卻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等金三郎血脈舒暢，能够自由活動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將那一把五毒釘全數物歸原主。

花十八大爲緊張。

她瞪大眼睛，面露驚惶之色，直到金三郎將毒釘緩緩納入皮囊，而未有其他變故發生，她才長長吁了口氣。

金三郎收好五毒釘，抬頭望着公治長道：「你想知道本會這次共計派出了多少人手，是嗎？」

公治長點頭道：「是的。希望朋友能以實情見告，金老四知道的，我公治長對七雄並無好感，我問這些，只不過是爲了我本身的利害着想。」

他似乎怕金三郎聽不懂他的意思，接着又道：「因爲目前我處在兩大之間，勢成騎虎，那一頭都得罪不得，如果貴會實力不足以控制局面，也就等於不足保證我公治某人的安全。說句不怕你金老三笑話的洩氣話，要眞是如此，我只好早爲之計，退出這個是非圈子，自求多福。」

他這番話，說得相當坦率而誠懇，金三郎似乎深受感動，連忙接着道：「這個公治兄儘管請不必多慮，本會這次所以不顧明着陣仗來，顧忌的其實並不是七雄。」

公治長遲疑了一下道：「顧忌的是燕雲七殺手？」

金三郎道：「對了！而七殺手之中，我們也並非全有顧忌，主要的也不過是其中三兩人而已！」

公治長道：「一個是虎刀段春？」

金三郎點頭道：「是的，這小子可說是七殺手中最令人頭痛的一個。」

公治長道：「貴會勢力遍及三湘，能人高手自然不在少數，難道就沒有一個人自信能收拾得這小子？」

金三郎道：「我們的天狼七老，人人都力足收拾這小子而有餘。」

公治長一怔道：「天狼？」

金三郎道：「是的，天狼下面是金狼，金狼下面還有銀狼。」

公治長道：「那麼，你們這次爲什麼不派一二位天狼長老出來？」

金三郎道：「天狼七老目前分赴各地未歸，預計兩月後，將作第三批到達。」

公治長道：「你們是第一批？」

金三郎道：「是的，第二批這幾天便會趕到。」

公治長道：「你們第一批共來了幾位？」

金三郎道：「第一批共計六人。」

公治長道：「都是金狼長老？」

金三郎道：「金狼四人，銀狼兩人。」

公治長道：「大家如今已經不是外人，能不能找個機會，爲小弟向這幾位引見引見？」

金三郎微微一笑道：「用不着引見，我們這六人你差不多都見過了。」

公治長呆住了！

也都見過？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金三郎微笑道：「『潘大頭』你沒見過？他便是我們的金狼第一號！」

公治長不覺又是一呆道：「潘——大——頭？就是來自河口鎭的那位潘大班主？」

金三郎微笑道：「不錯！」

公治長有點迷惑地道：「既然這位潘大頭也是你們的人，那麼，當他……」

金三郎似乎知道他底下要說的是什麼，笑着打斷他的話頭道：「你們看到的那具死屍，只是一個漢不相干的酒鬼而已。」

公治長終於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孫七爺和病太歲原來是揹的黑鍋！

而最可笑的是，高大爺居然還爲這件事付了三萬兩銀子！

公治長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抬頭又問道：「萬一這一次高大爺如果沒有想到要聽戲……」

金三郎笑笑道：「你這一問，只能說你對金蜈蚣高敬如這個人，了解得還不够深刻。」

「高老頭做生日，一定要聽戲？」

「很少例外。」

公治長道：「聽戲一定要請河口鎭的戲班子？」

「這是一種氣派。」

「所以你們就預先按下這支伏兵？」

「天狼會辦事，從不臨渴掘井。」

公治長想了想，又道：「那麼，潘大頭的那兩女兒，曉不曉得她們的老子——」

金三郎微微一笑，說道：「潘大頭沒有女兒。」

公治長怔了怔道：「她們是——」

金三郎笑道：「銀狼！我們大家一向都把她倆個喊作『大喬』『小喬』。」

公治長忍不住嘆了口氣說道：「厲害！那麼一點年紀，居然串演得都麼老到，在場的一些老江湖，竟誰也沒給瞧出破綻，想想眞不簡單。」

金三郎微微一笑道：「所以我說，你公治兄儘請放心，本會有的是人才，像七雄這樣的角色，根本不足一提。」

公治長點點頭，沒說什麼，像是正在思索着一件什麼事。

他隔了一會，忽然以眼角睨視着花十八，悠然道：「如果你忽然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會不會因而影響到你某一方面的情緒？」

花十八似乎沒有聽懂他的話，露出茫惑之色道：「什麼可怕的事？」

公治長道：「譬如殺人。」

花十八明眸一轉，微微點頭，她懂公治長的意思了。

不過，她的一張面孔，也跟着紅了起來。因爲她已同時領會出公治長說的「某一方面」，是指的「那一方面」。

公治長道：「怎麼樣？」

花十八紅着臉，像生氣似的，白了他一眼道：「你當我是三歲的小孩子？你以爲我連殺人也沒見過？」

金三郎面孔勃然變色。

房間裏只有三個人，如果公治長眞要殺人，而這個人，又不是花十八，除了他外，還有誰？

但是，他儘管心中不是滋味，卻又不便率先發難。



因爲公治長只是口頭上這樣說，實際上一點也看不出像要殺人的樣子。

而且，公治長也不是個呆瓜，那有存心殺人，在動手之前，先說出風聲，讓別人預作準備的道理？

金三郎心中狐疑不定，忍不住瞪着公治長道：「公治兄說要殺人，不是在開這位花大姐的玩笑吧？」

公治長道：「我一向什麼玩笑都開，就是不會拿人命開玩笑。」

金三郎道：「公治兄要殺的人是誰？」

公治長道：「閣下！」

金三郎仍然忍住沒有發作，因爲公治長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殺人，但到目前爲止，不僅行動方面毫無出手之表示，甚至語氣上也不出一絲眞想殺人的意味。

難道這小子是在考驗他的定力……？

金三郎這一想，一顆心不禁又定了下來，當下也裝出從容的態度道：「公治兄想知道的事，我都說了，還有什麼地方未能使你公治兄滿意？」

公治長道：「正因爲你的述說令我非常滿意，所以我非殺了你不可。」

金三郎道：「這話怎麼解釋？」

公治長道：「你說得如此坦誠，無非表示你亟欲脫身；你急着想離去，正表示你要再另外找個下手的機會！除了你們天狼會的人，沒有人够資格獲悉天狼會這麼多的秘密，禍是你惹的，你當然必須設法善後。」

現在聽起來，一點也不像是笑話了。

話雖不多，道理却很明白。

就算金三郎沒存這份心意，讓其他的金狼知道了，也絕不會容許公治長再活下去的。

當然還得饒上一個花十八。

金三郎忽然獰笑了一聲道：「幸虧老子看出你這小子不是東西，早有了準備！」

這時，他的掌心中，就暗藏着了三根五毒釘。

這三根五毒釘，是從鞋幫裏拔出來的。他們說話時，隔着一張桌子，他的一隻右手，一直放在桌子面，除非特別留意，根本無法發覺他偷偷拔取毒釘的小動作，公治長顯然沒有留意到一點。

金三郎先發話，後出手，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

因爲他即使打過招呼，他出手仍然會比公治長快一步。

只快一步就够了。

房門，一直敞開着，這是對他最有利的地方。

她如今掌心中雖然只扣了三根毒釘，但彼此間的距離，不過是一張小木桌，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中，他當然沒有失手的可能。

只要公治長中了他的五毒釘，那怕只中一根，憑他這一身輕功，就不愁脫不了身！

他的出手，果然比公治長快得多。

因爲當他的一隻右手猝然揚起時，公治長仍然微笑着坐在那裏，幾乎連動也沒有移動一下。

接着，突見寒光閃動。

但這道寒光奔取的對象，並不是公治長。

它奔取的是金三郎。

金三郎的咽喉！

這位金狼第三號，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一着——他算漏了一個花十八！

只聽唰的一聲，形收光斂，一支七寸長的匕首，齊柄沒入金三郎的喉管！

金三郎瞪大眼睛帶着一臉驚怒之色，死盯着花十八，慢慢向後倒下。

三根五毒釘，依然緊握在他的手心裏。他張開咀巴，不知道是想說什麼，還是想罵什麼，只可惜咀一張開，除朝天噴出一股血泉外，什麼聲音也沒有能發得出來。

花十八忽然跳了起來，指着金三郎的屍身，向公治長跺足叫道：「死人！你爲什麼不動手？」

公治長微笑道：「殺鷄焉用牛刀。」

花十八氣得滿臉通紅，叫道：「如果我不是在袖管裏預先就偷偷藏上一支匕首，你怎麼辦？」

公治長笑了笑，道：「那麼我就不說這許多廢話。」

花十八頓足揮手道：「滾，滾，看到你們這種嬉皮賴臉的男人，我就生氣！」

公治長往床上一躺，悠然道：「咀說要我滾，可沒有那麼容易，你最好還是想想別的法子。」

× × ×

高大爺的聲威，又慢慢的壯大起來。

高遠鏢局總鏢頭一職，已由七殺手中的穿心鏢谷慈正式接任。

如意坊也由花十八繼黑心老八之後爲新的主持人。

去了萬家兄弟以及一個黑心老八，更換的新班底，無疑比以前來得更堅强！

至於財務損失，更是微不足道。

黑心老八因爲臨去匆匆，除帶走三尊玉美人之外，並未捲跑如意坊的財物。

所以，高大爺已在物色工匠，準備重建新宅。

籌建中的新宅，將比舊宅更具規模，更寬敞，更豪華！

這幾天也許就只苦了個鬼影子楊四？

孫七爺和病太歲史必烈，第二天就解決掉了，但那位無錢能使鬼推磨萬成萬老大，仍然囚在石庫中，像老太爺般供養着。

這位萬老大能活下來，並不是由於他的一張咀巴能言善道，而是高大爺將計就計，在以他作魚餌。

只可惜魚兒始終未見上鈎。

那位黑心老八一去杳如黃鶴，四五天下來，竟然一點消息也沒有。

這樣一來，楊四受的罪就大了。

夜晚，他無法睡覺，也不敢睡覺。白天，他本可偷閑養養精神，但是，高大爺吩咐下來，白天也不能馬虎。

因爲黑心老八擅長易容術，隨時可能以另一面目出現。

高大爺的命令，其實，也就是公治長的命令。

公治長平時最痛恨的，就是像楊四和金三郎這種鬼頭鬼腦的小人。

他不能像處置金三郎那樣處置楊四，但要楊四受受活罪，他還是辦得到的。

幾天下來，楊四固然吃足苦頭，事實上這幾天公治長也不好受。

他當初的目的，只是想除去關洛七雄，萬沒想到，半路殺出程咬金，又揷進來一個天狼會！

除去七雄，換上了天狼會，豈非是以暴易暴？

但是，形勢很明顯，消滅各懷異志的七雄，尚不是一件困難事，如欲與天狼會對抗，他實在沒有這份力量！

如今，他該怎麼辦？

七雄已七去其三，他是不是應該設法保留，並團結餘下四雄的實力，先逐走天狼會，再照原定計劃行事？

——這個辦法，顯然並不高明，而且也一定行不通。

因爲七雄並不是那種義共生死的人物，這種人爲了私利可以不惜頭破血流，如要他們爲了公益拚命，恐怕誰也沒有這份胆勇豪情。

那麼，變通一下，反過頭來，先幫天狼會除去七雄，然後，再想辦法對付天狼會又如何呢？

——這一辦法更行不通。

因爲天狼會人材濟濟，並不獨欠他這一把手，同時不難想像得到的，天狼會由於已摸清了他的底細，也絕不可能眞將他視爲同路人，這從金三郎一上來就打他的主意，可以獲得證明。

他如果眞的聽信金四郎的話，也許不待七雄消滅盡淨，他就要踏上黃泉道了！

不過，這件事雖然使他煩心，但在目前來說，尚非當務之急。

因爲天狼會大軍尚未抵達，一場慘烈的爭鬥，尚未正式開始，他仍有時間可以慢慢籌思對策。

目前眞正使他放心不下的，是另一件事。

花十八殺了金三郎，已經三天過去了，另外那幾頭金狼何以始終未見動靜？

金三郎突告音信杳然，命運不問可知。這頭金狼會死在花十八手上，只能算是一種意外。嫌疑最大的人，還是他公冶長。

事隔三天之久，何以無人出面查問？

會不會是那幾頭金狼已決定放棄無謂之追查，而準備採取直接報復的手段呢？

公冶長非常後悔當時向那位金三郎少問了一句話：潘大頭等人目前落脚在什麼地方！

以當時的情況來說，只要他問得技巧一點，金三郎爲了表明心迹，無疑會照直說了出來的。

可惜他當時忘了追問。

如果他知道潘大頭等人目前正住在羊腸巷小翠花處，事情就好辦多了。

因爲那樣一來，他便可以直接找上門去，來個先下手爲強！

即使他一時不願採取這種激烈的手段，他也可以暗中留意着這幾頭金狼的行動，以備隨時應變。

現在呢？

現在，他對這幾頭金狼的動向一無所知。

現在，他隨時都得提防着一件餵毒的暗器，會突然從窗戶或街角抽冷子發射過來！

公冶長的這份顧慮，並非杞人憂天。

另外那幾頭金狼，的確在做這樣的安排，只不過他們將要使用的方法，比公冶長所想像到的還要週密毒辣一些罷了！

× × ×

艾四爺被高大爺請去了如意坊。

血刀袁飛一個人，正坐在太平客棧後院陽光下，潛心翻閱一本刀譜。

這本刀譜，是當年名列武林十大異人，流雲刀長白怪叟遺留下來的。

沒有人知道血刀袁飛擁有這樣一本刀譜，而血刀袁飛也只在沒有人的時候，才悄悄取出，細心加以揣摩。

就連艾四爺，都不知道這個秘密。

血刀袁飛敗在公冶長手下時，曾發狠說，總有一天，他要砍下公冶長的腦袋，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句狂話。

當年十大異人排名，靈台老人名列第五，長白怪叟則高居第三，若論師門聲望，血刀袁飛的師承可說比公冶長還要來得煊赫。

公冶長當時揶揄袁飛，說袁飛也有個很好的出身，袁飛無言以答，便是這個原因。

如果血刀袁飛能在這本刀譜上下苦功，要想戰勝公冶長，實際上並不是一件絕對辦不到的事。

他上一次失敗，只能歸罪於他在這本刀譜上下的功夫不够。

自從那一戰之後，這本刀譜他已從頭又看了三遍，他已找出他上次受制於公冶長的癥結所在。

他自信若是再有同樣的機會，他將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但是，公冶長現在已是高大爺的人，甚麼時候才有這種機會呢？

× ×

院門口忽然傳來一聲輕微的咳嗽。

袁飛一抬頭，便看到一名陌生的青衣漢子，正站在近門處冲着他微笑。

那漢子含笑望着他，眼光中好像在說：「對不起，打擾閣下了。我可以進來談談嗎？」

袁飛慢慢收起那本刀譜，好像收起的只是一本閑書。

這也正是這位血刀，比一般殺手老練的地方。

他知道只要他不慌張，別人就不會懷疑他收起的是件寶物。

他從容不迫地將那本刀譜捲好納入襟中，一面朝那漢子微微點頭，表示對方可以進來。

青衣漢子笑容可掬地走了進來道：「艾四爺不在？」

袁飛將來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幾眼，冷冷地說道：「是的，剛去了如意坊。朋友有何貴幹？」

青衣漢子四下溜了一眼，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不在最好，在下其實是爲了來找你袁少俠商量一件事。」

袁飛道：「兄台怎麼稱呼？」

青衣漢子詭秘地笑了笑，說道：「在下記得燕雲七殺手接見一名主顧時，好像很少問及這些。」

袁飛輕輕一哦，忍不住又將這位不速之客打量了兩眼，他從對方的語氣中，似乎已經知道了這漢子的來意。

他以森冷的目光盯着青衣漢子道：「虎刀段青，穿心鏢谷慈，魔鞭左天斗，雙戟溫侯薛長空等人如今都在蜈蚣鎮，你爲甚麼不去找他們？」

青衣漢子又露出了詭秘的笑容，道：「因爲這種交易只有找你袁小俠，比較適合。」

袁飛道：「那一方面比較適合？」

青衣漢子道：「志趣方面。」

「志趣？」

「是的。」

「因爲我袁飛特別喜歡殺人？」

「至少這次要殺的這個人，你袁小俠不會討厭。」

「這個人是誰？」

「龍劍公冶長！」

袁飛長長吸了口氣，隔了很久，才又問道：「龍劍公冶長跟你朋友是甚麼時候結下的樑子？」

青衣漢子但笑不語。

因爲這也不是一名殺手該問的問題。

依照殺手的行規，殺手可以拒絕接受委托。如果答應接受，便只該商討酬勞，以及動手之時間地點等細節，而絕不能刺探顧主方面的秘密。

袁飛冷冷接着又道：「那麼，你朋友有沒有想到，我袁飛曾是這位龍劍手下的敗將？如果我再敗一次，朋友花的代價，豈非盡付東流了麼？」

「這一點少俠儘請放心。」

「是朋友不在乎花錢一試？還是朋友相信我袁飛這一次一定不會失手？」

「相信少俠不會失手。」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鳳閣與楊非子各施詭謀，楊非子中了柳鳳閣的金蠶蠱毒，柳鳳閣也中了楊非子的無影之毒，相互控制對方的生死，由於兩人互不敢相信對方，不肯取出解藥，但又不願同歸於盡，最後只好各取藥物，中和對方之毒，相互苟安，此時，凌度月喬扮馬松的身份已洩，遂飄然而退，詎剛走出府中，一青衣女婢以死要脅，懇求凌度月往晤柳鳳閣，凌度月被迫前往。柳鳳閣將與綠竹堡爲敵及和龍鳳鏢局作對之事說是出於楊非子主意，對凌度月疑他毒害柳三郎則辯稱有一件事恐怕凌度月尚未知道，凌度月追迫他，如若方便，請據實說出——

## 各施毒辣手　同運機械心

柳鳳閣道：「我和三郎是一母同胞，……」語聲微微一頓，道：「先父一妻一妾，我和三郎是同一母親。」

凌度月怔了一怔，道：「這是你們柳家的事，大東主，如不說出來，江湖上，自是很少有人知曉了。」

柳鳳閣道：「我說出此事，只是想證明一件事，我不會加害柳三郎。」

凌度月心中暗道：「這話也是不錯，他們如是一母而生，何以會如此的積不相容呢？」

心中念轉，口中卻說道：「那麼，大東主可懷疑別人暗施算計了麼。」

柳鳳閣點點頭，道：「柳三郎不但有一身好武功，而且精明的很，平日裏，又很謹慎小心，別說一般的江湖武師，無法傷害到他，就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也未必會輕易的取得他的性命。」

凌度月道：「但他事實上，被人暗算了。」

柳鳳閣道：「我知道，刀中心臟要害而死。」

凌度月道：「聽說，柳三郎被害時，還在你們分號之中。」

柳鳳閣點點頭，道：「是！」

凌度月道：「貴處中各地的負責之人，都是你大東主的親信了。」

柳鳳閣道：「這只是浮面的看法，如是深入一層，情勢便大不相同了。」

忽然間凌度月感覺到，柳大東主，並非是想像中那樣的壞人。口氣一緩，道：「大東主有何高見，在下洗耳恭聽。」

柳鳳閣道：「三郎武功不弱，等閒人傷不了他，他所以會被人輕易殺死，只有一個原因。」

凌度月若有所悟的沉吟了一陣道：「什麼原因？」

柳鳳閣道：「他失去了抗拒能力。」

凌度月道：「大東主的意見，可是說，他早已中了奇毒。」

柳鳳閣道：「在下不願作此想法，但除此之外，又不能不作此想。」

凌度月道：「這又和綠竹堡有什麼關係呢？」

柳鳳閣道：「沒有關係，不過，牽出綠竹堡來，完全爲龍鳳鏢局。」

凌度月道：「大東主可是說這和龍鳳鏢局有關了。」

柳鳳閣道：「我不能這麼說，只能把諸般事務，串連了起來，這中間，就有了很多蛛絲馬跡可尋，我不能眼看兄弟含冤泉下，不理不問，我要追查，就得想法子，理出一個綫索出來。」

凌度月道：「大東主，可否說的更爲詳盡一些呢？」

柳鳳閣道：「設若柳三郎失去了抗拒之力，必然是先已中毒。」

凌度月點點頭。

柳鳳閣道：「三郎爲人小心謹慎，別人很難對他下毒，何況，開封分號，又是我們柳家的產業，就算那分號的掌櫃，是我的親信，他們不敢輕藐三東主。」

凌度月又點點頭。

柳鳳閣道：「三郎在自己的分號中，被人下毒，下毒手法，只有兩途，一個是毒物來自廚下，另一個，就是他身側最為親近的人。」

凌度月不能不承認了，道：「說的有理。」

柳鳳閣道：「如是毒物來自廚下，中毒的人，又何止是三郎一個呢……。」

峯迴路轉，聽得凌度月大大的一怔，道：「你是說三夫人。」

柳鳳閣道：「三弟妹，不但艷麗絕世，而且，智計萬端，她的精明，絕不讓七尺鬚眉，他是三郎的愛妻，也是三郎的智囊，和他貼身的護衛，但三郎被殺了，她就在三郎的身邊。」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大東主，這麼分析，殺害令弟的兇手，眞是呼之欲出了。」

柳鳳閣道：「自然，我化了很多的心血，事情開始之時，我絕未對三弟妹，有過任何懷疑，但事情發展下來，對她愈來愈不利了。」

凌度月道：「大東主分析入微，三夫人確然是脫不了關係，不過，有一點，叫在下想不明白。」

柳鳳閣道：「事情發展至此，但在下仍不敢貿然就說三弟妹就是殺害三郎的兇手，江湖上太詭異，也許，這中間還有別的原因？」

凌度月道：「看來，你大東主，果然是一位仁厚君子了……」

語聲一頓，接道：「只有一點叫在下想不明白的，那位三夫人為什麼要殺害柳三郎？」

柳鳳閣道：「這個，這個……」

面有難色，這個了半天，這個不出個所以然出來。

凌度月道：「他們夫妻，有女如鳳，而且，才貌相當，三夫人又怎會下此毒手呢？」

柳鳳閣道：「凌少俠，這也是在下的想法，雖然，情勢發展的對我那三弟妹，愈來愈是不利，但在下也無法突破這情理之關，三郎英俊多情，而且，對我那三弟妹又情愛彌深，除了三弟妹外，在下從未聽過三郎有什麼拈花惹草的行為……」

凌度月接道：「大東主，柳三郎用情極深，但三夫人呢？是否也……」

柳鳳閣道：「就在下所知而言，我這位三弟妹，對三郎，也有着極深依戀。」

凌度月道：「既然如此，大東主對那三夫人，還有什麼懷疑之心呢？」

柳鳳閣道：「懷疑之心，起自於那重重的無法解釋之疑。」

凌度月心中暗自忖思道：「這位柳大東主，行事心狠手辣，思慮精密無匹，但論事起來，却又在情入理，實在叫人無懈可擊……」

心中念轉，口中突然一轉話題，道：「大東主，我想多問幾件事情，不知你願否回答。」

柳鳳閣道：「只要我能回答，自然是無不奉告。」

凌度月道：「你已經中了楊非子的奇毒，是否準備和他交換解藥呢？」

柳鳳閣說道：「這一點，在下倒不担心。」

凌度月道：「為什麼？」

柳鳳閣道：「那楊非子怕死的很，所以，在下的性命，他非要設法保持不可，只不過，我們之間，還得有一兩天的僵持罷了。」

凌度月道：「這樣有把握麼？」

柳鳳閣道：「自然是有把握了。」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聽你這麼一說，在下也覺着有把握了。」

這一下，倒叫那柳鳳閣吃了一驚，道：「你也有把握了？」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你如不把那楊非子為人研究的十分透澈，你也不會再請他了。」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老弟，你這份才慧，大大的超越了你的年齡！」

凌度月道：「誇獎，誇獎……」

語聲一頓，接道：「柳大東主不但極瞭解那楊非子的人，而且，也早就想好了對付他的辦法。」

這次，柳鳳閣雙目微閉，沒再接言。

凌度月重重咳了一聲，道：「再說，你對龍鳳鏢局的手段，如若只是追查三郎之死，似乎也用不着，再三遣人去困擾對方。」

柳鳳閣道：「你老弟的意思是……」

凌度月長長吸一口氣，納入丹田，道：「鑒於你大東主對那楊非子下手的佈署精密，實是一位深謀遠慮，謀定後動的人，所以，你對龍鳳鏢局子這檔子事，也有着很精細計劃，決非你說的那麼浮淺。」

柳鳳閣道：「老弟，你可眞把我抬的太高了，說說看，什麼原因？」

凌度月道：「自然，詳細的原因，在下也許無法知曉，不過，有一件事在下絕對明白。」

柳鳳閣道：「願聞高論。」

凌度月道：「你對付龍鳳鏢局的原因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只不過，想用他們夫婦的關係，把那位歐陽老堡主牽扯出山罷了。」

柳鳳閣臉色一變，但不過一瞬間，重又恢復了鎮靜，笑道：「老弟，越說越玄了，我把歐陽老堡主牽扯出山的用心何在呢？」

凌度月道：「大東主，你要替那楊非子找一個對手，除了歐陽老堡主之外，還有什麼人，敢和楊非子抗拒呢！」

柳鳳閣道：「我替楊非子找個對手，總該有點目的吧？」

凌度月道：「這一點，在下本也不敢接言，但你東主既然問了，在下只好隨便說一說了。」

柳鳳閣道：「在下洗耳恭聽！」

凌度月道：「這世間，你對兩個人有所顧慮，一個是楊非子，一個是歐陽堡主，所以，你請到了楊非子，然後，借龍鳳鏢局的關係，把歐陽老堡主，硬給逼出山來，讓他和楊非子來一場龍爭虎鬥，這兩人，自然以楊非子的惡毒手法，勝算大一些，等楊非子對付過綠竹堡中的高手之後，你再對付楊非子。」

柳鳳閣道：「你老弟這麼一分析，連我也不能不信了，不過，由三郎之死，到目下情勢發展，一環套一環，這環圈，不論向任何人的頭上套下去，都可使他很難辯脫，你老弟認為我這樣作，定是別有用心了，是麼？」



凌度月道：「得你大東主諸般啓示，在下是不能不作此想。」

柳鳳閣道：「老弟，能够說出我的用心何在麼？」

凌度月道：「楊非子殺了歐陽老堡主，破去了綠竹堡的實力，聲望，你毒殺楊非子，豈不是一石二鳥之計。」

柳鳳閣道：「我如有此存心，又何苦對付楊非子呢？」

凌度月道：「你迫不得已，你可能少算一點什麼？也可能多算了一點什麼？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楊非子要反手相向，你自然非對他下手不可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說道：「你們之間，本以利害結合，自然，也會為利害衝突。」

柳鳳閣道：「不論你這番推論，是眞是假，聽來，雖然是光芒四射，不得不叫人佩服，但在下還有一點請教！」

凌度月道：「大東主請說？」

柳鳳閣道：「在下少算了什麼？」

凌度月道：「三夫人。」

柳鳳閣道：「照你這個說法，我那三弟妹是有意的破壞了。」

凌度月道：「這個，在下倒不敢妄作斷言了。」

柳鳳閣道：「那是碰巧麼？」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大東主，有一件事，也許你沒有計算得到！」

柳鳳閣道：「就教高明。」

凌度月道：「三夫人的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這些力量，有時間，可以成事，有時間，可以敗事，但不幸的，對你大東主而言，這一次，對你是敗事了。」

柳鳳閣輕歎一聲說道：「老弟，你太聰明了，但你把我推算的太高了一點。」

凌度月道：「在下混入此地一行，總算沒有白來。」

柳鳳閣道：「事實上，我沒有述說的那麼精密。」

凌度月道：「百密總是難免一疏，這一疏，就成了致命傷害。」

柳鳳閣道：「眞是太高抬我了。」

凌度月冷冷道：「大東主，你還想推托麼？」

柳鳳閣搖了搖頭，沉聲說道：「不用推托。」

凌度月道：「大東主承認了？」

柳鳳閣頭上突然泛現出一片汗水，沉聲說道：「老弟，你當眞有過人之能，只是這唇槍舌劍，就把我逼出了一身大汗，如是用出你的無形劍來，想必是更為厲害了。」

凌度月對自己這番推論，似乎是也極為滿意，道：「大東主抬愛了。」

柳鳳閣道：「我該早聽到你這一番宏論。」

凌度月道：「為什麼？」

柳鳳閣道：「我可以少犯一些錯誤，不過，現在還不算太晚。」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方絹帕，輕輕在頭上擦抹了一陣。

凌度月道：「大東主說的是，楊非子不顧和你同歸於盡，只好聽命於你了。」

柳鳳閣道：「不止是楊非子。」

凌度月心中一動，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柳鳳閣笑一笑，道：「像你，老弟這樣的人才，和楊非子應該在伯仲之間，在下豈能放過。」

凌度月心頭震動了一下，道：「你胡說些什麼？」

柳鳳閣道：「在下說的很眞實……」

提高了聲音，接道：「老弟，咱們是在鬥智，你如一怒出手必將造成大恨！」

凌度月道：「什麼大恨？」

柳鳳閣道：「和楊非子一樣，你老弟如是一劍把我殺了，那就和楊非子同一結局。」

凌度月道：「你是說我也會死？」

柳鳳閣道：「楊非子如不會幫你解毒，你就非死不可。」

凌度月道：「你是說我也中了毒。」

柳鳳閣道：「不錯，一種名叫斷腸散的奇毒。」

凌度月笑一笑，道：「你是威脅我，還是眞的。」

柳鳳閣道：「我中了楊非子的無形之毒，不能和人動手，如是，此刻出言激怒於你，那豈不是自找痳煩麼？」

凌度月暗中運氣一試，果然又中了毒。不禁苦笑道：「你幾時對我下了毒。」

柳鳳閣道：「剛才。」

凌度月冷聲說道：「在拏手帕拭汗的時候。」

柳鳳閣道：「不錯，以你老弟的才智，如是再多一些江湖經驗，剛才，在下就無法得手了。」

凌度月道：「現在呢？」

柳鳳閣道：「你如要以無形劍對付我，咱們是同歸於盡，而且，順便帶上一個楊非子。」

只聽兩聲尖厲的聲音，道：「未得大東主之命，我們不能放人進去。」

廳外一人應道：「在下楊非子。」

柳鳳閣道：「你們讓開，請楊神醫進來。」

楊非子動作奇快，柳鳳閣話落口，楊非子已進入廳中。

柳鳳閣微一拱手，微笑說道：「楊兄請坐。」

楊非子未理會柳鳳閣，却望着凌度月，道：「你也中了毒？」

凌度月說道：「不錯，毒名叫作斷腸散。」

楊非子嗯了一聲，道：「那是屬於一種烈性之毒，活不過十二個時辰。」

凌度月道：「聽說你會醫治。」

楊非子點頭道：「藥到毒解，行如常人。」

柳鳳閣突然微微一笑，道：「在下插一句口，我這斷腸散，已然經過了調整，也要三天後才會發作，咱們可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

楊非子道：「至少，有一個人可能不死。」

柳鳳閣道：「你很自信。」

楊非子一指凌度月，道：「他！我可以立刻解去他身中之毒。」

柳鳳閣道：「那對你有什麼好處？」

楊非子道：「所以，我還沒有出手，咱們先談談。」

柳鳳閣道：「你的意思是……」

楊非子接道：「兄弟想過了，咱們合則兩蒙其利，分則兩敗俱傷。」

柳鳳閣道：「楊兄，有什麼條件？」

楊非子道：「我名義上担任貴號總護院，年支紋銀十萬両……」

柳鳳閣道：「這豈不太委屈了楊兄了麼？」

楊非子道：「自是還有別的條件。」

柳鳳閣說道：「請說說看，我能不能答應。」

楊非子道：「加上一個三夫人，下嫁楊某人，這一點大東主是否同意。」

柳鳳閣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楊兄乃當時才人，但我那三弟妹夫婿新喪，我這個作大哥的，怎還能忍心非迫她改嫁不可呢？」

楊非子道：「大家的性命都一樣危在旦夕，似乎是誰也用不着什麼裝作了。」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楊兄，倒是痛快的很啊！」

楊非子冷冷說道：「柳鳳閣，够了，再這樣裝作下去，無補大局，也不能使你一個人獨生人世。」

柳鳳閣臉色一整，道：「如是我柳某人同意了，事情可就算是辦成了麼？」

楊非子道：「你是說，三夫人不會同意。」

柳鳳閣道：「是的！楊兄既然對兄弟說明了，兄弟也只有一個條件！」

楊非子道：「說說看，什麼條件？」

柳鳳閣道：「我只能同意，但却不能逼着她嫁給你。」

楊非子說道：「只要你同意，那就行了……」

語聲微微一頓，高聲接道：「三夫人，請出來，妳也不是世俗兒女，大家都正面對着生死關頭，似乎是，誰也用不着裝作下去了。」

凌度月聽得心中大感奇怪，暗道：三夫人怎會在此呢？

但鐵一般的事實，粉碎了凌度月天眞的想法，只見那夫人手扶着柳若梅的右肩，緩步行入廳中。

原來，她們母女，竟然在此。

突然間，凌度月感覺到一陣暈眩，似乎要立刻倒了下去。

但他暗自吸一口氣，穩住了身軀。

江湖上的情勢，眞是詭變萬端，叫人防不勝防。

只見三夫人微微欠身，對三人同時行了一禮，道：「楊兄，找小妹麼？」

楊非子道：「不錯，兄弟和柳兄的說話，妳都聽到了。」

三夫人點點頭，道：「聽到了。」

楊非子道：「三夫人的意思如何？」

三夫人道：「這要大伯作主。」

不知道是眞是假，三夫人說完了這句話，竟然會垂下了頭去。而且，雙頰上，也飛起了一層淡淡的紅暈。

楊非子本來是滿頭怒火，覺出這是他們大伯，弟妹之間，早已設好的圈套，但三夫人那一陣羞意，却又使楊非子觀念大變，道：「柳鳳閣，等你一句了。」

柳鳳閣笑一笑，道：「三弟妹，我們三個，都已經中了奇毒，大概，也都只有兩三天好活，除非，我們三個人，取得了一種協議，默契，只怕是要落一個同歸於盡。」

三夫人緩緩抬起頭來，明亮的目光，緩緩由三人臉上掃過，道：「你們能够取得協議麼？」

柳鳳閣道：「很難說啊！可悲的是，我們三個，都不是容易屈服的人。」

三夫人道：「三位，都是當世中一流的才俊高人，死一個，都可能對江湖上有很大的影响，如是三位一同死亡，那眞是一椿可悲的事！」

凌度月突然歎一口氣，道：「柳大東主，楊神醫，在下有幾句話，不知兩位願否一聞。」

柳鳳閣道：「咱們洗耳恭聽。」

凌度月道：「先說大東主吧，為什麼要使用蠱毒，對付楊神醫。」

柳鳳閣道：「兄弟為了自保。」

楊非子道：「閣下看得很清楚，楊某人是中毒之後，才展開反擊。」

凌度月道：「大東主又為什麼在區區身上用毒呢？」

柳鳳閣笑道：「那是因為你閣下是無形劍的傳人，兄弟不得小心一些，凌小兄，你如是心中毫無顧慮，能够一舉間，搏殺在下和楊非子。」

凌度月道：「照這麼說來，在下只是兩位在鬥法過程中，一個被犧牲的人。」

柳鳳閣笑道：「如是你閣下手操生殺大權，咱們的日子，實也難過的很。」

凌度月道：「楊非子，你早已存了背叛大東主的用心，是麼？」

楊非子道：「凌少兄，這時刻，似乎不是談論是非的時間。」

凌度月道：「但是非不明，咱們又如何能把事情鬧的清楚。」

楊非子道：「鬧清楚誰是誰非，對目下的大局何補？」

凌度月道：「楊神醫的意思是——」

楊非子道：「我的意思很簡單，咱們先來研究一個共存之法！」

柳鳳閣道：「對！楊兄，先說說尊駕意欲何為？」

楊非子道：「咱們本來是一個，難於兩立的局面，如想求得彼此平等相處，恐非你柳大東主的用心，兄弟，甘願讓你一步，我必需在另一面，取得補償。」

柳鳳閣點點頭，道：「我明白！」

目光轉注到凌度月身上，道：「凌少兄呢？你有什麼條件？」

凌度月道：「在下是池魚之殃，本就沒有什麼條件，醫好了在下身中之毒，我就立刻他往。」

柳鳳閣道：「到那裏去？」

凌度月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

柳鳳閣道：「話是不錯，只是籠統一些！」

凌度月道：「大東主的意思是——」

柳鳳閣道：「我的意思是說凌少兄，最好能有一個具體的決定。」

凌度月道：「大東主的意思，可是要



在下重回恩師門下，絕跡江湖。」

柳鳳閣道：「凌少兄，已別離了師門，實也不便再回去。」

凌度月道：「在下何去何從呢？」

柳鳳閣道：「柳某人有一座莊院，背山面水，敢說是風景清幽，如若凌少俠住在那座莊院之中，的確可消除不少俗凡之念。」

凌度月說道：「大東主的意思，可是要把我凌某人，囚禁在那座莊院之中，是麼？」

柳鳳閣道：「那莊院之中，有四季不謝之花，八時長春之草，有美女，也有名厨，僕從，應該是人間仙境。」

凌度月笑一笑，道：「溫柔鄉是英雄塚，大東主，可是想把在下囚禁那裏，消磨去壯志雄心。」

柳鳳閣道：「那倒不是，只要你凌少兄，留在那裏三年！」

凌度月道：「三年之後呢？」

柳鳳閣道：「海濶任魚躍，天空任鳥飛。」

凌度月心中暗道：「原來滿懷野心的是你柳鳳閣。」

他想立刻翻臉，搏殺柳鳳閣，但又想看看當世兩大兇人鬥智的結果如何？所以，忍下了心中的怒火，沒有發作。

只聽柳鳳閣又道：「凌少兄的意下如何？」

凌度月道：「我要想一想！」

柳鳳閣道：「好！凌少兄，慢慢的想吧！」

目光轉注楊非子的身上，接道：「楊兄，三弟妹現在此地，有什麼事，你請講當局，她如答應了，我自然是萬無不准之理。」

楊非子道：「三夫人，咱們的相約之言如何？」

三夫人道：「看來，你對我，確然很好！」

楊非子道：「五十年來，能使楊某人動心的女人，只有你三夫人一個！」

三夫人道：「亡夫屍骨未寒，難道大伯就逼我改嫁麼？」

柳鳳閣道：「小兄並無此意，所以，一切皆憑弟妹作主。」

楊非子突然哈哈一笑，道：「夫人，柳鳳閣和我楊某人，雖然都身中奇毒，但我們武功還在，神智都還清醒，還可以聽懂妳三夫人的話，妳心中究竟作何打算，倒也用不着隱諱不言了。」

三夫人沉吟了一陣，道：「楊兄，能不能够給我一點時間？」

楊非子道：「什麼時間？」

三夫人道：「終身大事，非同小可，何況，我又是再嫁之身，你又身中了無法解救的蠱毒，如是我算計不好，你又毒發而死，我又要再變新寡文君，難道還讓我三嫁不成？」

楊非子怔了一怔，道：「妳說的倒也有理，不過，三夫人該知道，這是一命換一命的事，如是在下不幸死了，柳大東主也難以活在世上，這一點，柳鳳閣心中很明白。」

柳鳳閣歎口氣，道：「老實說，兄弟心中，實在是怕死的很。」

楊非子道：「以你柳兄的財富，雖南面王不易也，死了也實在可惜！」

柳鳳閣目光一掠凌度月道：「還有這位凌少俠，年輕輕的，得了無形劍的眞傳，死了更是不值。」

凌度月冷哼一聲，道：「在下少不更事，對生死事，一向不放心上，能和兩位同年同月同日死，也算是一椿很光彩的事了！」

柳鳳閣道：「當眞是豪氣干雲，好叫在下佩服。」

凌度月道：「大不了一個死字，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想得開了，那也就沒有什麼了。」

楊非子道：「先談談咱們的事，三人對峙，千頭萬緒，柳兄以一對二，很難談個結果，最好，是先了斷一下咱們之間的事。」

柳鳳閣道：「說的也是……」

目光轉注到三夫人的臉上，道：「三弟妹，妳準備作何打算？」

三夫人道：「那要看大伯了！」

柳鳳閣啊了一聲，道：「看我？」

三夫人道：「是的！大伯如是願意療治好楊非子的蠱毒，弟妹立刻可以答允婚約。」

這一招，眞是擊在了柳鳳閣的痛苦，只聽得柳鳳閣臉色一變，道：「你是說，要我先治好楊非子的蠱毒，然後，你再答應婚約。」

三夫人道：「唉！大哥如若決定了要我嫁出去，總不想讓我很快的又作了寡婦吧！」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女心外向啊！果然是可怕的很，妳還沒有嫁給楊非子，已經帮起他的忙來了。」

楊非子却聽得臉色鐵青，肅然而立。

柳鳳閣回顧了楊非子一眼，道：「楊兄，你覺着應該如何？」

楊非子道：「在下覺着三夫人說的很不公平。」

柳鳳閣說道：「在下願聽聽楊兄的意見。」

楊非子道：「兄弟覺着，用不着先療好兄弟的蠱毒，如是要療好兄弟蠱毒，也應該療好你柳兄的傷勢。」

柳鳳閣笑一笑，道：「看來，楊兄對兄弟倒還有一些關心了。」

楊非子道：「關心談不上，但兄弟一向是主張公平。」

柳鳳閣道：「這麼辦吧！兄弟同意了這椿婚事，不過，要你楊兄自己和三弟妹談談了。」

楊非子目光轉注到三夫人的臉上，道：「三夫人，在下雖然身中劇毒，但却不用夫人顧慮在下的生死。」

三夫人道：「你是天下第一神醫，却不能療治好你自己的蠱毒，那證明了你已無法療治好所中之毒。」

楊非子道：「不錯，我無法療治好南荒蠱毒，因為，它已脫離了毒藥的範疇，但這並不一定說明了我非死不可。」

三夫人道：「為什麼？」

楊非子道：「因為，我手裏還抓住了柳鳳閣一條命。」

三夫人道：「這樣吧！你們先談好，

彼此都交出解藥，我也可以多想想，明天咱們再談如何？」

輕輕一撥柳若梅的肩頭，接道：「我們走吧！」

竟然，扶着柳若梅的肩頭，舉步向外行去。

柳鳳閣，楊非子都有些意外，望着三夫人的背影出神。

楊非子一皺眉頭，道：「三夫人，請留步。」

三夫人回過頭來，說道：「楊非子，我已經答應你了，希望你不要逼得我太厲害。」

楊非子怔了一怔，道：「妳……」

三夫人道：「我們明天再談。」又轉身向外行去。

楊非子道：「柳兄，要她去吧！」

柳鳳閣冷笑一聲，突然一呆，疾如飄風一般，右手迅疾一探，抓向了三夫人的肩頭。

他動作奇快，出手如電，五指一伸，指鋒已然接近了三夫人的右肩。

三夫人陡然一個轉身，右手掃出，指尖掃向了柳鳳閣的脈門。

認穴奇準，部位恰當，生生把柳鳳閣的右手給逼了回去。

柳鳳閣疾快的向後退了三步，哈哈一笑，道：「三弟妹，好高明的武功啊！」

三夫人冷笑一聲，道：「大伯！我希望你替我留步餘地，別逼的咱們翻臉。」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柳鳳閣一招被逼退了回來，已知道這位艷麗無倫的三弟妹，確實一位身負絕技的高人。

楊非子，凌度月，都看出來了，那回手一指，不但威力奇大，而且分寸，部位無不緊揑的恰到好處。

三夫人反手一擊，逼退了柳鳳閣，手扶柳若梅的香肩，出廳而去。

楊非子輕輕吁一口氣，道：「柳兄，看來是咱們都瞧走眼了。」

柳鳳閣道：「剛才那一招手法，楊兄是否已瞧出一點名堂。」

楊非子道：「兄弟倒未留心。」

柳鳳閣道：「在下倒是看出了一點端倪，還得楊兄指教一二！」

楊非子道：「兄弟洗耳恭聽。」

柳鳳閣緩緩說道：「那一招取襲兄弟脈穴的手法，反臂而出，頗似傳說中的剪花手。」

楊非子雙目盯注在柳鳳閣的身上，瞧了一陣，道：「不錯，柳兄，你也是一位很高明的人！」

柳鳳閣道：「兄弟，只不過胡來猜它一下罷了，還要楊兄指正，指正。」

楊非子淡淡一笑，道：「看起來，兄弟也低估了你柳兄。」

柳鳳閣道：「楊兄，兄弟已盡力帮忙，楊兄是親目所睹，我那三弟妹要是再不答應，兄弟也無能爲力了。」

楊非子笑一笑，道：「目前的局勢已很明顯，三夫人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人，柳兄身上毒性不解，只怕是很難應付這複雜的局面了。」

柳鳳閣點點頭，道：「說的有理，但解鈴還需繫鈴人，楊兄不肯出手，只怕兄弟這身中之毒，很難解除了。」

楊非子道：「柳兄，兄弟志在三夫人，如是柳兄肯相信兄弟，咱們彼此，都可解除對方身中之毒。」

柳鳳閣道：「好主意，楊兄，兄弟也覺着咱們應該合作了，不過，這中間有一點困難，只怕很難解決！」

楊非子道：「什麼困難？」

柳鳳閣道：「咱們無法同時解毒，總該有一個先拏出解藥，對麼？」

楊非子道：「這麼辦吧！咱們互相猜拳，那一個輸了，那一個就先行拏出解藥來。」

柳鳳閣道：「生死大事，付於這等賭運之上，未免太過輕率，兄弟不想冒這個大險。」

楊非子道：「那麼，柳兄出個主意如何？」

柳鳳閣道：「楊兄，如願先行交出解藥，解去我身上之毒，這一點，不知楊兄願否答應？」

楊非子笑一笑，道：「柳兄，在下一向是個不大喜歡吃虧的人。」

柳鳳閣沉聲道：「困難處，就在咱們無法彼此相信。」

楊非子微微一笑，道：「還有一法，不妨一試。」

柳鳳閣道：「請教，請教。」

楊非子道：「咱們各自拏出解藥，交給對方。」

柳鳳閣道：「很好，」探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解藥，道：「楊兄，咱們互相把藥物交入對方手中。」

兩人只管交談，似乎是忘記了凌度月也在這裏。

忍下了胸中的怒火，盡量保持平靜，凌度月道：「大東主，兩位如是準備互相解去身中之毒，還請別忘了在下。」

柳鳳閣點點頭，道：「凌少兄覺着咱們應該如何？」

凌度月道：「咱們之間，彼此應該團結一起，以應付江湖上的變化。」

柳鳳閣道：「對！兄弟這裏有解毒藥物，你先把身中之毒除去如何？」

凌度月微微一怔，道：「柳大東主怎的會忽然對兄弟這樣客氣？」

柳鳳閣摸出一粒藥物，道：「凌少兄請收下。」

凌度月托在掌心，仔細看了一陣，道：「大東主，這眞的是解藥麼？」

柳鳳閣道：「自然是了，凌少兄心中可是還存有懷疑？」

凌度月道：「防人之心不可無。」

柳鳳閣道：「那麼凌少兄先請收下，找一個機會試試。」

凌度月心中暗道：「只有一粒藥物，就算有試驗的機會，也是不易下手了。」

心中念轉，緩緩說道：「大東主，這藥物可否再給在下兩粒？」

柳鳳閣道：「可以。」

又摸出兩粒同樣的藥物，遞了過來。

凌度月接過後，瞧了一陣，道：「大東主，在下還想請教一事！」

柳鳳閣道：「在下洗耳恭聽。」

凌度月道：「大東主既然這麼照顧在下，何以竟會在我身上下毒？」

柳鳳閣笑道：「那時在下無法瞭解你



心中的眞意，不得不先發制人。」

凌度月道：「現在，大東主已瞭解了麼？」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自然是瞭解了，你帮助那歐陽堡主，對付在下和楊非子而來。」

凌度月道：「大莊主既然有此看法，何以忽然交給了我三粒藥物。」

柳鳳閣笑一笑，道：「第一，你無法確定這藥物是眞是假？還不敢服用。」

凌度月哦了一聲。

柳鳳閣道：「第二，你心中根本已不信任我，這藥物就算是眞的解藥，你也不敢服用。」

凌度月道：「至少，我在毒發的時候，可以冒險服用一粒。」

柳鳳閣道：「對，你嘗試到毒發的痛苦之後，服下一粒，立刻可以見到效用，不過，還有一個結果！」

凌度月道：「什麼結果？」

柳鳳閣道：「嘗試過一次之後，你就不願它再發第二次，所以，你必需想法子，保護我的性命。」

凌度月冷冷說道：「原來，你算計這麼曲折，在下倒未想到。」

柳鳳閣道：「所以，我給了藥物之後，你也一定會問我。」

凌度月道：「你別忘了，我有三粒解藥。」

柳鳳閣說道：「這藥物服用第一次時，效力可保有一十二個時辰，但第二次的效用，却只有一半時間的效用了，第三次，只有兩個時辰的效力，就算你把我懷中的藥物，一齊取出，又能夠保得多久時間性命呢？」

凌度月長長吁一口氣，道：「你既然給了我藥物，又告訴我這些事情，不知用心何在？」

柳鳳閣道：「很簡單，我要你知道，你如是想活下去，只有一個辦法。」

凌度月道：「請教，請教！」

柳鳳閣道：「想法子保護我，別讓楊非子把我殺了。」

楊非子冷哼一聲，說道：「原來，柳兄轉了半天彎子，是想拉攏凌度月對付兄弟。」

柳鳳閣微微一笑，說道：「那倒不是，不過，咱們三人之間，雖然是互難信任，但凌度月有一個很大的缺陷，他不會用毒！……」

楊非子道：「所以，柳大東主準備先對凌少兄示以小惠，然後，把他拉在一起，合力對付兄弟了。」

柳鳳閣哈哈一笑，道：「其實，你楊兄也有治好凌度月身中之毒的能力，只要你眞肯替他療毒，他又何嘗不會和你楊兄合作呢？」

楊非子道：「話倒有理。」

目光一掠凌度月，接道：「凌少兄，你可肯相信我麼？」

凌度月道：「對於兩位，在下都不能相信。」

柳鳳閣笑一笑，道：「看來，凌少俠進步的很快啊！」

凌度月道：「多承兩位這等陰毒人物的影響，兄弟不得不變了！」

柳鳳閣笑一笑，道：「楊兄，瞧出這個局面麼？」

楊非子道：「咱們兩人之間，必得有一人讓步。」

柳鳳閣道：「是！」

楊非子道：「那個人是誰呢？」

柳鳳閣道：「這就要比比咱們的耐心了，我們毒發的時間，都已不遠。」

楊非子突然仰天歎一口氣，道：「我楊非子一生中，遇上了不少的困難之事，但却從未遇上過今日的難題，柳兄，兄弟先行告退了。」

柳鳳閣一抱拳道：「恕我不送了！」

楊非子道：「我相信你柳兄定會在此地等我了。」

柳鳳閣道：「我相信你楊兄會一定再來。」

楊非子道：「兄弟要靜靜的想它兩個時辰，然後，再帶解毒之藥來和柳兄互易藥物。」

柳鳳閣道：「柳某人在此恭候。」

楊非子不再答語，轉身大步而去。

柳鳳閣目睹楊非子去遠之後，目光才轉到凌度月的身上，道：「凌少兄，你可以走了。」

凌度月道：「我爲什麼要走！」

柳鳳閣說道：「我和楊非子，彼此都難以信任對方，只怕，最後要落個同歸於盡。」

凌度月道：「在下也中了奇毒，非死不可，但我有三粒延續性命的解藥，可能比兩位多活一日，其實，只要多活上一個時辰就够了。」

柳鳳閣道：「爲什麼？」

凌度月道：「我看到你們兩個人死了，我才能放心的死。」

柳鳳閣笑一笑道：「原來如此，不過有一件事，對你凌少兄有些不利了！」

凌度月道：「什麼事？」

柳鳳閣道：「楊非子和我都是知藥用毒的高手，但你凌少兄，對此道却是一竅不通。」

凌度月道：「這個，這個……」

柳鳳閣道：「所以，在下希望凌少兄能和我柳某人合作。」

凌度月道：「說說看，如何一個合作之法。」

柳鳳閣道：「自然不會要凌少兄吃虧了……」

凌度月接道：「咱們不能含含糊糊，需得把事情講的一清二楚才行。」

柳鳳閣低聲道：「楊非子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只要咱們能把握住他的缺點，就可以迫他交出解藥了。」

凌度月道：「什麼缺點？」

柳鳳閣道：「他很怕死。」

凌度月道：「這件缺點果然是人人都怕，只是輕重不同而已。」

柳鳳閣道：「楊非子是屬很重的一型人，我料他多則四個時辰，少則兩個時辰，必然會再來此地，合咱們兩人之力，迫他交出解藥，只要利刃能指向他的要害，他就會交出解毒之藥。」

凌度月道：「楊非子很狡猾，他會把解藥帶在身上麼？」

柳鳳閣道：「別忘了，我也是用毒藥

# 武林軼事

# 合力護俠裔

金龍

傍晚時分，生性雅淡，不重名利的胡漁子正坐在河邊垂釣，忽聽得一陣急遽的蹄聲遠遠傳來。

馬蹄聲越來越近了，他本能的回頭望，看到一個少年正伏鞍催騎，似有急事。馬距胡漁子更近了，突然把馬勒住，並且下馬走向胡漁子道：「請問伯伯，這裏到楊樹坡還有多遠？是不是由這條路走？」

胡漁子抬起頭，瞟他一眼道：「你去楊樹坡有甚麼事？我就是楊樹坡的人！」

「這就太好了，我是給一位胡伯伯送訊的！」

「楊樹坡姓胡的沒有幾個人，我都認識，你找的伯伯叫甚麼名字？」

「他老人家是胡漁子伯伯！你老人家認識他？」

「何止認識，還是好朋友呢！你找他有甚麼事嗎？他不在家，出門去了！」

「這麼巧？這可怎辦！」少年自語，又轉向胡漁子道：「伯伯，我有急事要見他老人家，伯伯，你可知道他去了那裏？甚麼時候回來？」

「你找他到底有甚麼事，能不能說給我聽，我或者能帮你一點忙！」

「我師父要我送有一封信給他。」

「哦，這就是了！」胡漁子向前一指道：「你朝前直去，很快就到一個開岔路口，你朝左邊走，看到有幾間房子，最靠左那一間就是胡伯伯的了！去吧，他這時候，該回家了！」

少年依照胡漁子所說，不久就見到有找到他小房子，他走過去，及至門開了，看到的却是早先在河邊看到的人，不禁一怔。胡漁子向他招招手道：「進來坐吧，年青人！你不是說有信給我嗎？拿來我看看！」

少年怔怔地注視對方，道：「伯伯，你就是……」

「我就是胡漁子了！你師父是……」

「家師是淨蓮師太！」

「對呀，我怎麼會記不起她！她有甚麼事找我呢？」一邊拆信一邊說。看完之後，遞給少年道：「自強世兄，你也看！你先看明白了，我們才好行事！」

自強姓羽，他知道名聞江湖的袁天柱大俠家中有難，袁大俠三年前被暗算慘死之後，袁家隱姓埋名，不知如何爲仇家所覺，要斬草除根，找袁家報仇，事爲淨蓮師太所悉，特遣門人馳函請胡漁子出手援助！羽自強看後，問道：「伯伯，甚麼時候動身？」

「馬上就走！」一個走字未斷，突然響起雷聲，很快就天色大變，烏雲四合！

由於事情太緊，兩人只好繼續趕路，走出五十七里，雨下了，很大，將近到達袁家，陡然閃出一個女人擋住去路，一言不發，就向胡羽二人進攻！來勢甚兇！

這個女人功力甚爲深厚，居然與胡漁子打成平手，胡漁子對羽自强說：「走！不用理我，快到袁家去！」

「到袁家去，去得這麼容易！」她也不知用甚麼方法，一幌肩，已經離開了胡漁子，搶到羽自强身邊，立即就下殺手，羽自强身形疾變，用了一招「反璞歸眞」。兩招一過，女人驀然後退，喝道：「青葉道人是你何人？快說個明白，免得自誤！」語氣很是驕橫，使人難受。

羽自强冷然說：「你這麼兇幹甚麼？難道我就怕你？我偏不說，看你能把我怎樣！」

「你不說？你是他的門人？你知道我是誰？我是鐵冠道長的大弟子，你還得叫我一聲師姐吧？」女人還是倚老賣老，自居師姐。

胡漁子上前道：「你就是外號佛手女的何妙香！」

「不錯，你是誰？」

「你聽過胡漁子這人吧？我就是！」

「原來是胡前輩，剛才多多得罪，望前輩原諒！」

「我給你介紹！這位是你的師叔羽自强，他是淨蓮師太的弟子！」

「眞是倒霉，怎麼我總是低了一輩！師叔，你不會見怪吧？」

「怎會！不過你剛才出手太辣了，要不是我躲得快，只怕已活不到現在！」

「這可不能怪我！我恨極了敵人的陰險，他們暗算了袁大俠，又要害他的家人後代，我眞恨不得把他們一個一個全都殺掉！」她並說，早間曾有敵人來過，都給殺了，所以她以爲胡羽兩個人也是敵人！

「袁大嫂怎樣了？孩子呢？」

「都好，剛走了，張百川大俠送他們走！我佈空城計，讓他們平安離開！」

「走有多久？」胡漁子問，隨後說：「自强，你陪何姑娘保衞袁大嫂去！這兒給我！」

「胡前輩！你怕張大俠保護不了？」

「現不是爭論時候！快去！走吧！」

何姑娘與羽自强二人急急離去，在狂雨疾電中飛馳。

張百川一個人照顧袁氏兩母子，實在是力量弱一點，但他不能不冒這個險！逃出不到十里碰上一批敵人了，敵人只有三個，但武功甚高，其中一個對付張百川，另兩個刦掠袁氏母子，張百川無力照顧他們了。

突然，何妙香的聲音傳出來：「寃有頭，債有主！誰敢傷了我的仇人，使我不能親自手刃，我就跟他拚命！自强，截住他，別叫他們把仇人帶走！」羽自强先是一愕，但很快就明白了，他來到近了才猝然出手，雙掌並進，分擊兩個敵人。及至他們發覺暗勁洶湧，想抵禦已來不及，却給那股暗勁襲擊，感到五內痛如刀刺，不由慘叫跳起，再落地時已經不能起來了。

「張伯伯，不要放走這厮，我來收拾他！」羽自强撲過去帮張百川，不到幾招，已把對方殺掉。

三個人保衞袁氏母子，總算脫險了。但却不見胡漁子追上來，心中難免不安，後來知道他誘敵遠去，不知下落，生死未卜，更是替他擔心，但却保存了袁大俠的兒子，值得欣慰。

---

的高手，只是不爲天下人知罷了，只要他能說出藥方子，我就可配出解藥。」

凌度月道：「在下想不出，這件事對我有什麼好處？」

柳鳳閣道：「楊非子如在你兵刃逼迫之下，我以解藥和你交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我和楊非子之間，如若是江湖兩大害，那楊非子恐怕要比柳某人還爲害大些。」

凌度月暗暗忖道：「你柳鳳閣的陰險，惡毒，只怕不在那楊非子之下，如若我凌某人一定要死，也得先把你們兩個人全部除去，那也算死的瞑目了。」

心中念轉，點頭一笑，道：「好！就算這樣，你大東主雖非好人，但那楊非子比你要壞一些。」

柳鳳閣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如若凌少兄，必需在楊非子和我之間，找一個合作的人，兄弟比楊非子可靠多了。」

凌度月心中暗道：「這頭狡猾的老狐狸，不知肚子還有些什麼主意，我得再套他幾句話出來。」

當下輕輕咳了一聲，道：「大東主說的是，但楊非子交出了解藥，你大東主療好了傷勢……」

柳鳳閣接道：「你也一次取得了眞正的解藥。」

凌度月道：「以後呢？」

柳鳳閣道：「我有一筆很豐厚的酬謝，希望你凌少兄携美遠走。」

凌度月不禁呆了一呆，道：「携美遠走？」

柳鳳閣道：「是！」

凌度月道：「什麼人？」

柳鳳閣道：「柳若梅，她嬌媚秀麗，不在她母親之下，唯一的缺憾，是沒有她母親那樣一雙小脚。」

凌度月笑一笑，道：「三夫人呢？」

柳鳳閣歎口氣，道：「我們大伯和弟妹之間，只怕還有一點麻煩，不過，我不想和她再鬥下去了，我準備把柳家的財富，分她一半……」

凌度月接道：「你能分她一半麼？」

柳鳳閣道：「爲什麼不能，她精明能幹，武功又高明的很，可惜的是，我竟然未能早發現她這一身能耐，如是早日發覺，也早就把柳家這副担子，分給她担負一些了。」

凌度月輕輕歎口氣，道：「大東主，關於你們柳家族人，我一直有一點想不明白！……」

柳鳳閣道：「那一方面？」

凌度月道：「柳家富可敵國，爲什麼竟甘願捲入了江湖恩怨之中？」

柳鳳閣道：「也正因爲我們太富有了，引起了無數江湖人物的覬覦，他們想盡了辦法，希望謀奪我們的財富，柳家人爲了自保，不得不學武功，不能不請江湖人物作護院保鏢，這一來，就和江湖人，結合一起，也不自覺的，捲入了江湖的恩怨之中！」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自然捲入江湖恩怨漩渦，也不是我這一代開始，柳家和江湖中人來往，已然三十餘年。」

凌度月道：「看來你們這個家族，人數雖然不多，但却是複雜的很。」



柳鳳閣道：「凌少兄的意思是……」

凌度月道：「在下覺着，那三夫人的一身武功足可和你們這些江湖一流高手比美，爲什麼竟然保不住柳三郎的性命。」

柳鳳閣道：「唉！這件事，說起來確也有很多難解之處，舍弟死的太寃。」

凌度月一怔，道：「你是說，三夫人和外人勾結，謀殺了柳三郎。」

柳鳳閣道：「個中內情，不能不叫人懷疑，但我又想不出，她爲什麼要已加害三郎。」

凌度月道：「唉！果眞如此，三夫人亦是一位心有所圖的人了。」

柳鳳閣道：「所以，在下覺着三夫人決不會和我善干罷休，除非他能滿意了自己的收穫。」

凌度月道：「你如認爲她是謀害親夫的兇手，你身爲長兄，爲什麼不替兄弟報仇？」

柳鳳閣苦笑一下，道：「我報得了麼？一個楊非子，已使我手忙脚亂，再加上我那三弟妹，我如何能夠應付？」

凌度月道：「大東主，爲什麼不把區區算上呢？」

柳鳳閣道：「唉！你凌兄俠士情懷，大約不會乘人之危吧！」

凌度月道：「很難說啊！」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你凌少兄也有我對付我的用心了。」

凌度月冷然一笑，道：「柳大東主，我對你們柳家的人，認識不多，也不會生出貪圖你們柳家的財富之心，但我覺着，你是個很陰險，惡毒的人，留着你，對世間有害無益！」

柳鳳閣點點頭，道：「說的是啊！凌少兄，這點年紀，能殺了天下第一富豪，足可以揚名江湖了。」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大東主，凌某人倒是未存殺你揚名之心，只覺着爲世除害罷了。」

柳鳳閣道：「果然義俠行徑，豪氣干雲，但不知凌少兄要如何對待楊非子。」

凌度月道：「楊非子中你蠱毒，必死無疑，你已死，天下再也無人能療治他的傷勢了。」

柳鳳閣道：「不錯，我已死，他也得毒發而死，用不着再殺他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但不知凌少兄準備如何對付我那三弟妹。」

凌度月道：「這個在下還未想到。」

柳鳳閣道：「好男不跟女門，我那三弟妹大約也早已看中了這一點，所以，才來個逐虎、吞狼的計劃。」輕輕歎口氣，接道：「殺了在下之後，你凌少俠也將毒發而死的事，不知凌少兄想到了沒有？」

凌度月道：「想到了。」

柳鳳閣道：「但你還是要殺我。」

凌度月道：「是的，在下覺着，當你這等人活在世上，不但江湖上難有平靜之日，就算官府中人，也可能會在你操縱之下，你的銀子太多了，配合你這一身武功，和陰沉心機，什麼事，你都能作得出來了。」

（未完）

小啓：「血鸚鵡」續稿未到，今期暫停，謹致萬二分歉意。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 天網

（大結局）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文山和辛子雲潛往日軍特種部隊軍火庫處安放了計時炸彈後，立卽趕往朱天佑召集會議的地方，在會議中途，辛子雲突發難制服朱天佑，而田中桂子也適時率領兩名便衣日人來到，幸好朱天佑對辛子雲的身份早已生疑，事先已作好準備，終以反敗爲勝，將田中桂子等一網成擒，事後朱天佑和白文山研究晚上突襲日軍特種部隊的計劃是否如期擧行，結論是寄望於田中桂子好大喜功，未將機密洩露，決定如期進行。晚上白文山乘漁船進發，突接珍妮警告，着他立卽撤退，說今井已調海軍陸戰隊趕往——

## 鐵腕挽危局　傷心悼紅顏

遠處，一艘中型登陸艇，滿載着武裝兵員，以最快速度，疾駛而來。

當它駛過船旁邊時，那激起的巨浪，使得那艘小漁船强烈地搖晃着。

他目光一掃，約畧估計，那登陸艇上的陸戰隊員，至少在四百名以上。

白文山的沉穩，在這兒有了具體的表現。面臨此等危局，他居然神態自若地，「唔」了一聲道：「現在撤退已經來不及了。」

「啊！是登陸艇已經趕到。」

「是的，剛剛經過我身邊。」

「既然剛趕到，應該可以來得及撤退。」

「不！既然田中桂子早已另作安排，則今井所調動的，必然決不止一個陸戰隊單位，我想浦東方面，也一定另有部隊包圍。」

「那……該怎麼辦呢？」珍妮的語聲，顯得非常焦急。

「別担心，我早已說過，我已作好最壞的打算。現在，請告訴我，這次行動是不是今井親自指揮。……啊！請等一下，浦東方面已有電訊傳來。……」

他熟練地關斷電路，又立卽打開另一個通話電道，裏面傳來的是朱天佑的語聲：「文山，我已看到了剛剛駛來的登陸艇。」

「是的，不幸而給我們料中了。」白文山苦笑着：「果然是由市區以外調來的部隊。」

「這邊也剛剛開到十多輛大卡車，人數足够一個加强營。」

「看來，我們只好挺而走險了。」

「不錯，已別無他途可尋。」

「特派員還有指示嗎？」

「我只提醒你，要格外當心，如果咱們這最後一着棋再下錯，就不堪設想了。」

「是的，我會格外當心的。」

「好，我們待會再聯絡。」

接着，他又接通了珍妮的電路：「珍妮，請答話。」

珍妮語聲接道：「我是珍妮，請指示。」

「我要證實，這一行動是否今井指揮？」

「是的。」

「妳爲何沒走？並由哪兒獲得這消息？」

「報告站長，事實上我並沒走，只是以電話向今井請了半天假。」

「啊……」

「至於這些消息，他是於晚餐時親自告訴我的。」



「今井老兒人在哪兒？」

「可能已趕赴江邊。」

「他離妳那兒已有多久？」

「才不過十五分鐘。」

「知道今井老兒乘的是什麼船嗎？」

「不知道，但我馬上就走，這回是眞的要走了，一有消息，我會隨時報告。」

「好的，再見！」

× × ×

田中桂子這一着棋下得够狠、也够絕。市區內的軍警機關，事先看不出一點跡象，甚至於天黑之後，朱天佑還親自潛入一零八聯隊的營區中察看過，也沒發現一點可疑的地方。

但等他們部署完成，分別進入戰鬥崗位，也就是九點鐘之後，不但陸戰隊與另一個加强營及時趕到，形成包圍之勢，一零八聯隊區內，也立卽燈火通明，全部官兵也都以備戰姿態疏散開來。

這情形，使得朱天佑、白文山二人所領導的這批愛國志士，立卽陷入四面包圍之中。

本來，這是一場以寡擊衆的奇襲。

朱天佑這方面，連同組織內的工作同志、花易之和來旺手下的僱用人員，以及因朱天佑的參加而臨時調動的附近地區的游擊隊員在內，最多不會超過二百人。

以二百人的兵力，去對付一個聯隊、一個加强營，和一個陸戰隊的單位，這已經是實力够懸殊的了，何況又是在敵人佔領的淪陷區內，還有用之不竭的敵軍部隊可能會增援。……

此情此景，試想：朱天佑、白文山二人所領導的這批人，還有生路嗎！

不錯，目前的田中桂子還在白文山的控制之中，結果也勢將難逃一死。

但有着朱天佑、白文山這批人墊背，她應該算是雖敗猶榮，雖死猶生的。

所以，卽使是身爲生死對頭的朱天佑、白文山二人，對她這一既狠且絕的安排，也不能不由衷地佩服。

× × ×

日軍完成包圍部署之後，立卽開始以擴音器喊話：「請朱特派員、白站長答話。」

朱天佑這方面，由於早已作了最壞的打算，也已準備好擴音器。

有了擴音器，指揮運用起來，不怕敵人放冷槍，旣可於適當時機用作鼓舞士氣，必要時也可作心理戰對敵喊話之用。

此刻，想不到一開始就用上它了。

朱天佑聞言之後，立卽冷然問道：「閣下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自然是日本人。」

「日本人能說如此標準而又流利的中國話，倒是少見得很。……你是誰？」

「田中桂子手下的前川少佐，眞正的前川少佐，閣下是朱特派員嗎？」

「不錯。」

「朱少將，眼前的情況，該毋須我曉舌了吧？」

「唔……我早就料到。」

「早就料到？」前川的語氣中充滿了訝異：「你明知桂子小姐另有安排，偏要前來，自陷羅網，這是爲什麼呢？」

「當然是爲了我這多難的祖國。」朱天佑侃侃而談：「你也明白，我方一切都已部署完成，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但你這是自投死路。」

「前川，我要特別提醒你：朱某人自從與你們日本人打交道以來，還不會有過失敗的紀錄。」

「但今宵，你必然會例外，除非你能接受

我的條件，否則，你們這些人，都會埋葬在這兒。」

「哦！有這麼嚴重嗎？」朱天佑的語聲中，充滿了揶揄意味。

前山呵呵大笑道：「朱少將，你們中國有句俗語，叫什麼插翅難飛，現在，你就是陷入插翅難飛的境地中了……」

朱天佑忽然向他自己的弟兄們沉聲說道：「我方同志們請注意：別聽那個日本人的胡說八道，我們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本特派員以政府信譽和個人人格保證，只要我朱天佑、白文山兩人活着，諸位也必然不會死，但絕對不許輕舉妄動，務須各自謹守崗位，以待後命！」

此情此景之下，這一番安撫軍心的話，是必須的，也是很迫切的。

對於組織內的工作同志，他信得過，任何情況之下，不會發生動搖。

但那些臨時調來的游擊隊員，情況就不同了。

尤其是花易之和來旺手下的僱用人員，很可能在聽到前川的話後，意志動搖，而作出自亂陣腳的行動來，那後果就非常嚴重了。

當然，前川也明白對方的用意，因而立即縱聲大笑道：「是的，你朱少將和白站長可能不會死，因為，你們有高來高去的本領……」

朱天佑截口接道：「前川，挑撥離間沒有用，說你的條件吧！」

「我的條件很簡單，只要你們棄械投降，我保證以戰俘待遇處理，不殺你們。」

「唔……這條件似乎很優厚。」

前川道：「咱們大日本皇軍，一向就是寬大為懷的。」

「閣下是代表誰說話？」

「由於桂子小姐和大平中佐被你們刼持，此刻，我是代表桂子小姐和這兒指揮官的雙重身份，跟閣下說話。」

「大平中佐就是辛子雲？」

「不錯，他是桂子小姐的主要助手。」

「此間指揮官又是誰？」

「是上海地區駐屯軍司令部參謀長今井少將。」

「那麼，我請今井少將答話。」

「很抱歉！今井參謀長暫時不願跟你說話，閣下還是跟我談吧……」

「你能作主？」

「當然，即使不能作主的事，我可以立即向今井參謀長請示。」

「好！請讓我先想一想。」

「可以，我不怕你玩什麼花槍……」

朱天佑笑道：「誠如你方才所說，我已自陷羅網，插翅難飛，還能玩什麼花槍哩！」

「閣下能明白就好……」

「……」朱天佑沒接腔，他似乎是在認眞地攷慮起來。

當然，朱天佑此舉，也可能是另有作用。

作用之一是：可能另有所待，而故意拖延時間。

作用之二是：向花易之、來旺二人的手下暗示：請他們不要心焦，更不可輕舉妄動，他已經認眞地在攷慮談判條件了。

沉寂了約莫五分鐘後，朱天佑才沉聲說道：「前川，對於像我這諜報人員，你能保證破例以戰俘處理，我自是沒得話說……」

前川連忙問道：「這是說，你已經答應投降了？」

「不！我的話還沒說完哩！」

「請講！」

「我所不同意的是，那些臨時僱用人員，他們都是老百姓的身份……」

「我只知道他們是武裝戰鬥人員。」

「我要鄭重聲明，他們是臨時僱用的平民百姓，不可以戰俘處理。」

「依你之見呢？」

「解除武裝後，讓他們自由離去。」

「朱少將，我要提醒你：以你現在的處境，是不够資格討價還價的。」

朱天佑冷笑道：「前川，我也不妨提醒你一聲，雖然在人數上，我們是十與一之比，但是我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十個人用，你相信嗎？」

「我相信。」前川揚聲笑道：「特派員，即使你的一個人能抵百個人用，我也有力量叫他們全都埋葬在這兒，你也相信嗎？」

朱天佑的袖珍無綫電對講機中，傳出白文山的語聲道：「報告特派員，珍妮方才有電話來，今井的座艇已經出發。」

「你要小心應付！」

「我知道，那邊情況如何？」

「一切按預定計劃進行……」

前川的語聲問道：「朱少將，你怎麼不說話？」

朱天佑道：「等我跟白站長研商過後，再作答覆。」

「可以，我給你半個鐘頭的時間，現在是九點半，如果在十點正時不能接受條件投降，咱們就只好以武力解決了。」

「我儘量提前給你答覆，但在這段時間中，我也希望，你能將我方才的意見轉告今井少將。」

「今井參謀長已聽到你的意見，他決不攷慮！」

朱天佑在心中冷笑着道：「活見你的大頭鬼……」

× × ×

一艘頗為豪華的中型遊艇，激起兩道雪白的浪花，向浦東正在雙方僵持着的地區的方向疾駛而來。

「格格格格……」

遊艇上發出一陣機關槍的掃射之後，擴音器中傳出生硬的華語喊話：「江面上所有民用船隻，統統迴避，否則，格殺不論！」

有着那示威性的一陣機槍掃射，已用不着以後的喊話，江面上所有船隻，都自動的加足馬力，紛紛遠颺。

當然，白文山所乘的那艘漁船也不例外。不過，那艘漁船上，已經不見白文山的踪影了。

遊艇並未靠岸，遠在碼頭百公尺以外就停了下來。

四個手端衝鋒槍的憲兵，分站前後艙的左右舷，向江面監視着。

一個配少佐軍階的日本軍官由艙中鑽出，先以望遠鏡向岸上端詳了分把鐘，又向江面上掃視了一匝，然後以日語向官艙內恭聲說道：「報告參謀長，岸上很平靜，江面上，千公尺內不見任何船隻。」

「唔……很好，很好。」

隨着這話聲，全副戎裝的今井少將，也由官艙中出來，並由少佐手中接過望遠鏡，向岸上搜視着，同時，也向江面上搜視了一匝。

然後，以威嚴的語聲向少佐吩咐：「叫前川答話。」

「是！」

日本軍隊中軍令之嚴與官威之盛，在世界各國中，是首屈一指的。

目前這遊艇中，有着一位少將軍官在坐鎮着，自然顯得無比的肅殺。

那一股迫人的氣氛，使得那担任警戒的四個小憲兵，幾乎連大氣都不敢出，這是全神凝



注着自己所負責警戒的方向。

今井正在以對講機和前川交談着。

站在前艙右舷的那個憲兵，忽然騰出一隻端着衝鋒槍的手出來，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後又向江面上注視着，並輕輕「咦」了一聲。

那少佐立即轉過身來，向那憲兵問道：「什麼事？」

那憲兵的語聲有點結結巴巴：「報告少佐，方才我……好像看到一個有點像……像魚尾巴似的東西，由水面劃過……」

不等他說完，那少佐已截口怒叱道：「巴格野鹿！看到一條魚也大驚小怪的。」

「可是……那……又……又不像是一條魚尾巴。」

「咦！在哪兒？」少佐的臉色凝重起來。

「就在那兒。」那憲兵抬手指着十多公尺的江面上苦笑着。

「怎麼我沒看到？」

「現……現在已不見啦……」

忽然「嘩啦」一聲水面上冒出一道人影。

也幾乎是當那人影冒出江面的同時，「砰」地一聲槍響，那手端衝鋒槍的憲兵，首先遭殃，一個倒栽葱，掉入江中。

緊接着「砰砰」連響，另三個警戒着的憲兵，也同時中槍掉入江中。

這變化，對那位少佐來說，實在是太意外，也太快速了。

快速得使他連應變的念頭還沒轉過來，一個威嚴的語聲已由江面上傳出：「不許動！誰要敢妄動一下，我立即先殺今井少將。」

這位首先發難的，就是白文山。

他的話聲一落，前艙左舷的江面上，立即有人接着喝道：「舉起手來！」

今井少將與那少佐，立即乖乖地將雙手舉了起來。

原來白文山並非單獨行動，而是帶了三位精通水性的幹員，潛游過來的。

剛好，四個人一人對付一個武裝憲兵。

這時，白文山已經以最快的速度游到船舷邊，一面揚聲說道：「五號注意，如果船艙中有人向我射擊，請立即將今井老兒射殺……」

白文山這幾句話，表面上是對五號說，骨子裏却是對船艙中的日本人說的。

而且，為了免除敵人循聲偷襲，話落同時，人却已箭疾地由三公尺外登上甲板，又以最快的速度，接連換了三個不同的立足點。

由於艙內並未熄燈，雖然時間短暫，却足够白文山看清楚裏面的大致情形了。

船艙內，除了駕駛座上的一個便裝駕駛員外，並未發現第二個人影。

「除五號繼續監視今井外，七號九號可以上來了。」白文山一面注視着艙內，一面下着命令。

七號九號應聲登上甲板，白文山又沉聲說道：「二位進入艙中，仔細搜查一下。」

「是！」

搜查結果，艙內確實只有一個沒有武裝的駕駛員。

白文山這才走近今井少將和那少佐的身邊，繳了他們身上的手槍和軍刀，並歉笑道：「對不起，請二位回到官艙中去。」

接着，又揚聲說道：「五號，你也可以上來啦！」

「好的……」

今井少將不愧是一位身經百戰的高級軍官。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表現得一派安詳地，向白文山問道：「你就是白文山？」

「不錯。」白文山含笑點首道：「咱們曾經在少將的小公館中見過面，不過，那時我是前川少佐的身份。」

「我知道，是田中桂子害了我。」今井輕輕地嘆了一聲。

「少將，請入官艙歇一會兒吧！咱們待會再談。」

今井丟下手中的對講機中，傳出前川少佐那焦急的語聲道：「報告參謀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白文山取過那對講機，以日語笑道：「沒什麼事，你是誰？」

「我是前川少佐，您是——？」

「眞巧極了！我也曾經一度是前川少佐，不過，現在……」白文山突然以國語接道：「我却是名叫白文山。」

前川少佐顯然是大大地吃了一驚，語聲都有點結結巴巴地：「你……將少將怎樣了？」

「別大驚小怪的，今井少將現在是我的特別貴賓。」白文山爽朗地笑着。

「你……你刼持咱們少將的座艇，意欲何為？」

「別說得那麼難聽，我不過是暫時接管一下這艘遊艇而已。」

也不管對方的反應，扭頭向剛登上遊艇的五號說道：「五號，請接通特派員，我要親自向他報告。」

「是……」

前川的語聲又傳了過來：「白站長，你是打算刼少將作為談判的本錢？」

「對了。」白文山接道：「我想，還得請你閣下過來一趟。」

停了一下，前川的語聲才接道：「請等幾分鐘，我再給你答覆……」

「報告站長，特派員電話已接通。」五號說着，並將袖珍無綫對講機遞給白文山。

「報告特派員，這兒一切進行順利。」白文山說得很開心。

「我方同志，沒有損失吧？」

「毫髮無損，不過……」

朱天佑立即頗為緊張地，截口問道：「不過怎樣？」

白文山笑道：「是小事情，在水中泡着，倒不覺得怎樣，一上船，經夜風一吹，這滋味可有點不好受。」

朱天佑道：「哦……我馬上派人將你們的衣服送過來。」

「最好是請就近跟前川少佐聯絡一下，送衣服的人跟前川一起過來，才比較方便。」

「好的，我馬上跟他聯絡。……」

遊艇上暫時寂靜下來。

× × ×

朱天佑不但立即跟前川於擴音器中聯絡，同時，也等於是間接地將白文山這兒的情況告訴了所有的弟兄們。

當然，這麼一來，那些本來就心中七上八下的，花易之和來旺手下的人，算是眞的安下心來了。

× × ×

在距朱天佑不遠處的臨時聯合指揮所中，前川少佐正與兩位大佐階級的軍官在密商着。

那兩位大佐，一位是一零八聯隊的聯隊長橋本大佐，另一位却是由浦東趕來合圍的中村大佐。

像目前這情況，對橋本和中村二位大佐而言，是不便參加什麼意見的。

因為，解決目前僵局的辦法，不外是「戰」與「和」兩個方案。

主戰固然可逞一時之快，但己方人員，也勢必難免嚴重傷亡，而且，必然會犧牲今井少將。

主和則心有不甘，而面子上也實在過不去。所以，不論主戰或主和，事後都難免會受到

責難，甚至還可能受到處分。

偏偏他們又都是客卿的地位，最好的明哲保身辦法，自然是唯唯喏喏，任憑那位軍階比他們小，但目前的臨時權力却比他們大的前川少佐去唱獨脚戲了。

當他們被前川逼急了時，橋本大佐才蹙眉道：「少佐，這事情最好是請司令官裁奪。」

前川苦笑道：「可是，司令官叫我們研商處理呀！」

中村大佐接道：「還有一個辦法，由今井少將自己去決定。」

「今井少將已失去自由。」

「但他是我們的指揮官，我們有義務接受他的命令。」

「接受一個在敵人刼持中的指揮官的命令？恐怕有點不妥當吧！」

「那就由你決定吧！你怎麽決定，我們兩個都絕對服從。」

前川苦澀地一笑道：「二位都是大佐，軍階高過我，經驗也比我豐富……」

中村大佐截口笑道：「少佐，現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我只知道我自己是奉命前來接受指揮的。」

橋本大佐也附和着接道：「是啊！站在我們的立場，實在未便置喙。」

前川心中暗罵着：「你們這兩隻老狐狸，奸猾得實在可恨……」

但他表面上却是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好！我先到那邊去，聽聽今井少將的意見，再向指揮官請示。這兒就煩拜二位大佐多費點神了。」

× × ×

同一時間，白文山也在遊艇上的官艙中，與今井少將展開談判。

對日軍方面而言，目前的情況，等於是一個燙手的熱山芋，誰也不願抓在手中。

白文山對日本軍人的武士道精神，是非常了解的。

以今井少將的身份地位，遭受到敵人的刼持，即使放他回去後不受軍法審判，也會切腹自殺的。

面對此等敵人，如果希望其在被刼持的情況之下，下令罷戰言和，誰也知道，那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至於日軍駐上海地區的司令官熊本中將，站在他本身的立場，基於前述的原因，也決不會作什麽肯定而又具體的指示。

所以，白文山才決定將這兒的臨時指揮官前川少佐請來，與今井少將面對面談判。

而且，在談判的技巧上，必須別出心裁，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由於白文山對今井少將個人的性格方面，還不太了解，所以他決定在前川到達之前，先在今井身上下一番遊說的功夫。

首先，他就開門見山地，含笑說道：「少將，非常抱歉，使你受了一場虛驚。」

今井撫摩着自己的仁丹鬍子，淡淡地一笑，道：「白文山，你身爲中國政府的傑出情報員，難道說，對日本軍人的性格，你都不清楚嗎？」

緊接着，他又自己更正道：「不！應該說是我們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是你們中國軍人的所謂革命精神，你懂嗎？」

白文山點首接道：「我懂……」

今井截口接道：「既然懂得，那麽，你所想要說的話，就可以免開尊口了。」

「少將判斷我想說些什麽話呢？」

「照你方才所說的開場白判斷，再加兩句過門之後，接下來的是應該是『不但不會殺你，也不會損傷你一根汗毛』，是嗎？」

「唔……差不多。」

「但你之所以不殺我，不傷害我，是有條件的，你想，我會接受你的條件嗎？」

白文山正容接道：「少將，我所提的條件，是有利於雙方的，也就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

今井截口接道：「你刼持我，然後跟我談條件，這能算是平等互惠嗎？」

「少將，由於你我立場不同，才有這種看法上的差異，其實……」

「好！我問你，如果你我異地相處，你將是怎樣的作法呢？」

「爲了避免無謂的傷亡，我會接受對方的條件。」

「你自己如何善後？」

「向上級自請處分。」

「可是，在我們大日本皇軍中，像我今宵所遭遇的情況，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切腹自殺。」

「據我所知，也有不少例外的。」

「不錯，也有不少例外的，但那些覥顏偷生的懦夫，受盡國人輕視，可說是雖生猶死，那種精神上的痛苦，是永遠不會消除的。」

「少將，像今宵這情形，可不是你的過失，實在沒有引咎自戕的必要。」

「年輕人，別替我找理由。」今井肅容長嘆道：「從此刻起，大日本皇軍中，已沒有我這個少將，你還是找別人去談條件吧！」

艙外，忽然傳出五號的一聲勁喝：「什麽人？」

「我是六號和前川少佐。」

「哦！六號，我們的衣服帶來了嗎？」

「我是奉命送衣服來的。」

「對了，前川帶武器沒有？」

「我們兩個人都是空手，這是雙方協議好的。」

今井忽然輕嘆一聲道：「這本來是田中桂子的事，前川是桂子的人，他來了，你正好可以直接跟他去談。」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起身走出官艙。

他低估了今井。

由於今井平常私生活的糜爛，本來他是認爲只要談話够技巧，是不難將其說服的。

但事實上，他等於是白費了一番唇舌。

當他帶着頗爲沉重的心情，走出官艙時，六號和前川二人所乘的小舢舨，剛好到達遊艇旁。

當然，前川的心情遠比白文山更爲沉重。

站在白文山的立場，即使談判不成功，而必須放手一拚，不見得就全軍覆滅，縱然是全都犧牲了，也不過是二百來條人命。

在整個中國戰區的犧牲比例上，一二百條人命，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何況，他還具有絕對的信心，那就是這一行動的目的——殲滅一零八特種聯隊的目的，即使他們這二百人全部犧牲了，這一目的，必會達到。

但前川的情況却不同，他幾乎是處於孤立無援之中。

他的頂頭上司田中桂子被刼持，由田中桂子所安排的另一着妙棋，也因今井少將被刼持而形成僵局。

目前，橋本、中村兩位大佐不願惹禍上身，熊本中將也顯然不願多管閑事，打開這一僵局的責任，似乎已落在他一個人的肩上。

這情形，怎能不教他感到壓力如山。

× × ×

前川、六號二人登上遊艇之後，白文山等人除了立即命六號監視官艙中的日本人之外，其餘的人，都忙着更換那濕淋淋的衣服。



前川則在官艙中與今井和另一位叫鈴木的少佐低聲交談着。

白文山換好衣服之後，才進入官艙中，向前川笑問道：「少佐，商量好了嗎？」

「事實上，我們沒什麽好商量的。」前川苦笑了一下道：「先說你的條件吧！」

白文山正容接道：「我的條件很簡單，以今井少將、田中桂子、和大平中佐三人交換我方人員的安全撤退。」

「你的算盤，打得太如意了！」

「閣下不同意？」

「不是同意不同意的問題，而是目前找不到一個能負責的人。」

「哦！我有點明白了。」

「以你白站長的聰明，和頭腦反應之快，是應該明白我的處境的。」

「那麽，目前，解決這一僵局的責任，都加到你一個人肩上了？」

「唔……」

「連熊本司令也怕負責任？」

「……」前川深長地嘆了一聲。

「這是幹情報人員的悲哀。」白文山也深長地嘆了一聲道：「不論古今中外的軍事史上，情報人員都是只有任勞任怨的無名英雄。幹得好，打了勝仗，是指揮官的功勞，反之，則失敗的責任，絕對少不了情報人員的一份，至於平常爲了獵取情報，出生入死，是份內事，稍一不愼，丟了性命，更是活該……」

誠如方才前川所說的，白文山聰明而又反應快速。

他，由於前川的語氣神態中，對於對方目前的處境，已有了相當的了解。

這是一個可能消除談判障碍的好機會。

因此，他立即把握這機會，針對對方心理上的弱點，加以進攻。

由表面上看來，他的話似乎是對對方的處境深表同情。

尤其是他也是情報人員，而且還是一位傑出的情報人員。

這些話，由一位傑出情報員說出，會被認爲是一種牢騷，不但是很自然，也不露痕跡地，將那意在言外的挑撥意味給掩飾住，也更容易激起對方心理上的共鳴。

他，一面說着，一面注視對方臉部的神情，並苦笑着接了下去：「所以，幹我們這一行的人，所受的委屈與不平的待遇，局外人是不會了解的。」

「……」前川只是回以苦笑。

白文山掏出香烟遞給對方一枝，道：「香烟可以鬆弛緊張的神經，也能有助於思路。」

前川點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急速地噴了出來。

也許是一口濃烟，發洩了心中不平的苦悶，他居然笑了：「還有一個妙用，白站長漏說了。」

「啊！那是怎樣的妙用呢？」聽語氣，看神情，白文山似乎眞的不明白對方的話意。

「如果說有人說了一些看似天衣無縫，其實，不但理由牽强，而且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話而心中微感不安時，香烟也有遮蓋的妙用。」

「閣下，我不能不衷心的佩服你。」

「咱們彼此彼此。」

「其實，閣下也該明白，方才我所說的話，至少有一半是實情。」白文山苦笑了一下。

「唔……」

前川濃眉深鎖着，顯然陷入困惑沉思中。

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道：「閣下，我爲你借箸代籌，目前，你只有和平解決的路，才是坦途，而且，對你個人來說，是有利無害。」

前川注目接問道：「請說理由？」

「第一、當然是可以避免雙方不必要的犧牲。」

「第二呢？」

「第二、可以使今井少將、田中桂子、大平中佐等三人安全脫險。」

「這些，都不够新鮮。」

「我承認。」白文山含笑接道：「够新鮮，也是對你特別有利的是第三點。」

「唔……我正聽着。」

「第三點是一床錦被遮盡醜，淸除了你的後顧之憂，毋須向上級作甚交代。」

「我還沒聽懂。」

「閣下是聰明人，何妨冷靜的想想看。」

沉思了少頃之後，前川才點點頭道：「唔，我有點明白了。」

一旁的今井，禁不住好奇地問道：「你們究竟在打什麽啞謎啊？」

白文山笑道：「少將，這啞謎對你也是有好處的，只要你的腦子稍爲圓通一點，事後，也就毋須切腹自殺啦！」

今井苦笑道：「年輕人你說得太玄了！」

「請聽我說下去。」白文山精目向今井、前川二人一掃，正容說道：「少將與桂子小姐被刼持，眼前形成僵持局面，這，對你們日本皇軍而言，是不是一件丟人的事？」

「……」今井與前川都沒答話。

「還有，你們的高級將領，怕這個熱山芋燙手，能够負責却不肯負責，這，也不能算是一件光彩的事吧？」

「……」

「這些，就是我方才所說的，一床錦被遮盡醜的『醜』。如果眼前僵局不能打開，雙方拚個同歸於盡，你這位少將大人切腹自殺，像熊本中將等人，也仍然免不了要受處分……」

畧爲停了一下，才注目問道：「二位認爲我的話，有道理嗎？」

今井輕輕嘆了一聲，沒接腔。

前川點着頭：「有道理，有道理，……」

白文山笑了笑道：「你閣下就是那一床錦被遮盡醜中的『錦被』，只要你有勇氣担承這一份責任，目前，立即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唔……」前川沉思着接道：「不錯，這是家醜，家醜不可外揚，宣揚開來，大家都不好看。」

白文山接道：「因此，你毋須担心事後有追究誰的責任。……」

他的目光移向今井，含笑說道：「少將，那樣一來你也可以毋須引咎自戕了，是嗎？」

今井哼了一聲道：「你以爲這種事情能遮蓋得住嗎！」

白文山笑道：「即使遮蓋不住，又有何妨，事過境遷之後，誰還敢指着閣下的鼻子，說你爲何不切腹自殺的話嗎！」

「對對……」答話的却是前川。

今井怒視着前川叱道：「對個屁！」

前川苦笑道：「報告少將我是爲你好。」

這，大概也是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的道理吧！

在階級觀念極度嚴格的日本軍中，平常，一個少佐在少將面前，是誠惶誠恐的，怎會像目前這麽隨便。因此，今井又怒聲接道：「少管我的閑事！」

「是是……」這回，前川可眞有點惶恐的味道了。

白文山淡淡地一笑道：「少將，你的經驗、見聞，都遠比我豐富，當更能明白，古今中外的官場中，平常端着一副天官賜福的面孔，滿口仁義道德教訓別人，暗地裏，却是傷天害理，無惡不作的大人先生們，不是多的是嗎！」

那些人，背後又何嘗沒有人罵他們，但那些兇罵，又何損於那些大人先生們的偉大哩！」

「……」今井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白文山心知自己的「高論」發揮了作用，打鐵趁熱地立即接道：「所以，我才奉勸閣下，頭腦要圓通一點，尤其是今宵這局面，更不能往牛角尖裏鑽。」

他使的是欲擒故縱的策略，一見對方已經動了心，却反而不再理會，轉向前川笑問道：「少佐，你這床錦被怎麼說呢？」

前川雙眉一揚道：「我認了！」

「這是說，這千斤重担你都挑下來了？」

「不錯。」

「好！這才是有担當，有魄力，現在，我們開始談細節問題……」

今井忽揷口道：「前川，你可以放手去作，我想通了，善後問題，由我設法去彌縫。」

前川連聲諂笑道：「多謝少將，有你這句話，我是完全放心啦！」

接着，却向白文山笑問道：「有關細節問題，閣下想必早已擬妥腹稿？」

白文山道：「不錯，原則上是必須等我方人員撤退到安全地帶後，我才能釋放人質。」

「這，不太公平吧？」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由於處境關係，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如果貴方人員撤到安全地帶之後，閣下不釋放人質，我又能怎麼辦？」

「沒別的辦法，你只有堅決地相信我。」

前川目注今井苦笑道：「少將意思呢？」

今井漠然地說道：「我相信他。」

前川目注白文山道：「這第一道難題，算是已經解決了。」

「其次。」白文山接道：「我要貴部借撥五輛大卡車，供我方人員撤退之用。」

「要撤到什麼地方？」

「三十公里外就行了。」

「好，我答應。」

「還有，我要請現在在場的三位，隨車護送。」

「這個……」前川面有難色。

今井揷口接道：「沒問題。」

對講機中，忽然傳出朱天佑的語聲道：「文山，我有補充意見。」

原來白文山爲了使談判經過讓朱天佑聽到，他那袖珍無綫電的通話器是一直開放着的。

白文山立即答道：「特派員請指示。」

朱天佑的語聲道：「爲了確保我方人員安全，除了請今井少將等人護送到三十公里以外之外，所有人質必須等天亮後，才能釋放。」

白文山連連點首道：「是是……」

前川抗議說道：「朱特派員，你未免欺人太甚！」

朱天佑的語聲冷笑道：「閣下冷靜地想想看，是我朱天佑欺人太甚，還是你們日本人欺人太甚？」

前川苦笑道：「咱們幾乎已算是談妥了，爲何又要加上這麼一個難題呢？」

朱天佑道：「這是必須的安全措施，因爲，這兒是你們的佔領區，你們隨時可以以一個電話，派別的部隊加以包圍，但有了半夜時間的緩衝，我方人員就可以完全疏散到安全地帶了。」

今井少將揷口道：「說的倒也是實情。」

「那麼，」前川道：「少將之意是——」

今井長嘆一聲道：「咱們這觔斗，已算是栽定了，再讓他們一步又何妨哩！」

「好、好，就決定這麼辦。」前川向着對講機苦笑道：「朱特派員，你的條件，我們已完全接受了，但你也必須遵守自己的諾言。」

朱天佑的語聲道：「我朱天佑堂堂中國政府的少將，說話自然算數，再說句不好聽的話，你們這幾位，還不夠使我背信扣留你們的份量……文山，已快近十二點了，如果沒有別的枝節，咱們的行動要快。」

「是！」白文山目注前川問道：「閣下怎麼說？」

前川苦笑道：「我還有什麼說的，一切都依你們啦！」

「那麼，咱們立即開始行動……」

× × ×

情況急轉直下。

由於今井少將親自出面了，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一個鐘頭之後，朱天佑那批人，已在三十公里外的鄉下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但朱天佑、白文山二人仍然陪同今井少將等三個人質在一起。

一直等到熬過了在感覺上是最長的下半夜之後，前川才長吁一聲道：「二位，可以實踐諾言了吧？」

朱天佑道：「別忙，我還要等個報告。」

前川一怔道：「等誰的報告？」

朱天佑道：「等我的手下人員安全進入游擊基地的報告。」

三分鐘後，朱天佑的無綫電對講機中，傳來三號的報告：「報告特派員，所有人員，都已到達安全地區。」

「知道了。」朱天佑扭頭向前川笑着：「現在，我們再護送諸位回上海市去。」

× × ×

一週之後，白文山收到重慶的廣播：那個一零八特種聯隊，在經過湘桂鐵路的柳州大橋時，被我方地下工作人員事先佈置的定時炸彈，炸得橋車俱燬，全軍覆沒。

× × ×

三個月後，美國人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驚醒了日本軍閥的迷夢，也結束了歷時八年的中日血戰。

當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所有侵華的皇軍皇民們，扶老攜幼，被遣回他們本土的忙碌期間，形容憔悴的前川少佐，忽然出現在三一三工作站的大門前，向門口的警衞問道：「我是前川少佐，請替我向白站長傳報一聲好嗎？」

「白站長高升了，已離開這兒。」

「他現在在哪兒？」

「南京。」

「啊！」前川的臉上抹過一絲苦笑：「看來，我這封信是沒法親自交給他了。」

「是誰給誰的信？」

問話的是剛由外面回來的新任站長，也就是以前的三號周杰。

衞兵連忙一面敬禮，一面恭應：「報告站長，是一個日本人給白特派員的信。」

前川也向周杰行了一個軍禮，道：「是田中桂子的遺書。」

「啊！」周杰驚問道：「她……」

「兩個月之前，被處決了，就葬在虹橋公墓，這封遺書是她受刑前寫的，由於找不到白先生的住址，所以一直拖到今天，貴國勝利了，你們工作站公開活動，我才送到這兒來，但由於白先生已經榮升，只好拜煩你這位新站長轉交給白先生了。」

說看，前川雙手將田中桂子的遺書遞給周杰。

周杰點首道：「沒問題，沒問題……」

× × ×

又是一個星期過去。

白文山在他的辦公室中接見周杰，展視田中桂子的遺書後，禁不住前塵舊夢，齊湧心頭，凝視窗外的悠悠白雲，默默無語。（完）

幸 福

人 生

# 紫金丹

補藥紫金丹爲名醫監製之最新特
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
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
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
固腎，徜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
特點爲：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
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 寧神固腎
## 第一補品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港九、新界總批發：


永安公司總行批發部 ☎H 247171